

# 武俠世界



\$2.00



·特別介紹·

鐵拐俠盜  
傳奇故事

名流夫人 馬雲·著

有些人有了錢之後，又想有名譽有地位。於是社會上沽名釣譽的人觸目皆是，真正出心為市民謀福利的，少之又少。  
有位社會名流不但富有，還有個賢淑的妻子，有個可愛的兒子，家庭是相當幸福的，但他却不因此而滿足，還要千方百計希望在上流社會中掙出一個名堂來。結果因為他的妻子令到他美夢成空，你猜為什麼？請參閱是期刊出之：「名流夫人」，它將令你大感意外！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名流夫人 (鐵拐俠盜傳奇故事)

十萬鉅款 一條人命  
追魂電話 名流煞星  
前程似錦 往事依稀  
狡黠兇徒 血洒地盤.....馬雲 3

中篇新派奇情鬥智故事

俠魂碑 (三期俠情恩仇故事) ◀下▶  
了却血仇恨 贏得千古名.....南宮吟雲 25  
素手颯香 (綠林英豪傳奇故事之三)  
毒丸降巨魔 辣手迫全真.....臥龍生 75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無影毒神  
關牆成兩敗 修好共禦侮.....蕭塞 33  
朱唇令  
拋除菩薩念 遽開殺戒心.....諸葛青雲 41  
離魂俠  
月淡星稀明燈現.....秦紅 51  
·長嘯  
初傳正統道 驟遭魔難劫.....蕭逸 57  
刀客  
巧弄計中計 驅使賊殺賊.....慕容美 66  
神眼遊龍  
鏡寶結豪門 危言壓絕色.....臥龍生 71  
霸海心香 ◀大結局▶  
毒瀾天毒谷 俠行揚俠名.....東方英 83  
金劍殘骨令 ◀大結局▶  
橫流遍地血 消弭滿天仇.....古龍 91

武俠世界

第760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督印人：羅·頓  
主編：羅·頓  
執行編輯：鄭

出版者：武俠世界  
香港新街七至  
電話：四八四二  
承印者：環珠印

BOXING MAGAZIN  
7-13 NEW ST. 2ND . 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澳連郵：半年港幣 \$ 50.00  
一年港幣 \$ 98.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57.00  
一年港幣 \$ 112.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內政部內版備台誌字第〇〇二號  
台灣發行所：  
台北市中華商場信二樓109號  
電話：336250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皇后大道中  
振邦大廈904室  
電話二五三一九一號

·每冊港幣二元·

H.K. \$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讀者  
行本現已面世

新派武俠小說  
古龍 著



新書陸續出版  
曲折！



神奇！  
緊張！  
多情劍客無情劍(第1集) 3.00  
(第2集大結局) 1.60  
鬼戀俠情..... 3.60  
流星、蝴蝶、劍(第1集) 3.00  
(第2集) 1.60  
(第3集大結局) 3.30  
傲劍狂龍(第1集)..... 1.60  
(第2集大結局)..... 3.30  
九月鷹飛(第1集)..... 3.30  
(第2集)..... 3.30  
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 出版





# 名流夫人



## 十萬鉅款 一條人命

金子牛是一位富豪，他和許多有錢人一樣，照例喜歡出風頭，做一些惹人注目的事情。例如某報為災民請命，發動市民捐款救災，他會拿出一千幾百，命令秘書寫一封情詞懇切的信件，再附上他本人十多年前年青時代的玉照一幀，叫人交到報館去。報社為了獲得宣傳上的效果，希望其他善長解囊，自然會將他的信函和玉照製版刊出。諸如此類的事，實在多至不勝枚舉。

其實生活在此時此地的人，稍為清醒的都會心裏有數。政府只是一個目的，只為賺錢的機構，既然要保持「合理利潤」的收入，對於救災救難所能付出的款項數目自然不會太多。為此，那些盼望升職的官員們便想出許多良計妙策來！

於是一間間的善堂先後設立，讓有錢人出風頭，但是須要掏腰包，掏得越多，所賦予的銜頭越大，越動聽。再加上來自祖家的封賜，正好迎合了有錢人的心理，金錢上的奉獻，也就毫不吝嗇！

試想想吧！政府付出的只是一些「虛銜」，實際付出金錢的却是富翁們，政府可以省回大筆財富返還家去，富翁們又有風頭可出。正是各得其所，又何樂而不為？

正如俗語所說：把戲人人有，巧妙各不同！願者上鈞，這原是無可厚非的事。不過，想到市長的契娘既然窮到抽筋，還

不鼓勵她的親生兒女們發奮圖強，而讓他們遊手好閒的到處拍拖騎馬，遊埠散心，每年不知浪擲了多少金錢去充撐場面，到頭來還是難為了市長千方百計的在市民身上打主意，實在令人覺得有些不值！

所以有時回心轉想，有些富翁們雖然未必真的發自心內的良善而捐出巨款，但是如果沒有他們，小市民們豈不是更加苦不堪言麼？因此比較起來，這輩有錢人總比那些按緊腰包的勝了一籌！

那麼，富翁們是否付出金錢的代價之後，便只拿了一個銜頭便算數？當然，除此之外他還可以獲得許多特權，起碼那些衙差們知道他是來頭的人，就不敢諸多囑咐。

至於這輩富翁們過去所作所為是否違法，反正沒有證據，而且，事情已經過去了，當然也沒有人去加以追究他的財富來源！

所以也難怪有人說：這是冒險家的樂園！

只要閣下有本領，有胆色，只要有辦法瞞過執法者——不管你用鈔票掩住他們雙眼，或者索性跟他們鬥法。總之你積聚了相當財富之後洗手不幹，再利用那些不義之財去做正當當的生意，用少許金錢買個銜頭回來，此後你便可以一帆風順，大搖大擺地面面團團作個富翁。

鐵拐俠盜呂偉良沒有資格稱得上富翁

說道：「誰不知道呂俠士只光顧那些為富不仁的人，但我金某人，卻沒有這種資格啊！」

「別說得那麼口啊！記得有一次你請呂先生到你們富貴協會參加甚麼早餐會嗎？」林愛利說，「當時你把他介紹給座上那班非富則貴的人認識，你竟順口邀請呂先生演講……」

「嗯！」金子牛的面色很尷尬，紅了一陣又白了一陣的苦笑着。

他不會忘記那一次午餐會，甚至所有當時在場的人也畢生難忘。

「富貴協會」顧名思義是一個上流社會的會社組織。該組織的會員都是非富則貴的，因此能夠獲得邀約者，也不會是個寂寂無名之士。

呂偉良當時在「富貴協會」的演講所以令到在座的人感到印象難忘，是由於在他發表了連串怪論之後，向在座的人提出一個問題。

那問題是：在座各位有誰敢當眾發誓，做官的從來不貪污，做商人的從來不走私瞞稅！

但結果竟然沒有一個人敢挺起胸膛站出來！

呂偉良也不是故意令身為主人的感到難堪，一則為了事前他與一班到場採訪的記者們打賭，結果當然是他獲勝了。因為事前他已估計到沒有人敢發誓說自己清白的。

其次就是配合了當日的講題。原來當日呂偉良當眾演講的內容有些近乎怪論性質，講題是：「貪污與不義之財」。

「你可知道他的綽號嗎？」林愛利半開玩笑地指指呂偉良。

金子牛又是一陣「格格」大笑：「當然知道！大名鼎鼎的鐵拐俠盜，正是誰個不知誰個不曉？」

「既然知道他是鐵拐俠盜，你就不該太早表現得那麼高興！」林愛利說，「因為今天晚上，他可能光顧閣下呢！」

「哈哈……你真會開玩笑！」金子牛





呂偉良嬉笑怒罵地說：貪污不算是事件壞事，只要貪得其時，決不會天誅地滅，只有那些貪而無厭的人才會得不償失。例如由老遠地方到此為官的人，難道就只為區區數千元薪金麼？除非他在祖家窮得沒有得吃，否則何必千山萬水的跑到這兒來？

講到這兒，呂偉良開口就得罪了他們道：「在座各位大富翁，請問誰是百分之百靠正當當經商而致富的？也就是說，從來不做非法的勾當，從來不走私漏稅，連一元一角錢，都是見得光的。如果有的，請站出來當天發個誓，記者先生還會為閣下拍照留念！拿到報紙上去大事宣傳。」

但是結果却弄得在場各人你眼望我眼，個個呆若木雞。後來還是呂偉良打着圓場道：「對不起，我剛才只不過跟各位開玩笑而已……」

當時在座的富商巨賈，以及政府部門的高官們，無不為之啼笑皆非！就是因為如此這般，所以，林愛莉一提起當日呂偉良的演講，金子牛便大感尷尬。

呂偉良知道林愛莉再說下去，只有令金子牛討個沒趣地離去。於是做好歹的，把話題扯開了。

坦白說，金子牛儘管是個奸商，但是他總算「取之社會，用之於社會」，年來他委實已做過了不少善事。比較起其他為富不仁的有錢人，總不會太過令人感到討厭！

金子牛把呂林二人拉到酒水部去，東

拉西扯一會之後便說道：「兩位，有件事要告訴你們，在下要競選今屆的議員！」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不約而同地怔了一怔，互相交換了一個眼色！他們對有錢人的期望不會感到驚奇，奇在金子牛似乎在他們面前太過隆重其事了！

沒有錢的人才希望獲得大量的金錢，但是當一個人有了許多金錢的時候又怎麼樣？除了希望揚名於世之外，便是有權說話——並非自言自語，而是在政府屬下的「民意局」內表示出他本人的影響力和意見！

在當地的所謂「民主政制」裏，「民意局」據說是代表民意的。其實當地市民數達五百萬，有權選舉議員的「合格選民」只有萬餘人。相信這鬼話的人，要不是傻瓜就是笨蛋！

但無論如何，任何人想擠身進去「貴族院」，得先通過「民意局」這一關，否則你會得不到一連串的銜頭，休想成為「貴族院」裏的議員。

在當地的環境裏，能够成為貴族院議員是表示「高人一等」的！市長開甚麼招待會，你有權去參加，祖家有甚麼皇親國戚駕臨，閣下可以「洗手以待」——跟那些貴賓握手！

最令人陶醉的就是：一些大機構大企業，會要求你擔任他們董事局裏的主席或董事，因為有了閣下的大名在他們的機構中鎮壓鎮壓，那班牛鬼蛇神就不敢諸多騷擾。而且該機構任何申請，保不拖延。單是這些，就够你享用不盡了！也許你會擔心，沒有本錢如何可以加

入大機構做董事？老實說吧，如果須要拿出大筆資金，選用那些大機構，大企業「禮聘」麼？閣下自己亦可大開拳腳，做獨資公司的「董事長兼總經理，兼……」妙就妙在當你有了一連串的銜頭之後，又是貴族院的議員，特權多多，各方面要賣你的賬，因此那些大機構大企業才會「禮聘」閣下掛個大名，然後按月給你拿來薪金之外，年終結算你還可以有一「股東花紅」可分。請問世間還有那些事情比這更化算？

呂偉良笑了笑，說道：「以閣下的財力，相信必可從心所欲！」

「不！民意局是要靠選票的，單是有錢也不行啊！」金子牛說，「所以我才要請二位幫忙！」

「你攪錯了！金先生。」呂偉良說，「我和愛莉二人都不合格選民。」

金子牛道：「我沒有攪錯，你二位雖則不是合格選民，但我知道，你們在中下階級有着不可思議的影響力。因此，我希望二位能登台振臂一呼，為小弟拉一些選票！」

呂偉良笑道：「登甚麼台？」

「電視台。」金子牛道。

林愛莉撇撇嘴，道：「我們才不慣做小丑！」

「林小姐，我也知道二位是江湖上著名好漢，為人爽快而硬直！」金子牛說，「但是，我想對二位講句真心話，姑勿論小弟過去做過一些甚麼事，但現在我的錢是足夠了，有時却問心有愧！」

「想不到你也會說這種話。」林愛莉

含笑道：「希望你別把我們當作餓鬼裏的神父！」

金太太一直含笑盈盈，瞪住三個人你一言我一語地說話，從未表示她的意見。這時她却忍不住搭訓道：「二位，外子剛才一番說話是衷心的，請相信我吧！他希

望有機會替市民做些事，保證將來當選後不會只懂得做個應聲蟲！」

「這是每個候選人的許諾，但試問能實現的，又有幾人？」林愛莉說，「我也不妨說得坦白點，我不是個好演員，也缺乏你們剛才所講的影響力，我們只是個平凡的觀眾，習慣了看戲！不管是猴子戲，木偶戲，只希望演戲的人逼真一點！」

林愛莉語帶幽默，令到金氏夫婦也不知道應該怎樣說下去才好。

就在這時候，一名侍役過來問道：「請問那一位是金夫人？請到電話間去聽電話。」

金太太怔了一怔：「我的電話？」

「是的，三號室，請！」這裏的侍役，禮貌一向都不錯。

金太太進了三號電話間，拿起聽筒，立刻就感到有點不妙！

對方一個陌生男子的聲音，低沉地道：「金子牛夫人嗎？」

「是的，你是誰？」金太太問。

「請你小心聽着，我們一班弟兄近來很窮困，希望你借出十萬元濟急！」

「你到底是誰？我……我根本不認識你！」

「如果我們從不認識，我又怎會向你開口？」對方冷冷地一笑，又道：「齊玉

金子牛早就料到妻子可能在說謊，那個打到飛鏢俱樂部去的電話不是郭太太打去的，現在可以肯定下來了。因此如果這時去叫她妻子聽電話，豈不是令她難堪？

金子牛道：「她有些不舒服，睡了，有甚麼緊要事嗎？」

「不！沒有重要的事，找她聊聊天而已！」郭太太在電話綫的另一端說。

金子牛又問：「我們由外面回來時，傭人說有位太太打電話來，可是你嗎？郭太太。」

金子牛不愧是個老奸巨滑，如此一來，果然給他試探出真相了。郭太太道：「不！我今晚是頭一次打電話來。請待她醒來時，代我問候她！」

「謝謝你，改天請到舍下來吧！」

電話掛了綫！

金子牛呆在一旁，他真想不通，妻子為甚麼要對他說謊？

他一直相信她是個好妻子，她美麗動人，朋友們都十分羨慕他的福氣！

他們結婚已有十年，兒子也有八歲。雖然彼此間的年紀差了十多年——金子牛已經五十多歲，金太太才不過三十出頭。但是，這不但不会影响他們婚後的生活，而且十分恩愛。

金子牛曾經結過一次婚，前任妻子患病死去，後來才結識了現在的金太太。撇開其他不談，現在這個小家庭看來是相當美滿的，除了金氏夫婦之外，還有二個女傭人，一個花王。其中一個女傭是專責照料那個八歲大的兒子寶貝的。

金子牛事業有了穩固的基礎，入息

金太太呆了一陣！

對方「叮噠」一聲掛斷了，金太太還是呆呆地站在電話亭裏面！

她擔心立刻回到她丈夫身旁，可能被入窺破了她的心事而追問起來。

所以她必須冷靜下來然後才敢步出電話間。

當她回到她丈夫身邊的時候，金子牛就問：「誰打電話來？」

金太太早知她丈夫有此一問，因此在她由電話間回到座位的一段短短時間之內，謊言已經編織妥當！

她道：「是郭太太打到家去，傭人說我們來了這裏，又是三缺一——叫我去湊腳打牌！」

「那麼你去吧！我留在這裏跟呂先生林小姐他們聊天。」金子牛說。

「不！我有點不適，頭有些兒痛……」

「金太太道。」

「那麼，我陪你到陳醫生處看看。」

金子牛心裏難免也感到奇怪，好端端的怎麼忽然之間會頭痛起來？只是他沒有問出口！

「不！只是小事而已，回家休息一刻就沒事了。」金太太說道，「你們如果要談，就留下來談吧！我可以自己召街車先走。」

「我們要談的都談過了。」林愛莉說，「金先生，太座有事，你應該陪她返家休息的。我們還是說再見吧！」

金子牛無可奈何地苦笑一下：「那麼，改天再向二位請教！」

「不要客氣！」呂偉良笑着跟他握手

金太太咬咬下唇，抖擻問道：「怎麼樣交給你呢？」

「五天之後，我們自然會給你電話的。」那人又警告道：「別要花招了，任何詭計，我們也會洞悉，希望你別弄巧反拙！」

「我們不慣討價還價，唯一可以遷就你的，就是給你多一些時間。本來要你三天之內籌妥此數，現在要你五天之內準備好！」

金太太咬咬下唇，抖擻問道：「怎麼樣交給你呢？」

「沒有甚麼好談的。」那人斬釘截鐵地道：「我剛才說過了，只要你借出十萬元，我們可以保證不再騷擾你！」

「我那有這許多現金？」

「你有的，我們已經查過了，必要時把首飾典賣吧！金先生那麼寵愛你，相信任何一件首飾，其價值也在十萬八萬元以上。」

「可以讓我想一下嗎？」

「沒有這種必要吧？」

「那麼，減一點好不好？」金太太哀求着說。

「我們不慣討價還價，唯一可以遷就你的，就是給你多一些時間。本來要你三天之內籌妥此數，現在要你五天之內準備好！」

金太太咬咬下唇，抖擻問道：「怎麼樣交給你呢？」

「五天之後，我們自然會給你電話的。」那人又警告道：「別要花招了，任何詭計，我們也會洞悉，希望你別弄巧反拙！」



豐厚。常常捐出大量款項到一些善堂去，社會人士都曉得他是一位善長仁翁！也就是被人尊稱為名流的人！

金氏夫婦婚後十年，幾乎連吵吵的事也沒有，金太太除了應酬朋友，偶然跟太太團的朋友湊腳打一場牌之外，其他應酬亦必與金子牛在一起。但是今天晚上的事情却令到金子牛有些大惑不解！

金子牛差不多想不通這是怎麼的一回事！

他沒有直接去問他的妻子，因為那樣會令她尷尬。

當晚他伴作熟睡，其實他却在暗中留意他妻子的一動一靜！

金太太整夜輾轉反側，似有無限心事，有時還暗自嘆氣！

金子牛心知有異，故作夢中醒來，但金太太立即又閉上眼睛，伴作睡去！

翌日起床，金子牛慰問他的妻子，金太太說她的頭痛已告痊癒。不用去看醫生了。

金子牛雖然照常上班，返回他公司的辦事處去，但却暗中吩咐他的女傭小心照顧太太，如果有什麼可疑之處便立刻打電話給他！

午間，金子牛在辦事處接得女傭電話報告，說他妻子沒有吃過午飯就匆匆外出；金子牛更覺可疑，他真擔心不幸的事情很快便會發生！

女傭曾在電話中告訴金子牛，金太太起床後只喝過一杯牛奶，一直在客廳與臥室之間來回踱步，不斷地吸着香煙，好像有些問題想不通似的。

去。却又沒有人接聽。

呂偉良的汽車裏有個無線電話，但這電話的號碼並非每個人都知道的。

金子牛失望地返抵家中，女傭却說金太太出去了！

金子牛越想越覺得可疑。過去他絕對相信自己的妻子，但現在這份信心也開始動搖了。

差不多午夜十一點，金太太才由外回來！金子牛沉着氣問：「你到那兒去？」

「睡不着，開車出去兜風。」金太太懶洋洋地說。

「你不是說很疲倦嗎？」

「是的，但睡醒一覺又想出去走走。你的應酬怎麼這麼早結束？」

金子牛一直在生氣，數分鐘之前還決心要當面質問他的妻子；但不知怎的，每次見面之後他就生不出氣來。

金子牛嘆了一口氣問：「美玲，你不是有些什麼心事？」

金太太的名劉美玲——這是金子牛唯一知道的名字。

金太太呆了一呆：「為什麼你會這樣說？」

「我覺得你這兩天來神色有些不對。」

「金子牛用溫和的態度問道：「你是不是有些事情隱瞞着我？」

「我沒有事情隱瞞你。十年了，難道你還不相信我嗎？」

「就是因為我太相信你，太愛你，所以以我才会這樣關心呢！」

金太太又輕輕地透了一口氣：「可能只是我有些神經衰弱，根本沒有什麼！」

等到女傭對她說，午餐已經預備好了，她却突然更衣外出！

這情形的確顯得極之不尋常，她很少抽香煙的，只是偶然在社交場合抽一支。要不是因為金子牛也抽煙，她根本可以不抽。

萬一他妻子不幸出了事，不但他的競選計劃完全失敗，就是在他的生命中也會永遠留下傷痕！

他一直認為她是個好妻子，在許多社交場合中她是個面面俱到的交際能手，朋友們都羨慕他有個既美麗又賢慧的妻子。

甚至這次他獲得「富貴協會」大力支持參加競選，他的妻子也居功至偉！因為富貴協會的會員們非富則貴，家財過千萬固有不少，就是擁有數億元身家的也有，若論排名，他會遠遠落在後面。

但是，就憑了他妻子的內綫政策，太太團的大力幫忙，使他獲得了提名。

雖然除了富貴協會之外，還有其他會社的會員參加競選，能否獲選仍在未知之數，但是有了富貴協會一班波士在後面支持，成功的機會應該是很大的。

萬一金太太一旦出事，甚至只是一些意外，也可能影響他的競選計劃。那時他的好夢固然成空，就是家庭幸福也會受到破壞！

正當金子牛胡思亂想之際，電話又響了起來！

對方是富貴協會的秘書，通知他當天晚上前往會所去開會。

他知道最近所召開的會議，差不多大部份是爲了籌備競選事項的。因為富貴協

會是一班有名望的富貴人家組成的，在當地十分有名氣，由他們提名的候選人如果落選，那就會影響到面子問題。

但是看見他妻子這麼樣，叫他那裏還有心情？

下午，他把要務辦妥，一切交給公司的秘書照料，匆匆趕返家中。

金太太赫然出現在他眼前！

金子牛悄悄舒了一口氣，問道：「你沒有出去嗎？」

「沒有。」金太太嫣然一笑！

這一笑充滿了魅力，金子牛當初認識她，就是給她這種無法抗拒的魅力所吸引的。

她有一份成熟美、艷麗、迷人而且帶有性感。要找一個完全適合的名詞來形容她，是相當困難，總之她是每一個男子產生好感的那一種女人。

她絕無半點邪氣，所以女性也會接近她，加上她做人的態度和藹可親，故此就更得人喜愛！

金子牛有了這麼一個妻子，應該覺得十分滿足，但有時名與利的慾望，往往會令到一個人陷於極度矛盾的境界。

「我真想放棄參加競選！」金子牛明知他妻子又在說謊——她是剛回來才不久的，女傭說她曾經出去！但是那份愛心却令他原諒她。甚至言不由衷地說：「我希望多些時間留下來陪你。」

「別那麼傻勁！」金太太含笑盈盈地說：「我們是老夫老妻，又不是蜜月時期，你應該爲你的事業、你的前途掙扎！」

「如果我真的當了議員，我會更加忙！」

「我喜歡成熟的男人，尤其是你！」

金太太依在她丈夫的懷抱裏，「婚後你帶給我無限幸福，我們有了一個美滿的家，有了一個寶貝兒子，我驕傲，我滿足！」

她夢囈似的閉上了淚盈於眶的眼睛；他真想問她爲什麼對我說謊？

但是，目前這甜膩膩的和諧氣氛，誰願意蓄意把它破壞？

金子牛吻着她的秀髮，撫摸着她的肩膀，旁敲側擊地問：「美玲，你是不是百份之百同意我競選議員？」

「是的，你還有所懷疑嗎？」

「不！我只是覺得你與一般妻子的確有點不同。她們都擔心自己的丈夫花太多時間在外面，留在家中的時間太少。」

「那是太自私的想法，這個地方做人似乎沒有什麼秘密的，誰不知道有地位的人佔盡了上風？」金太太說：「你是我丈夫，你有名譽有地位，就是我的光彩。何況做人有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何不趁你年青的時候多做些事業。」

金太太這一番大義凜然的說話，聽得金子牛心裏好不舒服，現在他內心的疑團盡釋，他不再懷疑她會對他不忠；雖然對於她一再說謊的事實真相仍未弄清楚，但是金子牛寧願想辦法偵查，也不想當面令到他的妻子難堪、尷尬！

追魂電話 名流煞星

又是在飛鏢俱樂部裏面，同樣是晚上，時間大約是八點左右。

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正在室內一個射

個不了，你會更寂寞了！」金子牛說這話起碼有一半是帶有試探性質；他要知道他的妻子是否在外面有了新歡？

「家裏有孩子，外面有朋友，我怎會寂寞？」金太太順口說道，目的只是要解釋她其實並不寂寞。

但是言者無心，聽者有意，金子牛聽到「外面有朋友」這一句，覺得份外刺耳。

因爲金太太沒有提及是男朋友還是女朋友，這却令到金子牛疑心頓生。再加上昨天在「飛鏢俱樂部」那個電話，以今天午間外出時隱瞞了事實等等，金子牛越想就越覺得可疑！

不過，金子牛沒有當面追究，他知道這無補於事的。萬一金太太無法下台，夫婦間的感情可能就此破裂。

因此，他決定不動聲色，想辦法偵查他妻子在外面的行動。

請私家偵探嗎？不！他是名流，萬一事情傳了開去，對自己的顏面有損！私家偵探如果做得不够周密，事情一定會宣洩出去的。

金子牛左思右想，終於決定去找鐵拐俠盜呂偉良和林愛莉幫忙。

這是翌日晚上，金太太推掉了三位女友的邀約，寧願留在家里裏也不去打牌。這令到金子牛更加驚奇不已，因爲這是罕見的現象。

金子牛提議跟她一齊出去，但金太太說她很疲倦，想留在家里休息。金子牛只好自己跑到飛鏢俱樂部去！

但是，呂偉良師徒二人和林愛莉都沒有到俱樂部去，金子牛打電話到「愛麗」

靶場裏練靶。金子牛走過來說：「我可以加入你們嗎？」

林愛莉笑了笑，說道：「我早知你會來的。」

「什麼？你知我會來？」金子牛怔了一怔！

「是的，我老早想到，你遲早會找我們的。」

「你一定以爲我要求你們幫助拉選票啦。」

「不，只不過爲了尊夫人的事。對嗎？」林愛莉做了個鬼臉！

金子牛這一回真的是嚇得張大了嘴巴！他喃喃地問：「你怎麼知道？」

「嘿！太容易了。」林愛莉淘氣地一笑道：「本姑娘屈指一算，自然會知道任何未來的事，這又有什麼希奇？」

呂偉良這時才由射擊跑道回來，慢慢地放下那支練靶用的特製長槍！他笑對金子牛說道：「別聽愛莉胡扯，她只是隨便猜猜，並非先知！到底發生了什麼事？金先生。」

金子牛苦笑一聲道：「給林小姐猜中了。」

林愛莉驚奇地叫了起來：「真的是關於尊夫人的事嗎？」

「是的，她可能有麻煩。」金子牛嘆氣說。

「什麼麻煩？」呂偉良問。

「我也不知道。」金子牛說，「這也就是我找二位幫忙的原因。」

「開始於一個電話——一個突如其來的電話。對嗎？」林愛莉瞪住金子牛說，



「當晚你正在這裏酒酣與我們談及你參加競選議員的事，侍應生突然跑過來叫尋夫人去聽電話。」

金子牛驚奇地張大了口：「是的，你們似乎比我更加清楚。」

林愛莉又洋洋自得地說：「自從尋夫人聽了那個電話之後，麻煩陸續而來，使你們爲之寢食不安，是嗎？」

「可能是的。」金子牛說，「我太太連日來神色顯然有些不安，我希望知道真相。」

其實林愛莉一切只憑推測，她從金子牛的神態和眼中觀察得到事不尋常，再回憶當晚那個電話，她便能輕易地一語道破！

林愛莉心目中以爲：金子牛要做議員，但爲了徒勞索，所以他的妻子當晚把他弄回家中。另一個可能則是：金子牛什麼瘡疤被人掌握在手中；又或者他的對手令他退出競選等等都是有可能發生的事。

還是呂偉良比較老實，他對金子牛解釋道：「愛莉只是推測，金先生，到底你有什麼困難，不妨坦白對我們說吧！其實愛莉什麼都不知道。」

金子牛說：「內子可能有麻煩。但是她不敢對我提及。」

「你有沒有問她？」呂偉良道。

「沒有。」金子牛說，「我覺得如果我可以對我說的，她早該說了。此中必有矛盾，所以她才會隱瞞住我。不怕對二位直說，我非常愛我妻子，我甚至可以爲她犧牲一切！」

林愛莉道：「那麼，你不妨先考慮競選議員的計劃。如果你真的非常愛你妻子的話。」

「嗯……」金子牛爲難地，而又莫名其妙地瞪住林愛莉。

林愛莉說：「我是女人，當然明白女人的心理。一個妻子絕不希望自己的丈夫太忙，你太太當然也不例外。其實，你已經有了足夠的金錢，如果我是你，我這時會帶着她到處遊埠，還學什麼跟人爭名奪利？」

坦率、機靈而又淘氣，這就是迷你女賊林愛莉的獨特性格。剛才她那一番話只是出於一片真誠，但却令到金子牛聽得滿臉通紅！

林愛莉道：「請別怪我多咀，你在懷疑尋夫人在外面有了情人，是不？」

「不！我知道她也很愛我，這種可能性甚少。」金子牛道。

「然則，你懷疑什麼？」

「如果我知道，就不會找二位了。」

林愛莉道：「要我們爲你找答案？」

「是的，如果要費用的話……」

「不！我們不是私家偵探。」

「請別見怪，實在說句，我正是信任私家偵探，所以才跑來麻煩二位請幫個忙！」

「怕他們口疏，傳了出去嗎？」林愛莉做了個鬼臉，「這也難怪的，家醜不外傳，何況閣下又是個未來大議員呢！」

金子牛的面上又紅了一陣。

呂偉良覺得林愛莉未免太過份了一些，坦白說，在他的心目中，金子牛在一般當地富人之中算是較好的一類。起碼呂偉

良就不覺得他討厭！

呂偉良說：「金先生，別聽愛莉把問題扯得太遠了，告訴我們事情的始末吧，我會盡我能力去幫助你，有沒有結果，那還要看我們的運氣！」

金子牛於是把近日來他妻子行動詭秘，心神不屬的經過，一一說了出來！

呂偉良聽了之後安慰他說：「你放心吧！這件事我們會盡力而爲的。」

呂偉良又寫了一個電話號碼交給金子牛：「這是我汽車裏的無線電話號碼，以後有什麼事找我，打到這裏沒有人接聽就撥這個好了。」

金子牛連聲謝過，滿意地走了！

他須要早些返回家中去，看看他的妻子是否又靜悄悄外出！

呂偉良和林愛莉也雙雙離開射擊室，但是他們沒有立即離開俱樂部，只是轉進酒水部去，找着一名侍應生——他正是當晚叫金太太到三號電話室去聽電話的人。

他們當然是彼此都認識的，呂偉良是老會員，而從來不擺架子。

那侍應生說出當晚打電話來這裏找金太太的，是個聲音低沉的男子。在此之前，他從來未聽過有人打電話來此找金太太的。

呂偉良把侍應生遣走，同時叮囑他不要把此事對別人提及。侍應生向來敬重呂林二人，自然聽他們的吩咐。

林愛莉沉思着說：「老夫少妻本來就不大正常的，這件事，可能是三角桃色事件。」

呂偉良道：「我看他們倒也恩愛。」

「表面上怎麼可以看得出來？」林愛莉說，「尤其是像金太太那麼美艷動人的女子，誰也不敢担保她在外面沒有第二個男子！」

呂偉良摸着下頷說：「這件事我們應該如何着手進行呢？」

林愛莉毫不考慮地說：「找阿生去！我們須要有人協助展開跟蹤，監視！」

「不！」呂偉良反對說，「阿生有他自己的工作，我們不該爲了這些私人的事去麻煩他！」

「是的，但是憑我們二人的力量，很難把這件事做好。起碼也要向阿生借用一些電子儀器。」

「這相信不成問題的。今晚見到他的時候，不妨對他直說！」

呂偉良知道特警組裏面有的全是最新式的儀器，阿生既是特警隊長，任處長許多時也要借重呂林二人協助辦案，所以他相信一切將不成問題！

憑阿生協助，一名特警喬裝成修理電話工人，混入金家，把一具無線電袖珍聽儀器，放進了電話機之內，令到呂偉良和林愛莉他們可以安坐戶外的汽車中，也可以收聽到金家裏面的情形，尤其是講電話時候的情形。

呂偉良認爲金太太如果真遭人恐嚇，勒索或者真的在外面另有新歡，他們一定需用電話互相連絡的。

但是，結果呂偉良失望了，因爲金太太並未跟任何男人通電話，除了她的丈夫

金子牛之外。

林愛莉嘆氣說：「看來我們今回又是枉作小人，金太太根本無可疑之處。只看跟她通話的全是太圓，連一個男人也沒有，就可以看出她相當的正經。」

「是的！」呂偉良也感到十分洩氣，

「她每次外出，也只是去拜會一些名流紳士的太太，看情形，只是金子牛太過多疑了。」

「金子牛說她神色不安，這可能與她丈夫參加競選議員有關。要知道有些女人心理非常矛盾，她們一方面擔心丈夫一事無成，另一方面又擔心丈夫萬一飛黃騰達時會把她們拋棄。這也可能令她心情不佳的。」

「你是女人，你比我明白心理上的問題。不過，金子牛無端找着我們來理這件事，真正的目的又何在？」

林愛莉呆了一呆：「你以爲我們可能被利用嗎？」

呂偉良說：「那又未必，不過，爲什麼金子牛會對他的妻子，產生這麼大的疑心？」

「算了！我們走吧！」林愛莉說着就想把偷聽儀器關閉！

但是就在這時候，儀器又傳出了一陣鈴聲，那是電話的鈴聲！

跟住有人接聽，那是金太太的聲音。她非常緊張，這可以從她的語氣和呼吸可以聽到。利那之間，連同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也爲之緊張起來！

「你是金太太嗎？不要作聲！」擴大了的電話聲，很容易聽得出那是一個男人

的聲音。那男人用命令的口吻說：「你應該知道我是誰的，因爲明天便是限期到了！」

「跟他他又問：『你身邊有人嗎？』」

金太太喃喃地說：「沒有。」

「那麼告訴我，錢準備好了嗎？」對方問道。

「已經準備好了，但是……」

「別囉嗦了，明天晚上十時半，你獨自一人開車到北郊露天茶座來，不要報警，否則你會得不償失！」

「我如何認出你？」

「我見過你，我會認得你的。」

金太太似乎還想說一些什麼，但是對方已掛了線。

呂偉良和林愛莉四目交投，呆了好一會兒！他們不知道應該說些什麼好，只覺得心中的疑團算有了答案。金子牛並非多疑，金太太果然有了麻煩。

「明天晚上十時三十分，北郊露天茶座！」林愛莉喃喃自語地說：「誰向金太太勒索？爲什麼她不讓丈夫知道呢？」

「會不會是她的前度劉郎？」呂偉良又說：「像她這麼漂亮的女人，過去一定不愁寂寞的。」

「無論如何，明天晚上我們一定要去看看。」

「我擔心有人認得我們，起碼金太太就會那樣會打草驚蛇。」

林愛莉想了想說道：「我們可以稍爲化裝，而且還可以提前到達露天茶座。」

「不！我們不能一齊去。」呂偉良沉思着說：「你先到茶座去，我們用無線電通話機互相連絡。你稍爲化裝就不易被人

認出，但是我這一枝鐵拐杖却很難叫人認得我是誰，不如就讓我留在汽車裏跟蹤她！」

「這辦法也好。」林愛莉又問：「要不要通知她丈夫金子牛？」

「不！我們不是受僱性質，沒有這種義務。」呂偉良說：「金太太可能有她本身的苦衷，也許對方有些事實掌握在她手上，足以破壞他們夫婦間的感情，但是如果金太太確有值得我們同情的地方，我們就應該爲她掩飾一下。那又何必這麼快去找金子牛？」

「你果然是個心地善良的人。」林愛莉笑了笑！

晚上十點正。

呂偉良的汽車就停在金家附近的路旁，但林愛莉並不像往常一樣坐在他的身旁，她已經獨自駕駛着另一輛車子到北郊去了！

五分鐘過去了，金家門前仍無動靜。呂偉良從偷聽儀器中可以收聽到屋子裏一些情形，金子牛當晚沒有外出，因此，呂偉良擔心金太太可能找不到藉口出去。

金太太的聲音突然從儀器中傳來，她似乎是由房間裏出來的，而偷聽器就隱藏在客廳的電話裏。

金太太說：「我有點事出去。」

金子牛問：「去那裏？」

「找朋友。」

「要我陪你嗎？」

「不必了，一小時之後我就會回來！」

「金太太說，『你可以先睡，不必等我了。我知道你明天還有許多事情要做。』」

金太太顯然仍然在她丈夫面前隱瞞事實。由此亦可見，金子牛對妻子的一切也處於半知半不知的情況底下，絕對不是利用呂偉良和林愛莉他們。

不久，金太太果然獨自駕駛着一輛小房車出來了，呂偉良不動聲色，駕車在後面靜悄悄地跟蹤她！

金太太的車子直駛北郊，這原是意料中的事。呂偉良所以要跟蹤她，只是擔心她可能先到別處去，或者可能有意外。

現在金太太的車子已開進了露天茶座的停車場，這是郊外一塊闊大的草坪，沒有人看管，事實上如果不是跑來光顧露天茶座的，誰也不會把汽車停到這麼遠的郊外地方來！

呂偉良是唯一例外的，因爲他只把汽車在稍後時間停進去，却没有去光顧露天茶座。

呂偉良在黯淡的燈光下，看見金太太由一條捷徑，登上石階，走進露天茶座去了。

茶座人客不算多，多數是一雙雙的情侶。林愛莉獨處一角，她的眼鏡架裏面隱藏着袖珍的收聽儀器，和無線電對講機。這些新式的電子儀器都是阿生供應的，反正特警組裏面多得！

林愛莉平時不戴眼鏡，這時戴上了一副眼鏡之後，整個樣兒也變了，即使時常見面的朋友也不輕易認出她的廬山真面目來！

金太太還未走進茶座，呂偉良已經



無線電通訊通知林愛莉，因此她非常注意金太太接觸的人。

第一個走近金太太身邊的人當然是茶座裏的侍應生，但是看不出有什麼不對勁的地方。

林愛莉坐在一角伴作閑報，其實憑着那副巧妙眼鏡的幫助，她正注視着金太太的一舉一動。原來她架着的那副特製眼鏡具備多種作用，除了能憑袖珍無線電系統與呂偉良時刻取得連絡之外，就是眼鏡牌架兩旁，也具有傳真作用。

眼鏡既然是特製組借出的，設計者自然是專為他們那一種行業而設計製造的。特工間諜們所使用的東西，往往令我們常人難以想像。

就像林愛莉現在戴在鼻樑上的眼鏡，它那金屬牌架上就裝有紅外光折射傳真系統。最巧妙無比的设计就是：暗擊一經扭開，眼鏡兩塊玻璃就起反射作用，眼睛此時所能見到的，並非來自正面的景物，而是由旁邊牌架傳來的。

不過如果不是說穿了，任何人也不會想到那些金屬牌架具有這種巧妙的作用。

由於紅外光的作用，即使在黑暗的環境底下，也能清晰地將旁邊的景物即時傳播。林愛莉現在就像看電視現場轉播一樣，金太太的一舉一動也難逃她的眼底監視！

金太太現在的位置在林愛莉左側，所以林愛莉只須將右邊的牌架暗擊悄悄扭開，紅外光折射傳真系統便立即發生作用。金太太不斷看腕表，時間大概是晚上十時二十五分左右。

她很焦急，不歇地抽煙，這可能是鎮

定神經的辦法之一。

呂偉良的聲音又透過收音器傳進了林愛莉的耳鼓內。那收音器位於眼鏡牌架的末端，那部位正好壓住耳根上面，故此聽得份外清楚。但是，這種電子頻率的傳音方法並非想像中那麼簡單，所以即使身畔有人同座也無法可以聽到這聲音。就只有戴上這特製眼鏡的人才可以聽到。

林愛莉聽到呂偉良問她：「愛莉，發現了一些什麼？」

「暫時還沒有。」林愛莉反問道：「外面有沒有什麼可疑人物？」

「沒有。」呂偉良說，「停車場內不會超過十輛汽車，每一輛都沒有人，只有我躲在這裏監視一切。」

「時間差不多了，十時三十分，那人看來可能退縮了。」林愛莉剛說到這裏，忽然又改變了口吻，說道：「嗯！有人走近她！」

「什麼人？」

「侍者。讓我看清楚……」

他似乎交了一張字條給金太太。

「看清楚一點，看看金太太有什麼反應？」

林愛莉道：「似乎有點失望！……」

她召侍者結賬，看來要離開了！

「小心有沒有人跟那侍者接觸，金太太離開那兒之後交給誰監視吧！」

金太太結了賬，果然又匆匆走出了茶座，回到停車場來！

呂偉良老遠發現了她的影子之後便倏下身來，以免啓她疑心！

她開車走了，但呂偉良並不立刻追踪

她，因為呂偉良揀着她不在時，悄悄把一枚電子儀器扣在她汽車的尾部底下。只要她的汽車不走出超過一里圓周的範圍以外，呂偉良汽車錶板上的追蹤儀器都有辦法知道她的所在。

呂偉良開動了追蹤儀器，發覺雷達網上面所顯示的方向頗令他感到意外！他本來以為她的車子會開返市區，但現在發覺她的汽車在雷達網上顯示出竟然朝往北面駛去！

勒索者往往就是這麼狡猾，他們經常臨時改變了主意，令到受害人無所適從！因此，呂偉良只好在將汽車開走之前，對林愛莉說出了這一功。

林愛莉正在茶座之內與那名傳遞字條給金太太的侍者談話。

她曉得這輩侍者往往為客人服務，只為了賺點外塊，並無其他目的。因此林愛莉出手特別闊綽，也就令到那名侍者份外地合作。

侍者坦然告訴林愛莉說：「交字條給我的是一個男子，大約四十多歲，高大而結實，皮膚黝黑。他給我字條之後，打賞五元，我把我字條交給那位高貴太太。照我估計，他們可能是情人，而且知道有人在跟踪她，所以臨時改變了地點——幽會的地點。」

「你怎麼知道？」林愛莉問。

「我偷偷看過字條一眼，似乎寫上了：『開車北行，有間郊外別墅，我在那兒會你……』大概是這樣，可惜匆匆忙忙，我看得不大清楚。」侍者又說：「小姐，你是私家偵探嗎？」

林愛莉沒有答他，只問道：「那男子呢？」

「他走了，是由後門走的。」侍者說道。

林愛莉立即離開露天茶座，走到停車場開走她的汽車。

她與呂偉良之間有無線電通訊機互相連絡，因此當她的汽車往北行之後不久，他們便取得聯絡。

林愛莉問道：「你發現了一些什麼沒有？」

「金太太獨自駕車北行，車子開得很快！」呂偉良在無線電電話機中答了她，「你那邊怎麼樣了？」

「侍者說出字條是一個中年壯漢交給他的，看情形那人就是勒索集團的人。不過當時侍者以為他們是約會的情侶。」

「嗯……也許是的，現在，我看見金太太的車子開進一家郊外別墅的停車場去了。」

「小心他們劫財劫色，我一生最憎恨這種人！」

「現在我把車子停在公路旁邊，離遠監視一切。」呂偉良又說道：「我會熄了車燈，以免引起他們的注意，你來時要小心！」

林愛莉會意地說：「好的，相信數分鐘之後我們就可以碰頭。」

金太太下了汽車，匆匆進入那家郊區別墅去。

她走向櫃檯，立刻有人招呼她。

那是別墅中的管房，他說：「你可是金太太？」

「是的。你……」金太太以為對方就是她要會晤的人。

但是那位管房似乎是明白到她的意思，因此不待她說完，就把一封信交給她，同時說道：「這是一位先生留給你的。」

金太太洩氣地伸手接過那封信，那管房用一種似笑非笑的目光注視着她，她明白到對方這時候怎麼樣去想，人家一定以為她是個不安守本份的婦人，現在可能是情郎失了約！

因為這種郊外別墅的房間是出租的，此時此地相信任何人看見一個女人出現在這裏都會作同樣的想法。

金太太已無暇理會人家怎麼樣去付測，拿了那封信到手之後立即就拆開。只見上面畫了一幅地圖，指出這條郊區公路與這家郊區別墅之所在，又指出離此不及一里遠的地方，有一條分岔小路，由那兒進去，便有一家農莊，那人就是要金太太把錢送到農莊裏去！

金太太呆了一陣，覺得這傢伙太過狡猾，他竟然令自己疲於奔命，其實自己並未報警，甚至不知道呂偉良尾隨其後跟踪着她！

金太太輕輕嘆了一口氣，匆匆離開了郊區別墅，回到自己的汽車裏！

這時候林愛莉剛好下了車，與呂偉良會合。他們正商量應否進入別墅中去，想不到話猶未完便看見金太太出來了！

金太太再開車北行，呂偉良已想到這是怎麼一回事，示意林愛莉上車，繼續跟踪。

金太太的車子在一個岔路口拐了彎，

駛進一條小路去！

這時林愛莉的汽車跟在呂偉良的車子後面，但相距不遠。她也看見了當時的情形。

金太太的車子開得極慢，他沿途左張右望，目的是要找尋地圖上所指出的農莊所在！

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的車子不敢迫得太近，而且不敢亮燈。

月色迷濛，小路兩旁樹影婆娑，看來隨時可能有人由那些矮林後面出現，林愛莉現在就擔心他們的跟踪可能導致歹徒的誤會！

因此林愛莉在無線電通訊機裏說：「我以為我們該把車子隱藏起來，我真擔心他們誤會我們是警察，那可能對金太太不利。」

呂偉良亦有同感，歹徒實在太過狡猾，三番轉換會面的地點，顯然擔心警察跟踪前來圍捕他們。因此呂林二人的車子便開進路旁矮林後面去！

小路凹凸不平，他們即使走路也可以趕得上金太太的汽車。

金太太的車子終於停下來了，她最後看見那間單層的平房，同時有燈號打出，她雖然不懂那些燈號，但相信一定就是地圖上所指出的農莊！

她下了車，壯着胆子走過去！

四周一片沉寂，虫聲唧唧，顯得格外蕭條，這種氣氛底下，即使是個男子漢，內心也難免有些恐懼，何況金太太是個女人，而且這時候已是深夜時份，她的手袋裏還有十萬元現金！

歹徒們如果收下這筆款項之後便感心滿意足，那還可以，否則後果就難以想像了。

其實像金太太這麼美艷動人的女子，任何男人見了她都難得不會心動。金太太也實在想不到歹徒會逐步將她誘到這裏來！

老實說，如果對方一開始就約她到這老遠的地方來，她也許不敢獨個兒便毅然前來赴約。但是她當初只以為與歹徒會晤的地方只是近郊的露天茶座，那是市區許多入常到的地方。

呂偉良和林愛莉在較遠地方也發現了那種奇異的燈號。

他們躲在一叢矮林後面小心監視，只見金太太挽住那個大手袋，慢慢的走向那家農莊——那是這一帶唯一的農莊！

金太太到了農莊前面，隱約可以看到有人在屋內走動！

屋內沒有燈光，剛才閃動着的燈號已告停止。

天上月色朦朧，金太太猶疑地站在屋子門外躊躇不前！

「請進來吧！金太太。」一個男子的聲音由屋內傳了出來！

金太太擔心歹徒另有企圖，還是站在那裏說道：「你們到底想怎麼樣？」

「不過想要點錢！」那人又問：「十萬元舊鈔，你帶備了嗎？」

「已經帶來了。」金太太說，「請你出來點收！」

這時候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已逐步逼近，隱約可以聽到他們的談話聲音。但是却聽得不大清楚，只覺得金太太不進入屋

金太太輕輕嘆了一口氣，匆匆離開了郊區別墅，回到自己的汽車裏！

這時候林愛莉剛好下了車，與呂偉良會合。他們正商量應否進入別墅中去，想不到話猶未完便看見金太太出來了！

金太太再開車北行，呂偉良已想到這是怎麼一回事，示意林愛莉上車，繼續跟踪。

內是相當聰明的做法。

那男子笑道：「你怕什麼？我不會吃掉你的，我只要錢！」

「我不是說過了嗎？錢已經帶來了，你為什麼不敢露面？」金太太頓了頓，「其實我早就想到你是誰，你是潘球！」

「你總算沒有忘記我！」那男子在格格笑聲中慢慢地由屋內走出來！

「果然是你，潘球！」金太太含恨地說，「為什麼你不放過我？」

潘球聳聳肩說：「你也明白，我太窮困，如果光明正大地登門造訪，你一定更加不高興。其實，以目前你的處境，十萬八萬又算得是什麼？」

「你不要以為所有的名流紳士，都很有錢，即使更有錢的，也會把資金投入商業中去，或者置了物業。不怕坦白對你說，為了籌措這十萬元，我已出盡了九牛二虎之力，向朋友借貸，拿自己的首飾去典當！」

「你太謙了！」潘球說，「你丈夫競選議員，相信那筆交際費為數也不在少，這區區十萬元，簡直就是九牛一毛！」

「無論如何，這十萬元是給你的。」金太太說着就打開手袋，「希望你知足一點，以後也別再纏住我！」

「哈哈……」潘球笑道：「齊玉妮，你這個人太忘情了！過去的事雖然並不動聽，但說到底我們也是朋友啊！」

「別再威脅我，我已經受夠了！」金太太的聲音有點發抖，表示她的情緒也極度激奮。

「算了！何必這樣認真？」潘球一步



一步地逼近金太太！他貪婪地攤大了手掌：「錢！拿來吧！」

豈料就在這一剎那間，驀地傳來「砰」然一聲槍响，子彈不知來自何方，只看見潘球的身體突然震盪一下，雙眼直瞪，悶哼一聲，人也隨即倒向前面！

潘球當時所站立的位置本來就距離金太太不遠，因此他這麼向前傾倒，也就倒向金太太的懷抱中。金太太這時正準備取出鈔票給他，想不到竟有人背後開槍！嚇得她登時忙了手脚！

潘球渾身乏力地倒進她的懷抱裏，她立刻感覺到身受重傷，甚至已經死去了。她沒有氣力承受這百多磅的壓力，因此差點兒連她自己也不穩，就當潘球的身體在她身邊倒下時，她的手部感到有些濕濡濡的——那是潘球身體上流出來的鮮血！

她嚇得差點就暈過去！這種環境本來已經嚇人，還要她目睹一個她認識的人被殺死，這在她的生命中還是第一次！她不敢追究開槍的那人是誰，回頭就走！

豈料她剛轉身想衝回到她停車的地方時，突然一條人影迎面奔來，剛好與她撞個滿懷！

驚惶失措！六神無主！她實在無法控制得住那股恐懼的情緒，於是她尖聲叫了起來！

這一聲尖叫劃破了黑夜的沉寂，稍為胆小的人也會給她嚇暈！

那人捉住她的雙臂，一連叫了幾聲「

金太太！」

金太太嚇得三魂不齊，七魄全無！要不是她還能辨認得出那是一個女子的聲音，她早已昏倒過去！

來者是林愛莉，她和呂偉良已經耳聞目睹當時的情形，所以立刻分頭採取行動，呂偉良拄杖急奔，朝住屋旁飛奔過去，追跡槍聲過後由屋內竄出的黑影，而林愛莉則跑過來看金太太！

「金太太，是我！」林愛莉又問：「你怎麼了？有沒有受傷？」

金太太驚魂甫定，怔怔地說：「原來是你！林小姐。你怎麼會在這裏？」

林愛莉把她放開之後，走向潘球倒地的地方。她沒有回答金太太的問題，亮了她的小電筒，照射着潘球的面部。

潘球側着頭，伏在地上，動也不動！鮮血正不斷地由他的後腦湧出！

林愛莉經驗老到地用手翻了一下他的眼皮，很快就確定他已經死了！

金太太冷靜下來，她知道來者是迷途女賊林愛莉之後，似乎沒有剛才那樣慌張了！

她慢慢地走過來，一邊又問道：「你們為什麼要殺死他？」

林愛莉怔了一怔，緩緩地站了起來：「什麼？你說我們殺死他？」

金太太知道林愛莉是呂偉良的愛人，他們經常在一起，所以才想到她的出現不會是只有一個人，呂偉良一定也來了！

「嗯……」金太太瞪住林愛莉，不知所措地張大了口！

林愛莉知道她現在怎麼樣想，她說：

「不！不是我們開槍的，開槍的人逃走了，希望呂先生能把他及時擒獲！」

金太太呆了半晌，像活在一場噩夢中，但這噩夢太長了，她無法從恐怖境況中擺脫！

「你是一早知道我來這裏的？」金太太終於喃喃地問道。

「是的，不怕對你直說，我們跟踪你！」林愛莉覺得事到如今，沒有再隱瞞的必要！「我們知道你被人勒索，可惜不知道對方是誰。」

「誰告訴你的？是不是……」

「是的，就是你丈夫！」林愛莉不等她說完就說道：「我們以為他知得不多，但現在看來，他知道的起碼不會比我們更少！」

金太太明白了林愛莉的意思，因此說道：「你以為潘球是我丈夫殺的？」

「除了他之外還有誰呢？」林愛莉說，「他很聰明，安排好妙計之後，竟然還請到我們兩個傻瓜來做證人。」

「不！潘球不是我丈夫殺的，我出來時他還留在家中呢。」金太太說。

林愛莉道：「這就是他聰明的地方。他表面上似乎什麼都不知道，其實他什麼都比我們清楚！」

「不！這是絕不可能的事，我丈夫為什麼要殺死他？」金太太說。

「因為他知道有人要勒索你，而且可能是個無底深潭，有今次就可能有下次，所以他非殺死此人不可。」林愛莉又說：「何況他要競選議員，這件事又不能鬧上警局去，這辦法倒是最簡單不過！」

這時候呂偉良由那邊回來了，他只是一個人，顯然未有捉到兇手！

呂偉良沒有走過來，只是亮着電筒，走進屋內去，到處照射着！但是，屋內已看不見有人。林愛莉走到門前，也亮起電筒幫着呂偉良搜索，原來這是一間被人棄置的舊屋，屋內連傢俬也沒有一件。

呂偉良說：「兇手是由這裏開槍的，可惜我們抓不到他。」

「屋後是什麼地方？」林愛莉問。

「一條小徑沿山坡而下，下面可能通往另外一條郊區公路。」呂偉良說，「這顯然是一項預謀，因為他所乘坐的電單車就停在後面，我追到那兒的時候，電單車已開始衝下山坡！」

「有多少人？」

「只有一個。」

「是男的還是女的？」

「我只看見人影一個，分不出是男還是女。」呂偉良又說：「但我估計他可能是個男子漢，女子很少這麼有胆色，電單車開得很快，似乎對這兒一切環境都相當的熟悉！」

林愛莉回頭對金太太說：「金先生懂得開車嗎？金太太。」

金太太搖搖頭：「他從來未駕駛過電單車，當然也沒有駕駛執照！」

呂偉良瞪住林愛莉問：「怎麼？你以為金太太殺死他嗎？」

「有可能的，例如他可以買兇行事。」林愛莉又問金太太：「死者是誰？」

金太太難過而又尷尬地說：「我昔日一位舊朋友，他姓潘。」

「你丈夫認識他嗎？」林愛莉問道。金太太搖了搖頭，說：「他們從未見過面。」

呂偉良問：「他為什麼要勒索你？」

「他知道我丈夫要競選議員，用威脅的口吻說：如果他公開我們過去的關係，選民可能會改變主意。」金太太嘆口氣說道：「我當然不希望因為我而影響到我丈夫的身上去，這是他一生中難得的一個好機會。」

林愛莉道：「過去我也談過戀愛，相信每一個男或女都可能像你和我一樣，在未正式丈夫之前，都有可能有一兩個以上的男朋友，這是二十世紀末，又不是十八世紀，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

金太太喃喃地說：「林小姐，你不會明白的，他不是我的普通男朋友。」

「即使是戀人又怎麼樣？」林愛莉道：「相信你丈夫也不是一個舊頭腦的男子。如果他真的愛你，一定會諒解你！」

「但是，事情張揚出去，報紙會作爲現成的題材，我丈夫的美夢便成空！」金太太說：「我必要時寧願犧牲我自己，也不想影響他！」

「你真的是個好妻子！」林愛莉說，「但是，十萬元並非一個小數目，你沒有理由怕他怕得這麼厲害！」

「……」金太太說不下去！她在流淚，不斷的流着眼淚！

「算了！我們快些離開這裏再說！」呂偉良催促道：「剛才的槍聲可能驚動鄰近的鄉民，趁警察未到這裏之前，我們還是走爲上着！」

「怎麼？你……」金太太含淚激動地說：「你們真的不報警？」

林愛莉說道：「難道你希望我們報警麼？」

「不！不！」金太太說：「我絕對不希望驚動警方，否則，我丈夫可能就此完了。」

金太太說到這裏，突然打開手袋，掏出一疊疊鈔票來，又說道：「這些錢反正是已出之物，爲表示對二位的一點謝意，請把它收下吧！」

林愛莉苦笑着搖頭：「你猜錯了我們的人格，我們絕非金錢可以收買的人！」

這時二人已走到汽車旁邊，呂偉良在那邊拄杖走向路旁矮林後面——他們汽車停放的地方！

林愛莉一邊替金太太打開汽車門，一邊對她說：「趕快回家去吧！就當今晚的事情從未發生過好了！」

金太太感激地瞥了林愛莉一眼，迅速將車子開走！

林愛莉用鞋底將泥土上留下的車輪痕跡掃亂，這才回到她自己的汽車裏去，與呂偉良先後開車離開那裏，沿住郊區公路，將車子開返市區！

## 前程似錦 往事依稀

金太太帶着惶恐的心情返抵家門，發覺她的丈夫已經睡了。

客廳裏壁上掛着的時鐘指住一時正！金太太悄悄更衣，連燈光也不敢按亮，以免吵醒她的丈夫。她只利用窗外折射

入來的光綫，以及本身熟悉一切環境去摸索！

但是，金子牛根本一直未睡過，他只是躺在床上假寐而已！

當金太太走近床邊的時候，金子牛就忍不住問道：「你怎麼會這樣深夜才回來？」

金太太呆了呆！她想不到金子牛一直在靜寂中等待。她喃喃地說：「是的，給朋友留宿，搓了八圈麻將。」

「你在誰家搓麻將？」

「郭太……」

「別說謊了，郭太十一時左右曾打電話來找你，她說你一直未到過她那裏。」

「嗯……」

金子牛嘆氣說：「我無意干預你的行動，但是，美玲，你說說已經不是第一次了，到底爲了什麼？」

金太太忍不住哭了！

她雖然未返家門之前，就想到這尷尬場面必然不可避免，但是，她還是忍不住情緒上的激動。

「別難過！」金子牛溫柔地貼地撫慰着她，「我早看出你心中有事，但我想不到你一直在隱瞞着我！爲什麼？」

「我不知道應該怎樣說才好。」金太太啞着聲說，「我該死！我本來就不配做你妻子的，爲什麼我偏要嫁給你？」

金子牛吻着她的秀髮，輕輕地說：「美玲，算了，十年了，十年以來你一直是個好妻子，你幫助我不少，我絕對相信你。你對我不坦白，可能是因爲你心中有秘密，但無論如何，我會原諒你的，告訴我到底發生了一些什麼事？」

金太太在痛苦地流淚，她相信她的丈夫是真心愛她的，否則十年來夫婦間不可能相處得這麼融洽！正是因爲這樣，所以她才不想令到她丈夫難過！

但是，現在不能再隱瞞下去了。如果她還是固執地不把一些事實說出來，可能令到她丈夫更加疑心她在外面有不軌行爲！

因此她說：「我不是個好女人，你是知道的。」

金子牛這才想起大約十年前，他和他的妻子結婚時，金太太就曾坦白告訴他，她並非一個處女。但是當時金子牛並不計較，他是個頭腦新，思想絕不陳腐的人，娶妻求淑女，只要他喜歡她，婚後她又能安份守己，至於以前的事，他是絕不計較的。

事實證明：婚後金太太一直安守本份，是個賢內助。但是，爲什麼事隔十年，現在才發覺？

金太太又帶淚說道：「我對不起你，因爲我從來沒有告訴你，我在未與你結婚之前，曾經跟一個男人同居過。雖然後來我擺脫了他，但是他終歸又出現了！」

金子牛如夢初覺，想不到令到他妻子忐忑不安的，就是那個男人。

金子牛說：「他要你回到他身邊？」

「不！我怎麼會離開你？他只是向我勒索，如果我不付錢，他就令你的名譽受損，無法參加競選議員。」金太太嘆了一口氣！



「爲什麼你不早點告訴我？」

「告訴你也沒有用的。我想過了，如果你知道了，你一定會很生氣，而且到頭來一樣要付錢，否則就可能麻煩。我不想你精神受到困擾，這是我的事情，那就讓我來解決吧！」

「結果，今晚你便付了一筆錢給他，是不？」

「是的。」金太太說，「他說過拿了這筆錢之後，便會遠遠的離開這裏，永遠也不會再回來騷擾我們，所以我只好滿足了他！」

金子牛深深地透了一口大氣！

「我做錯了嗎？」金太太怔怔地問。

「不！」金子牛道，「如果你早些告訴我，我會叫人去把他殺死！」

金太太呆了一呆！

林愛莉就會懷疑潘球之死與金子牛有關，但是現在聽他的口氣，又似乎沒有可能是他派人去做的。

金太太與呂林二人分手之前，林愛莉

曾再三吩咐她忘記了這件事。因爲死者是個勒索匪徒，他是死有餘辜的。根本就不值得同情！所以金太太並未把命案的事實告知她丈夫！

金子牛又說：「這種人永遠不會滿足的，如果我推測不錯，相信不久之後他會第二次向你勒索，然後當然還有第三第四次的！」

金太太道：「算了吧，別再提它了，反正事情已經過去了。只要你原諒我這一次，以後如果再有麻煩我，我一定會告訴你的。」

「那就好極了。」金子牛說道，「其實，我們既成夫婦，還有什麼事情不可以說？」

「我怕你誤會，更怕你不諒解我。」

「事實證明你的想法完全錯了。我不是一個小氣的丈夫！」

有着真正愛情做基礎的夫婦是最容易互相諒解的，於是他們在默默無言中，又重溫着蜜月一般的美夢！

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返抵愛麗時，阿生已經睡入夢鄉！

呂偉良爲了今晚發生的命案而感到忐忑不安。林愛莉也不斷在心裏問：到底誰殺了潘球？

「可能我們做錯了！」呂偉良一邊拄杖走進客廳，一邊說道：「也許我們不該太快出現，假如讓兇手有了下一步行動時，答案可能會找到了！」

「你的意思是：兇手可能企圖混水摸魚，先殺了潘球，然後奪取那十萬元現款，是不？」林愛莉反問道。

「是的。」呂偉良又說：「我們可能撤退得太快，起碼我們要在現場附近找尋另一輛交通工具，那可能是一部電單車，也有可能是一輛汽車。在那麼遠的郊外，潘球總不會走路去到農莊的吧？」

「對了！如果找不到潘球的代步工具，便可以證明了一件事，殺死潘球的人，是死者的同黨，他們可能同時乘一輛電單車到現場去。相反，如果現場上有另一交通工具，那麼，兇手是跟踪前往那裏，伺機下手殺人。」

「但是，如果兇手目的只在金錢，他是否動手得太快了？」

「也許是的，他應該等待金太太把錢付了給潘球之後，然後才動手，那豈非更妙了！但是在黑暗中，時間可能計算錯誤，說不定兇手以爲潘球已把鈔票接了過來吧！」

「如果兇手的目的只在金錢，事情就簡單得多了。」呂偉良沉思着說，「否則

兇手殺人的目的又何在？」

「我始終以爲，我們不能太過信任金子牛！」林愛莉說，「一個事業成功的人，必然有個精密的頭腦，我以爲他一切只是伴作不知而已，其實他可能一開始就已經派人監視和跟踪他的妻子。當金太太打算付錢時，他便及時下手，這樣可以令金太太省回那十萬元。這想法亦非全無可能的。」

「無論如何，死者是個壞人，我們沒有理由去幫他！」

「你怎麼知道他是個壞人？我以爲我們不能太過信任金太太。」

「我這樣說是有根據的。」呂偉良道，「如果死者真的是潘球，我倒想起了十多年前一宗兇殺案。當時兩幫黑社會人物曾經爲了妓女和地盤問題，而展開一次械鬥，結果有人因此傷亡，亦有人因此而被警方拘捕，潘球便是其中之一。」

「你的記性可真不錯，十多年前的事，你竟然還記得這麼清楚。」

「不！誰有閒心去記憶十多年前的往事？而且此時此地黑社會械鬥多到連警方也懶得去理會。不過，我剛才在歸途中想起前些時間讀一份報章時，曾提及一名殺人犯期滿出獄。這名被判誤殺罪成立的殺人犯，正是潘球。所以我才肯定他絕非好人！」

「潘球身形樣貌都不錯，如果他不是誤入歧途，跟金太太可以說是天生一對！」

林愛莉又說：「你跟黑道中人也相當熟悉，爲什麼不去查一查？」

「查什麼？」

「嗯……」對方怔了一怔，他是真的給阿生嚇倒了，急忙忙地把電話掛斷！

阿生知道對方必然會再打這個號碼，所以他把聽筒擱起來，這是令到對方無法撥通的方法之一，但阿生明知他會繼續撥這個號碼，直至撥通了爲止！

阿生所以這樣做，是利用這段時間去把他師父呂偉良喚醒！

呂偉良聽了阿生的轉述之後，說道：「有辦法查出電話來源嗎？」

阿生道：「恐怕不能了。我們不是警方人員，電話局未必肯賣賬！」

呂偉良披上了晨褸，拄杖跟阿生落到樓下，把電話聽筒放回電話機上！

這是電話總機，此外他們三間臥室裏都裝有電話分機。要不是阿生把聽筒擱起，呂偉良是可以把電話接到分機上去收聽的。

電話聽筒一經放回原位，鈴聲果然立刻又响起來了。

這一次呂偉良親自接聽，對方顯然就是阿生聽過的那張聲音。

「可是姓呂的？」

「對了，你找誰？」

「我要找呂偉良。」

「我就是了。」

「呂偉良，你最好小心點聽着，這是關於你性命的大事！」

「我已經非常小心地聽着了！」

「昨天晚上發生的事，你最好忘記了它！」

呂偉良裝蒜地說道：「昨天晚上什麼事？」

「兄弟，你別弄錯了，這裏不是姓呂的。」

林愛莉道：「查殺人的兇手是誰，查殺人的內幕！」

呂偉良若有所悟地說：「你大概還在懷疑，事情可能與金子牛有關，是不？」

林愛莉點點頭，說道：「這宗命案，我們雖然不報警，但是却不能不理！尤其是潘球既然是個黑人物，我們更加非追查個中內幕不可！」

「是的，我也這樣想！」呂偉良伸了一個懶腰，「但是現在時間太晚了，一切留待明天再說吧！」

二人於是登上二樓，分別進入他們自己的臥室裏去！

阿生一早起來，看不見呂林二人，知道他們昨晚一定夜歸眠遲，所以沒有吵醒他們，獨自弄了一點早餐吃之後，便準備返回特警總部去。

但是，就當阿生準備步出家門時，客廳中的電話响了起來！

阿生回頭接聽，他只循例「喂」了一聲，對方就毫不客氣地說：「你可是呂偉良嗎？請你小心聽住！昨天晚上你們目睹發生的事，你最好忘記了它！否則，你會惹來許多麻煩！」

阿生覺得這傢伙在電話中未免太過冒失了。要不是他一開始提及呂偉良的名字，阿生一定當他打錯了電話。

「你是誰？」阿生本能地反問道。

「別管我是誰，我是奉命向你提出警告的！」

「兄弟，你別弄錯了，這裏不是姓呂的。」

「別管我是誰，我是奉命向你提出警告的！」

「兄弟，你別弄錯了，這裏不是姓呂的。」

「別管我是誰，我是奉命向你提出警告的！」

「兄弟，你別弄錯了，這裏不是姓呂的。」

「別管我是誰，我是奉命向你提出警告的！」

「兄弟，你別弄錯了，這裏不是姓呂的。」

「別管我是誰，我是奉命向你提出警告的！」

「兄弟，你別弄錯了，這裏不是姓呂的。」

「別管我是誰，我是奉命向你提出警告的！」

「兄弟，你別弄錯了，這裏不是姓呂的。」

「別管我是誰，我是奉命向你提出警告的！」

「兄弟，你別弄錯了，這裏不是姓呂的。」

「別管我是誰，我是奉命向你提出警告的！」

「兄弟，你別弄錯了，這裏不是姓呂的。」

「別管我是誰，我是奉命向你提出警告的！」

「兄弟，你別弄錯了，這裏不是姓呂的。」

「別管我是誰，我是奉命向你提出警告的！」

「兄弟，你別弄錯了，這裏不是姓呂的。」

「別管我是誰，我是奉命向你提出警告的！」

「兄弟，你別弄錯了，這裏不是姓呂的。」

「別管我是誰，我是奉命向你提出警告的！」

「兄弟，你別弄錯了，這裏不是姓呂的。」

「別管我是誰，我是奉命向你提出警告的！」

「兄弟，你別弄錯了，這裏不是姓呂的。」

「別管我是誰，我是奉命向你提出警告的！」

「兄弟，你別弄錯了，這裏不是姓呂的。」

「別管我是誰，我是奉命向你提出警告的！」

「兄弟，你別弄錯了，這裏不是姓呂的。」

「別管我是誰，我是奉命向你提出警告的！」

「兄弟，你別弄錯了，這裏不是姓呂的。」

「別管我是誰，我是奉命向你提出警告的！」

「兄弟，你別弄錯了，這裏不是姓呂的。」

「別管我是誰，我是奉命向你提出警告的！」

「兄弟，你別弄錯了，這裏不是姓呂的。」

「別管我是誰，我是奉命向你提出警告的！」

「兄弟，你別弄錯了，這裏不是姓呂的。」

「別管我是誰，我是奉命向你提出警告的！」

「兄弟，你別弄錯了，這裏不是姓呂的。」

「別管我是誰，我是奉命向你提出警告的！」

「兄弟，你別弄錯了，這裏不是姓呂的。」

「別管我是誰，我是奉命向你提出警告的！」

「兄弟，你別弄錯了，這裏不是姓呂的。」

「別管我是誰，我是奉命向你提出警告的！」

「兄弟，你別弄錯了，這裏不是姓呂的。」

「別管我是誰，我是奉命向你提出警告的！」

「兄弟，你別弄錯了，這裏不是姓呂的。」

「別管我是誰，我是奉命向你提出警告的！」

「兄弟，你別弄錯了，這裏不是姓呂的。」

「別管我是誰，我是奉命向你提出警告的！」

「兄弟，你別弄錯了，這裏不是姓呂的。」

「別管我是誰，我是奉命向你提出警告的！」

「兄弟，你別弄錯了，這裏不是姓呂的。」

「別管我是誰，我是奉命向你提出警告的！」

「兄弟，你別弄錯了，這裏不是姓呂的。」

「別管我是誰，我是奉命向你提出警告的！」

「兄弟，你別弄錯了，這裏不是姓呂的。」

「別管我是誰，我是奉命向你提出警告的！」

「兄弟，你別弄錯了，這裏不是姓呂的。」

「別管我是誰，我是奉命向你提出警告的！」

「兄弟，你別弄錯了，這裏不是姓呂的。」

「別管我是誰，我是奉命向你提出警告的！」

「兄弟，你別弄錯了，這裏不是姓呂的。」

「別管我是誰，我是奉命向你提出警告的！」

「兄弟，你別弄錯了，這裏不是姓呂的。」

「別管我是誰，我是奉命向你提出警告的！」

「兄弟，你別弄錯了，這裏不是姓呂的。」

「別管我是誰，我是奉命向你提出警告的！」

「兄弟，你別弄錯了，這裏不是姓呂的。」

「別管我是誰，我是奉命向你提出警告的！」

「兄弟，你別弄錯了，這裏不是姓呂的。」

「別管我是誰，我是奉命向你提出警告的！」

「兄弟，你別弄錯了，這裏不是姓呂的。」

「別管我是誰，我是奉命向你提出警告的！」

「兄弟，你別弄錯了，這裏不是姓呂的。」

「別管我是誰，我是奉命向你提出警告的！」

「兄弟，你別弄錯了，這裏不是姓呂的。」

「別管我是誰，我是奉命向你提出警告的！」

「兄弟，你別弄錯了，這裏不是姓呂的。」

「別管我是誰，我是奉命向你提出警告的！」

「兄弟，你別弄錯了，這裏不是姓呂的。」

「別管我是誰，我是奉命向你提出警告的！」

「兄弟，你別弄錯了，這裏不是姓呂的。」

「別管我是誰，我是奉命向你提出警告的！」

「兄弟，你別弄錯了，這裏不是姓呂的。」

「別管我是誰，我是奉命向你提出警告的！」

「兄弟，你別弄錯了，這裏不是姓呂的。」

「別管我是誰，我是奉命向你提出警告的！」

「兄弟，你別弄錯了，這裏不是姓呂的。」

「別管我是誰，我是奉命向你提出警告的！」

「兄弟，你別弄錯了，這裏不是姓呂的。」

「別管我是誰，我是奉命向你提出警告的！」

「兄弟，你別弄錯了，這裏不是姓呂的。」

「別管我是誰，我是奉命向你提出警告的！」

「兄弟，你別弄錯了，這裏不是姓呂的。」

「別管我是誰，我是奉命向你提出警告的！」

「兄弟，你別弄錯了，這裏不是姓呂的。」

「別管我是誰，我是奉命向你提出警告的！」

「兄弟，你別弄錯了，這裏不是姓呂的。」

「別管我是誰，我是奉命向你提出警告的！」

「兄弟，你別弄錯了，這裏不是姓呂的。」

「別管我是誰，我是奉命向你提出警告的！」

「兄弟，你別弄錯了，這裏不是姓呂的。」

「別管我是誰，我是奉命向你提出警告的！」

「兄弟，你別弄錯了，這裏不是姓呂的。」

「別管我是誰，我是奉命向你提出警告的！」

「兄弟，你別弄錯了，這裏不是姓呂的。」

「別管我是誰，我是奉命向你提出警告的！」

「兄弟，你別弄錯了，這裏不是姓呂的。」

「別管我是誰，我是奉命向你提出警告的！」

「兄弟，你別弄錯了，這裏不是姓呂的。」

「別管我是誰，我是奉命向你提出警告的！」

「兄弟，你別弄錯了，這裏不是姓呂的。」

「別管我是誰，我是奉命向你提出警告的！」

「兄弟，你別弄錯了，這裏不是姓呂的。」

「別管我是誰，我是奉命向你提出警告的！」

「兄弟，你別弄錯了，這裏不是姓呂的。」

「別管我是誰，我是奉命向你提出警告的！」

「兄弟，你別弄錯了，這裏不是姓呂的。」

「別管我是誰，我是奉命向你提出警告的！」

「兄弟，你別弄錯了，這裏不是姓呂的。」

「別管我是誰，我是奉命向你提出警告的！」

「兄弟，你別弄錯了，這裏不是姓呂的。」

「別管我是誰，我是奉命向你提出警告的！」

「兄弟，你別弄錯了，這裏不是姓呂的。」

「別管我是誰，我是奉命向你提出警告的！」

「兄弟，你別弄錯了，這裏不是姓呂的。」

「別管我是誰，我是奉命向你提出警告的！」

「兄弟，你別弄錯了，這裏不是姓呂的。」

「別管我是誰，我是奉命向你提出警告的！」

「兄弟，你別弄錯了，這裏不是姓呂的。」

「別管我是誰，我是奉命向你提出警告的！」

「兄弟，你別弄錯了，這裏不是姓呂的。」

「別管我是誰，我是奉命向你提出警告的！」

「兄弟，你別弄錯了，這裏不是姓呂的。」

「別管我是誰，我是奉命向你提出警告的！」

「兄弟，你別弄錯了，這裏不是姓呂的。」

「別管我是誰，我是奉命向你提出警告的！」

「兄弟，你別弄錯了，這裏不是姓呂的。」

「別管我是誰，我是奉命向你提出警告的！」

「兄弟，你別弄錯了，這裏不是姓呂的。」

「別管我是誰，我是奉命向你提出警告的！」

「兄弟，你別弄錯了，這裏不是姓呂的。」

「別管我是誰，我是奉命向你提出警告的！」

「兄弟，你別弄錯了，這裏不是姓呂的。」

「別管我是誰，我是奉命向你提出警告的！」

「兄弟，你別弄錯了，這裏不是姓呂的。」

「別管我是誰，我是奉命向你提出警告的！」

「兄弟，你別弄錯了，這裏不是姓呂的。」

「別管我是誰，我是奉命向你提出警告的！」

「兄弟，你別弄錯了，這裏不是姓呂的。」

「別管我是誰，我是奉命向你提出警告的！」

「兄弟，你別弄錯了，這裏不是姓呂的。」

「別管我是誰，我是奉命向你提出警告的！」

「兄弟，你別弄錯了，這裏不是姓呂的。」

「別管我是誰，我是奉命向你提出警告的！」

「兄弟，你別弄錯了，這裏不是姓呂的。」

「別管我是誰，我是奉命向你提出警告的！」

「兄弟，你別弄錯了，這裏不是姓呂的。」

「別管我是誰，我是奉命向你提出警告的！」

「兄弟，你別弄錯了，這裏不是姓呂的。」

「別管我是誰，我是奉命向你提出警告的！」

「兄弟，你別弄錯了，這裏不是姓呂的。」

「別管我是誰，我是奉命向你提出警告的！」

「兄弟，你別弄錯了，這裏不是姓呂的。」

「別管我是誰，我是奉命向你提出警告的！」

「兄弟，你別弄錯了，這裏不是姓呂的。」

「別管我是誰，我是奉命向你提出警告的！」



「你心裏總會明白的。那件事本來與你無關，但是你們已目睹一切！」

「兄弟，你不打自招了！」

「不管你怎樣說，你最好爲你自己和你的女朋友着想，把這件事忘記掉！」

「親眼看見你開槍殺人，太刺激了，叫我如何忘記得掉？」

「那麼，你是自討苦吃！」

呂偉良冷冷地說：「蠢才！這個電話你不該打！」

「爲什麼？」

「你會留給我更多偵查的線索！」呂偉良故意說，「你身邊不遠處已佈滿了警察，這回自討苦吃的是你而不是我！」

「嗯……」對方果然在驚惶失措中掛了線。

呂偉良慢慢地把電話聽筒放回電話機上面。

阿生在旁一直小心聆聽着，他心裏已猜測到整個事件的發展！因爲前此他曾借出特警組一批電子儀器給他師父應用！

阿生問：「弄出了命案麼？」

「是的，可惜我們不熟那兒的環境，給兇手逃脫了！」呂偉良又說：「但是，兇手竟然大膽向我發出警告，這件事更加顯得太平尋常！」

「死者是誰？」

「一個剛出獄的殺人犯！」

「刺人頭者，人亦刺其頭，這是報應啊！」阿生又問：「死者就是勒索金太太的人嗎？」

「是的。」

「那麼事情太簡單了，殺人者不是金太太，便是金子牛。」

「不！事情決不會像你想像得那麼簡單。」

呂偉良說：「我和愛莉自始至終跟蹤住金太太，勒索她的人像捉迷藏一樣，事前金太太既不知交款的地點地址，當然不會聘定職業槍手去殺人。至於她丈夫，如果他存心要這樣做，又何必邀請我們幫忙？」

「也許這是一種故作，目的要你相信他與此事無關……」阿生剛說到這裏。

林愛莉不知什麼時候已靜悄悄地落樓來，她搭訕着說：「對了，阿生，我昨晚也想了整晚，覺得這件事太可疑，殺人動機最充分的，便是金子牛。他化了少許費用，就可以保存自己和妻子的名譽和十萬元財產，化算得很吧！」

門鈴忽然在這時候響了起來！

阿生出去查看，呂偉良把剛才的恐懼電話告訴了林愛莉。

林愛莉說：「本來我們就要理的，這個電話只有增加我們插手的藉口而已！」

是的，呂偉良和林愛莉都是這樣性格的人——明知山有虎，偏向山中行！如果他們既怕麻煩又怕死的話，「鐵拐俠盜」和「迷途女賊」這兩個大名又怎會在江湖上响噓噓的！

阿生由外面進來了，手上多了一疊早報！

剛才按門鈴的人是送報紙來的報販，每當他把早報投入之後，循例按鈴通知宅內人。

報章上有着競選議員的宣傳，却未見刊出潘球的死訊，可能那兒太僻靜，潘球

的屍體說不定至今未爲人所發現。

也可能事情發生在午夜，當警方發現時可能在凌晨三四點之間，早報那時候已經截稿了，自然也來不及刊登。

競選議員的宣傳佔去了頗大的篇幅，也許市政府爲了表示够民主，極力鼓勵選民多投票，所以一再提醒有資格的選民切不可放棄投票的權利。

候選人紛紛發表他們的抱負，明知是「空頭支票」式的「偉論」，編輯們也抱着萬一的希望將全文刊出了，大概是讓報紙的讀者們也來做個見證吧！

呂偉良等三俠翻閱早報，赫然發現金子牛的競選演講全文也刊在報端之上！演講的內容自然是一連串動人的諾言，就像全世界的政治家一樣，正是好話說盡，信不信由你！

三俠沒有耐性細讀全文，他們原意只是搜索潘球被殺的新聞，但結果搜遍了幾份早報，也無法找到那段新聞。

阿生站了起來，問呂偉良和林愛莉：

「等會兒你們會在什麼地方？」

「我們會到市區去。」呂偉良說，「你以爲我會給那個電話嚇倒嗎？不！我相信我對這件事更加感到大有興趣。待會兒我們會去查清楚潘球的身份。」

「我先返去特警總部看看，如果沒有事，我會設法會合你們。」阿生看看腕表，又說：「中午吃飯時間，我會到中區飯店去。」

林愛莉說：「如果沒有意外，我們在那裏相會。」

「再見！」阿生揮揮手，獨自駕車離

開了愛廬。

呂偉良沉思着說道：「會是誰在警告我們？」

「無論他是誰，我們也得依照原來計劃行事。」林愛莉說，「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來吧，我們趕快洗臉更衣，然後到市區去！」

二人於是併肩上一二樓！

金子牛一早出去了！

金太太醒來的時候，已是將近中午時份。想起昨晚的事，簡直像一場夢，至今猶有餘悸！

金太太醒來的第一件事，便是搜閱早報的本地新聞，自然是要看看潘球的屍體有沒有被人發現！結果連最簡單的報導也沒有。

但是，金太太並不因此而放心下來！相反，她更擔心有人發現了潘球的屍體之後，警察會根據線索找到她這裏來！她不知道當地警察有沒有這種能力，如果有的話，她丈夫的美好前途可能就此完蛋！即使潘球不是她殺的。

正如林愛莉說，潘球是該死的，金太太不會因此而感到難過！現在她担心的，就是不知道潘球有沒有其他同黨！如果有的話，也就等於說：她的麻煩不但並未結束，而且只是剛剛開始！

世事有時也真難說，她目前這環境應該感到非常滿足的，有個好丈夫，也有了一個兒子，沒有婆婆家翁，這種家庭照理最適合一個主婦的要求，更難得的是丈夫那麼愛她！

那筆錢，不可能那麼快放入銀行裏去。」

「是的，我昨晚的確是帶備了十萬元現金，打算交給潘球的，但是，他沒有赴約……」

金太太存心要查清對方的底子，所以才故意這樣說。她想過了，如果對方知道潘球已被殺，此時必然會有反應的。

果然，金太太話猶未完，對方已傳出一陣冷峻的寒聲！

金太太在這時候，幾乎可以肯定，對方正是潘球的伙件。

那人笑聲頓止！沉聲說道：「好狠毒的婦人！你殺了潘球，還敢裝蒜？」

金太太呆了！她根本說不出話來了。

那人又說：「不過，你放心吧！我已把潘球的屍體收藏起來了！只要你付這十萬元，一切秘密我自會保守！」

金太太不知所措，她覺得起碼也該找呂偉良和林愛莉他們商量一下。

但是，那人這時又在電話中說道：「潘球的屍體我還沒有埋葬，只要我撥個告密電話給警方，你的麻煩，就跟住會來！怎麼樣？」

金太太咬咬牙關，說道：「好吧！你贏了！我們在什麼地方見面？」

「你開車到半山來，半山道上有間茶室很馳名的，你就在那間綠茶室等我，切不可用詭計，也不要帶同別人一齊來！只要帶了那十萬元就夠了。」

「我明白的。」

「半小時可以嗎？」

「我還未吃午飯。」

然响了起來！

自從在「飛鏢俱樂部」聽了那個由潘球打給她的電話之後，金太太對電話產生了敏感性的恐懼！因此那陣電話鈴聲若有若無鐘一樣，令到她爲之提心吊胆！

「誰？」金太太機械化的，木然地問

道。

對方是個男人，他問了一句：「美玲，你起床了？」

金太太差點不能認出他是自己的丈夫，其實潘球即使未死，也不會叫她做美玲的。她只不過神經過敏而已！

「美玲，你沒有事吧？爲什麼你不作聲？」金子牛在電話那邊說。

「嗯……」金太太在驚愕中甦醒過來，「子牛嗎？你在那裏？」

「我現在寫字樓，但是我很快又要出去了！」金子牛說，「今天我會很忙，恐怕沒有時間陪你。你也知道，競選運動正在進入高潮呢！」

「是的。我剛看到報紙，許多人在捧你，我開心極了！」金太太說，「你放心去應酬吧，我會獨自留在家等你回來！」

「那好極了！我正担心你心情不好，到處亂闖！」金子牛又說：「美玲，聽我說吧！一切會沒事的，好好的在家裏休息，我會盡快回來！」

「別理會我，我會照顧自己的。競選是你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你不要分心了！」金太太說。

「是的，我會聽你的吩咐去做。美玲，你真是個好妻子！」

她聽約還可以聽到丈夫在聽筒中吻她的聲音，她悄悄流下了眼淚。

她不知道事情會如何發展下去，也許不出幾分鐘警察就會找上門來，查問她昨夜的行踪。

電話又响了！

這一次又是一個男子的聲音，非常粗

付錢嗎？還是拖延？

金太太在這一剎那之間，必須作出抉擇。

她終於說：「給我一點時間吧！我手

上沒有那麼多現金。」

「說說！」那人生氣地說：「你本來準備好十萬元交給潘球的，結果你沒有。」



「綠屋茶室的美點不錯，三十分鐘後見你！」那人說完就把電話掛上！金太太呆了一陣！對方根本沒有商量餘地，剛才只不過等於向她發佈命令！她打電話找呂偉良和林愛莉，但却無法可以找到他們二人。

更衣之後，她才想起呂偉良的汽車裏還裝置了一具無線電話，於是她又試撥了那個無線電話的號碼，結果總算給她找到了呂偉良。

呂偉良當時正與林愛莉剛由江湖前輩魯四的家中出來，他們是爲了查探潘球這個人而來的。魯四雖則退出了江湖，但是由於他的門人衆多，對各路黑道中人，相當熟悉，要查清他們的底子，是易如反掌的事。

當時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剛坐上汽車，那具無線電話便響了起來！

呂偉良執起聽筒，很快就認出對方是金太太。

金太太不安地說：「我又有了麻煩，潘球原來還有一個同黨，他剛剛來了電話，無論如何，也要找付出那十萬元的鉅款！」

呂偉良道：「可以拖住他嗎？」

「不！他要我現在就送到半山綠屋茶室去，否則他就致電報警！」

「你的意思是說：他已經知道你會過潘球？」

「是的，而且還知道他已死去。他又說，暫時把潘球的屍體收起來，但如果我拒絕立即付款，他就會立刻致電報警。呂先生，你也知道，我丈夫正進行競選議員。」

如何可以驚動警方？萬一事情鬧大了，即使全無嫌疑，影響也大！」

「我明白你的心情和處境，金太太現在我和愛莉就會你！」

「不！」金太太又說：「那人警告過我，我不能報警，也不能與別人同往，我相信他可能候在屋外監視我。你最好在電話中教我怎樣應付，然後各自到半山綠屋茶室去。」

呂偉良內心越來越同情金太太的處境！他沉思着說：「我們昨夜的遭遇，你丈夫已經知道了嗎？」

「只知道我被勒索，但是他今天實在忙得很，我不希望騷擾他！」

「那人約你什麼時候在綠屋茶室中見面？」

「中午……現在，我正打算開車上山去！」

呂偉良道：「好吧！你就當作絕不認識我們，我們各有各到那兒去，你一切不妨依了他，其餘的事，就交由我們去處理好了。」

金太太掛了線，然後匆匆離家獨自開車到半山區去！

到綠屋茶室時，差不多正是那人約好的時間。

那裏很靜，怪不得會吸引這麼多錢人在這一帶居住。這時候茶室裏有二十三個客人。金太太忐忑不安地左張右望。

不知道是因為她長相美麗，還是心理作祟，她覺得有人在注意她！她不知道那些男人是否就是她所須要會晤的人。她希望發現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起

碼在心理上會增加一些安全感，但是，找遍視線所及的地方，也見不到他們二人。侍者過來問她須要飲一些什麼，她要了一杯咖啡。

今天她一直未吃過東西，但這時候却完全沒有胃口，她只希望早些見到那個神秘人物，那並非就是爲了付給十萬元給他，她還要知道潘球怎樣了。

咖啡端來了，她只加糖加奶，還未喝過一口，就聽到耳畔有個男子的聲音在說：「你可是金太太嗎？」

金太太震盪了一下，差點兒把那杯咖啡打翻了！

她回頭一望，來者並非別人，又是剛才那個侍者。

侍者彎腰說道：「有位先生請你聽電話。金太太。」

金太太怔了一怔：「你怎麼知道我是金太太？」

侍者笑道：「那位先生說出了你的衣服和髮型，而且指出你是剛進來的單身女客，所以，我唐突地猜測你就是他要找的人！」

金太太當然相信侍者的說話，因為她早已預料到對方可能跟踪她，起碼，也比她先到這兒半山區監視，所以現在對方打電話來時便能說出一切。

金太太真希望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立即出現，但是看情形他們是趕不及到這裏來了。

侍者帶着她去聽電話，電話就在茶室一角。

金太太拿起聽筒，招呼一聲之後聽到一個男子正企圖爬出窗外逃走！

那些「窗」其實只是牆上一個大缺口，根本連窗框也未安裝上去。外面是用竹枝搭成的棚架，這是每個建築地盤都可以見到的東西！

呂偉良看見那傢伙正探首出外，企圖沿住竹棚而下，急忙喝道：「不要走！站住！」

這是心理戰術之一，但凡一個人做了壞事，最怕驚動了別人！

呂偉良一聲叱喝，固然令那人忙了手脚，也在驚愕中採取了自衛行動！

只見那傢伙把手一揚，一些閃閃生光的東西，脫手而出，迎着呂偉良面門飛插而來！

那是一柄尖刀——一柄染滿了鮮血的尖刀！

呂偉良看得老準，伸杖格開，「鏗」的一聲，利刀被鐵杖震得凌空打滾，飛插在一塊木板之上，深入逾寸，鮮血沿住刀鋒流下，滲入木板之內！

呂偉良拄杖輕聲急跳，轉眼已奪至窗前！那人此時已急不及待，本來他打算沿住竹棚而下，現在看見情勢危急，竟奮不顧身，由窗緣處一躍而下！

這兒是靠近山邊的一邊，也就是與入口處相反的方向，所以林愛莉和金太太她們根本看不見這邊發生了什麼事！

呂偉良決非弱者，他看見對方由十多尺高的地方一躍而下，自然不甘示弱，凌空打了一個筋斗，翻身落下，身輕似燕，輕巧地落在下面一塊空地上！姿勢美妙得像馬戲班中的雜技家。

對方問道：「錢帶來了嗎？」金太太鎮定一下，說道：「已經帶來了，你在那裏？」

「我就在附近，有人跟踪你嗎？」

「沒有。」

「那麼，你到茶室右邊，走過數間舖位便可以找到一個建築地盤，我在那兒等你，別令我等得太久！」

「好吧！我立刻就來。」

「別施詭計，我隨時可以把昨晚的事告警署的。」

金太太道：「放心吧！我一切已是無能爲力了。」

電話掛斷了。

金太太回到座位上，只喝了一口咖啡，便召侍者結賬離去！不但是這裏茶室的侍者感到無限驚奇，就是一些隣座的茶客也覺得出奇！

金太太走出街道上，站在行人道上張望，仍然看不見鐵拐俠盜呂偉良和林愛莉的影子。她心裏開始對這二個大名鼎鼎的人物感到失望了。

她一直以爲他們行動迅速，憑着過去錫強扶弱的事實，她希望獲得二人助她一臂之力，但是現在她還是要憑一個人的力量去應付這件事。

她並不吝嗇這十萬元，這十萬元本來就打算付出了的。但是她知道有些人對於金錢的貪婪是永遠無止境的，她擔心還有一次。

潘球到底有多少個同黨？他的同黨是否真的悄悄把他的屍體收藏起來？金太太開始有些懷疑，萬一警方已經

呂偉良畢竟是遲了一步，當他躍下時，那人已開始衝上山坡！

呂偉良情急之下，拄杖振擊，連放了幾枚麻醉銀針，可惜因爲山上樹木婆娑，那傢伙已消失在樹林中。

半山區的馬路是倚山建成的，每條馬路也都可以建成單列的樓宇，像戲院中的座位一樣，一級級的，正式式式的是背山面海！

因此許多屋宇的後面要不是山坡樹林，便是另一條更高的馬路。這種環境，如果稍不留神，便容易遭人暗算！

但是呂偉良却不顧一切，直衝上去山坡去！

呂偉良雖然看不見對方是否殺了人，但從那一聲尖叫，以至目睹兇刀染血這點去推測，不難想到那在逃的人絕非作賊心虛，而是實實在在殺了人，所以才會亡命地奔逃！

呂偉良拄杖鐵杖如飛衝上山坡之際，上面突然傳來一陣「隆隆」然之聲，一塊巨石沿住山坡落下，一些較小的樹木也被壓斷！

呂偉良暗吃一驚，急忙避過一旁！但是巨石所經之處，沙塵滾滾，加上樹木搖撼，樹葉紛紛落下，一時之間，山坡之上變成了飛沙走石的場合，令人驚心動魄！

等到呂偉良再追上山坡上面的時候，那人已失了踪跡！

呂偉良回到屋內，只見林愛莉正在一具屍體旁邊小心觀察！

呂偉良問道：「金太太呢？」

發現了潘球的屍體，偵探們當然要追查真相，那時候的威脅始終還是存在的。金太太思想間，已信步走到了茶室右隣一個地盤外面。

地盤由木板圍住，裏面已極開始建築，而且有二層高的樓宇建成了。

但是，這個時候並未見有人在裏面工作！據說因爲山泥傾倒，地基可能又出毛病，於是當局下令暫停建築，以便調查研究！

## 狡黠兇徒 血洒地盤

這裏的建設局就是這樣糊裏糊塗的，一幢新樓固然可以在一夕之間變爲危樓，一條剛剛翻修過的馬路也可以在一場大雨之後變爲爛路。要不是這樣，那些官員們又那裏有藉口發財？

說到這個政府的糊塗事蹟，大概可以寫一部洋洋數十萬言的「巨著」，真的罄竹難書！他們可以化費數百萬元去請一些祖家的所謂「專家」，到這裏來爲一件事進行專門性「調查」，但是「專家」們的「調查報告」往往是令人啼笑皆非的！

試想想看！府上的一切事情，外人是

否比閣下更爲清楚了解？

可以肯定的說一句：府上的一切只有

府上各人最清楚了解！

其實，經過所謂專家調查之後又怎樣？到頭來政府還是無須對市民負責，雖然市民們衣食住無不被他們從中課稅，但市民的生命財產從未獲得絲毫保障。

現在金太太找到了地盤的入口處，推



「她去找警察來。」林愛莉又問道：「這是怎麼一回事？」

「我也不知道，但可以推測得到的，就是在逃的人必然是兇手。」

「到底誰是勒索者？」

呂偉良問：「金太太認識這個被殺的人嗎？」

「不！我問過她了，她絕不認識此人。這麼看來，在逃的人可能是勒索者。那麼，這死者是誰？他何故被殺？」

「我以為這死者才是勒索者。」呂偉良說，「他像潘球一樣，死於貪心！」

林愛莉問：「你怎麼知道？」

「只是推測而已。」

下面傳來一陣人聲，跟住一陣雜亂步聲，有幾名警察和數個警察，衝了上來！獨是未見金太太，但呂偉良心裏已經明白了。

警察們用奇異的目光盯住呂林二人，戒備着說：「你們是什麼人？」

林愛莉道：「報警的人沒有告訴你們嗎？」

這時有個探目走前說道：「閣下可是呂俠士和林小姐？」

呂偉良知道夏探長許多下屬都見過他，即使未見過也聽過自己的名字，因此說道：「在下正是呂偉良，這裏出了命案，你們怎麼知道？」

呂偉良這麼問法，連林愛莉也猜不透他的意思，因為她剛才已對呂偉良說過，是金太太去找警察的。

探目說道：「我們剛巡邏這一帶半山區，突然接到總部的無線電通知，據說一位太太用電話報警，說這裏出了命案，我想一定是林小姐報案的。」

林愛莉正待否認，呂偉良爭先答道：「是的，我們剛駕車經過這裏，突然聽到一聲慘叫，進來查看時，發覺一名男子匆匆逃到後面山坡上去，我追了他一程，結果還是給他逃脫了。」

林愛莉回頭看看呂偉良，心裏開始明白了，他在為金太太掩飾！

警察們開始在現場偵查，武裝警員和二名探員到後面山坡去查看！

兇刀仍然插在一塊木板之上，血漬開始乾涸。

警察蹲在屍體旁邊，作初步偵查，一名警長開始折返警車上用無線電與總部連絡。

呂偉良和林愛莉站在一角，他們不知道這宗兇案是怎麼樣發生的，但憑金太太的簡述，相信勒索她的人要不是兇手之間是同道中人的話，便是兇手一直跟踪着勒索者。

林愛莉趁着這時候低聲問呂偉良：「為什麼不說出她的名字？」

「隱惡揚善是我國人的美德啊！」呂偉良苦笑了一下，「金太太既然不敢出面，顯然擔心影响到她丈夫的身上去。」

「你竟然幫着有錢人！」

「有錢人未必是個壞人。」

林愛莉道：「你以為他當選議員對市民有好處嗎？」

呂偉良道：「這是一項賭博，從他發表的競選演詞看，他當選對市民有益！」

「那不過是一張空頭支票。我從不相加胸前，不再說話了！」

汽車最後在金家門外停了下來！

呂偉良和林愛莉走到門前，按了門鈴，他們以為必須經過通傳，結果却出乎意外地，聽到那工人說：「太太吩咐過了，請二位到裏面坐吧！」

「果然是料事如神！」林愛莉道，「如果我們是警察，可不知她會不會如此大方呢？」

他們併肩入內，金太太果然候在客廳裏。

金太太看見他們進來，便急忙站起來說：「對不起，二位，我是迫不得已的，我想到你們一定會怪我，而且一定也會來找我！」

呂偉良說：「金先生呢？」

「他不在家。」金太太說，「這幾天來，他實在太忙了！」

林愛莉道：「你這一招金蟬退步要得好漂亮啊！有人為你省回十萬又十萬，但你還心不足，到頭來還要找替死鬼！」

「林小姐，這種事情，相信你們不會有什麼麻煩吧？」金太太說，「我只是不想讓我的丈夫找到藉口向他攻擊，除此之外並無惡意。」

「好了，別噙嘴了。」呂偉良說，「請把經過情形告訴我們吧！死者是誰？」

金太太說：「我也不知道，總之有人打電話到茶室找我，要我送錢到那地盤裏去。豈料我剛踏足入內，就聽到了一聲慘叫，嚇得我回頭走，最後遇見了你二位。就是這樣。」

這種信口式號的諾言！」

「等到他違反諾言時，我們再對付他未遲。」

呂偉良話還未說完，探目已由那邊走過來：「呂俠士，你認得那個在逃的兇手嗎？」

「如果抓到，相信我一定可以認得出。」呂偉良說，「當時我們相距不遠，兇刀是由他擲出的，要不是我手眼快擋開了，可能被他擲中。」

「據我估計，兇手可能是個有案底的人，抓到他只是遲早問題。」探目說，「因為我們已有人認出了死者的身份。」

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的精神都為之一振！

林愛莉急不及待地問道：「他是什麼人？」

「一名同事覺得死者很面善，說不定是罪犯。」探目又說，「然則，這可能是一宗黑社會自相殘殺的兇殺案件。」

「黑吃黑？」林愛莉差點兒就忍不住笑了出來，「我以為不會那麼簡單。」

探目說：「待指紋鑑別組派人來，很快就可以找出答案。因為照我估計，兇刀之上必有兇手的指紋，如果兇手果如所料，是個有案底的黑社會人物，相信他揮舞也難免！」

不久，大批警方人員開抵現場，夏探長的助手辛尼奉命前來調查。

呂偉良說謊說到底，始終未敢提及金太太的名字。

辛尼自然也相信了他的口供！

將近一點了……這是吃中飯的時間。

「你丈夫現在什麼地方？」呂偉良又問。

「今天上午我們通過電話。當時他在寫字樓，這時候可能出外吃飯了。」金太太說，「他說他今天會十分忙，因為競選已進入高潮，難免會有許多十分重要的應酬！」

呂偉良道：「有辦法找到他嗎？」

「相信要二時以後，待他的秘書吃過午飯之後返回辦公室時，也許會知道他在何處。」金太太看看腕表，又出奇地問：「為什麼你們一定要找他？」

「你以為你丈夫一直不知道有人向你勒索嗎？」呂偉良說。

金太太道：「他知道的，昨晚我已向他攤牌。」

「其實在此之前，他已經知道了。」呂偉良說，「只是他一直佯作不知而已。從今天這件事看，他一直派人跟踪和保護你。」

「你的意思可是……」金太太不安地瞪住呂偉良：「你以為他會殺人？」

「他派人對付你勒索的人！」呂偉良說道，「金太太，趁着警方還未干涉這件事之前，希望你對我們最好還是坦白一些。」

金太太嘆了一口氣：「我真的不知道應該怎樣說才好。但無論如何，我不相信我丈夫會那樣做！」

林愛莉插咀說道：「你不合作，對我們沒有損失，但可能會導致你丈夫身敗名裂！」

金太太雙眼一紅，又流出了眼淚來！

林愛莉提醒呂偉良：「阿生約好我們一道兒去吃午飯的。」

呂偉良乘機告退。

辛尼當然不會阻止他們離去，一則因為呂偉良是夏探長的好朋友，二則也由於他的名氣，他最近幾年來，總算與警方相當的合作，凡是須要他作供的，只要合情理，他從不拒絕！

就是憑了這些理由，呂偉良和林愛莉在向警方作過初步口供之後，便可以離開現場。

二人登上汽車，林愛莉就說道：「便宜了金太太，却難為了我們！」

「算了！反正我們與命案有緣，理多一宗與理少一宗並無多大分別。」呂偉良說，「但是，金子牛如果成為新聞人物，落選乃是意料中的事。」

「你真的變了！」林愛莉說，「過去專與警方作對，現在却處處助他們一臂之力。」

「也許是歹徒的力量太大，形成警方變為一個弱者；我的性格就是喜歡鋤強扶弱的。」

「過去你與有錢人過不去，現在反而助他們往上爬！」林愛莉說。

「我說過了，有錢人並非個個是壞人，只是有些人為富不仁，我看不過眼時，就要對付他！」

「好了，現在我們到那裏去？」

呂偉良說：「午飯吃不成了，我們要去探訪一下金太太！」

「我也這樣想，但是，阿生會怪我們失約的。」

呂偉良心有不忍，說道：「潘球到底是什麼人？」

「我的舊朋友，也可以說是前度劉郎。」金太太哽咽着說。

「你不够坦白，金太太。」呂偉良說，「我們查過了，潘球是剛坐完監出來的釋囚。」

「是的，但十多年前，我們確曾同居。」金太太說，「後來他因案入獄，出獄後不知怎的，會查出了我的下落。」

「這又有什麼奇怪？」林愛莉說，「你丈夫要競選議員，你夫婦的照片，不斷在報紙上刊登出來，除非潘球不識字不看報紙，否則，自然會知道你就是一位名流夫人！」

金太太道：「爲了我丈夫的前途着想，我實在不想這件事傳出去！」

「有些事情很難說得出口，所以我才希望由你自己說出來。」呂偉良說道。

林愛莉也在旁提示道：「我們熟悉黑道中人，結果給我們查出，潘球往日是一名黑社會打手！」

「是的。」金太太似乎還不大明白他們的用意，「以前我與他同居，也有被迫的成份在內。」

「金太太，我以為你最好不要轉彎抹角了，這樣只有妨礙我們去幫你。」呂偉良說，「這是七十年代，一個重婚婦人決不會受人歧視的；換句話說，即使外界知道你以前嫁過人，也不會成為問題的。對嗎？」

「嗯……」金太太那麼嫩的臉頰上又泛起了陣陣紅紅。

「你只不過憑表面上的觀察而已，也許他另有苦衷呢！」

呂偉良笑了笑：「我以為女人一定會幫着女人，但看來你有些例外！」

「告訴他也没有用，他跟你一樣，對有錢人印象不佳！但我有我的想法。」呂偉良說，「金子牛心中有什麼打算，我不清楚，也許他拼命向上爬，希望獲得某種榮銜之後，利用它來作非法勾當亦未可料。但是，金太太的做法令我感動！」

「令你感動？」林愛莉的內心泛起了陣酸味，「她有什麼令你感動？」

「我覺得她太愛她的丈夫，爲了讓金子牛登上議員寶座，她不惜犧牲一切。」

「你只不過憑表面上的觀察而已，也許她另有苦衷呢！」

呂偉良笑了笑：「我以為女人一定會幫着女人，但看來你有些例外！」

「告訴他也没有用，他跟你一樣，對有錢人印象不佳！但我有我的想法。」呂偉良說，「金子牛心中有什麼打算，我不清楚，也許他拼命向上爬，希望獲得某種榮銜之後，利用它來作非法勾當亦未可料。但是，金太太的做法令我感動！」

「令你感動？」林愛莉的內心泛起了陣酸味，「她有什麼令你感動？」

「我覺得她太愛她的丈夫，爲了讓金子牛登上議員寶座，她不惜犧牲一切。」

「你只不過憑表面上的觀察而已，也許她另有苦衷呢！」

呂偉良笑了笑：「我以為女人一定會幫着女人，但看來你有些例外！」

「告訴他也没有用，他跟你一樣，對有錢人印象不佳！但我有我的想法。」呂偉良說，「金子牛心中有什麼打算，我不清楚，也許他拼命向上爬，希望獲得某種榮銜之後，利用它來作非法勾當亦未可料。但是，金太太的做法令我感動！」

「令你感動？」林愛莉的內心泛起了陣酸味，「她有什麼令你感動？」

「我覺得她太愛她的丈夫，爲了讓金子牛登上議員寶座，她不惜犧牲一切。」

「你只不過憑表面上的觀察而已，也許她另有苦衷呢！」

呂偉良笑了笑：「我以為女人一定會幫着女人，但看來你有些例外！」

「告訴他也没有用，他跟你一樣，對有錢人印象不佳！但我有我的想法。」呂偉良說，「金子牛心中有什麼打算，我不清楚，也許他拼命向上爬，希望獲得某種榮銜之後，利用它來作非法勾當亦未可料。但是，金太太的做法令我感動！」

「令你感動？」林愛莉的內心泛起了陣酸味，「她有什麼令你感動？」

「我覺得她太愛她的丈夫，爲了讓金子牛登上議員寶座，她不惜犧牲一切。」

「你只不過憑表面上的觀察而已，也許她另有苦衷呢！」

呂偉良笑了笑：「我以為女人一定會幫着女人，但看來你有些例外！」

「告訴他也没有用，他跟你一樣，對有錢人印象不佳！但我有我的想法。」呂偉良說，「金子牛心中有什麼打算，我不清楚，也許他拼命向上爬，希望獲得某種榮銜之後，利用它來作非法勾當亦未可料。但是，金太太的做法令我感動！」

「令你感動？」林愛莉的內心泛起了陣酸味，「她有什麼令你感動？」

「我覺得她太愛她的丈夫，爲了讓金子牛登上議員寶座，她不惜犧牲一切。」

「你只不過憑表面上的觀察而已，也許她另有苦衷呢！」

呂偉良笑了笑：「我以為女人一定會幫着女人，但看來你有些例外！」

「告訴他也没有用，他跟你一樣，對有錢人印象不佳！但我有我的想法。」呂偉良說，「金子牛心中有什麼打算，我不清楚，也許他拼命向上爬，希望獲得某種榮銜之後，利用它來作非法勾當亦未可料。但是，金太太的做法令我感動！」

「令你感動？」林愛莉的內心泛起了陣酸味，「她有什麼令你感動？」

「我覺得她太愛她的丈夫，爲了讓金子牛登上議員寶座，她不惜犧牲一切。」

「你只不過憑表面上的觀察而已，也許她另有苦衷呢！」

呂偉良笑了笑：「我以為女人一定會幫着女人，但看來你有些例外！」

「告訴他也没有用，他跟你一樣，對有錢人印象不佳！但我有我的想法。」呂偉良說，「金子牛心中有什麼打算，我不清楚，也許他拼命向上爬，希望獲得某種榮銜之後，利用它來作非法勾當亦未可料。但是，金太太的做法令我感動！」

「令你感動？」林愛莉的內心泛起了陣酸味，「她有什麼令你感動？」

「我覺得她太愛她的丈夫，爲了讓金子牛登上議員寶座，她不惜犧牲一切。」

「你只不過憑表面上的觀察而已，也許她另有苦衷呢！」

呂偉良笑了笑：「我以為女人一定會幫着女人，但看來你有些例外！」

「告訴他也没有用，他跟你一樣，對有錢人印象不佳！但我有我的想法。」呂偉良說，「金子牛心中有什麼打算，我不清楚，也許他拼命向上爬，希望獲得某種榮銜之後，利用它來作非法勾當亦未可料。但是，金太太的做法令我感動！」

「令你感動？」林愛莉的內心泛起了陣酸味，「她有什麼令你感動？」

「我覺得她太愛她的丈夫，爲了讓金子牛登上議員寶座，她不惜犧牲一切。」

「你只不過憑表面上的觀察而已，也許她另有苦衷呢！」

呂偉良笑了笑：「我以為女人一定會幫着女人，但看來你有些例外！」

「告訴他也没有用，他跟你一樣，對有錢人印象不佳！但我有我的想法。」呂偉良說，「金子牛心中有什麼打算，我不清楚，也許他拼命向上爬，希望獲得某種榮銜之後，利用它來作非法勾當亦未可料。但是，金太太的做法令我感動！」

「令你感動？」林愛莉的內心泛起了陣酸味，「她有什麼令你感動？」

「我覺得她太愛她的丈夫，爲了讓金子牛登上議員寶座，她不惜犧牲一切。」

「你只不過憑表面上的觀察而已，也許她另有苦衷呢！」

呂偉良笑了笑：「我以為女人一定會幫着女人，但看來你有些例外！」

「告訴他也没有用，他跟你一樣，對有錢人印象不佳！但我有我的想法。」呂偉良說，「金子牛心中有什麼打算，我不清楚，也許他拼命向上爬，希望獲得某種榮銜之後，利用它來作非法勾當亦未可料。但是，金太太的做法令我感動！」

「令你感動？」林愛莉的內心泛起了陣酸味，「她有什麼令你感動？」

「我覺得她太愛她的丈夫，爲了讓金子牛登上議員寶座，她不惜犧牲一切。」

「你只不過憑表面上的觀察而已，也許她另有苦衷呢！」

呂偉良笑了笑：「我以為女人一定會幫着女人，但看來你有些例外！」

「告訴他也没有用，他跟你一樣，對有錢人印象不佳！但我有我的想法。」呂偉良說，「金子牛心中有什麼打算，我不清楚，也許他拼命向上爬，希望獲得某種榮銜之後，利用它來作非法勾當亦未可料。但是，金太太的做法令我感動！」

「令你感動？」林愛莉的內心泛起了陣酸味，「她有什麼令你感動？」

「我覺得她太愛她的丈夫，爲了讓金子牛登上議員寶座，她不惜犧牲一切。」

「你只不過憑表面上的觀察而已，也許她另有苦衷呢！」

呂偉良笑了笑：「我以為女人一定會幫着女人，但看來你有些例外！」

「告訴他也没有用，他跟你一樣，對有錢人印象不佳！但我有我的想法。」呂偉良說，「金子牛心中有什麼打算，我不清楚，也許他拼命向上爬，希望獲得某種榮銜之後，利用它來作非法勾當亦未可料。但是，金太太的做法令我感動！」

「令你感動？」林愛莉的內心泛起了陣酸味，「她有什麼令你感動？」

「我覺得她太愛她的丈夫，爲了讓金子牛登上議員寶座，她不惜犧牲一切。」

「你只不過憑表面上的觀察而已，也許她另有苦衷呢！」

呂偉良笑了笑：「我以為女人一定會幫着女人，但看來你有些例外！」

「告訴他也没有用，他跟你一樣，對有錢人印象不佳！但我有我的想法。」呂偉良說，「金子牛心中有什麼打算，我不清楚，也許他拼命向上爬，希望獲得某種榮銜之後，利用它來作非法勾當亦未可料。但是，金太太的做法令我感動！」

「令你感動？」林愛莉的內心泛起了陣酸味，「她有什麼令你感動？」

「我覺得她太愛她的丈夫，爲了讓金子牛登上議員寶座，她不惜犧牲一切。」

「你只不過憑表面上的觀察而已，也許她另有苦衷呢！」

呂偉良笑了笑：「我以為女人一定會幫着女人，但看來你有些例外！」

「告訴他也没有用，他跟你一樣，對有錢人印象不佳！但我有我的想法。」呂偉良說，「金子牛心中有什麼打算，我不清楚，也許他拼命向上爬，希望獲得某種榮銜之後，利用它來作非法勾當亦未可料。但是，金太太的做法令我感動！」

「令你感動？」林愛莉的內心泛起了陣酸味，「她有什麼令你感動？」

「我覺得她太愛她的丈夫，爲了讓金子牛登上議員寶座，她不惜犧牲一切。」

「你只不過憑表面上的觀察而已，也許她另有苦衷呢！」

呂偉良笑了笑：「我以為女人一定會幫着女人，但看來你有些例外！」

「告訴他也没有用，他跟你一樣，對有錢人印象不佳！但我有我的想法。」呂偉良說，「金子牛心中有什麼打算，我不清楚，也許他拼命向上爬，希望獲得某種榮銜之後，利用它來作非法勾當亦未可料。但是，金太太的做法令我感動！」

「令你感動？」林愛莉的內心泛起了陣酸味，「她有什麼令你感動？」

「我覺得她太愛她的丈夫，爲了讓金子牛登上議員寶座，她不惜犧牲一切。」

「你只不過憑表面上的觀察而已，也許她另有苦衷呢！」

呂偉良笑了笑：「我以為女人一定會幫着女人，但看來你有些例外！」

「告訴他也没有用，他跟你一樣，對有錢人印象不佳！但我有我的想法。」呂偉良說，「金子牛心中有什麼打算，我不清楚，也許他拼命向上爬，希望獲得某種榮銜之後，利用它來作非法勾當亦未可料。但是，金太太的做法令我感動！」

「令你感動？」林愛莉的內心泛起了陣酸味，「她有什麼令你感動？」

「我覺得她太愛她的丈夫，爲了讓金子牛登上議員寶座，她不惜犧牲一切。」

「你只不過憑表面上的觀察而已，也許她另有苦衷呢！」

呂偉良笑了笑：「我以為女人一定會幫着女人，但看來你有些例外！」

「告訴他也没有用，他跟你一樣，對有錢人印象不佳！但我有我的想法。」呂偉良說，「金子牛心中有什麼打算，我不清楚，也許他拼命向上爬，希望獲得某種榮銜之後，利用它來作非法勾當亦未可料。但是，金太太的做法令我感動！」

「令你感動？」林愛莉的內心泛起了陣酸味，「她有什麼令你感動？」

「我覺得她太愛她的丈夫，爲了讓金子牛登上議員寶座，她不惜犧牲一切。」

「你只不過憑表面上的觀察而已，也許她另有苦衷呢！」

呂偉良笑了笑：「我以為女人一定會幫着女人，但看來你有些例外！」

「告訴他也没有用，他跟你一樣，對有錢人印象不佳！但我有我的想法。」呂偉良說，「金子牛心中有什麼打算，我不清楚，也許他拼命向上爬，希望獲得某種榮銜之後，利用它來作非法勾當亦未可料。但是，金太太的做法令我感動！」

「令你感動？」林愛莉的內心泛起了陣酸味，「她有什麼令你感動？」

「我覺得她太愛她的丈夫，爲了讓金子牛登上議員寶座，她不惜犧牲一切。」

「你只不過憑表面上的觀察而已，也許她另有苦衷呢！」

呂偉良笑了笑：「我以為女人一定會幫着女人，但看來你有些例外！」

「告訴他也没有用，他跟你一樣，對有錢人印象不佳！但我有我的想法。」呂偉良說，「金子牛心中有什麼打算，我不清楚，也許他拼命向上爬，希望獲得某種榮銜之後，利用它來作非法勾當亦未可料。但是，金太太的做法令我感動！」

「令你感動？」林愛莉的內心泛起了陣酸味，「她有什麼令你感動？」

「我覺得她太愛她的丈夫，爲了讓金子牛登上議員寶座，她不惜犧牲一切。」

「你只不過憑表面上的觀察而已，也許她另有苦衷呢！」

呂偉良笑了笑：「我以為女人一定會幫着女人，但看來你有些例外！」

「告訴他也没有用，他跟你一樣，對有錢人印象不佳！但我有我的想法。」呂偉良說，「金子牛心中有什麼打算，我不清楚，也許他拼命向上爬，希望獲得某種榮銜之後，利用它來作非法勾當亦未可料。但是，金太太的做法令我感動！」

「令你感動？」林愛莉的內心泛起了陣酸味，「她有什麼令你感動？」

「我覺得她太愛她的丈夫，爲了讓金子牛登上議員寶座，她不惜犧牲一切。」

「你只不過憑表面上的觀察而已，也許她另有苦衷呢！」

呂偉良笑了笑：「我以為女人一定會幫着女人，但看來你有些例外！」

「告訴他也没有用，他跟你一樣，對有錢人印象不佳！但我有我的想法。」呂偉良說，「金子牛心中有什麼打算，我不清楚，也許他拼命向上爬，希望獲得某種榮銜之後，利用它來作非法勾當亦未可料。但是，金太太的做法令我感動！」

「令你感動？」林愛莉的內心



林愛莉忍不住進一步說：「據我們調查所得，潘球有個綽號叫『白潘』，他英俊瀟灑，許多少女當年都爲他而顛倒，他也來者不拒，可惜上了手之後，潘球就把她們送到妓寨去！」

呂偉良道：「本地妓女集團把潘球這一類小白臉，稱作『姑爺仔』，職責就是引誘少女墮落，成爲黑社會的搖錢樹。」

金太太從尷尬中冷靜下來，她呆若木雞，像是一切已決定下來，無須再恐懼了。現在她須要的，只是集中勇氣，把事實真相說出來！

金太太喃喃地說：「你們真有本領，看來我的隱瞞已屬多餘了。」

林愛莉道：「由你口中說出，總好過我們直白！」

金太太深深地嘆了一口氣，說道：「我的出身實在見不得光，我是個妓女！」

呂偉良看見她垂下頭來，流着眼淚，心裏也有些難過。

林愛莉同情地說：「職業無分貴賤，何況我們也明白到你當時可能爲環境所迫呢！」

金太太泣着說：「我一直在爲自己慶幸，因爲許多像我一樣墮落的女人，她們永無翻身之日，我是萬中無一的幸運兒；我不但倖倖地擺脫了他們，還找到一個這麼好的丈夫。我說我丈夫好，並不是因爲他有錢，而是因爲他愛我！」

呂偉良道：「然則，勒索你的人，除了潘球之外，可能還有你昔日的舊朋友，他們可能是集團中的人，也可能是知道你歷史的人。你想想看，還有誰與死者潘球

最爲親密？」

金太太說：「自從潘球與人打架鬧出了命案之後，他們那個集團解散了。未落網的打手們逃得不知下落，我也倖倖逃出火坑。但是據我所知，潘球是最先出獄的一個，其餘二名打手罪名較重，入獄年期也長，他們至今還在獄中。」

「你見過地盤中的死者嗎？」呂偉良問。

金太太點點頭：「林小姐帶我上二樓看過他，他死得可怖！」

「認識他嗎？」呂偉良又問。

「不！我從來未見過他！」金太太說，「他到底是打電話給我的人呢，還是地盤的看更？」

林愛莉道：「據我們所知，地盤停工多時，早已沒有人看守。據偵探們說，他可能是一名罪犯，但不能證明是否就是他打電話勒索你。」

金太太道：「然則，誰殺了他？」

「相信你丈夫一定比我們清楚！」林愛莉說，「看來，你可以打電話到寫字樓去查問一下，看看在什麼地方，可以找到他！」

金太太道：「我絕對相信我丈夫，他無論如何不會做出這種事來。」

「但是……」呂偉良剛要說下去！

門外走進一個人來，不但把他嚇呆了，因爲進來的並非別人，正是這間屋的男主人金子牛。

完全不知道，他可能一早就候在門外。

現在四個人都呆了一陣！

最驚惶不安的還是金太太，她渾身在震抖，咀嚼在跳動，淚盈於眶，像個待處決的死囚！

呂偉良忍不住問道：「你什麼時候回來的？」

金子牛沉吟道：「好一會兒了。你們不是說，要找我嗎？」

「是的。」呂偉良說，「你也許會明白，我們找你是爲了什麼吧？」

「你們以爲我知得最多，其實我什麼都不知道，起碼在今天之前我不知道！」金子牛的表情呆滯，他瞪住他的妻子，沒有人知道他的內心這時候到底在想着一什麼。

他的妻子避開他的目光，感到極端不安！

呂偉良道：「潘球死了，我們想知道你的意見。」

「我沒有意見。」金子牛木無表情地說，「我沒有認識過潘球此人，也沒有買兇殺他，你們的想法完全錯了。在今天之前，我不知道潘球此人的真正身份，多得二位揭發……」

金太太再也按捺不住那股驚惶、慚愧與不安的情緒，掩面痛哭，拔足飛奔進房間裏去了！

金子牛說了一句：「失陪了，二位。」便跟進房間裏去！

林愛莉擔心地說：「金子牛可能會殺死他的妻子，我們要不要進去看看？」

「我覺得，他們是真心相愛的一對，

金子牛大概會原諒她的。」呂偉良說道，「我們這時候進去，只有妨礙他們和好如初。」

「這件事到底是怎樣搞的？」林愛莉嘆氣說：「金太太是否值得我們同情？」

「表面看來的確值得我們同情，她是個決心改過的女子，無論她過去是自甘墮落或者被迫的，她總有值得諒解和同情的地方。」呂偉良說，「但是，真相未大白之前，一切都似乎言之過早了！」

「你似乎在懷疑她才是真兇！」

「當然她不會親自動手。」

林愛莉道：「如果她買兇去殺人，又何必通知我們到半山去？」

「那可可能是洗脫嫌疑的手法之一。」

呂偉良說，「但無論如何，我們必須先了解地盤內的死者到底是誰。」

「那麼，我們走吧！」

「主人不在，似乎不合規矩！」

話猶未完，金子牛正由房間裏出來！

金子牛抱歉地說道：「對不起啊，兩位。」

林愛莉立刻插口問道：「尊夫人怎麼樣了？」

金子牛說道：「她休息片刻，就會沒事。」

「你會原諒她嗎？」林愛莉擔心地問道。

「當然，我是真心愛她的，不管她過去做過一些什麼事情我也會原諒她！」金子牛又說道：「其實這件事讓我知道了一部真相，總比胡亂地去猜測更好。不過，既然先後發生二宗命案，我真擔心可能影

笑了笑，「辛尼回來對我說，地盤中的命案是你們發現的。」

呂偉良道：「是的，命中註定要惹麻煩，有時真的沒有辦法可以避免的。」

林愛莉急不及待地問：「死者的身份查到了麼？」

「是一名出獄才不久的犯人。」夏維維說，「他叫高景，曾服過十年的刑期，想不到出獄才不久，竟被人殺死。」

「兇刀上的指紋呢？」呂偉良問：「血型驗過了沒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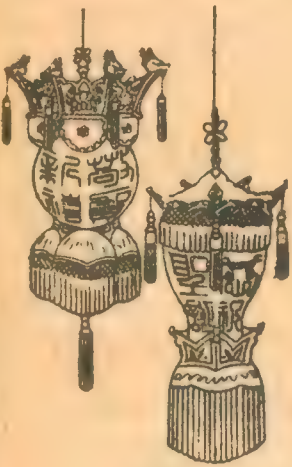
「指紋和血型正送去化驗，相信不久會有結果。」夏維維道：「辛尼說你目睹一男子逃去，他可能是殺人兇手。是不？」

「是的，假如證實兇刀上的血型與死者相同，那麼，在逃的人當然是兇手。其實這只是法理上的驗證，以我當時在場目睹的情形，那男子當然就是殺人者。」

呂偉良說，夏維維這時由案頭上取出一疊文件，遞過來給呂偉良，說道：「請你幫幫忙，這些有過犯罪記錄的人，可能就是你們見過的兇手！」

呂偉良苦笑道：「這個都市犯罪率日益高漲，罪犯多如牛毛，要我逐一辨認，相信一定看得我頭昏腦脹，也未必找到他的尊容。倒不如讓我用辨認人的方法更來得簡單。」

夏維維道：「我們不會愚蠢到要你辨認全部罪犯的照片，我們只是根據你口中說出的人，他的身形、身高、年紀和樣貌相似，提出檔案中近似的罪犯照片，讓你先辨認一下，如果能輕易找出來，比較辨認方法來得更簡單的呢！」（下期續完）



新禧  
賀

武俠世界出版社  
同人鞠躬

呂偉良對阿生說：「我們現在就要到警局裏去。」

阿生在警局裏會晤了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

夏維維長剛好着，招呼他們三人到探長辦公室裏去。

「你們真的與命案有緣！」夏維



# 俠魂碑

(下)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皇甫華尋獲慈母及學生弟，施展浩氣神功，為雙腿纏繞多年的母親打通經脈，凌素心痼疾痊癒，為一雙孿生兒子談述往事：黃虎臣與凌素心結婚後，靜極思動，拋下嬌妻愛兒，遊俠江湖，俠名遠播，正當他清靜日隆之際，絕想不到會有暗戀凌素心美色的桐柏八雄老二毒劍歐陽不台施展陰謀，暗害於他。那日，當黃虎臣遊踪抵達歐州，黃綠獲識黑衣女俠尤馨兒，被她邀返家中，尤馨兒施展素手鎖心迷魂術將黃虎臣迷倒，進她的溫柔陷阱中而不自覺，當然，這只不過是歐陽不台所使的美人計。

## 了却血仇恨 贏得千古名

黃虎臣的英俊瀟灑，和魁梧結實的體格，早已使她心花兒朵朵開，她的面首雖然多得無法計算，却沒有一個能和黃虎臣比擬，所以她雖以「素女鎖心迷魂術」擄獲了黃虎臣，並不希望圖吞棗般見面就上床肉搏，她欲慢慢咀嚼慢慢品嚐，盡情的享受一番。

儘管黃虎臣此時已怒火如焚，但因心靈受了控制，一切都是以尤馨兒的意志為主，而尤馨兒此刻正在全心的享受著愛的撫摸和挑逗，對於真槍真刀反而並不顯得那麼躁急。

男女間的性關係是極自然不過的了，祇要是生理正常的人，便知道如何進行性行為，何況黃虎臣已是有室家的人，自然更不陌生，不過此刻比較狂野而已。

黃虎臣也早已呼吸急促，雙目盡赤，尤馨兒那條短得不能再短的短褲，亦已被他製成片片，他的手已毫無阻攔的侵入到女人的禁區。

說也奇怪，酒應該是助興的和亂性，

但尤馨兒每當黃虎臣無法克制時，便哺他一口酒，就像是在烈火頭上澆盆水似地，居然能將他的慾火壓制片刻。

窗上已透進魚肚白的曙色，而她的享受也顯然到了飽和點，需要疏洩了，於是熱練的為黃虎臣除去了身上所有的束縛，於是……

一幌十餘天，黃虎臣雖然身體健壯，但究竟不是鋼打的金鋼，鐵鑄的羅漢，每天在尤馨兒和青兒兩主婢貪得無厭的狀伐下，已把身子掏得虛虛的，完全失去了原有神采。

這天，尤馨兒接到了歐陽不台的指示，入晚時分，她們主婢便刻意裝扮起來，當然衣服越穿得少越好，尤馨兒身上除了那襲透明長襖，裏面未加半根紗，高聳的胸脯可一覽無遺，青兒上身，僅繫了個大紅兜肚，下面是一條貼肉的短褲，也是形同半裸。

房間裏紅燭高燒，小型圓桌上擺着幾

終於勞燕分飛，黃虎臣很痛苦的帶着一雙學生孩子的大黃小華，當時便離開了小雁蕩，不知所終。

皇甫華，不！現在應該稱他為黃小華了，緩緩地道：「娘，自孩兒解事以來，爹除了採購日常用品，就未見他老人家離開過三角山一步，這些年來，每天不是長吁短嘆，便是藉酒澆愁，從未見他老人家有過一次笑臉……」

「孩子，娘體會得出來。」凌素心幽幽嘆道：「你爹是個俯仰無愧的好人，只是機心不夠，才着了人家的道兒，其實，唉！娘還不也是一樣，而且還連累了你們的外祖父母，遭受到惡徒的偷襲，使娘抱憾終生！」

說到這裏，已是淚濕衣襟，哽咽不能成聲了。

黃小華道：「娘，您先歇會兒吧。」

凌素心使激動的情緒平靜，然後沉聲道：「如今大仇當前，娘一定要先將這筆血債的前因後果告訴你們，這樣才能理直氣壯，不怕少林和武當的干預了！」

黃小華和凌素心都只靜靜的聽着，誰也沒有插嘴。

凌素心默然片刻，臉上忽然籠上一層寒霜，恨聲說道：「不料黃虎臣離開小雁蕩還不到一個月，惡賊歐陽不台便露出了狐狸尾巴，央請他們桐柏八雄中的老大『笑面無常』何曉春來小雁蕩說媒，『百草先生』素惡桐柏八雄的行爲，何況女兒已經出嫁，是黃家的人了，小夫妻雖然發生口角，暫時分開，但並非離異，非無彌補，何曉春竟毫無人性。地前來厚顏求婚，

自然更激起『百草先生』的反感，當即聲色俱厲的將何曉春狠教訓了一頓。

「何曉春這『笑面無常』的綽號的確有些道理，他雖被『百草先生』狠教訓了一頓，居然能毫不動聲色的容忍下來，而且還陪着笑臉謝罪不迭。

「這以後，『百草先生』為防桐柏八雄的報復，曾採取一些嚴密防範的措施，但時間一幌半年，居然風平浪靜，戒備也漸漸鬆懈下來。

「那是一個月黑風高晚上，桐柏八雄竟然用了個惡毒的絕戶辦法，在『百草先生』住的茅舍四週，堆滿了枯枝茅草等易燃之物，並在上面澆飽桐油，外層還埋伏數十張強弓硬弩，這種險佈置，饒是『百草先生』夫婦和愛女凌素心武功超人，也絕無倖免之理。

「約莫是子末丑初光景，桐柏八雄便將四週的枯枝茅草引燃，而且還將數十支火把，藉硬弩射向茅屋，登時風助火威，利那間已是烈燄冲天，數十丈方圓內，完全成了一片火海。

「『百草先生』夫婦和凌素心曾硬往外衝，但均被密如飛蝗的箭矢逼了回去。

「這時他們的茅草房子也已『劈劈拍拍』的燃燒起來，『百草先生』反而冷靜下來，望着凌素心道：『孩子，咱們已陷身絕境，爹和娘都已花甲之年，死不為天，凌家的香烟，要靠飛兒延續，現在爹和娘給妳開道，希望妳們母子能倖存逃過這劫難！」

「話完，向他老伴一打手勢，又向門外衝去，兩支劍如猛虎出柙般，密如連珠

上面，還趕快去收拾收拾！」

臨行時，尤馨兒在黃虎臣臉上捏了一把，嬌笑道：「寶貝，如果你在後半段戲裏面沒有倒下去，希望咱們還有再見面的機會。」

說完，順手為黃虎臣解去了「素女鎖心大法」，一擰腰，和青兒雙雙自窗口竄了出去，消失在沉沉夜色裏。

黃虎臣精神仍然有點恍惚惚惚的感覺，像大夢初醒一般，頭暈暈陶陶的，四肢軟綿綿的，似乎渾身都不對勁。

二女臨走時，並未留下燈火，黑暗包圍着他，使他不知身在何處。

他在原地站了很大一會兒，神智慢慢的清醒了，一些飄忽的記憶，也慢慢的在腦海裏定型……驀地大叫聲：「不好！」

急忙摸索着點燃了桌上的紅燭，幸喜他的衣履和兵刃都在，匆匆結束停當，也顧不得調息，便勉納一口丹田真氣，飛身離開了這間使他沉淪十餘日的罪惡淵藪。

黃虎臣經過的這段粉紅色魔劫，凌素心祇是從投書人的書信中得知梗概，當然她去捉姦時，也看到了一幕使她面紅心跳的醜劇，而且還賞了姦夫淫婦三粒鐵蓮子，但這時在孩子面前，她只能很含蓄的簡單敘述。

「娘，後來呢？」凌素心已覺出事態的嚴重，急不及待的問。

皇甫華這時雙手送上一杯熱茶，凌素心接過飲了一口，又微微嘆了口氣道：「黃虎臣連夜趕回小雁蕩，想解釋這場誤會，可是凌素心是親目所親，芳心已碎，任何解釋都是多餘，於是這一對恩愛夫妻，

碟精緻的下酒菜，黃虎臣僅穿一套內衣褲，尤馨兒緊緊偎在他的懷裏，黃虎臣一手摟着她的纖腰，另一手却伸進透明長襖裏上下活動，有時搔着她的癢處，便拚命的扭動着蛇腰，發出淫蕩的笑聲。

驀地，窗外傳來一聲嬌叱道：「無耻的東西，照打！」三點寒星，分襲三人的致命重穴。

尤馨兒和青兒早有防備，聞聲抱着黃虎臣往地下一倒，青兒且順手滅了桌上那支高燒紅燭。

過了一會兒，窗外聲息寂然，尤馨兒低聲道：「大概已將他老婆氣走了，青兒，妳從後面繞過去看看。」

很快窗外便傳了青兒聲音：「小姐，她果然已經氣走，咱們這幕戲總算演成功了！」

尤馨兒和黃虎臣也從地上站了起來，並重又點燃了桌上紅燭，尤馨兒意興闌珊的道：「咱們這一段演完了，咱們也該走了。青兒，快收拾吧！」

青兒從窗口縱進房內，斜睨着黃虎臣，一副依依不捨的樣子：「小姐，天都這麼晚了，明天走不行嗎？」

「咱們的任務已經完成了，今晚走，人不知，鬼不覺。」尤馨兒笑笑道：「妳這丫頭是否意猶未盡，還想來一頓臨去晚餐？」

青兒被說得有點不好意思的微笑着點了點頭。

尤馨兒這時端出了主人的威嚴，沉着臉道：「不行！凡事要注意情況，適可而止，像妳這樣貪食，將來一定會葬送在這

點頭。

青兒被說得有點不好意思的微笑着點了點頭。

尤馨兒這時端出了主人的威嚴，沉着臉道：「不行！凡事要注意情況，適可而止，像妳這樣貪食，將來一定會葬送在這

點頭。

青兒被說得有點不好意思的微笑着點了點頭。

尤馨兒這時端出了主人的威嚴，沉着臉道：「不行！凡事要注意情況，適可而止，像妳這樣貪食，將來一定會葬送在這



的箭矢，紛紛被劍破飛。  
凌素心緊緊跟在後面，長劍也舞起一幢光網，不僅要護着自己，而且還要護着背上揹着的凌飛。  
「漸漸地，『百草先生』夫婦已逼近那團烈燄沖空的火牆，不但灼得他們肌膚生痛，尤其是那強烈刺眼的火光，使得他們雙目難睜。驀地，『百草先生』發出一聲悶哼，一支勁矢貫穿了他的右肩，他手中長劍驟然一緩，如蝗的無情勁矢，登時集一身，倒地死去。他老伴兒見他死得如此慘慘，心如刀絞，一個疏神，也被一支利矢射中左腿。」

「凌素心見爹慘死，母親又已負重傷，心裏真是又悲，又急，又怒，不過她知道自己的責任太重，凌家的香烟，和這筆血海深仇，都放在自己的兩肩上，所以她儘量使自己的頭腦冷靜。  
「她的一身武學雖得自爹娘的傳授，但招式已更見洗鍊，火候亦愈形深厚，這時見娘負傷，劍兒一展，便將她娘也一併籠罩在光幢裏面。  
敵人似乎有不完不完的箭矢，凌素心再強，終為先天體質所限，何況她背上，還揹了個凌飛。  
「烈燄的烘烘，早已使她汗透重衫，不到一盞熱茶光景，已是體力不繼，嬌喘吁吁了。  
「正在這千鈞一髮當兒，突然傳來幾聲悶哼，接着一條黑影衝空而起，越過三四丈寬和三四丈高的一道火牆，輕飄飄的落在凌素心身側，手中長尾雲帶揮洒間，射來的連珠勁矢，悉被捲飛回去，喝道：

「小施主，還不趕快突圍！」  
「凌素心見是個髮白如銀的繡衣老尼，當時也無暇多說，急道：『師太，請救我娘！』  
「『妳能不能飛越這道火牆？』  
「『弟子當勉力以赴！』  
「『好，貧尼給妳開路！』說完，將凌素心的娘攙起，一式『孤鶴沖空』，越出了火牆。  
「凌素心見娘已脫困，心情一寬也猛提一口丹田真氣，縱身而起，她身在空中，幾十支勁矢追跡而至，尤其是由而上，她手中長劍就有點感到短促汲汲，無法應付了，幸繡衣老尼及時撒出一掌半尼珠，將大部份勁矢擊飛，凌素心才驚險萬分的逃了一切，安然縱落繡衣老尼身側。  
「前面敵人，均被貧尼制服，小施主快走，貧尼給妳斷後。」  
「師太，裏面還有家父遺體……」  
「先脫困要緊，令尊遺體祇有稍後再來料理了！」  
「凌素心終於在繡衣老尼的護衛下，擺脫了桐柏八雄的追殺，而且也投入繡衣老尼——心如師太的門牆……」

凌素心的胸衣，已被淚水染濕了一大片，聲音雖然顫抖得很厲害，但並沒有稍歇的意思，他呷了一口茶，又繼續說道：「心如師太將凌素心的娘和孩子安頓在一個極為隱蔽的地方，過了三天，才帶着凌素心去安葬了『百草先生』遺體。  
「從此以後，凌素心便追隨她恩師心如師太修習佛門上乘絕學。但不幸她娘因憐夫慘死，終日悶悶鬱鬱的，第二年便一病不起，也棄她母子而去……」

「娘，以後的孩兒都知道了。」凌飛插口道：「當年夜襲小雁蕩，當然可能是桐柏八雄的報復，但娘並未抓住證據，只是想當然耳，怎能硬確定是他們幹呢？」  
「孩子，你難道忘了在秋雪庵閉關苦修的悔心師太？」  
「這與悔心師太有什麼關係？」  
「悔心師太便是當年以『素女鎖心大法』迷惑你爹的那個女人呀！凌素心道：『後來不知怎的突然看破紅塵，剪去三千煩惱絲，並且輾轉的找到為娘，並告知一切前因後果，如有需要，她還願意出面指證呢。』  
黃小華道：「娘，事實既已完全明朗，就不用再遲疑了，華兒和飛弟今夜就去將兩個惡賊剖心瀝血，以冀外祖父在天之靈！」  
凌素心搖頭嘆道：「孩子，這報仇之事千萬魯莽不得，如今已時移勢易，對咱們很不利，咱們應該想個萬全的對策，才能順利達到報仇的希望！」  
凌飛接口道：「現在與過去有什麼不同？娘說『如今已時移勢易，對咱們很不利。』孩兒實在不解原因何在，還請娘教訓。」  
凌素心慈諷的笑了笑，以緩和母子間爭執的氣氛，然後說道：「娘便硬了十餘年的雙腿，已康復十多天了，而且因禍得福通暢了局限武功境界的生死玄關……」  
黃小華和凌飛驚喜萬分的笑道：「是真的呀！娘，孩兒恭喜妳老人家了！」  
凌素心平靜的道：「這得歸功於華兒

「凌素心見娘已脫困，心情一寬也猛提一口丹田真氣，縱身而起，她身在空中，幾十支勁矢追跡而至，尤其是由而上，她手中長劍就有點感到短促汲汲，無法應付了，幸繡衣老尼及時撒出一掌半尼珠，將大部份勁矢擊飛，凌素心才驚險萬分的逃了一切，安然縱落繡衣老尼身側。  
「前面敵人，均被貧尼制服，小施主快走，貧尼給妳斷後。」  
「師太，裏面還有家父遺體……」  
「先脫困要緊，令尊遺體祇有稍後再來料理了！」  
「凌素心終於在繡衣老尼的護衛下，擺脫了桐柏八雄的追殺，而且也投入繡衣老尼——心如師太的門牆……」

未言謝呢，何況這件事還關係地方上的安寧，楚某怎能置身事外！」  
「那就偏勞楚兄了！」  
「好主意！」凌素心欣然道：「丐幫勢力，遍及到每個角落，如果他們肯幫助咱們，一定很快就可以抓到歐陽不他們為惡的證據了。祇是——咱們和丐幫素無淵源，人家是否能施援手呢？」  
凌飛含笑接口道：「這個娘請放心，華哥和他們丐幫中一位名叫楚靈的總巡察，交情很好，而且孩兒也曾救過他一命，此人極富正義感，如果華哥告知原委，請他幫忙，孩兒相信他一定會滿口答應。」  
「但願如此！」凌素心突然拿起筷子，挾了一塊雞脯含笑道：「咱們娘兒們只顧談話去了，連桌上的酒菜都忘了動用，先吃吧！」  
x x x  
月華皎潔，夜涼如水。  
黃小華和楚靈席地對坐在巖寒巖頂，這裏視野極為遼闊，談話很是方便。  
黃小華先簡畧的說明了自己的身世，然後將他們母子所擬的計劃詳細告知，楚靈登時義形於色地拍胸脯道：「皇甫老弟，不！現在應稱呼你黃老弟了，這件事你交給楚某辦，決不會讓你老弟失望，多則半月，少則十天，楚某一定有以報命！」  
「如此就先謝謝楚兄了。」  
「令弟對楚某曾有救命之恩，楚某尚

病不起，也棄她母子而去……」  
「娘，以後的孩兒都知道了。」凌飛插口道：「當年夜襲小雁蕩，當然可能是桐柏八雄的報復，但娘並未抓住證據，只是想當然耳，怎能硬確定是他們幹呢？」  
「孩子，你難道忘了在秋雪庵閉關苦修的悔心師太？」  
「這與悔心師太有什麼關係？」  
「悔心師太便是當年以『素女鎖心大法』迷惑你爹的那個女人呀！凌素心道：『後來不知怎的突然看破紅塵，剪去三千煩惱絲，並且輾轉的找到為娘，並告知一切前因後果，如有需要，她還願意出面指證呢。』  
黃小華道：「娘，事實既已完全明朗，就不用再遲疑了，華兒和飛弟今夜就去將兩個惡賊剖心瀝血，以冀外祖父在天之靈！」  
凌素心搖頭嘆道：「孩子，這報仇之事千萬魯莽不得，如今已時移勢易，對咱們很不利，咱們應該想個萬全的對策，才能順利達到報仇的希望！」  
凌飛接口道：「現在與過去有什麼不同？娘說『如今已時移勢易，對咱們很不利。』孩兒實在不解原因何在，還請娘教訓。」  
凌素心慈諷的笑了笑，以緩和母子間爭執的氣氛，然後說道：「娘便硬了十餘年的雙腿，已康復十多天了，而且因禍得福通暢了局限武功境界的生死玄關……」  
黃小華和凌飛驚喜萬分的笑道：「是真的呀！娘，孩兒恭喜妳老人家了！」  
凌素心平靜的道：「這得歸功於華兒

「凌素心慈諷的笑了笑，以緩和母子間爭執的氣氛，然後說道：「娘便硬了十餘年的雙腿，已康復十多天了，而且因禍得福通暢了局限武功境界的生死玄關……」  
黃小華和凌飛驚喜萬分的笑道：「是真的呀！娘，孩兒恭喜妳老人家了！」  
凌素心平靜的道：「這得歸功於華兒

「凌素心慈諷的笑了笑，以緩和母子間爭執的氣氛，然後說道：「娘便硬了十餘年的雙腿，已康復十多天了，而且因禍得福通暢了局限武功境界的生死玄關……」  
黃小華和凌飛驚喜萬分的笑道：「是真的呀！娘，孩兒恭喜妳老人家了！」  
凌素心平靜的道：「這得歸功於華兒

「凌素心慈諷的笑了笑，以緩和母子間爭執的氣氛，然後說道：「娘便硬了十餘年的雙腿，已康復十多天了，而且因禍得福通暢了局限武功境界的生死玄關……」  
黃小華和凌飛驚喜萬分的笑道：「是真的呀！娘，孩兒恭喜妳老人家了！」  
凌素心平靜的道：「這得歸功於華兒

「凌素心慈諷的笑了笑，以緩和母子間爭執的氣氛，然後說道：「娘便硬了十餘年的雙腿，已康復十多天了，而且因禍得福通暢了局限武功境界的生死玄關……」  
黃小華和凌飛驚喜萬分的笑道：「是真的呀！娘，孩兒恭喜妳老人家了！」  
凌素心平靜的道：「這得歸功於華兒

「凌素心慈諷的笑了笑，以緩和母子間爭執的氣氛，然後說道：「娘便硬了十餘年的雙腿，已康復十多天了，而且因禍得福通暢了局限武功境界的生死玄關……」  
黃小華和凌飛驚喜萬分的笑道：「是真的呀！娘，孩兒恭喜妳老人家了！」  
凌素心平靜的道：「這得歸功於華兒

「凌素心慈諷的笑了笑，以緩和母子間爭執的氣氛，然後說道：「娘便硬了十餘年的雙腿，已康復十多天了，而且因禍得福通暢了局限武功境界的生死玄關……」  
黃小華和凌飛驚喜萬分的笑道：「是真的呀！娘，孩兒恭喜妳老人家了！」  
凌素心平靜的道：「這得歸功於華兒

「凌素心慈諷的笑了笑，以緩和母子間爭執的氣氛，然後說道：「娘便硬了十餘年的雙腿，已康復十多天了，而且因禍得福通暢了局限武功境界的生死玄關……」  
黃小華和凌飛驚喜萬分的笑道：「是真的呀！娘，孩兒恭喜妳老人家了！」  
凌素心平靜的道：「這得歸功於華兒

「凌素心慈諷的笑了笑，以緩和母子間爭執的氣氛，然後說道：「娘便硬了十餘年的雙腿，已康復十多天了，而且因禍得福通暢了局限武功境界的生死玄關……」  
黃小華和凌飛驚喜萬分的笑道：「是真的呀！娘，孩兒恭喜妳老人家了！」  
凌素心平靜的道：「這得歸功於華兒

「凌素心慈諷的笑了笑，以緩和母子間爭執的氣氛，然後說道：「娘便硬了十餘年的雙腿，已康復十多天了，而且因禍得福通暢了局限武功境界的生死玄關……」  
黃小華和凌飛驚喜萬分的笑道：「是真的呀！娘，孩兒恭喜妳老人家了！」  
凌素心平靜的道：「這得歸功於華兒

「凌素心慈諷的笑了笑，以緩和母子間爭執的氣氛，然後說道：「娘便硬了十餘年的雙腿，已康復十多天了，而且因禍得福通暢了局限武功境界的生死玄關……」  
黃小華和凌飛驚喜萬分的笑道：「是真的呀！娘，孩兒恭喜妳老人家了！」  
凌素心平靜的道：「這得歸功於華兒

「凌素心慈諷的笑了笑，以緩和母子間爭執的氣氛，然後說道：「娘便硬了十餘年的雙腿，已康復十多天了，而且因禍得福通暢了局限武功境界的生死玄關……」  
黃小華和凌飛驚喜萬分的笑道：「是真的呀！娘，孩兒恭喜妳老人家了！」  
凌素心平靜的道：「這得歸功於華兒

「凌素心慈諷的笑了笑，以緩和母子間爭執的氣氛，然後說道：「娘便硬了十餘年的雙腿，已康復十多天了，而且因禍得福通暢了局限武功境界的生死玄關……」  
黃小華和凌飛驚喜萬分的笑道：「是真的呀！娘，孩兒恭喜妳老人家了！」  
凌素心平靜的道：「這得歸功於華兒

「凌素心慈諷的笑了笑，以緩和母子間爭執的氣氛，然後說道：「娘便硬了十餘年的雙腿，已康復十多天了，而且因禍得福通暢了局限武功境界的生死玄關……」  
黃小華和凌飛驚喜萬分的笑道：「是真的呀！娘，孩兒恭喜妳老人家了！」  
凌素心平靜的道：「這得歸功於華兒

「凌素心慈諷的笑了笑，以緩和母子間爭執的氣氛，然後說道：「娘便硬了十餘年的雙腿，已康復十多天了，而且因禍得福通暢了局限武功境界的生死玄關……」  
黃小華和凌飛驚喜萬分的笑道：「是真的呀！娘，孩兒恭喜妳老人家了！」  
凌素心平靜的道：「這得歸功於華兒

「凌素心慈諷的笑了笑，以緩和母子間爭執的氣氛，然後說道：「娘便硬了十餘年的雙腿，已康復十多天了，而且因禍得福通暢了局限武功境界的生死玄關……」  
黃小華和凌飛驚喜萬分的笑道：「是真的呀！娘，孩兒恭喜妳老人家了！」  
凌素心平靜的道：「這得歸功於華兒

「凌素心慈諷的笑了笑，以緩和母子間爭執的氣氛，然後說道：「娘便硬了十餘年的雙腿，已康復十多天了，而且因禍得福通暢了局限武功境界的生死玄關……」  
黃小華和凌飛驚喜萬分的笑道：「是真的呀！娘，孩兒恭喜妳老人家了！」  
凌素心平靜的道：「這得歸功於華兒

「凌素心慈諷的笑了笑，以緩和母子間爭執的氣氛，然後說道：「娘便硬了十餘年的雙腿，已康復十多天了，而且因禍得福通暢了局限武功境界的生死玄關……」  
黃小華和凌飛驚喜萬分的笑道：「是真的呀！娘，孩兒恭喜妳老人家了！」  
凌素心平靜的道：「這得歸功於華兒

「凌素心慈諷的笑了笑，以緩和母子間爭執的氣氛，然後說道：「娘便硬了十餘年的雙腿，已康復十多天了，而且因禍得福通暢了局限武功境界的生死玄關……」  
黃小華和凌飛驚喜萬分的笑道：「是真的呀！娘，孩兒恭喜妳老人家了！」  
凌素心平靜的道：「這得歸功於華兒

「凌素心慈諷的笑了笑，以緩和母子間爭執的氣氛，然後說道：「娘便硬了十餘年的雙腿，已康復十多天了，而且因禍得福通暢了局限武功境界的生死玄關……」  
黃小華和凌飛驚喜萬分的笑道：「是真的呀！娘，孩兒恭喜妳老人家了！」  
凌素心平靜的道：「這得歸功於華兒

「凌素心慈諷的笑了笑，以緩和母子間爭執的氣氛，然後說道：「娘便硬了十餘年的雙腿，已康復十多天了，而且因禍得福通暢了局限武功境界的生死玄關……」  
黃小華和凌飛驚喜萬分的笑道：「是真的呀！娘，孩兒恭喜妳老人家了！」  
凌素心平靜的道：「這得歸功於華兒

「凌素心慈諷的笑了笑，以緩和母子間爭執的氣氛，然後說道：「娘便硬了十餘年的雙腿，已康復十多天了，而且因禍得福通暢了局限武功境界的生死玄關……」  
黃小華和凌飛驚喜萬分的笑道：「是真的呀！娘，孩兒恭喜妳老人家了！」  
凌素心平靜的道：「這得歸功於華兒

「凌素心慈諷的笑了笑，以緩和母子間爭執的氣氛，然後說道：「娘便硬了十餘年的雙腿，已康復十多天了，而且因禍得福通暢了局限武功境界的生死玄關……」  
黃小華和凌飛驚喜萬分的笑道：「是真的呀！娘，孩兒恭喜妳老人家了！」  
凌素心平靜的道：「這得歸功於華兒

「凌素心慈諷的笑了笑，以緩和母子間爭執的氣氛，然後說道：「娘便硬了十餘年的雙腿，已康復十多天了，而且因禍得福通暢了局限武功境界的生死玄關……」  
黃小華和凌飛驚喜萬分的笑道：「是真的呀！娘，孩兒恭喜妳老人家了！」  
凌素心平靜的道：「這得歸功於華兒

「凌素心慈諷的笑了笑，以緩和母子間爭執的氣氛，然後說道：「娘便硬了十餘年的雙腿，已康復十多天了，而且因禍得福通暢了局限武功境界的生死玄關……」  
黃小華和凌飛驚喜萬分的笑道：「是真的呀！娘，孩兒恭喜妳老人家了！」  
凌素心平靜的道：「這得歸功於華兒

「凌素心慈諷的笑了笑，以緩和母子間爭執的氣氛，然後說道：「娘便硬了十餘年的雙腿，已康復十多天了，而且因禍得福通暢了局限武功境界的生死玄關……」  
黃小華和凌飛驚喜萬分的笑道：「是真的呀！娘，孩兒恭喜妳老人家了！」  
凌素心平靜的道：「這得歸功於華兒

「凌素心慈諷的笑了笑，以緩和母子間爭執的氣氛，然後說道：「娘便硬了十餘年的雙腿，已康復十多天了，而且因禍得福通暢了局限武功境界的生死玄關……」  
黃小華和凌飛驚喜萬分的笑道：「是真的呀！娘，孩兒恭喜妳老人家了！」  
凌素心平靜的道：「這得歸功於華兒

「凌素心慈諷的笑了笑，以緩和母子間爭執的氣氛，然後說道：「娘便硬了十餘年的雙腿，已康復十多天了，而且因禍得福通暢了局限武功境界的生死玄關……」  
黃小華和凌飛驚喜萬分的笑道：「是真的呀！娘，孩兒恭喜妳老人家了！」  
凌素心平靜的道：「這得歸功於華兒

「凌素心慈諷的笑了笑，以緩和母子間爭執的氣氛，然後說道：「娘便硬了十餘年的雙腿，已康復十多天了，而且因禍得福通暢了局限武功境界的生死玄關……」  
黃小華和凌飛驚喜萬分的笑道：「是真的呀！娘，孩兒恭喜妳老人家了！」  
凌素心平靜的道：「這得歸功於華兒

「凌素心慈諷的笑了笑，以緩和母子間爭執的氣氛，然後說道：「娘便硬了十餘年的雙腿，已康復十多天了，而且因禍得福通暢了局限武功境界的生死玄關……」  
黃小華和凌飛驚喜萬分的笑道：「是真的呀！娘，孩兒恭喜妳老人家了！」  
凌素心平靜的道：「這得歸功於華兒

「凌素心慈諷的笑了笑，以緩和母子間爭執的氣氛，然後說道：「娘便硬了十餘年的雙腿，已康復十多天了，而且因禍得福通暢了局限武功境界的生死玄關……」  
黃小華和凌飛驚喜萬分的笑道：「是真的呀！娘，孩兒恭喜妳老人家了！」  
凌素心平靜的道：「這得歸功於華兒

「凌素心慈諷的笑了笑，以緩和母子間爭執的氣氛，然後說道：「娘便硬了十餘年的雙腿，已康復十多天了，而且因禍得福通暢了局限武功境界的生死玄關……」  
黃小華和凌飛驚喜萬分的笑道：「是真的呀！娘，孩兒恭喜妳老人家了！」  
凌素心平靜的道：「這得歸功於華兒

「凌素心慈諷的笑了笑，以緩和母子間爭執的氣氛，然後說道：「娘便硬了十餘年的雙腿，已康復十多天了，而且因禍得福通暢了局限武功境界的生死玄關……」  
黃小華和凌飛驚喜萬分的笑道：「是真的呀！娘，孩兒恭喜妳老人家了！」  
凌素心平靜的道：「這得歸功於華兒

「凌素心慈諷的笑了笑，以緩和母子間爭執的氣氛，然後說道：「娘便硬了十餘年的雙腿，已康復十多天了，而且因禍得福通暢了局限武功境界的生死玄關……」  
黃小華和凌飛驚喜萬分的笑道：「是真的呀！娘，孩兒恭喜妳老人家了！」  
凌素心平靜的道：「這得歸功於華兒







以項上兩顆大好頭顱，為凌女俠令尊抵命，不過老夫那六位被暗殺的兄弟死得未免太冤，還望四位世外高人替他們作主！」

少林法雲禪師低首一聲佛號，正欲說話，那位以火爆性子聞名的武當清玄道長已嘿嘿冷笑道：「何施主說的這番話很是動人，貧道也很希望確是事實，不過據貧道和三位師兄深入各地民間調查，何施主的話和事實頗有出入，不錯，貴桐柏兄弟確是在地方上有過很多善舉，但都微不足道，說得爽直點，那都只是為了沽名釣譽，欺世盜名，其實暗地裏事做絕，盡幹些姦淫擄掠，坐地分贓的盜匪勾當，地方人士雖然恨你們入骨，但礙於你們的淫威，只有忍氣吞聲，受盡迫害還不敢聲張。老實說，你們桐柏兄弟不但惡性未改，而且變本加厲，凌小施主是為民除害，你們是罪有應得……」

「住口！」歐陽不齊聲喝罵道：「想不到你們兩個禿驢和兩個雜毛，都被凌素心買通了來和老夫作對，很好！哈哈……」

笑聲震厲刺耳，歷久不絕。

暮地，又自兩僧兩道的背後約數丈處，有人發出一聲裂石穿雲的清嘯，接着從亂石堆中冒出一個人來。

雖然相距數丈，但藉着明亮的月色，仍可看清那人面容清癯，三絡長鬚，身穿一襲暗色長衫，臂下還挾一個大活人哩。

凌素心臉上升起一片異樣神采，雙目斜睨，見他已重將蒙面的黑巾繫好。那人幾個縱躍，便到了場子中央，輕

輕將脅下挾的一個壯漢扔在地上，然後抱拳說道：「黃虎臣見過諸位禪師道長。」

歐陽不齊一眼見到黃虎臣，和他脅下挾着的黑衣大漢，歷久不絕的淒厲笑聲，頓如被利劍斬斷般，嘎然而止。

法雲禪師合十道：「黃施主請不必客氣，不知施主挾來的是個什麼人？」

「哦，是歐陽不齊的爪牙，」黃虎臣冷冷說道：「是負責引爆炸彈在地下炸藥的！」

法雲禪師驚道：「黃施主是說這地下埋有炸藥？」

黃虎臣道：「不錯，這地下至少埋有數百斤炸藥，一經引燃，只怕四位和拙荆他們都要被炸得屍骨無存了！」

清虛道長低聲道：「無量壽佛！」道：「這孽障好惡毒的手段！」

忽聽一聲大喝：「惡賊！你們還想逃走！」

黃虎臣轉頭望過去，見何曉春、歐陽不齊、龍行雨和畢香蘭正如喪家之犬般，拚命向谷口逃去。黃小華兄弟雖在大聲喝叱，只是虛張聲勢，並未用力追趕。

法雨禪師眼見何曉春等四人已快奔近谷口，不禁急道：「黃施主，令郎他們為何不追，若任兩個惡魔逃出谷口，就不容易易獲他們了！」

黃虎臣笑道：「禪師請儘管放心，丐幫弟兄已在谷外築起了銅牆鐵壁，他們逃不出去的！」果然，黃虎臣的話剛說完，何曉春等人也正好逃至谷口，但突然間「噲噲」之聲不絕，一陣密如驟雨的勁矢，又將他們逼了回來。

原來谷口佈置了數十匣諸葛硬弩，因這種硬弩係藉彈簧之力發射，不止勁力強猛，而且每匣一次可射四支，有數十匣諸葛弩堵塞谷口，難怪他們難越雷池一步。

龍行雨大聲道：「堡主，咱們既已落入他們計算之中，就乾脆跟他們拼了！」

歐陽不齊聲道：「咱們佈置在谷外的人一個不見，大概都死光了！」

這時黃虎臣和兩僧兩道，以及凌素心母子三人都已圍了過來，只有那位悔心師太仍然站在原處未動。

黃虎臣接口道：「你們埋伏在谷外的那批人雖然沒有死光，但已被一位前輩異人如神尼制住穴道，恐怕他們是無法來接應你們了！」

凌素心一聽恩師也到了這裏，不禁一陣欣喜，忙問道：「我恩師呢？」

黃虎臣道：「已經走了，給妳留了一句話。」

凌素心急問道：「是什麼話？」

黃虎臣一字一字的吟道：「善——體——天——心！」

凌素心默然了。

這時，黃小華領着凌飛飛拜見過爹，父子會本應有番感人場面，但黃虎臣僅在一雙學生愛子的肩頭輕輕拍了拍道：「孩子，你們也要牢記——善體天心！」

兄弟倆恭謹受教後，轉身走向歐陽不齊等人，黃小華指着龍行雨和畢香蘭道：「咱們二位無冤無仇，希望二位能置身事外，不要為虎作倀！」

龍行雨嘿嘿冷笑道：「你們雖和老夫及畢女俠無冤無仇，可是老夫及畢女俠却

和你們有冤有仇呀！」

黃小華聞言一怔道：「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龍行雨道：「老夫和畢女俠並未殺死你們家的人，你們當然和老夫及畢女俠無冤無仇，可是你們却殺死了老夫的盟兄和畢女俠的丈夫，難道這不是冤仇！」

黃小華道：「好！那咱們就有冤報冤，有仇報仇！」一扇向歐陽不齊點去。

黃小華一扇揭開了雙方報仇的序幕，凌飛飛的金掌攻向何曉春，凌素心接下了畢香蘭，黃虎臣自然不能閉着，雙掌一錯，向龍行雨兩點點頭道：「在下是代子還債，龍大俠請賜招吧！」

龍行雨冷冷地道：「子債父償，也是一樣！」一掌向黃虎臣劈去。

四對八人，登時展開了一場驚心動魄的廝殺。其實，真稱得上驚心動魄的，只有黃小華和歐陽不齊，凌飛飛和何曉春兩對，確是在捨死忘生的拚鬥。

畢香蘭功力平平，根本不是凌素心的敵手，凌素心面軟心慈，念在同是女人，對方新遭喪夫之痛，而火焚小雁蕩之事，又與對方毫無關聯，所以着着忍讓，一味採取遊鬥方式，只守不攻。

黃虎臣和龍行雨四隻鐵掌翻飛，只見掌影幢幢，掌風虎虎，打得煞是精彩，其實是有驚無險。

「霹靂掌」龍行雨和「子母劍」褚述先訂交，是在桐柏八雄散夥，褚述先定居寧國縣以後之事，龍行雨是個直來直往，胸無城府的爽朗漢子，在江南一帶也頗負俠名，褚述先初到寧國縣，抑強助弱，濟

困扶貧，處處表現一派俠義作風，對龍行雨更是傾心結納，兩人因而訂交，也贏得了「劍掌雙叟」的雅譽。

但褚述先賦性難改，在寧國縣剛有點基礎，便開始蓄死士，養爪牙，暗中盡幹些傷天害理之事，龍行雨雖亦偶有所聞，但他是個一根腸子通到底的人，既相信了一個人，就很不容易動搖，今夜武當清玄道長揭發桐柏八雄罪惡，他才知以前所聽到的並非是空穴來風，所以內心感到非常難過，也非常懊惱。

黃虎臣深知龍行雨的為人，且從龍行雨的神色間，體會到其複雜的心情，兩人雖在動手過招，他始終保持着一副友善的態度，就像是兩位好朋友在切磋武學，一點也不刺激對方。

龍行雨雖然個性耿直，但並不愚昧，漸漸地他已體會到黃虎臣的用心，心裏自然十分感激，所以兩人掌來掌往，雖然打得聲聲有色，其實不帶絲毫火藥氣味。

歐陽不齊在他那柄毒劍上，確實下過一番苦功，不但招式綿密嚴謹，而且常有極為精奇怪異的招式出現，使人防不勝防！

黃小華得自「武學搜奇」兵刃篇中所載的「風起雲湧七十二式」，博大精深，已涵蓋天下所有神奇武學，和歐陽不齊較，應佔七成勝算，惜因他對敵經驗太少，加以對歐陽不齊手中那柄毒劍心存顧忌，所以感到處處受制，如非他不時輔以「純陽無風指」和「藥石銷金掌」兩門奇奧武學，以牽制對方，恐擋不過對方五十招，便落敗了。

凌飛飛的一對點元金掌，和何曉春的一

柄厚背紫金刀倒是勢均力敵，所以四對中以他們這一對打得最為激烈火爆。

西移的月亮，漸漸被山峯遮蔽了它的光輝，萬松谷中，也因之變得暗沉沉的。

凌素心雖對畢香蘭未存敵意，只守不攻，一味遊鬥，但畢香蘭養尊處優已久，百招以後，體力漸感不支，已是嬌喘吁吁，香汗淋漓，凌素心一番好意的說道：「畢女俠，咱們先談談怎麼樣？如果你覺得這仇非報不可，咱們再打也不為遲。」

畢香蘭心知以自己的這點武功和人家相比，無殊螢光之與皓月，相差得太遠，凌素心的一意忍讓，已使她由衷地感激，也消除了不少敵意，只是一時驕虎難下，這時對方給了她個不卑不亢的下虎背機會，她當然樂得接受，冷聲道：「好吧，談就談，難道誰還怕妳不成！」

這一對算是以談判代替了熱戰，但談的內容如何，却不得而知。

黃虎臣和龍行雨這一對雖然打得熱熱鬧鬧，但龍行雨心裏有了種被騙的感覺，所以越打越乏味，這時見畢香蘭連殺夫之仇都放棄了，坐下來和敵人談判，更覺不值，於是，一掌逼退黃虎臣，抱拳道：「龍某百招過後，黃小華是越來越老練，而且「風起雲湧七十二式」一扇法，也越來越精純，加以不時奇兵突出的無風指，使得歐陽不齊越打越覺難應付，也越打越心驚胆顫！」

凌飛飛的一身絕藝，係傳自一代空門異人如神尼，何曉春的一柄厚背紫金刀雖也有極深火候，但因他貪杯好色，把身子

掏虛，所以在百招過後，便已感內力不繼，週身直冒冷汗。

凌飛飛有如出柙乳虎，兩支點元金掌上翻飛，着着不離何曉春致命要害，如果不是生死之搏，何曉春早就棄刀認輸了。

「着！」

只聽「噹」的一聲，何曉春手中的厚背紫金刀，已被凌飛飛一筆硬架，震飛出手，另一筆却迅捷地送進了何曉春的心窩，半聲慘嘆，結束了他罪惡的一生。

何曉春一死，歐陽不齊更是心慌意亂，一個疏神，右肩胛挨了一指，登時血流如注，整條右臂頓時失去了知覺，手中毒劍，也「噹」掉在地上。

黃小華摺扇一開，向歐陽不齊的「七坎一死穴」點去。

歐陽不齊心知絕無倖理，雙目一闔，靜待死神召喚。

誰知黃小華扇至中途，突然想起他爹方才轉告他娘的一句話：「善體天心！」他本來就沒有殺過人，不禁感到一陣猶豫，最後嘆口氣道：「歐陽不，你還是自盡吧！」

歐陽不詫異地睜開雙目，見黃小華滿面神光朗朗，一片莊嚴，不禁油然而生愧悔之心，低聲道：「謝謝少俠週全，老朽是否可以自己的毒劍自裁？」

黃小華向那柄掉在地上的毒劍望了一眼，點了點頭。

歐陽不右臂已失知覺，他俯身用左手握住毒劍，這一瞬間，他那油然而生的「愧悔」之心，竟如浮光掠影般一閃而逝，無邊惡念却在毒劍入握時湧起。

黃小華坦蕩胸襟，江湖經驗既少，又未想到人心竟是如此的險惡，他和歐陽不相距原本不足七尺，歐陽不俯身拾劍，眼角上瞟，見黃小華似在沉思，毫無戒備，不禁心中大喜，他抓到毒劍後，將全身力量移向雙腿，用力一彈，身隨劍走，宛如一支離弦勁矢，向黃小華射去，凌飛飛首先發覺，一聲驚呼，因黃小華和歐陽不相距太近，而且是猝然發難，搶救不及，迫得一揚手，將點元金掌猛向歐陽不頭部打去，人也跟着往前撲救。

這原不過是電光石火間的驟起變故，黃小華雖也臨時驚覺，但為時太晚，閃避欄架均已不及，硬被歐陽不的毒劍刺入腹中，而他的鐵骨摺扇也自然反應往外一揮，劈去了歐陽不半個腦袋，凌飛飛打出的金掌，也同時到達，釘進歐陽不的腦腔。

黃虎臣和少林寺的兩位禪師，以及武當山的兩位道長均站的較遠，更是搶救不及。這時凌素心也扔下畢香蘭狂奔過來，一見黃小華死狀，大叫一聲，登時昏暈過去。原本是一場很圓滿的殲敵之戰，想不到最後黃小華因一念之仁，竟落個以身殉敵的悲慘結果。

黃小華殉難後的第四十九天，萬松谷中又到了很多武林人物，來瞻仰這一代仁俠的埋骨之地。谷中央建着一座很大的墳墓，四週遍植蒼松翠柏，在墓前五丈處，豎着一塊高達丈餘的巨碑，碑上刻着「俠魂碑」三個仿古大篆字，抬頭處是「仁俠黃小華千古」，後面的落款是少林寺第二十三代掌門方丈法塵和武當山十九代掌門觀主清涵恭立。

(續完)



## 神毒無影



## 前言提要：

上回書至百里西苗寨，私自將白雲飛身中的金蠶蠱解去，翌日，正當白雲飛要想法擺脫百里西苗寨之際，破玉子、鐵笛神尼偕宇文璧玉闖來楓葉山莊，適巧鳩盤茶也偕百里奇回到莊中，白雲飛一見鳩盤茶之面，勾起心中怒火，施出太陽神功，把鳩盤茶擊斃，隨即一縱身形，逕向楓葉山莊外馳去，宇文璧玉忙自後追跡而去。大湖四週，聚集着天下羣豪，俱都默不出聲的望着浮在水中的水樹，一陣鐘聲響過後，水樹中走出秦重和古雷，古雷朗聲發話，向羣豪詢問八門三派五谷十堡的人都到了麼——

## 閱牆成兩敗 修好共禦侮

四週靜寂了一回，突然有一個蒼老的老頭道：「除了少林、武當，點蒼外，其餘都有弟子參加。」

古雷聞言大怒道：「什麼？還有弟子參加，我們請帖上說得明白，非掌門人親臨，其他人一律不接……」

他這一發怒，立時使湖畔各派的高手不滿，只聽人羣裏傳來幾聲冷哼，一個青年躍衆而出，大聲的道：「這是什麼話？我們掌門人有事不能分身，只得派中弟子參加，難道非掌門人不能代表門派麼？」

秦重冷哼一聲道：「你是什麼人？」那青年昂然的說道：「終南弟子呂良人……」

秦重不屑地道：「你給我滾出大眉山莊，缺你們終南一派並不算什麼，如果你們掌門三天之內不來請罪的話，準遭滅派之禍！」這一來無異得罪了很多多人，呂良人氣得臉色鐵青，大跨一步，指着秦重大罵道：「終南派並不需要怕你們大眉山莊的馬屁，誰不知你們遍邀各派的野心，要想獨霸武林，終南弟子第一個不答應。」

說着，他冷笑一聲轉身就走，他身子一動，立時有五六個各派高手跟着他離去，俱滿臉憤怒之色。

秦重仰天一陣哈哈大笑道：「誰要和終南弟子一起走，無疑是我大眉山莊之敵，只要過了今夜，大家就知道大眉山莊的手段……」

各路被邀請的高手似乎都對大眉山莊有所畏懼，雖然心裏非常的不滿意，但一想到星宿海雙魔的厲害，大家只好把滿肚子的怒火強壓了下去，誰都不吭一聲。

「胡鬧，胡鬧！」水樹中暴起一連串的叱喝之聲，秦重和古雷嚇得恭身垂首，連頭都不敢抬起來，這陣叱喝一落，赤足神龍公羊翎和碧玉琴魔米綠嬌同時走了出來。

赤足神龍公羊翎向立於湖畔週遭的各路高手一揮，大聲的道：「各位請多包涵，小徒性子太烈，得罪之處還請多原諒，關於今天英雄大會之事，完全是出於誤會……」語聲一頓又道：「這次兄弟鬥膽邀請各位遠來大眉山莊無非是想和各位討論

，冷喝一聲，斜掌疾劈而出，一股渾厚的力量順湧擊了過去。

秦重根本沒有把這個漢子放在眼裏，他見這漢子掌上勁道雖然猛威，但也只限於高手指一流，嘿，嘿，冷笑兩聲，身子陡然一蹲，化掌爲拳，迎上擊來的那股掌風。

「彭——」空中响起一聲大响，震得立於各處高手的耳中嗡嗡直鳴，那激盪的氣勁，吹得各人衣袂簌簌作响。

秦重身子一見，大笑道：「小身，這一掌我要你的命……」他深深地吸了口氣，右掌倏然的抬了起來。

在那掌心中隱隱透出一股黑氣，向那漢子緩緩的拍落。

那漢子神色一凝，腦海中疾快的忖思道：「我若要把秦重殺死，必須要乘着他還不知道我是誰之前施出太陽三式，出奇不意的把他毀於掌下……」

這個意念有如電光石火的在他腦海裏一閃而逝，他急忙把全身勁道凝聚於右掌之上，將全身的氣血繞引經脈一週，他連向前跨三步，右掌疾快的橫空而落。

陡然，一道火紅的光華向這漢子掌心中透了過來，流艷的紅光，刺激得秦重眼前一花，不知這是甚麼功夫。

兩人都聚集了全身功力向對方身上推去。

「呃——」一股熱浪掩去了秦重擊來的掌勁，他痛苦的呃了一聲，那龐大的身子在地上連晃幾晃緩緩的倒了下去。

一縷鮮紅的血液從他眼角上溢出，在他眼前正中印上一個顯明的掌印，那驚人的衣衫發出一股焦味，恍如是被猛烈的大火燒了一樣。

秦重的死使各派高手同時一震，猜測不出這是那一種功夫，連這漢子是屬於那一門派都不曉得。

但是他們心裏却同時暗忖道：「江湖上何時出了這樣一個高手……」

赤足神龍公羊翎和碧玉琴魔米綠嬌同時被場中這一出人意料之外的變幻所震懾住了，他們作夢也沒有想到一個默默無聞的漢子會有這樣神奇幻化的功夫。

公羊翎咀嚼顫動，喃喃在低語道：「太陽神功，太陽神功……」

米綠嬌怒吼一聲道：「老不死的，你說甚麼？」

公羊翎神色異常難看的道：「這是太陽三式……」

「甚麼？」米綠嬌向前跨進一步道：「這就是太陽三式……」

她再也想不出江湖上有那一個會這樣威烈無比的太陽神功，目光轉動，緩緩飄落在漢子的身上。

一個嚴重的問題，武林中各派時有殺伐之事發生，使江湖上永遠都在動盪不安中，兄弟有鑒於此，希望各位能推舉一位武林之主來排除那些不必要的事情發生……」這時一個破罐破摔在在羣裏大叫道：「公羊兄說的不錯，放眼莽莽中原還沒有人能担当如此大任，除了你們夫妻兩誰也不行……」

這人說得太過於露骨，頓時引起無數人的反感，羣雄一看這人是崆峒派閃電手陰無忌，立時有一個滿臉病容的漢子冷哼一聲，走到閃電手陰無忌的面前，大聲的說道：「你是什麼東西？竟敢在這裏亂放屁……」

閃電手陰無忌驟然和這個滿臉病容的漢子目光一接，不禁嚇得全身一顫，只覺自對方目中所射泛出來的神光，有一股令人不敢正視的冷然。

他冷哼一聲道：「閣下是誰？說話怎麼如此的客氣？」

那漢子冷冷地道：「對你這種人不需要客氣……」

閃電手陰無忌怒吼一聲，單掌斜斜劈來，他有閃電手之稱，手法自是快如閃電，這一掌劈來，當真是迅若奔雷，一閃而巳。

那知這個默默無聞的漢子功力竟是奇高，見身一動，閃進對方的掌影之中，伸手便將閃電手陰無忌向空中一拋。大喝道：「去你的——」

赤足神龍公羊翎大喝一聲道：「陰兄勿慌，我來了！」他足下緩緩一移，單掌迎空接去，閃電手陰無忌整個身子落在他手上，只嚇得閃電手陰無忌面色蒼白，連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公羊翎將閃電手放下來，嘿，嘿，一聲笑道：「這位兄台好俊的功夫，閣下在大眉山莊生事，顯然是不把大眉山莊放在眼裏，當天下羣雄的面前，我倒要討還一個公道……」

那個漢子毫不懼怕，他冷冷的道：「大眉山莊算是甚麼東西，大爺如果怕你們星宿海雙魔也不來這裏了……」

「鏗，叮！」二縷琴音銳响起，碧玉琴魔冷哼一聲向前連跨兩步，她五指扣着琴弦，冷然的望着那個漢子，道：「你到底是誰？如果你在大眉山莊生事，是自討沒趣。」

那漢子神色一凝，冷冷地道：「妳那傾絕天下的琴技，我早已領教過了，憑你們星宿海雙魔還奈何不了我。」語聲一轉，厲喝道：「快把華陀叫出來……」

他這種狂傲的語氣，立時把立於赤足神龍公羊翎身後的秦重，氣得哇哇大叫，他大吼一聲道：「小子，華陀百也是你叫的……」

他身形一見踏着湖面的水波向這漢子身前來，迎着漢子的胸前一掌搗出，掌風威烈，呼嘯而出。

那漢子哈哈大笑道：「秦重，我如不讓你死在這裏，就不算是冷血……」只見他身子輕輕一晃，倏忽退後五尺



欲噴出的怒火，閃身躍了過來。

古雷只好退了兩步，滿臉怒氣的怒視着這個漢子。

那漢子冷冷地一笑道：「古雷，你是否也要鬥鬥？」

公羊翎嘿嘿一陣冷笑，冷聲道：「閣下具有這樣的身手，何處不可揚名，如果你妄想在太廟山莊成名露臉，那你就打錯了算盤了……」

「呸……」這漢子輕啞了一口道：「公羊翎，我老實告訴你，我是神勇武士齊天岳的大師兄，他遭華百陀和鳩盤荼的毒手，我來替他報仇……」

公羊翎一怔，料不到死了一個白雲飛又來了一個齊天岳，現在平空又多出一個齊天岳的師兄，這裏面，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他轉臉詫異的道：「你是齊天岳的師兄……」嘿，一聲冷笑道：「閣下要報仇也要正大光明的來，這樣殺我大廟山的人，到底算那門子英雄，當着天下同道的面前，你給我一個公道……」

那漢子大笑一陣，道：「公羊翎，誰不知道你和華百陀妄圖稱霸武林的野心，我今天除了報仇之外，還要把這件事，公諸武林……」

公羊翎心神一顫，腦海中疾呼道：「這個傢伙知道的事情太多了，今夜他如果把我流沙門的事情說出來，我那將近二十年的心血就要白費，說不定還要引起各派與我為敵，無論如何今夜不能讓這小子活着離這裏，我又不能在這些人面前殺他，如何才能……」

我冷血劍客永遠不都會死，你一定很失望吧……」

華百陀只是微微一笑，伸手一揮，那個轎子便停在破玉子的面前，華百陀緩緩自轎中走了出來。

他向破玉子恭身一禮，嘿，嘿笑道：「師兄，我們在東海一別，至今……」

白雲飛心頭一震，沒有想到萬惡不赦的華百陀會和東海破玉子是同門兄弟，他暗中一急不由付道：「遭了，如果破玉子和華百陀連合對付自己，我今夜非死在大廟山莊不可……」

這個意念尚未消逝，破玉子已冷呼道：「你還記得我這個做師兄的麼？」

華百陀嘿，嘿一笑，說道：「這是甚麼話，我華百陀雖然已脫離絕域門了，但對大師兄往昔的恩情，却沒有一時忘記，時時都想……」

白雲飛深知華百陀的陰險，他不屑的笑道：「時時都想殺了所有不服的人，好除去眼中釘是不是？」

華百陀雙目一睜，射出一股凶光，他怒聲叱道：「這是甚麼地方，那有你談話的……」

白雲飛冷哼一聲，大聲的道：「華百陀，我要殺死你……」

說着，撲起一掌，疾向華百陀擊了過去。

華百陀輕輕躍開，冷冷地道：「你滾開，我倆的賬等會總要解決……」

白雲飛肩頭晃動，斜斜大跨一步道：「我們現在就解決好了！」

赤足神龍公羊翎冷呼一聲，移動身子

他正在忖思如何才能把這個漢子除去的時候，在夜空中，陡然傳來一聲冷嘿嘿之聲，只見一個蒙面黑衣人，向這裏電馳而來！

那個黑衣人閃而至，揚掌向這漢子劈了過去。

公羊翎心中一喜，道：「華百陀果然是個了不起的人物，他知道我還不能出手，竟會化裝來把這個東西毀去……」

那個漢子和這蒙面人轉眼互相對擊了十九掌，一時之間，誰都沒有辦法擊斃對方。

陡然，那個漢子閃身一退，大喝道：「你是華百陀！」

蒙面人目中凶光一閃，全身似是一震，他嘿，嘿地道：「誰是華百陀？」

那漢子冷呼道：「你恐怕我說出你的陰謀事想殺了我滅口，華百陀，我從你的眼睛中已知道是你……」

「嘿……」蒙面人只嘿一聲道：「小子，廢話太多了！」

這個蒙面人似是震怒，他大喝一聲，身子一躍而來，左掌兜一大弧，右手一招「五丁開山」劈到。

那漢子弓身一彈，掠空而起，避過對方擊來的兩掌，凌空一個大翻身，左右腳倏然躍出！

「是他……」碧玉琴魔這時突然一聲尖叫道：「他是白雲飛！」

正在打鬥的那個漢子恍如受了甚麼震撼似的，陡地發出一聲震澈穹空的大笑，他閃身飛退，在臉上一抹，露出那滿面俊逸的玉面來，正是冷血劍客白雲飛。

向白雲飛身前欺了過來，華百陀向他搖搖頭，赤足神龍只好停身不動。

破玉子微微一笑道：「師弟，見着師兄還不按師門之禮接待……」

華百陀微微變色道：「我已脫離絕域門，稱你一聲師兄是不忘我往昔的情誼，如要按師門之規，我可以不承認你是大師兄……」

破玉子神色一冷，叱道：「你只是被趕出東海，並沒有脫離師門，假如你一定堅持自己不是絕域門的弟子，我只好代替師父收回師門所傳的武功……」

華百陀目中凶光一射，斜睨了鐵笛神尼一眼，突然仰天一陣大笑，嘿，嘿一陣冷笑道：「大師兄，今非昔比，你恐怕沒有這份功夫……」

破玉子怒喝道：「你太狂了！」

他這次自海外而來，主要是解決師門中恩怨，這時驟見華百陀沒有把自己放在眼裏，頓時有一股怒火湧上心頭，他大喝一聲，遙空擊出一掌。

華百陀神色凝重的哼了一聲道：「大師兄真要和小弟作對嗎？」

他深知大師兄的「破玉七式」是武林一絕，普天之下沒有幾人能抵得這連環七式，他不敢大意，深吸口氣，凝重的退了一步，揚掌發出一股掌勁。

「嘭——」地一聲巨響，四週羅列的各派高手只覺心頭恍如受了巨撞一樣，有幾個功力較淺的人，無法抗拒這震激蒼穹的一响，張口吐出一口鮮血。

鐵笛神尼口噴一聲佛號，大聲的道：「各位英雄豪傑，這是破玉七式傷人於無

白雲飛笑聲一歛，大聲的說道：「你們如果早知道了是我，就不會這麼冷靜的了。」

正在這時，一個漢子疾奔而來，站在古雷耳際低語了一陣，古雷面色大變，他滿面發怒的道：「海外三仙到——」

蒙面人和白雲飛連換數掌，驟然聽見「海外三仙」數字，目中立時浮現一絲詭異之色。

他惶亂的向莊外一瞥，一掌退還了白雲飛，道：「白雲飛，我們下一次再算這筆賬——」

說着，身形在黑夜裏一閃而去，竟如一個幽靈似的消逝不見，沒有人看出他是怎麼離開的。

一絲淡淡的笑意自白雲飛眼角漾起，他目中閃過一絲冷冷的神光，將着滿臉怒氣的古雷冷冷地道：「姓古的，你那師兄死了，你活着還有甚麼意思！」

古雷冷冷地望了他一眼，恍如沒有聽見一樣緩緩又將目光收回，白雲飛一怔，沒有料到古雷會不理會自己，他那知古雷此刻正在運用無比的心機，籌劃着如何殺死白雲飛，替那死去的秦重報仇。

白雲飛斜睨了各派高手一眼，只見數十道目光全投落在莊門之外，他暗暗的嘆了口氣，忖思道：「到底是海外三仙之名與眾不同，這些高手一聽海外三仙之名，全都注意……」

忖念未逝，鐵笛神尼和破玉子由一個大漢領着，向這裏輕馳而來。

破玉子望着赤足神龍公羊翎，道：「你這個不穿鞋的小子，還不趕快把華百陀

形，沒有事的請趕快退出大廟山莊免遭無妄之災。」

各派高手雖有心要見識一下海外不傳之武學，無奈雙方功力太過深厚，他們頗感失望的輕嘆了一聲，紛紛向大廟山莊外面馳去。

破玉子以百年修習之破玉七式的內家罡氣勁力擊出一掌之後，只見在他天靈蓋之處緩緩升起一股淡淡的霧氣，他緩緩抬起了手掌，對着華百陀的胸前落去。

華百陀自接下那殺人於無形的破玉七式一掌之後，臉上突然變得蒼白，把這頭上髮絲根根倒豎吊起，滿臉都是使人驚懼的煞氣。

他忙伸出一指，在那尖細的指尖上泛射出一股潔白如玉似的光華，擦空向破玉子的身上點去。

這一次沒有發出絲毫聲響，只見兩人身形同時一幌，華百陀張口吐出鮮血，哈哈大笑道：「師兄，你贏了！」

破玉子臉上瀰漫起一片青氣，大喝道：「你好毒的手段……」語氣有些顫抖，轉頭對鐵笛神尼道：「我傷了他的內腑，他傷了我的肝脾，華百陀已練成了銀手指，江湖上將沒有人制得了他了……」

他深知自己傷得極重，說完之後，一曳袍角向夜空中馳去，鐵笛神尼輕嘆一聲，對華百陀道：「你對大師兄也下如此毒手……」

華百陀怒叱一聲道：「臭尼姑！妳憑什對我說這話？」

鐵笛神尼搖搖頭道：「你還記恨我趕你滾出翡翠宮的事麼？唉！你那知我當時

叫出來，就說我破玉子來看他……」

赤足神龍公羊翎一生是何等的傲，從沒有人敢當面叱罵他，當他看見破玉子和鐵笛神尼兩個武林前輩時，他那凶狠的喉氣盡失，恍如遇上了魁星一般。

他恭聲的道：「晚輩不知是兩位仙人駕到，請恕待慢之罪。」

碧玉琴魔顯然是不滿其夫這種示弱的態度，她冷哼一聲，怪里怪氣的道：「老頭子，你怎的變得怕事了……」

鐵笛神尼神光一射，輕嘆道：「米綠娘，妳的當年脾氣還沒有改！」

碧玉琴魔冷笑道：「年紀這麼大了，還改得了嗎？」

一聲沉重的鐘聲震破了靜謐的夜空，在莊中西頭出現了六盞搖曳的燈影，這隊燈影緩緩移動，不多時已來到這裏。

前面六個白衣童子，各提一盞紅燈，在他們之後，一頂敞開的轎子由四個大漢扛着，華百陀斜倚轎中，冷漠的望着鐵笛神尼。

鐵笛神尼低啞一聲佛號，臉上浮現着一絲笑意，向華百陀輕輕點了一個頭，華百陀冷呼一聲，沒有說話。

破玉子輕輕呼一聲，在那激動的脸上突然浮出一種難以令人了解的奇異神色，恍如非常悲傷一樣。

華百陀眼角一揚，對白雲飛冷冷地道：「你還沒死？」

白雲飛只覺一股怒火自胸間衝了上來，他長吸一口氣腦海中立時浮現出華百陀慘害自己的種種情形，他冷呼一聲道：「

的苦心，現在你想想，我那樣做是為了什麼？」

「沒有什麼好想的……」華百陀輕輕擦起衣袖抹着嘴角上的血絲，他用手拔出白雲飛的射日神劍，厲喝道：「如果不是妳搗蛋，我和何夢瓊怎會分開，臭尼姑，今夜沒有什麼好說的，我要殺死妳才能消恨……」

劍刃顫動，發出一片嗡嗡的響聲。

白雲飛上前一步大喝道：「華百陀！還我的射日神劍來——」

鐵笛神尼斜睨了白雲飛一眼，柔聲問道：「這是你的寶劍麼，我去替你拿回來好了……」

只見這個東海一代高手肩頭一幌，伸出三指，挾住射日神劍的劍刃，立時有一股勁力向華百陀身上撞去。

華百陀雖然功力已達天人合一的地步，無奈鐵笛神尼是海外第一高手，且發動的太過於快速，華百陀以受傷之體，如何敢接那股無形的大力，他神色一變，將長劍一鬆，嚇得閃身疾退。

華百陀厲叱道：「妳好不要臉！」鐵笛神尼將射日神劍緩緩送還給白雲飛，道：「下次可不能再丟了，像這種神兵器如不善加珍重，可能帶來一片血雨腥風……」

白雲飛激動的道：「前輩，妳……」鐵笛神尼微微笑道：「快走！這裏不是你留戀的地方……」

白雲飛知道自己無法在此久留，接過神劍冷冷地望了華百陀一眼，回身大步而去。



鐵笛神尼面色一冷，對華百陀道：「以你這種身份搶奪一個晚輩的兵器不怕給東海丟人，我知道你很恨我，現在我決不乘人之危和你動手，三天後，我在始信峯等你，那時我會和你解決一切……」

說着閃身而逝，沒有人知道她是怎麼走的。

× ×

柔和的陽光斜斜投落在一座荒廢的破廟裏，在堆滿塵埃的大殿中，歐陽空拿着大烟桿不停的吸着，一縷縷白色的烟霧緩緩消逝於空中……

在他身後緊緊坐着二個目光陰狠的長者，兩人四目不瞬的注視着歐陽空身上，恍如他會跑走一樣。

歐陽空大烟桿一搖，狠狠罵道：「你們這兩個王八羔子睜着眼睛到底打什麼主意，我大烟桿身上沒錢也沒有銀……」

左邊那個身材瘦長，滿臉精悍的長者微微的皺着眉頭，冷冷地道：「歐陽空，你最好是安靜點，上次有個神勇武士齊天岳救了你，這次可再不會有救兵啦……」

歐陽空雙眼一瞪，道：「媽巴子，你們天龍門也做皇家的大侍衛了，王八羔子，什麼不好幹，偏要去碰這冷門生意，如果你們掌劍變絕沒有路走了，跟着我歐陽空也能混口飯吃……」

右邊那個身形微胖，留着兩撇山羊鬍子的老者，身着青綢面的衣袍，腰間懸掛着一柄長劍，他眉頭深鎖，眼光恍如要噴出火來一樣，惡狠狠的盯着歐陽空。

「嘿……」他低嘿兩聲，冷冷地道：「大烟桿，說話可得好聽點，我天龍門

北宗曹萬德可不是好相與的，你如果嘴裏再不乾淨，當心我打爛你的狗嘴……」

歐陽空也不是饒人之人，他呵呵大笑道：「曹萬德這個名字不好聽，你這王八羔子為什麼不乾脆改叫曹缺德，看你那副德性……」

天龍門北宗大劍手曹萬德被罵的忍無可忍，他怒吼一聲，揚掌照着歐陽空肩上劈了過去。

歐陽空身上一偏，便自讓過去，他鬼驢道：「小王八羔子真有種，敢打你爺爺，好，我打不過你，跑總可以吧，惹火了，我撒手一走，看你們怎麼辦……」

這兩個天龍門北宗的高手一聽他要跑，頓時急了，他倆急忙自地上跳了起來，各據一方守着歐陽空。

大劍手曹萬德的師兄龍形掌魏彬變色道：「歐陽空，你不要臉……」

歐陽空連吸幾口烟，擺擺手，說道：「王八羔子，坐好，坐好，我大烟桿真的要走也不會告訴你們了，喂！那麼緊張幹什麼……」

這兩個天龍門高手被他弄得哭笑不得，互相苦笑了下，又緩緩的坐了下來，大劍手曹萬德苦笑着臉道：「你只要不走，我們什麼都好商量……」

「真的——」歐陽空把眼一瞪大喊道：「媽巴子，有酒給我大烟桿先拿來，坐在這裏乾泡也沒意思，我歐陽空先潤潤喉嚨……」

龍形掌魏彬急忙自草囊裏拿出一個酒葫蘆遞了過去，歐陽空接過連喝兩口，咧着嘴哈哈大笑，他抹了抹嘴脣，眼珠一轉，

又想出作弄這兩個天龍門高手的方法了。

他把大烟桿在地上一敲，倒出那燒盡的烟渣，大烟桿在空中一幌，劃起一溜桿影，他呵呵一笑道：「喂，你倆自稱來自遼東天龍門，一路上跟我吹了不少牛，說你們天龍門如何如何的厲害，現在大烟桿心裏癢了，要看看你們天龍門到底有什麼絕藝，你們兩個王八羔子，各練一套功夫給我看看……」

大劍手曹萬德怒聲大吼道：「你簡直胡鬧……」

歐陽空瞪眼，罵道：「王八羔子，你不聽話算啦……」

龍形掌魏彬一見歐陽空要走，頓時急得臉上都變了顏色，他倆奉松金大喇嘛之命守着歐陽空，一路上真是受了不少氣，但為怕歐陽空不重信諾，一溜而去，兩人只好忍了又忍，只望松金大喇嘛快快趕到交差了事。

他恨得一跺腳，心中疾付道：「等松金大國師來了之後，我非好好的整他一頓不可……」

他苦笑着臉，道：「曹師兄，誰叫我們找了這份差事呢，算我倆倒霉，只好聽他的……」

說着擺開了天龍門的龍形掌架勢，一掌一掌的使了出來，大劍手曹萬德冷哼一聲，拔出腰上長劍也舞了開來。

歐陽空見兩人真的練起功夫來了，眉尖不禁微一皺，他想這樣整治他倆還不過癮，倒不如整整一點，他呵呵一笑，道：「這樣不行，你倆要打給爺爺看……」

大劍手曹萬德和龍形掌魏彬雖然有氣

都不敢發作，兩人冷冷地哼了一聲，只得動起手來，兩人功力本都不弱，這一動手只打得殿中砰砰直响。

大烟桿歐陽空望着兩人動手情形哈哈一陣大笑，他又喝了幾口酒，倒在地上呼呼睡去，竟都不看一眼。

曹萬德和魏彬見他沉聲睡去，連忙停歇下來，那知歐陽空有心作弄他們，猛一翻身，自言自語罵道：「王八羔子，你倆個雜種竟敢偷懶……」

這樣一來大劍手和龍形掌不但再不停下來，還故意打得聲響極响，兩人這時同一心思，希望那接應之人早些趕來，免遭受這種惡氣。

正在這時廟外响起一連串的蹄聲，只聽蹄聲一止，一陣沉重的脚步聲傳來，大殿人影晃動，一個臉容削瘦的老人緩緩走了進來。

他朝大殿中裏一掃，陡然發現歐陽空席地而睡，有兩個人在他身前打鬥，這老人微微一驚，道：「給我住手！」

歐陽空擺了擺手道：「王八羔子，夏聲，你不要管閒事……」

神夏聲冷冷地一哼，道：「歐陽空，我正愁找不着你，想不到你倒躲在這裏。」

歐陽空自地上坐了起來，大聲的道：「你倆不要打了，先給我把這個老傢伙趕出去……」

大劍手曹萬德和龍形掌魏彬正有滿肚怒火沒有地方發洩，驟聞歐陽空要他倆把神夏聲趕出去，身形一分，雙雙向神夏聲攔腰撲了過來。

吹噓了，在百毒谷我關了你那麼多年，你難道這麼快就忘記了，如果不是白雲飛那小子……」

「呸！」歐陽空不屑的呸了一聲道：「你不提那些事還好，提起來我心裏就有氣，你這龜兒子若不是施詭計，我歐陽空豈會上你這大當——」

他說的口沫橫飛，連吸幾口大烟，足下輕輕一移，大烟桿如電奔出，對着夏聲的脅下點了過去。

夏聲躬身躍起，嘿嘿笑道：「大烟桿，我夏聲可不是好惹的……」

他正在揮掌擊出，驟聞廟外傳來一連串沉重的脚步聲，這陣雜亂的脚步聲踩得瓦片發出破碎之聲，顯見來的不是一人。

夏聲卻詭譎奸詐，眼珠一動，腦海中疾付道：「這些人是誰？會不會是大烟桿歐陽空一路的，如果是歐陽空請來的幫手，我夏聲可沒便宜可佔……」

這個意念就在他腦海之中閃而逝，他急忙避過歐陽空那快捷的一擊，連着退了五六步，沉聲的道：「大烟桿，你請了多少幫手？」

歐陽空一怔，罵道：「王八羔子，我歐陽空幾時請過幫手……」

夏聲心頭一鬆，知道歐陽空不是說謊之人，他向歐陽空擺了擺手，示意不要發出聲來，凝神聽着外面的動靜，那陣脚步聲越來越近，隱隱也可聽見低微的人聲。

只聽一個粗獷的聲音道：「大國師，你看歐陽空會不會逃了？」

松金大喇嘛哈哈笑道：「不會，曹萬

龍形掌魏彬單掌一斜，沉聲喝叫道：「閣下請立即退出去，這裏是二太子的地方……」

神夏聲冷冷一哼，怒叱道：「去你的……」

他似是非常的憤怒，身形微動，撩掌向龍形掌魏彬臉上擊去，只聽「拍」地一聲，龍形掌魏彬退，半邊頰上現出五條深深的血痕。

大劍手曹萬德驟見龍形掌魏彬挨了一耳光登時大怒，他一領劍訣，閃電的劈了過去，沉聲大喝道：「你找死——」

這一劍是天龍門北宗「落星劍法」的「神戟射星」劍勢一動，自冷寒的劍刃上泛射出一股冷芒，利時罩住神夏聲的的身上。

龍形掌魏彬自出道天龍門還未遭此大辱，只氣得他全身顫抖，連嘴脣都氣紫了，他怒劈一掌大喝道：「我們拚了！」

神夏聲卻面對天龍門兩大高手，也不敢有絲毫大意，他施出一個怪異身法，脫出兩人的劍掌追擊，陡然自腰際解下一條柔軟的繩索來，在空中一抖，筆直而起……

這一抖可真把天龍門兩人嚇了一大跳，不覺得倒吸口涼氣，連忙閃身退出七八尺，望着那夏聲抖抖之物。

夏聲仍在空中一頓，便掣出一條滿身青綠色的小蛇，這蛇不僅通體泛綠，而且又細又長，恍如一條長鞭一樣，那吐出的舌信紅而細尖，昂着頭注視着天龍門北宗兩大高手身上，像是待機噬咬似的。

大劍手曹萬德全身顫抖，道：「你是

毒門老兒？」

夏聲冷冷一哼，道：「你倆死在眼前還有什麼好問的……」

大劍手曹萬德知道和毒門結上恩怨永遠沒有了解的一天，他想起這一切都是歐陽空惹的，一股怒火便自心頭燃燒開來，不覺得恨恨的盯着歐陽空一眼。

那知道他目光才觸及歐陽空臉上，歐陽空一見大烟桿向他眨了眨眼，恍如沒事一樣，高聲嚷道：「王八羔子，有什麼好看的，憑夏聲初手上那條毒蛇就把你們給嚇唬住了，你倆不是說天龍門如何的厲害麼？怎麼見了人家就嚇得屁股流尿，真他媽沒出息……」

大劍手曹萬德被罵的火起，低嘿一聲，運劍朝夏聲的胸前刺了過去，夏聲哈哈一陣大笑，手上青蛇陡然朝刺來的長劍上捲去。

蛇身在空中一繞，立時將劍刃纏了幾道，那昂起的蛇頭在電光火石間，突然順着銳利的劍刃上向大劍手曹萬德握劍的手背上咬去。

「呃——」

大劍手曹萬德痛得發出一聲慘呃，丟了長劍閃身暴退開去，額上汗珠滾滾滴落，一條手臂腫得高高鼓起，他神色大變，望着全黑的手背，慘然道：「魏師弟，我受傷啊……」

龍形掌魏彬沒想到大師兄曹萬德一招還沒施出，便遭那毒蛇咬了一口，他一時驚楞了，急忙躍了過來，伸手點了大劍手曹萬德身上三處穴道。

他惶恐的道：「師兄不要怕，等會松

金來了就有救啦……」

他突然回過身來，全身勁力通通集於右掌之上，正待一掌劈出，只見夏聲初手上的青蛇一陣絞纏，那柄精鋼鑄造的長劍忽然傳來清脆的折斷之聲，利時片片劍刃射入地上，青蛇身子一弓纏在夏聲初的手臂上。

夏聲冷冷的一笑道：「你師兄已經沒救了，江湖之上誰不知我青蛇的厲害，在三個時辰之內，如沒有解藥便會毒發而死……」

「呵呵——」歐陽空大笑一聲道：「你這王八羔子又在吹牛了，我大烟桿就不信你那條小小的青蛇有這樣的厲害，來，我們不妨試試……」

他深深吸了一口烟，大烟桿化作一溜桿影往蛇頭上點去，這一招發得太過於快速，桿影一閃而至。

那知這條小蛇倒也靈巧，牠頭略一偏身子陡然躍了起來，吐出嘴裏的舌信，往歐陽空臉上咬去。

歐陽空望着筆直吐來的蛇頭，張口噴出一道烟霧，那條青蛇恍如非常懼怕這口濃濃的烟霧，身子一縮飛回夏聲初的臂上，露出火紅的小眼睛，再也不敢出來。

歐陽空得意的大笑道：「王八羔子，這一招怎麼樣？」

夏聲初氣得臉色鐵青，大喝道：「歐陽空，我今天不讓你命誓不回去。」

大烟桿歐陽空叱罵道：「放你奶奶七十二個轉彎屁，我大烟桿如果怕你夏聲初也不在江湖上混了……」

夏聲初低嘿一聲道：「歐陽空，你少



德和魏彬都是天龍門北宗的一流好手，歐陽空如要一對二的話，決不是他倆的對手……

龍形掌魏彬一聽是松金大喇嘛的聲音，不禁大聲的道：「大國師你快來，我大師兄受傷了……」

歐陽空把眼一瞪喝道：「王八羔子，誰叫你出聲來着……」

喝聲甫近，自牆角之處連着鑽出三個人，松金大喇嘛領先，身後緊跟着陶墨人和竺西，三人目光朝這裏一掃，俱露出一臉驚疑之色。

松金大喇嘛望了躺在地上大劍手曹萬德一眼，道：「誰把你打傷的？」

夏聲初跨前一步，冷冷的說道：「是我！」

松金大喇嘛斜睨着毒神夏聲初，冷笑道：「原來是你，百毒門江湖小派，也敢和我們作對！」

夏聲初一聽大怒，他全身骨骼一陣密响，身上衣袍隆隆的鼓了起來，目中兇光暴露，嘿嘿一笑道：「大和尚，你敢情不把百毒門放在眼裏……」

松金大喇嘛冷冷的道：「普天之下有誰敢和當今王明作對，你百毒門雖然在江湖上自立一派，可也是在皇土之內……」

「哼——」夏聲初氣得怒哼一聲，手腕一轉，掌刀閃起一道大弧，在不及三尺之距，揮掌劈了過去。

松金大喇嘛身形一晃，縱退避過急劈而來的一掌。

陶墨人倏地抽出長劍，一劍自中間刺出，大喝道：「姓夏的交給我了！」

松金大喇嘛沉重的道：「這姓夏的可是歐陽空一路的，你們趕快將大烟桿送走，由我對付這個毒門高手……」

他連劈出二掌，把夏聲初逼得退了兩步，陶墨人和竺西兩人曉得松金大喇嘛的意思，雙雙向歐陽空撲去。

歐陽空大罵一聲道：「松金賊禿，說話得乾淨些，我大烟桿相識遍天下，可不認識姓夏的那個龜兒子，不信，你去問問他——」

竺西閃身而來，冷冷地道：「大烟桿，大國師有令，請你見二太子去……」

歐陽空把眼一瞪大喝道：「王八羔子，我大烟桿雖然答應不溜，可沒答應去見什麼龜兒子太子，竺西，你如果要強，可找錯人了……」

竺西和陶墨人驟見大烟桿一沉臉色，頓知事情有了變化，兩人都是劍道中的好手，各自一振長劍，顯出數點冷寒的劍花，朝歐陽空逼去。

歐陽空嚇得退一步，大罵道：「不好，這兩個王八羔子簡直是要我大烟桿的命了。」

他身形陡然凌空躍起，在空中輕靈的一個盤身，筆直的向那廟頂的橫樑上躍去，竺西和陶墨人料不到他會施出這一招，只覺得兩人在地上破口大罵。

歐陽空橫倚在脊樑上，猛吸幾口烟，自鼻孔裏噴出兩縷淡淡的烟霧，望着下面的竺西和陶墨人大笑。

陶墨人身形一拔而起，劍光疾射而至，怒喝道：「大烟桿，你什麼時候又學會溜的本領了！」

大烟桿歐陽空把大烟桿一伸，將射來的劍光擊了回去，只聽噹地一聲，陶墨人身子陡然一墜，落回地上。

他呵呵大笑道：「你倆個龜兒子怎麼不上來了？」

竺西和陶墨人深知歐陽空的真實本領不在自己之下，見他逍遙的掛在半空，倒也莫可奈何，兩人互相一施眼色，雙雙向夏聲初撲去！

夏聲初和松金大喇嘛連換數掌，正覺有些應付不下，驟見竺西和陶墨人仗劍而至，直急得他高叫道：「歐陽空，你只要幫我打退他們，我夏聲初從今以後決不找你的麻煩，以後你大烟桿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

歐陽空呵呵大笑道：「不行，你龜兒子的事情我不管……」

夏聲初這時一心只想擊退這三個武林一流的高手，歐陽空雖然罵得他心頭火起，他還是強自忍住，喘息兩聲，連着揮出七掌，高聲地道：「歐陽空，你只要下來幫忙，我夏聲初便答應你一件事……」

松金大喇嘛一掌拍出，笑道：「大烟桿自身尚且不保，還會幫助你……」

歐陽空見夏聲初被這三個高手逼得連施放毒物的時間都沒有，他不禁樂得拍手大笑，這時一聽夏聲初承諾自己一件事，腦海中不由疾快的閃過：「夏聲初關了我老烟虫有十七年之長的時間，現在他既然有求我，我歐陽空也要關他個二十年……」

他閃身一躍而下，大烟桿一抖，對着松金大喇嘛的腰間點到，這一招凌厲快速

，空中响起一縷破空之聲。

他大聲的道：「龜兒子，你說話可得算數……」

夏聲初陡覺壓力一鬆，深吸二口氣，道：「老烟虫放心，我夏聲初也不是輕易失信之人！」

他這時乘歐陽空和松金大喇嘛搏鬥的時候，見身退了二步，那條青色小蛇自他身上掠而起，對着竺西揮來的長劍彈去。

傍立的龍形掌魏彬一見夏聲初又擊出那條含毒至巨的毒蛇，不禁嚇得全身一顫，急忙大聲的叫道：「竺兄小心，那蛇有毒——」

竺西劍勢一轉，自劍刃上泛射出一股冷芒，迎着射來的毒蛇攔腰斬去，這一劍快捷異常，一閃劈至。

那條毒蛇咬地一聲，火紅的舌信在空中一翻，借着昂起身子之勢，霍地轉往陶墨人的身上射去。

陶墨人沒有料到這隻毒蛇來得如此之疾！他正待揮劍擊去，只覺腳背上一涼，接着便有一物從大腿上穿過褲子，向上爬來，那冰冷的東西蠕蠕而動，直嚇得他在地上一翻，驚恐的道：「竺西，這是什麼東西……」

竺西親眼看見那條毒蛇爬進他褲子裏面，這時也是驚惶不已，他顫聲的道：「是蛇——」

陶墨人雖然胆大如天，從小最是怕蛇，這時一聽是蛇當真嚇破了胆子，他把手中長劍一撤大聲道：「救命呀，救命呀，快把蛇弄走……」

那麼簡單——

陶墨人長劍一抖，向前行了二步，利時但見光芒繞體，虹影密佈，閃爍的光華將他整個身子都罩住了。

光芒顫動中，他沉聲大喝道：「你是找死——」

「嗤嗤——」

劍芒騰空而起，一道光華划空而去，尖銳的劍鳴聲中，迅疾有如流星電閃朝毒神夏聲初射去。

夏聲初狂吼一聲，左掌向前一推，一股氣勁有如迅雷似的「隆隆」發出，往那射來的劍虹擊去。

他那舒出的手掌，突然變得通紅，火紅的手掌有如一個大鐵餅樣，並挾着一股炙熱的氣勁擊去。

「撲——」

陶墨人發出的劍芒受到那沉重無比的「血手印」一擊，一個把持不定，連着挫退了四五步，長劍幾乎脫手。

然而劍刃上流灑出來燦爛光華，仍然挾着異嘯自斜側裏彈躍而起，一閃而至。毒神夏聲初眼見自己的「血手印」竟只能阻止對方的劍影頓了一頓，心中不由得大大吃了一驚。

他開袖飛騰，有如鬼影似的騰空而起，在空中大喝一聲，左手揮掌擊出，右手五指一揚，五道黑色氣勁自上而下的佈滿面前。

陶墨人心神一顫，腦海之中疾快的閃過：「夏聲初素以毒功名滿天下，他那指上發出黑色氣勁可能含有劇毒，我若和他硬拚實在太冒險……」（未完）

松金大喇嘛見陶墨人那種窩囊的樣子，不禁暗中冷冷發笑，他有意在這些人面前露一手，伸出手掌在電光火石間提了過去。

他嘿嘿一笑道：「你這個東西也敢與風作浪……」

掌指過處，响起一聲銳利的輕嘯，但見掌影輕閃，那條正昂着頭的小蛇已落在他的掌心之中。

松金大喇嘛嘿地一聲，道：「這種東西也拿來嚇人……」

他運起了身上內家真力，雙掌抓着毒蛇的頭尾一扯，那條毒蛇咬的一聲，身子

陡然一縮，力量竟大的出奇。

夏聲初冷冷地道：「你若能將牠扯斷，我夏聲初便算輸了！」

松金大喇嘛沒有料到這條毒蛇有如此大的力道，他冷哼一聲，奮起全身勁力，那毒蛇被拉得筆直却始終未斷。

「嘿——」

松金大喇嘛突然低嘿一聲，一股腥羶的惡味瀰空而起，斑斑點點的血水洒落，那毒蛇一連斷為數節落在地上。

毒神夏聲初神色大變，一掌搗出，喝道：「賊禿，我非殺你不可——」

拳風威烈，這一拳筆直搗出，一閃而至。

松金大喇嘛身形一斜，見身避過這威烈金石的一拳。

他嘿嘿一陣冷笑道：「你夜郎自大，要和皇家過不去，可是自找麻煩！」

歐陽空聽得心裏大怒，他大烟桿一掃，叱道：「王八羔子，你這禿子亂放什麼屁……」

竺西長劍一見，自劍刃上泛起一股耀目的光芒，劍式斜轉，陡地閃起一道光弧，朝着歐陽空撲來。

他嘿嘿冷笑道：「老烟虫，你敢對大國師這樣辱罵——」

歐陽空呵呵一笑道：「他媽的，你這龜兒子也敢這樣無禮……」

大烟桿斜斜撩出，一溜光影，斜點而去。

「噹——」

竺西只覺手腕一顫，劍刃上漾起幾點火星，長劍一盪而起，他駭懼的退了五六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飛虎寨主侍衛胡林偕衰化、袁媚兒兄妹找雙絕郎中方仁傑作賭，結果方仁傑賭負，輸去妹妹方文英，雙方依照賭約，方文英被胡林等帶走。他們乘船沿富春江直放杭州，途中袁媚兒向方文英逼供，要她說出賭王陶陵下落，正於此際，一落拓文士突自艙外闖入，自稱黃聖仁，因不值其父飛虎寨主所為，要維護方文英，雙方爭持間驚動艙外有人喝問，隨見有一銀牌射入，黃聖仁一見，立即叫出朱唇令名，發令少女向他詢問怎知這名稱，黃聖仁說出三天前曾見到持令二女郎痛懲惡霸之事——

\*\*\*\*\*

## 拋除菩薩念 遽開殺戒心

黃聖仁笑道：「遊湖遊出人命來，自然使得圍觀的遊人們，都嚇跑了，同時，那兩個惡霸的同伴，以及當地的惡霸頭兒，也趕了來，將那二位姑娘圍住，人數總在三十名以上。」

右邊的女郎笑道：「這下子可够熱鬧啦！」

黃聖仁點首道：「是的，熱鬧極了，也痛快極了！當時那二位姑娘，一陣砍瓜切菜似地衝殺後，三十多人死了大半！」

那左邊的女郎接口問道：「怎麼沒全部殺光？」

黃聖仁苦笑道：「這個，我可沒法回答，但那沒死的十多個，也並不好受。」

左邊的女郎接口問：「此話怎講？」

黃聖仁道：「因為，他們的兩隻耳朵都被割去了。」

右邊的女郎點首笑道：「不錯！這同時也算是一種精神制裁，够他們受用一輩子的。」

黃聖仁接着說道：「當那一陣大屠殺之前，那兩位姑娘曾自亮身份，說是『朱唇令』令主的手下，是奉命替天行道，專殺江湖上的壞人的。」

他，一頓話鋒，才不自然地一笑道：

「所以，方才我一看到那令牌，就聯想到必然是『朱唇令』了。」

左邊的女郎「哦」了一聲道：「原來你所知道的，不過是這麼一點兒。」

「是的，」黃聖仁感嘆道：「我更

不知道二位姑娘為何要擒我歸案？」

左邊的女郎答道：「這個，我們也不知道。」

右邊的女郎道：「你見到我們令主時，自然會知道啦！」

黃聖仁苦笑道：「姑娘們打的是『替天行道』的旗號，可是，在下捫心自問：生平未曾作過什麼傷天害理的事，為何也會受到令主的青睞呢？」

不等對方接腔，又注目問道：「而且，在下也不是什麼大有來頭的人物，『朱唇令』令主是怎會知道我這個人？二位姑娘又是怎會找到我的？」

左邊的女郎笑道：「你所說的前面兩個問題，見了令主自然會明白，後面的問題，我可以答覆你，因為，方才你們有人提到黃聖仁這個名字，所以，我們才聞聲找上船來。」

「哦！原來如此，」黃聖仁笑了笑道：「二位姑娘如果說不出在下的罪狀來，而要擒我歸案，那恐怕不容易。」

左邊的女郎俏臉一沉道：「你還想拒捕？」

黃聖仁笑笑道：「二位既非官府公差，也不是武林盟主的特使，而在下又沒有犯什麼案子，這拒捕二字，有點不太合適吧？」

左邊的女郎冷笑一聲道：「我們沒工夫同你咬文嚼字，但我鄭重警告你，最好是識相一點，自動隨我們投案，否則，要

胡林也冷笑一聲道：「不管怎麼樣，妳總該說個原因出來。」

右邊的女郎似乎一怔道：「你想要知道什麼原因？」

胡林一聲冷呼道：「官府處決犯人，也該宣佈罪狀呀！」

右邊的女郎「哦」了一聲道：「原來你說的是這個……」

左邊的女郎冷然接道：「我們令主說過，凡是飛虎寨的人，除了黃聖仁一人，另案處理之外，其餘的人，不論其是何身份，都是不必宣佈罪狀，就地處決……」

袁化呵呵大笑道：「口氣可的確是大得嚇人，只是不知手底下的功夫，能不能配合？」

左邊的女郎冷呼一聲道：「狂徒！你且嚐嚐這個！」

話落手起，屈指輕彈，一縷勁風，破空生嘯地，逕行射向袁化的胸前，慌得他連忙向一旁橫移一尺，但聽「嗤」地一聲，船窗的木板上，已洞穿一孔。

對方三人臉色同時一變，袁媚兒並長嘆一聲道：「『彈指神通』重現江湖，看來，武林中又已面臨多事之秋了。」

黃聖仁也含笑說道：「年紀輕輕，能有此等成就，也怪不得你們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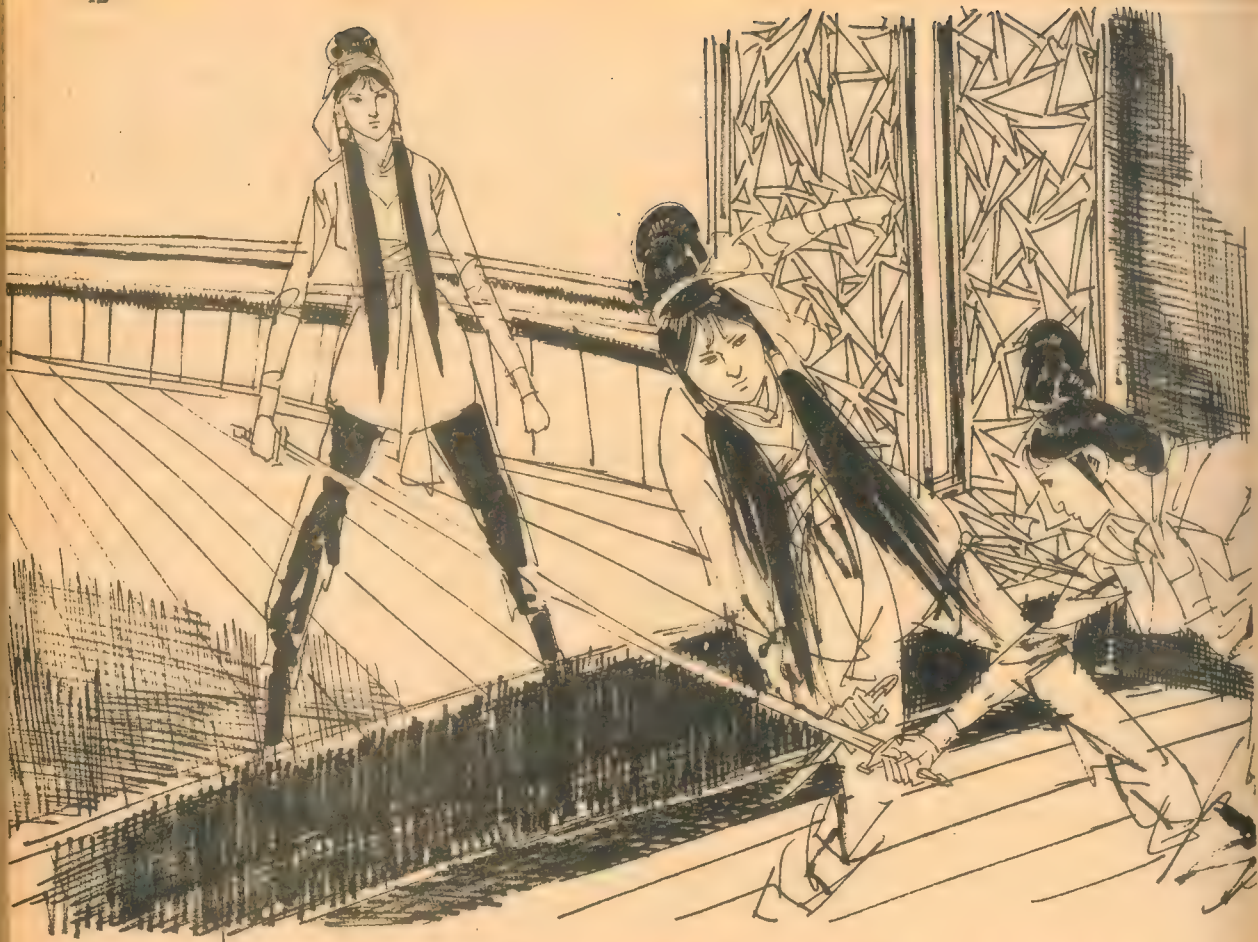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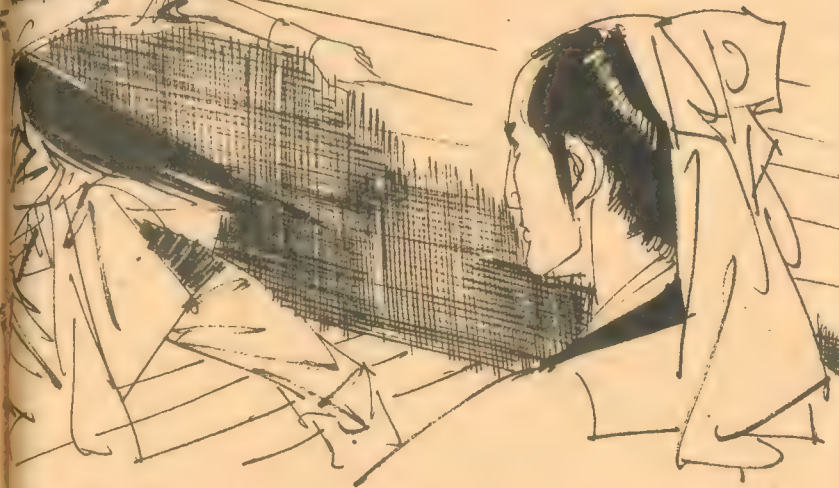
袁化已「噲」地一聲，竟亮出了肩頭長劍，戟指怒叱道：「丫頭！這兒不便施展，咱們到岸上去。」

左邊的女郎披肩一晒道：「不必那麼費事，這船艙中，就是你們三個的葬身之地了。」

話聲一落，但見一道寒芒一閃而出。

文圖  
雲青  
葛盧

# 朱唇令



是動起手來，對你面子上可不太好看。」

黃聖仁呵呵大笑道：「我這個人就是這麼死心眼，所謂不見棺材不掉淚……」

左邊的女郎接口冷笑道：「一定要見真章，待會我們一定成全你就是。」

右邊的女郎附和着道：「對！我們先收拾那三個附加品。」

說着，已昂然進入艙中，將那釘在桌面上的令牌收回，目注方文英問道：「這位姑娘是哪兒人氏？怎會被飛虎寨的人劫持的？」

方文英道：「事情是這樣的……」

當地將事實經過，簡略地說明之後，左邊的女郎不禁啞然失聲笑道：「原來妳就是『雙絕郎中』方仁傑的令妹，真是失敬得很。」

右邊的女郎却「格格」地嬌笑道：「『雙絕郎中』居然連自己的胞妹也輸掉了，這可真是天下奇聞。」

左邊的女郎問道：「方姑娘，妳不會武功？」

「是的，」方文英點首苦笑道：「我要是會武功，就不會被人家欺負了。」

右邊的女郎笑道：「好了，方姑娘不必害怕，請暫時退到一旁去，待會，我們負責送妳回『富陽』城去。」

方文英連忙含笑接道：「多謝二位姑娘！」

左邊的女郎美目向袁媚兒等三人一掃，沉聲問道：「你們三個，是自行了斷呢？還是要我們親自動手？」

袁媚兒嬌笑道：「真是說的比唱的還要好聽。」



緊接着，慘號隨傳，鮮血狂噴，袁化的胸前，已開了一個窟窿，慘死當場。屍體正徐徐地倒下去。

左邊的女郎手中持着一把雪亮的匕首，眼角浮現一絲殘酷的笑意，如非是她那把匕首上還沾着鮮血，可不會有人相信，日前慘死的袁化，就是她所殺的。

這情形，不但使胡林、袁媚兒二人臉色大變，連黃聖仁也為之直皺眉頭。至於那位俏立一隅的方文英，更是瞧得美目中異彩連閃，全神注視着情況的演變。

左邊的女郎，一面撥弄着手中那把還在滴着鮮血的匕首，一面笑問道：「二位如何打算啊？」

袁媚兒眼見胞兄慘死當場，心頭又驚又恨地，悲聲厲叱道：「賤人！我跟妳拚了！」

話聲中，已亮出一把精光耀目的短劍，和身撲了過來。

左邊的女郎揮舞着那把匕首，將自己防護得風雨不透，却是只守不攻地嬌笑道：「別拚命！我還不想妳死。」

袁媚兒厲聲叱道：「賤人！為何不還手？」

左邊的女郎笑道：「我一還手，妳非死必傷，但我必須留着妳，替我帶信！」

「作夢！」袁媚兒又是厲叱一聲之後，居然是放棄防守，採取與敵同亡的拚命招式，展開一連串搶攻。

但她們雙方的武功，實在相差太懸殊了。儘管袁媚兒採取拚命的打法，但她的

身體將乃兄的屍體，向背上一搭，轉身向船外走去。

李英琳目送袁媚兒的背影消失於船外之後，才向黃聖仁笑問道：「方才你說明白了，那是明白了一些甚麼啊？」

黃聖仁笑道：「我想，沒有告訴妳的必要。」

李英琳道：「你心中的事情，不肯說，我也不勉強你，但你該表明態度了。」

黃聖仁訝問道：「表明態度？我須要表明甚麼態度呢？」

對手却是好整以暇地，沒當一回事兒。

而且，她還邊打邊向她的同伴嬌笑道：「瞧！妳呆着幹嗎呀！」

右邊的女郎一怔道：「妳一個人耍糊猴，也就够瞧的呀！難道還要我來……」

左邊的女郎截口笑道：「不是的，我是要妳先收拾那一個呀！」

右邊的女郎嬌笑道：「對！對……」這時，胡林自知已難倖免，竟向黃聖仁沉聲喝道：「黃公子，咱們之間，總也算自己人……」

黃聖仁連忙接道：「我早已說過，咱們之間，拉不上關係。」

胡林沉聲接道：「請別忘了，唇亡齒寒，如咱們不合作，待會就輪到妳呀！」

黃聖仁笑道：「我倒不覺得有這麼嚴重……」

右邊的女郎笑道：「沒人會幫妳的忙啦！妳還是作得個男子漢一點，放手一搏吧！」

胡林一挫鋼牙道：「丫頭，妳說得對，伸頭一刀，縮頭也不過是一刀。」

他，說得可真有骨子漢的氣概，而且，肩頭長劍也隨之出了鞘，寒芒閃處，振劍撲了上來。

但事實上，却不是那麼回事。不錯！他是振劍撲過來了，但所撲的對象，却不是右邊的女郎，而是船艙邊的窗口，顯然，他是打算衝出窗外，借水道逃生啦！

胡林這行動，自然是大出那女郎的意外。但她雖然感到意外，反應却是快速已

極。只聽她嬌叱一聲，人影閃處，那位業已穿窗而逃的胡林，忽然發出一聲淒厲慘號，人也加速向外衝出，發出「撲通」入水之聲。

右邊的女郎，櫻唇邊掠過一絲殘酷的冷笑：「哼！這就是男子漢……」

她，順手扯過窗簾布，拭淨匕首上的血漬，回身向黃聖仁，嫣然一笑道：「你還記得住氣啊！」

黃聖仁笑道：「殺人也不過是頭點地，有甚麼可怕的，何況二位姑娘只是奉命擒我，而我也一定會跟着你們去……」

這同時，袁媚兒因自己兩個同伴的先後死亡，已顯得更為急躁，自然行動上，也是更加瘋狂，更加火爆了。

但左邊那女郎，却仍然是在從容地防守着，也在繼續開導着：「袁姑娘，妳我之間，無怨無仇……」

袁媚兒厲聲道：「妳殺了我的兄長，還說無怨無仇。」

「那是奉命行事。」

「那我就找妳拚命！」

「可是妳拚不過我。」左邊那女郎含笑接道：「妳何妨冷靜的想一想，俗語說得好：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只要妳能活下去，說不定以後還有復仇雪恨的機會哩！」

也許是後面這幾句話，收到了攻心的效果，袁媚兒居然自動停止了那瘋狂的攻勢，但目光中却是滿含怨毒地，注目問道：「妳為何不殺我？」

左邊那女郎道：「因為，我要請妳帶信。」

話聲中，已鬆開對方被挾住的匕首，聲音俱接道：「現在，請二位姑娘將貴上的住址告訴我。」

信。」

袁媚兒接問道：「帶信給誰？」

左邊那女郎道：「帶給黃飛虎。」

袁媚兒手一伸道：「好！拿來吧！」

左邊那女郎道：「我說的是口信，也是咱們令主的命令，請聽好了……」

她，微頓話鋒，才正容接道：「咱們令主說，黃飛虎要想免死，只有一條路可走，那就是將汪玉鳳交出來……」

卓立一旁的黃聖仁，忽然身軀一震地，脫口一「哦」道：「我明白了……」

兩位女郎同時向黃聖仁投過訝異的一瞥，左邊那位却向袁媚兒接問道：「袁姑娘，聽清楚沒有？」

袁媚兒漠然點首道：「知道啦！」

「那麼。」左邊那女郎揮手接道：「妳可以走了。」

袁媚兒沉思少頃，忽然一挫銀牙，俯身提起袁化的屍體，冷笑一聲道：「這筆血債，我會索還的！」

左邊那女郎嬌笑道：「有志氣！好！我等著妳。」

袁媚兒注目問道：「有種，妳就該留下姓名來。」

左邊那女郎抬手指着自己的鼻尖，嬌笑道：「我！李英琳，夠了麼？」

了。」

隨手將乃兄的屍體，向背上一搭，轉身向船外走去。

李英琳目送袁媚兒的背影消失於船外之後，才向黃聖仁笑問道：「方才你說明白了，那是明白了一些甚麼啊？」

黃聖仁笑道：「我想，沒有告訴妳的必要。」

李英琳道：「你心中的事情，不肯說，我也不勉強你，但你該表明態度了。」

黃聖仁訝問道：「表明態度？我須要表明甚麼態度呢？」

李英琳道：「我的意思是，你是自動跟我們走呢？還是一定要我們表現一手才行？」

黃聖仁笑了笑道：「我的態度，早就表明了，我自己不想走，光憑你們兩個，是請不動我的。」

李英琳臉色一沉道：「你自以為比方才那三個強？」

你就自動跟我們走。」

「這是不可能的事。」黃聖仁接道：「貴上面前，不論有再大的事情，我都將親自前往，作一了斷，不過，却不是給二位姑娘當犯人似地押着前往。」

李英琳哼了一聲道：「恐怕由不了你作主！」

黃聖仁笑道：「那就得看以後的事實來証明了。」

李英琳冷冷地一笑道：「你真是不見棺材不掉淚？」微頓話鋒，扭頭向白如意

喝道：「如意，給點顏色他瞧瞧！」

如响斯應地，但見寒芒一閃，白如意手中的匕首，已飛射而出。

但白如意是在白如意的匕首發出的同時，白如意竟忽然發出一聲驚呼。

緊接着，李英琳臉色一變地，也是飛身撲向黃聖仁。

只聽黃聖仁呵呵大笑道：「二位的顏色，我已經瞧過不止一次啦！」

原來二位姑娘的兩匕首，竟然分別被黃聖仁雙手的食中二指挾住，饒她們使盡氣力，却是掙不動分毫。

這情形，李英琳，白如意二位姑娘固然羞憤交迸地，連眼淚都急了出來，而一旁作壁上觀的方文英，却是禁不住美目中異彩連閃不已。

當然！由於當事人的雙方，心中都各有所思，以致方文英這種異常的神情，不會有人看到。

黃聖仁頓住話鋒，正容接道：「二位姑娘，我還是那句話，我同貴上之間，不論任何問題，我會親自同他解決。」

原來這兒方才的那一陣兇殺，已由旁邊的人向當地官府中報了案，這時正是官府的公差，趕到碼頭上來了，只聽碼頭上七咀八舌地嚷着：「就是那一艘……」

「對了，船艙中還有人……」

「唔……甲板上跪着兩個……」

所謂甲板上跪着的兩個，自然是白如意，李英琳二位姑娘上船後所弄的手腳。那些神氣活現的公差們，一經向旁人問明這兇殺案件的情況之後，不但再也神氣不起來，而且傻了眼了。

因為，目前的案情，一如三天之前，在西湖湖濱所發生的一樣，試想，像這種案子，憑他們這些料，怎能插得上手哩！

那些人在碼頭上越趨不前，船艙中的黃聖仁，却也不願意同他們多囉嗦，只是由窗口探頭向他們沉聲說道：「諸位公爺，這種武林中的兇殺案子，最好是不加開問，在下也不會讓諸位為難，馬上會將船開走。」

說完，也不管那些公差的反應如何，立即走出艙外，將那些穴道被制的飛虎案的人的穴道解開，並向那些縮作一團，仍在索索發抖的水手們沉聲說道：「快！快開船！」

身為老大的向着他苦笑道：「這……這位公爺，您……您要去哪兒啊？」

黃聖仁道：「開回『富陽』去。」

「是……」

經過一陣忙亂之後，這艘剛由「富陽」下來的中型樓船，又高張着風帆，逆流而上了。

船艙中的血漬，也已洗刷乾淨，方文

英琳冷笑道：「要想不傷和氣，



英正憑窗凝注着夜空中閃爍不定的星星，也不知她在想些甚麼。

當外間的一切弄好之後，黃聖仁才重行回到艙中，向着方英文笑了笑：「方姑娘，方才妳受驚了。」

方英文抬手一掠鬢邊被風吹亂的青絲，淡然一笑道：「其實也算不了甚麼，長年跟家兄在一起，這種事見得太多了！」

「哦！」黃聖仁訕然一笑道：「我幾乎忘了妳是名震天下的『雙絕郎中』方大俠的胞妹啦！」

微頓話鋒，又正容接問道：「方姑娘，令兄果然是賭王陶慶的徒弟？」

方英文點點頭道：「不錯。」

黃聖仁接問道：「方姑娘也果然不會武功？」

方英文含笑接道：「這問題也很重要，這是不可以思議的事。」

方英文嬌笑道：「可是，事實如此，不由你不信。」

接着，又注目笑問道：「閣下要去『富陽』幹嗎？」

黃聖仁笑了笑：「當然是爲了護送妳方姑娘回府呀！」

方英文嬌笑道：「那怎麼敢當！而且，這樣一來，不是耽擱了妳自己的事情了麼！」

黃聖仁笑了笑：「方姑娘不必因此而不安，此行也可以說是爲了我自己，因爲，我還有話，要向妳請教。」

「哦！」方英文含笑接道：「那麼，

有話就請儘管問吧，看在我方才等於是救了我的情份上，只要我知道，而又沒甚不便的問題，我當樂於回答的。」

黃聖仁苦笑道：「瞧妳這麼說法，能够回答我的問題，就不會多了。」

微頓話鋒，又自我解嘲地笑道：「不過，我還是得問問看。」

方英文笑了笑，說道：「本該如是的是的師傅吧？」

方英文嬌笑道：「閣下問的是，家兄道令師過去的遭遇麼？」

「方姑娘可真够機警，」黃聖仁苦笑著點點頭道：「不錯。」

方英文美目靈雲，道：「我知道家兄師傅的肚子裏，有很多故事不肯說，如果你能告訴我，我當然樂意聽呀！」

黃聖仁道：「可以，但我有條件。」

「什麼條件啊？」

「我要先知道令兄恩師的行踪。」

這麼一來，可使方英文爲難了：「這一個……」

黃聖仁正容截口接道：「方姑娘請不必爲難，也不要懷疑我別有用心，我之所以要見令兄的恩師，絕非我自己對他有所要求，而是爲了當年的『椿公案』，和目前即將掀起的一場大劫，向他有所解釋，如果說得漂亮一點，我是爲了要拯救可能會死於這場大劫中的武林蒼生，才想到要見他。」

方英文也正容說道：「如此說來，只好請妳閣下去對家兄說了，不過，我相信

家兄也不敢作主，必須向他師傅請示之後，才能答覆妳的……」

黃聖仁蹙眉接道：「後面有人跟上來。」

方英文笑笑道：「又有機會看妳表演啦！」

黃聖仁笑了笑：「方姑娘先莫取笑，來的是什麼人，還不知道哩！」

說着，扭頭向後面瞄了一眼，又蹙眉接道：「奇怪，來的人可真不算少哩！」

方英文始終若無其事地，不曾向後面瞟過一眼，聞言之後，只是漫應道：「有多少人啊？」

黃聖仁道：「一共是四艘梭型快艇，連操舟的，共有十二人。」

方英文「唔」了一聲，由她的俏臉上，可看不出有一絲表情來。

黃聖仁接着又「噢」了一聲道：「後面還有一艘，却只有一個人。」

方英文微笑問道：「是一個怎麼樣的人？」

黃聖仁道：「好像是一個穿白衫的年輕人。」

方英文「哦」了一聲道：「那很可能不是和前面那些人一起的。」

黃聖仁注目後面那些越來越近的快艇，點點頭道：「不錯！那白衣書生，距前面那批小艇，至少有十來丈的距離。」

這時，前頭的四艘小艇，已迫近到五丈以內，爲首一人並震聲大喝：「停船，靠到左岸去！」

樓船上的老大向黃聖仁苦笑道：「大爺，您說該怎麼辦啊？」

黃聖仁揮揮手道：「你別理他，由我來對付。」

說着，已緩步走向船尾，俯身笑問道：「閣下是哪一部份的人啊？」

朦朧夜色中，已可看到，那爲首一艘快艇上在說話的，是一位身着灰色長衫的中年文士，其餘三艘快艇上，則是兩位青衣老者，和一位倩裝少婦，那位倩裝少婦，則赫然是「朱唇令」令主手下的兩位紅衣女郎，其死，要她帶口信回去的袁媚兒。

至於其餘的人，則一律是黑色勁裝，腰跨單刀。

那灰衫文士哼了一聲，說道：「你是誰？」

黃聖仁笑道：「什麼事都有個先後來，到，你還沒回答我的問題，怎麼反而問起我來了哩！」

第四艘快艇上的袁媚兒嬌笑道：「黃大俠，你看到我袁媚兒，就該知道這些人來自何處的了……」

黃聖仁截口笑道：「袁姑娘責備得有理，但我方才問話時，可並沒看到妳袁姑娘，這一點，還得請袁姑娘多多原諒。」

灰衫文士冷然接道：「袁媚兒，這一個是什麼人？」

此人神態冷傲，語氣中更有君臨天下之概。

袁媚兒在飛虎案中，位居侍衛之職，身份並不太低，但他却是呼名道姓的，而袁媚兒不但不現一絲慍色，反而顯得恭謹地答道：「那就是咱們寨主的公子。」

灰衫文士似乎楞住了，「哦」了一聲

麼。」

人影閃處，灰衫文士，兩位青衣老者以及袁媚兒四人，也相繼飛登樓船之上，那灰衫文士冷笑一聲道：「你們兩個，有沒有個完的？」

方仁傑並沒理會灰衫文士，却向黃聖仁含笑說道：「黃兄，這兒事不敢有勞俠駕，還是請到艙門口去，必要時也可照顧舍妹的安全，因爲敵人太多，我一個人，可能會有顧此失彼之虞。」

黃聖仁笑道：「方大俠既然如此說，我就只好作壁上觀了。」

說着，立即向艙門口退了過去。

方仁傑這才向灰衫文士笑了笑：「已經說完了，閣下有何見教？」

灰衫文士冷笑一聲道：「事到如今，你還在裝糊塗。」

頓住話鋒，扭頭向一旁的袁媚兒怒聲問道：「袁媚兒，你們那一場豪賭，是如何說法的？」

袁媚兒注目方仁傑，蹙眉嬌聲說道：「方大俠，以你的身份地位，說話豈可反悔！」

方仁傑微笑反問道：「我哪一點反悔了？」

灰衫文士搶先問道：「你輸的賭注，爲何不算數？」

方仁傑神色一整道：「我輸的賭注，已經履行了，是你們食言背信，要殺我妹妹，我才起來相救的。」

袁媚兒笑道：「方大俠，我們事先曾經說好的，除了不能強迫令妹作壓寨夫人之外，其餘可以便宜處理的。」

灰衫文士道：「黃大俠自己當明白，如今時代變了，因爲，寨主已公開宣佈，

之後，半晌沒有接下去。

倒是黃聖仁首先打破沉寂道：「諸位是否爲了『朱唇令』令主手下，那兩個女孩兒而來？」

灰衫文士點點頭道：「不錯。」

黃聖仁道：「那兩個女孩兒，已由我打發了，如果你們僅僅是爲了這點事情，就請回去吧！」

灰衫文士沉思着問道：「還有一位方英文姑娘呢？」

黃聖仁「唔」了一聲道：「方姑娘就在船上。」

這時，樓船繼續上駛，四艘快艇也保持適當距離，不即不離地跟着，最後面的那艘小艇，也仍然是以十來丈的距離，遙遙地跟着。

灰衫文士含笑接口說道：「那麼，請黃大俠將方姑娘交給我們，我們當立即離去。」

黃聖仁訝問道：「將方姑娘交給你們幹什麼？」

灰衫文士歉笑道：「這個，你黃大俠可以不必過問。」

黃聖仁臉色一沉道：「有我在這兒，辦不到。」

灰衫文士也是臉色一沉道：「黃大俠，你既然是寨主的公子，當知本寨令出如山，我們奉命行事的人，對任何人，都是不能徇私寬放的……」

黃聖仁截口接道：「你可以推到我身上來。」

灰衫文士道：「黃大俠自己當明白，如今時代變了，因爲，寨主已公開宣佈，

不承認你是他的兒子，我們又怎能將責任向你身上推。」

黃聖仁冷冷地一笑，說道：「胆敢在我面前如此放肆的，想必在飛虎寨中地位不低。」

灰衫文士漫應道：「也不算高，不過是白虎堂的首席副堂主而已。」

黃聖仁笑道：「還說不高，首席副堂主，已經跟堂主差不了多少啦！」緊接着，又「哼」了一聲道：「既然有首席副堂主，那當然還有很多位副堂主啦！」

「不錯！」灰衫文士含笑接道：「後面的兩位青衣老者，也都是本堂的副堂主，目前，本寨各堂的副堂主人數，是不加限制的。」

黃聖仁「哦」了一聲道：「真是年代不同，以往的飛虎寨中，是沒有副堂主這名稱的。」

灰衫文士沉聲說道：「黃大俠，在下上命所差，不能耽擱，請莫使我爲難。」

黃聖仁笑了笑，說道：「我已經答應過你了，我沒有耽擱你的工夫，也沒爲難你……」

灰衫文士臉色一變道：「黃大俠，你是故意在橫裏架梁？」

黃聖仁笑道：「你要那麼想，那可是沒有辦法的事。」

灰衫文士沉聲說道：「黃大俠，我向你提出最後一次忠告，請你考慮此事的後果。」

黃聖仁漫應道：「你這不是忠告，應該是警告才對。」

灰衫文士冷然接道：「你自己明白，



力仁傑冷笑道：「便宜處理，可並不包括要殺死舍妹。」

灰衣文士笑道：「這樣夾纏下去，永遠講不清，橫直今宵之事，已無法善了，這兒，你是主人，有道是強兵不壓主，還是由你劃下道來吧！」

力仁傑「唔」了一聲道：「這還像句人話。」

接着，才正容說道：「我方力仁傑一向是單槍匹馬闖天下，今宵也並不例外，貴方，包括還在小艇上的八位，一共是十二位，一齊羣毆也好，一個一個的車輪戰法也行，總而言之，悉聽尊便就是。」

灰衣文士沉思着接道：「聽說你自出道以來，還不曾有過敗績，所以我要先行領教領教你的不傳絕藝，以後，看情形再作決定。」

「行！」力仁傑含笑接口應道：「請吧！」

灰衣文士亮出肩頭的一枝喪門劍，作了一個起手式道：「你還不亮兵刃？」

力仁傑一展手中的摺扇道：「我的兵刃，早就在手中啦！」

灰衣文士沉聲說道：「那麼，在下有偈了！」

話出招隨，「刷」地一劍，逕行刺向力仁傑的「丹田」要穴。

這位灰衣文士，也難怪他狂。

儘就這起手一劍而言，不但勢沉勁猛，而且，明眼人一眼就可看出來，他這一劍，至少有三種不同的厲害變化，要是身手累為次一點的人，可真是一招也接不下來。

力仁傑入目之下，但見他星目中異彩一閃，口中却脫口誇讚道：「好劍法！」話聲中，人卻滴溜溜地一轉，已避了開去。

力仁傑這一手，也算是絕到了家。

他本人的感受如何，旁人自然是不待而知，但在別人，尤其是在當事人的灰衣文士眼中，却感到對方是以毫髮之差才險煞人地，避了開去的，因而使他覺得有不過如此之感。

也因爲灰衣文士有這種感覺，他可不理會對方接不接招，緊接着，「刷，刷，刷」地，一連攻出三式絕招，將力仁傑迫得團團直轉。

灰衣文士接連四招搶攻，未曾傷着力仁傑分毫，儘管力仁傑每一招都是在驚險已極的情形之下才避過，但以灰衣文士江湖閱歷之深，已意識到自己是遇上真正的剋星了。

他，儘管暗中驚凜不已，但却仍然咬牙展開一串搶攻。

在船中透出來的少許燭光照映之下，但見寒閃交織，劍氣森森，金刃破空之聲，加上他那枝喪門劍，更是構造特別，飛舞之時，除了金刃破空之聲外，更有一種使人毛髮悚然的奇異嘯聲，令人聽了，頭皮都有發炸之感。

可是，那位在對方綿密劍幕之中的力仁傑，却仍然是衣袂飄飄地，東飄西閃，根本不覺有回敬過一招半式的。

儘管外表看來，每一招一式都是驚險已極地才勉強避過，但是在行家眼中，力仁傑可比那灰衣文士高明得不可以道里平。

了。

就當灰衣文士搶攻了二十招之後，力仁傑却呵呵一笑道：「閣下如有甚麼壓箱底的本領，也抖出來了，再遲，可就沒機會啦！」

灰衣文士怒叱一聲：「狂徒，吃我一掌！」

話出掌先，他，右手的喪門劍斜挑力仁傑的左脅，左手一掌擊向力仁傑的前胸，劍掌配合，相輔相成，更是倍增威力。

力仁傑仍然沒有反擊。

他，身形微側，避過對方的長劍，對那左手的劈空掌力，却視若無睹地，準備硬行捱上一掌。

但灰衣文士的劍掌是同時發動的，勁疾掌風中，却還有三枝利箭，成品字形，向力仁傑的前胸射來。

原來灰衣文士的左袖中，裝有袖箭，能傷人于無形。

方才，他的劈空掌力不過是一種掩護，其主要企圖，還在以袖箭克敵。

力仁傑本來就是沒將對方放在眼中，而準備硬捱一掌的。

由於雙方距離太近，灰衣文士的手段，又過於陰險，因此，當力仁傑發覺對方的掌風中夾有利箭時，事實上已沒法閃避或格拒，三枝袖箭與勁疾的掌風，同時擊中他的胸部，使得他「哎喲」一聲，仰身栽倒。

灰衣文士似乎早已料到自已這一着，會奏奇功似的。

力仁傑身形一倒，灰衣文士立即如影隨形地，長劍一閃，順勢攔腰劈了下去。

這變化，委實太意外了，意外得使得卓立在船門口的黃聖仁也沒法搶救，而只有發出驚呼的份兒。

真是說時遲，那時快。

當灰衣文士順勢下劈的長劍，發出令人毛骨悚然的銳嘯聲中，寒芒電閃，血光迸射，同時並傳出一聲慘厲慘號。

說來也真令人難以相信，橫屍甲板上的，竟然是那位灰衣文士，而且，他胸口插着的，竟赫然他自己的喪門劍。

至于那位分明已經中箭倒地的力仁傑，却是安祥地站立在灰衣文士的屍體旁，那三枝袖箭，也赫然還釘在他的胸部。

這情形，可震懾得現場中的人，一齊鴉雀無聲。

半晌之後，還是黃聖仁首先打破沉寂道：「方老爺，這一手真够高明！」

力仁傑一面從容地，將釘在自己胸部的袖箭拔下，一面謙笑道：「黃大俠謬獎了！」

黃聖仁笑道：「在下說的，可是由衷之言，不過，方才那情形，也使我嚇了一大跳。」

「那真抱歉，」力仁傑歉笑道：「本來我還不一定要殺他的，但這人實在太陰險，太毒辣了。」

黃聖仁點首接道：「是的，在下也有同感。」

就這當口，那兩位呆立一旁的青衫老者，忽然雙雙一使眼色，四手齊揚地，發出十多枝袖箭，以夾擊之勢，集中向力仁傑射來。

而且，袖箭出手之後，也不管結果如何，只有後面王家老婆婆遭了池魚之殃。

力仁傑點首長嘆道：「是的。」

力仁傑點首長嘆道：「那是甚麼人幹的？」

「飛虎寨的人。」

「那些天殺的賊子們！」

力仁傑苦笑說道：「天才不管這些閒事哩！老天爺混賬得比人間的官府還要加三級，那還有甚麼因果報應可言。」

力仁傑一挫銀牙道：「是的，從今之後，我也要開始練武了。」

「妳？練武幹嗎？」

「殺壞人呀！」

力仁傑朗聲大笑道：「這才是我的好妹妹呀！」

力仁傑「哦」了一聲道：「那位等於是你一命的，又是誰呢？」

力仁傑苦笑說道：「我也不知道，但我由口音中聽出來，那顯然是一位年輕的女人。」

方文英笑道：「看來，你是遇上桃花運了哩！」

忽然，一個嬌甜的語聲，隨風傳來道：「不錯，你們兄妹倆，都交上了桃花運了……」

方仁傑等人循聲投注，只見左岸邊一位白衣飄拂的妙齡女郎，正向他們含笑招手道：「嗨！方大俠，將船兒靠攏一點好不？」

原來這一段路，河道較窄，樓船距岸邊，頂多也不過三十來丈遠。

力仁傑含笑點首道：「好一個殺惡即所以行善，那我就放手大殺一番了……」

話落，雙手齊揚，原先挾在指縫中的

何，雙雙暴吼一聲：「狂徒躺下！」

兩人一使單刀，一使鐵尺，雙雙和身撲了過來。

不錯，是有人躺下了。

兩聲慘厲慘號中，又發出「砰砰」兩聲震响。

那兩個青衫老者分別跌倒在力仁傑的左右甲板之上。兩人的「太陽穴」上，都釘着一枚本來是屬於他自己的袖箭。

而力仁傑口中咬着三枚袖箭，雙手指縫中，也分別夾着五枚，臉上却浮現着一絲輕視的笑意。

這情形，使得黃聖仁脫口讚道：「方大俠神乎奇技，今宵，在下真是大開眼界了。」

由于口中還嚼着三枚袖箭，力仁傑只報以譏笑而沒接腔。

這時，俏立一旁的袁媚兒，俏臉鐵青，呆若木鷄地，一副不知如何自主處的神情。

至于江面上那些快艇上的勁裝漢子們，由于不知道上面情形如何，留下來覺得不妥當，自行離去吧，又好像不敢，只好跟在樓船後面，逡巡遊弋着。

力仁傑目光向江面上一掃，忽然俊臉一寒，吐掉口中的三枚袖箭，冷笑一聲道：「既然殺開頭了，就多殺幾個也好。」

黃聖仁點首附和着道：「對！殺惡即所以行善，殺一個壞人，就等於救活無數的好人。」

力仁傑含笑點首道：「好一個殺惡即所以行善，那我就放手大殺一番了……」

話落，雙手齊揚，原先挾在指縫中的

袖箭，以「滿天花雨」的手法，向江面上射落。

在一連串的慘號聲中，那些快艇上的勁裝漢子們，已全部被殲，那些快艇，也因沒人操縱，而向下游順流而去。

黃聖仁連連點首道：「方老爺，殺得可够痛快啊！」

力仁傑由船艙中探出半個身子，秀眉微蹙地，嬌聲問道：「哥哥，今宵，我看你有點反常！」

力仁傑笑問道：「何以見得？」

力仁傑道：「別人不知道，我可清楚得很，你雖然是職業兇手，但平常可從來不曾如此嗜殺的。」

力仁傑「唔」了一聲道：「妳猜對了，今宵，我有滿腔怒火，沒處發洩。」

力仁傑索性走出艙外來，訝問道：「方文英索性走出艙外來，訝問道：『爲甚麼呢？』」

方仁傑呼了一聲，才苦笑道：「妳知道我是怎麼趕到這兒來的？」

方文英「哦」了一聲道：「對了，我正想請教哩！」

方仁傑道：「這事情，說來可真話長，且等我向這位袁姑娘說幾句話之後，再說吧！」

接着，目光移注袁媚兒，淡然一笑道：「袁姑娘……啊！不！我也該隨俗，叫妳一聲大嫂才對。」

袁媚兒顯然已明白自己不會被殺了，但她却是冷漠得不帶一絲表情地接道：「隨你的便。」

方仁傑含笑接道：「大嫂，現在，我不會殺妳了。」

袁媚兒還是漠然地說道：「我早已將

生死置之度外，你不殺我，我也不會感激你。」

方仁傑道：「我不要妳感激，只要妳靜靜地聽我和舍妹說明經過之後，能據實回答我幾個問題，就行了。」

袁媚兒呼了一聲，說道：「此時此地，我還能有反對的餘地麼！何必徵求我的同意！」

方仁傑笑道：「方大嫂說得是，那就只好暫時怠慢妳，在一旁聽聽故事了。」

他，頓住話鋒，目光移注方文英長嘆一聲道：「妹妹，自從今天午後『富陽』一別，我已經不止一次由死裏逃生了。」

方文英嬌軀一震地，訝問道：「有這麼嚴重？」

方仁傑道：「我一點也沒誇張。」

方文英蹙眉問道：「究竟是怎麼回事啊？」

方仁傑苦笑說道：「當妳離去時，我不是曾去碼頭上送妳麼！」

「不錯！」

「可是，就在這一段時間中，有人在我們的房間中安裝了炸藥……」

方文英截口驚「哦」了一聲道：「那你是怎麼察覺的？」

方仁傑道：「我根本不曾察覺，但當我走近門口時，却突然有人大聲喝喝：『方大俠，趕快就地躺下！』」

方文英含笑問道：「你果然就地躺下了！」

「是的。」方仁傑接道：「我剛剛就地躺下，『轟』地一聲，整幢房子，立即化爲烏有，幸虧當時左右隣舍都沒人在家



方仁傑訝然問道：「這位姑娘有何見教？」

白衣女郎嬌笑道：「見教是不敢當，不過，如果誠如方大俠所說，今天午後，在『富陽』城中也算是救過你一命的話，是否也該讓搭一趙便船呢？」

方仁傑一「哦」說道：「今天午後，在『富陽』城中，向我示警的，就是姑娘妳？」

白衣女郎笑了笑道：「我想，你多少也該由口中聽出來一點端倪了吧？」

「是的，」方仁傑含笑接道：「經妳這一提醒，我委實是想起來了。」

接着，又揚聲說道：「船老大，請將船靠到左岸去。」

那白衣女郎也揚聲接道：「不必靠岸，只要向左靠近二十丈，也就行了。」經過這一陣的談話，橫船離岸的距離，似乎又遠了一些。

這就是說，橫船離岸邊已不止三十來丈了。

在目前情況之下，靠過去二十來丈，也還有十五六丈的距離。

一個人能一躍而渡過十五六丈的距離，其輕功縱然不能說是已到最高境界，但也足以自豪的了。

就當船上的人各自心頭付想着之間，橫船已向左岸徐徐靠攏，而那白衣女郎也有若驚鴻掠影似地，飛越十五六丈的距離，到了方仁傑等人的面前。

人一到眼前，當然看得更清楚了。

這位白衣女郎，約莫十八九歲年紀，其身軀之婀娜多姿，固然是恰到好處，而

面容與膚色之美，也絕不在方文英之下。

嚴格說來，白衣女郎與方文英一比，算得上是春蘭秋菊，各擅勝場。

方文英文靜得像一枝空谷蘭，清麗脫俗，顯得無比的聖潔。

而白衣女郎卻像是一朵盛放的桃花，顯得艷光照人，令人不敢逼視，却又令人忍不住地，想要多看幾眼。

這些，本來也不過是白衣女郎飄落船上的刹那之間，方仁傑等人所獲的印象。

方仁傑目光一觸之下，抱拳一拱道：

「姑娘在上，方仁傑這廂有禮了。」

白衣女郎並沒有還禮，却是抿唇媚笑，說道：「這就算是答謝今天午後的救命之恩。」

「非也！」方仁傑含笑接道：「有道是大德不敢言謝，方才的這一揖，不過是世俗的見面禮而已！」

白衣女郎嬌笑道：「方公子這嘴上的功夫，也一樣的高明。」

方仁傑訕然一笑：「姑娘謬獎了！」

白衣女郎目光朝方仁傑兄妹一掃，含笑接道：「真是見面勝於聞名，賢兄妹仙露明珠，人間麟鳳，好生令人羨煞。」

方文英淡然一笑道：「姑娘不要灌迷湯了，我還沒請教妳的尊姓芳名哩！」

白衣女郎嫣然一笑道：「小妹賤姓倪，小名兒叫小娟。」

方仁傑兄妹同聲一「哦」道：「原來是倪姑娘。」

一直冷眼旁觀的黃聖仁，忽然插口問道：「倪姑娘是從母姓吧？」

倪小娟不勝驚訝地問道：「噢！你是

怎麼知道的？」

黃聖仁笑笑道：「如果我的猜想不錯，則我知道的，還有很多哩！」

倪小娟美目霎了霎，說道：「你且說說看。」

黃聖仁注目問道：「令堂芳名，是否叫素娟？」

倪小娟臉色一變道：「你是誰？」

黃聖仁淡然笑道：「在下黃聖仁。」

倪小娟蹙眉接道：「奇怪，怎麼我沒聽說過？」

這情形，不由使方仁傑兄妹，也同時蹙起了眉頭。

黃聖仁沒再答話，只是意味深長地嘆了一聲。

這時，橫船繼續駛上駛，船老大却忙着清除船上的屍體和血漬。

沉寂了少頃後，方仁傑首先打破沉寂道：「諸位，我們到船艙中去坐坐吧！」

一行人魚貫地進入艙中，就座之後，倪小娟才接問道：「方大俠兄妹還要來『富陽』？」

方仁傑笑笑道：「『富陽』已等於我的第二故鄉，暫時我還捨不得離開它。」

倪小娟抿唇媚笑道：「有道是：智者樂山，仁者樂水，『富陽』城有山有水，方大俠兄妹，智仁勇兼備，那就難怪會不願離開『富陽』啦！」

方仁傑謙笑道：「我們兄妹，是道地的俗人，倪姑娘這一說，可使我們汗顏得很。」

倪小娟嬌笑道：「方公子不用太謙，我說的可是由衷之言。」

方文英注目接問道：「倪姑娘還記得方才在岸上所說的話麼？」

倪小娟微微一怔之下，才「哦」了一聲道：「對了，話題越扯越遠，如非是方姑娘提起，我幾乎忘記了哩！」接着，才含笑反問道：「方姑娘所說的，是否就是那賢兄妹倆都已登上桃花運的那句話？」

方文英點首接道：「不錯。」

倪小娟笑問道：「方姑娘貴庚啊？」

方文英一怔道：「小妹虛度十九。」

倪小娟截口嬌笑道：「如此說來，該稱小妹的，還是我哩……小妹今年一十八歲，現在，我稱妳方姊姊，以後，很可能我會叫妳嫂嫂哩！」

方文英又是一怔道：「此話怎講？」

倪小娟道：「不瞞方姊姊說，小妹我也是兄妹兩人，方姊姊兄妹雖然還不知道我們是什麼人，但我們兄妹却對方姊姊兄妹心儀已久了哩！」

這一段話，再加上方才那一句「你們兄妹都已登上桃花運」的那一句，已不難想見，倪小娟此行的來意了。

因此，使得方仁傑，方文英這一對「兄妹」，有點啼笑皆非地，互相投過一瞥頗為尷尬的苦笑。

方文英抿唇笑問道：「如此說來，倪姑娘此行，是來相親的？」

倪小娟含笑點首，嬌聲應道：「可以這麼說。」

方文英接問道：「印象如何呢？」

倪小娟居然也訕然一笑道：「我感到非常滿意。」

方文英笑了笑，道：「這話，是代表

怎會不知道呢！」

不等對方接腔，又立即歉笑道：「說令師到處留情，也許不太切合實際，但如暑加更改，說是他招惹出來的情孽，那是絕對正確的。」

方文英禁不住「噢」一聲嬌笑道：「到處留情，與招惹情孽，這兩者之間，似乎分別不太大吧？」

方仁傑正容接道：「妹妹，此中分別是很大的，問題是在主動與被動之分。」

「對了。」黃聖仁含笑接道：「方公子這『主動』與『被動』之分，算得上是一針見血的話。」接着，又神秘地一笑道：「如果方姑娘還不明瞭，在下還可以舉一個簡單的例子，來加以證明。」

方文英笑了笑，說道：「好！我正恭聆着。」

黃聖仁神色一整道：「就以片刻之前，所發生的事來說吧！不管未來的發展和結果如何，都不能說賢兄妹到處留情，而只能算是招惹來的情孽。」

方文英嫣然一笑道：「多謝黃大俠！這下子，我是完全懂了。」

黃聖仁似乎深恐對方向他再套問過去的往事似地，連忙起身歉笑道：「方公子！方姑娘！在下不便打擾，就此告辭！」

方文英掩口嬌笑道：「黃大俠，我不會再向你問些甚麼，你還是放心多坐一會兒吧！」

「不！」黃聖仁訕然一笑道：「我本來的目的，是護送方姑娘去『富陽』，現在方公子趕來，方姑娘已毋需在下護送了，自當告辭才對呀！」（未完）

倪小娟得意地笑道：「我娘是時常叫我野丫頭的。」

微微一頓話鋒，又含笑接口道：「也許方公子和方姊姊會在心中笑我口沒遮攔，不夠莊重，其實，這也是受了我娘的影響，我娘常說，男女相悅，乃天經地義的事，只要是能够發乎情，止乎禮，要愛就愛，沒有什麼不好意思，更無須扭扭捏捏的。」

方文英連連點頭道：「有道理，有道理……」

倪小娟又滔滔地接道：「我娘常說，在心所愛慕的人前，坦率地表白內心的愛

妳自己？」

「也代表我哥哥。」

「這是說，代表令兄看中我了？」

「正是。」

「這種事，可不能越俎代庖啊！」

倪小娟嬌笑道：「我們已經說好了，只要我看中了，他決無異議。」

方文英笑了笑道：「妳怎能斷定我也會看中令兄呢？」

倪小娟蠻有把握地笑道：「我想會的，我哥哥的武功不比我差，人也長得和方公子一樣的瀟灑英俊……」

方文英忍不住「噢」一聲嬌笑道：「妳說得好一廂情願。」

倪小娟微微一怔之間，方仁傑含笑接問道：「倪姑娘，令兄怎麼沒有來？」

倪小娟答道：「我哥哥很會害羞，他自己不好意思來。」

方文英笑了笑，道：「妳倒具有鬚眉氣概。」

倪小娟得意地笑道：「我娘是時常叫我野丫頭的。」

微微一頓話鋒，又含笑接口道：「也許方公子和方姊姊會在心中笑我口沒遮攔，不夠莊重，其實，這也是受了我娘的影響，我娘常說，男女相悅，乃天經地義的事，只要是能够發乎情，止乎禮，要愛就愛，沒有什麼不好意思，更無須扭扭捏捏的。」

方文英連連點頭道：「有道理，有道理……」

倪小娟又滔滔地接道：「我娘常說，在心所愛慕的人前，坦率地表白內心的愛

妳自己？」

「也代表我哥哥。」

「這是說，代表令兄看中我了？」

「正是。」

「這種事，可不能越俎代庖啊！」

倪小娟嬌笑道：「我們已經說好了，只要我看中了，他決無異議。」

方文英笑了笑道：「妳怎能斷定我也會看中令兄呢？」

倪小娟蠻有把握地笑道：「我想會的，我哥哥的武功不比我差，人也長得和方公子一樣的瀟灑英俊……」

方文英忍不住「噢」一聲嬌笑道：「妳說得好一廂情願。」

倪小娟微微一怔之間，方仁傑含笑接問道：「倪姑娘，令兄怎麼沒有來？」

倪小娟答道：「我哥哥很會害羞，他自己不好意思來。」

方文英笑了笑，道：「妳倒具有鬚眉氣概。」

倪小娟得意地笑道：「我娘是時常叫我野丫頭的。」

微微一頓話鋒，又含笑接口道：「也許方公子和方姊姊會在心中笑我口沒遮攔，不夠莊重，其實，這也是受了我娘的影響，我娘常說，男女相悅，乃天經地義的事，只要是能够發乎情，止乎禮，要愛就愛，沒有什麼不好意思，更無須扭扭捏捏的。」

方文英連連點頭道：「有道理，有道理……」

倪小娟又滔滔地接道：「我娘常說，在心所愛慕的人前，坦率地表白內心的愛

妳自己？」

「也代表我哥哥。」

「這是說，代表令兄看中我了？」

「正是。」

「這種事，可不能越俎代庖啊！」

倪小娟嬌笑道：「我們已經說好了，只要我看中了，他決無異議。」

方文英笑了笑道：「妳怎能斷定我也會看中令兄呢？」

倪小娟蠻有把握地笑道：「我想會的，我哥哥的武功不比我差，人也長得和方公子一樣的瀟灑英俊……」

方文英忍不住「噢」一聲嬌笑道：「妳說得好一廂情願。」

倪小娟微微一怔之間，方仁傑含笑接問道：「倪姑娘，令兄怎麼沒有來？」

倪小娟答道：「我哥哥很會害羞，他自己不好意思來。」

方文英笑了笑，道：「妳倒具有鬚眉氣概。」

倪小娟得意地笑道：「我娘是時常叫我野丫頭的。」

微微一頓話鋒，又含笑接口道：「也許方公子和方姊姊會在心中笑我口沒遮攔，不夠莊重，其實，這也是受了我娘的影響，我娘常說，男女相悅，乃天經地義的事，只要是能够發乎情，止乎禮，要愛就愛，沒有什麼不好意思，更無須扭扭捏捏的。」

方文英連連點頭道：「有道理，有道理……」

倪小娟又滔滔地接道：「我娘常說，在心所愛慕的人前，坦率地表白內心的愛

妳自己？」

「也代表我哥哥。」

「這是說，代表令兄看中我了？」

「正是。」

「這種事，可不能越俎代庖啊！」

倪小娟嬌笑道：「我們已經說好了，只要我看中了，他決無異議。」

方文英笑了笑道：「妳怎能斷定我也會看中令兄呢？」

倪小娟蠻有把握地笑道：「我想會的，我哥哥的武功不比我差，人也長得和方公子一樣的瀟灑英俊……」

方文英忍不住「噢」一聲嬌笑道：「妳說得好一廂情願。」

倪小娟微微一怔之間，方仁傑含笑接問道：「倪姑娘，令兄怎麼沒有來？」

倪小娟答道：「我哥哥很會害羞，他自己不好意思來。」

方文英笑了笑，道：「妳倒具有鬚眉氣概。」

倪小娟得意地笑道：「我娘是時常叫我野丫頭的。」

微微一頓話鋒，又含笑接口道：「也許方公子和方姊姊會在心中笑我口沒遮攔，不夠莊重，其實，這也是受了我娘的影響，我娘常說，男女相悅，乃天經地義的事，只要是能够發乎情，止乎禮，要愛就愛，沒有什麼不好意思，更無須扭扭捏捏的。」

方文英連連點頭道：「有道理，有道理……」



# 離魂俠

## 月淡星稀明燈現

秦紅·文

\*\*\*\*\*

### 前文提要：

上面書至仇如山與恨似海想出以棉花塞耳，避免聽聞叫魂之聲後，重新向五絕谷趕去，這次因為耳朵被棉花塞住，在樹林中歇宿時，便不再聽聞異聲，翌日順利地找到了五絕谷，他們因目的地已到，為便與谷中執事人交談起見，便取下塞耳棉花，登記挑戰劍宮，詎知剛登記好獲准進入谷中時，呼喚聲又在他們耳中响起，他們便又像上次一樣，中了魔似的自動退出五絕谷，翻山越嶺的走到鐵嶺關外的一片樹林中，昏迷地上，迫他們醒來，發覺被人捆綁，那捆綁他們的人是要押他們往長白嶺領獎，仇如山願獻出金葉以換自由，為首者向老二詢問意見——

\*\*\*\*\*

缺咀狐道：「唔，讓我想一想……」人面狼再轉對場鼻判官裴四問道：「老三，你意下如何？」

場鼻判官裴四道：「得人錢財替人消災，放了吧！」

缺咀狐道：「不，放不得！」

場鼻判官道：「為什麼？」

缺咀狐道：「想想看，這小子既能幹掉長白王夏侯祺，手底下必有驚人之處，咱們現在若把他放了，準死無疑！」

場鼻判官一哦道：「這倒有理……」

人面狼問道：「依你說，該怎麼辦處理他？」

缺咀狐微笑道：「咱們三人從未做過一件好事，這次為什麼不做做好事……」

人面狼笑道：「怎麼說，怎麼說？」

缺咀狐微笑道：「老大，我一向都瞞不了你，我心裏想什麼，你都知道，是不？」

人面狼哈哈笑道：「你的意思是需要一輛馬車和兩口棺材，對不？」

缺咀狐點頭笑道：「對了！」

人面狼轉對場鼻判官說道：「老三，

這事由你去辦如何？」場鼻判官遲疑着說道：「好是好，不過……」

人面狼道：「怎樣？」

場鼻判官道：「就怕小弟回來的時候，你們已經不在了。」

人面狼眉頭一皺道：「哼，你想到那裏去了，我和老二這樣的人麼？」

場鼻判官聳聳肩，露出一個不自然的笑容道：「常言道：『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

人面狼不悅道：「那你是去了？」

場鼻判官道：「去是可去，不過剛才那七片金葉，小弟至少要先分兩片。」

人面狼掏出兩片金葉扔給他，揮手道：「快去！快去！」

場鼻判官收下金葉，這才笑嘻嘻的轉身出屋，由屋後牽出一匹健馬上馬走了。仇如山已知他們食言不肯放自己兩人，心中甚怒，喝道：「姓屠的，你要不要臉？」

人面狼又露出那種猙獰的「吃人」笑容道：「哼，怎麼啦？」

人面狼又露出那種猙獰的「吃人」笑容道：「哼，怎麼啦？」

仇如山道：「剛才，你已答應決不食言——」

人面狼仰臉大笑一聲道：「不錯，我是答應你決不食言，鹽那東西是太鹹了，食不得！食不得！」

缺咀狐「嘻嘻」的大笑起來。

仇如山憤怒至極，如果不是手脚被索子緊緊捆住，他會跳起來殺人，但就因不能行動，因此他把怒火硬壓了下去，冷冷道：「我如不死，定會好好報答你們！」

人面狼哈哈笑道：「可以！可以！老子等着你就是了，但是你小子活命的機會只怕不多了呢！」

恨似海忽然開口問道：「你要怎樣處置我們兩人？」

人面狼笑道：「把你們裝入棺中，埋了！」

恨似海吃吃笑道：「我不相信！」

缺咀狐聽到她銀鈴般的笑聲，登時渾身皆酥，色心大起，笑道：「嘿嘿，這娘們有意思……」

恨似海向他拋出一個媚眼，脆笑道：「有意思又怎麼呢？」

缺咀狐更是全身發癢，立刻轉對人面狼笑道：「老大，讓我樂一樂如何？」

人面狼面色一正道：「不成！」

缺咀狐道：「為什麼？」

人面狼冷笑道：「虧你還經常自詡是一隻老狐狸，那丫頭打着什麼鬼主意你難道看不出來？」

缺咀狐笑道：「不妨，我絕不會上當的。」

人面狼搖頭道：「算了，要玩，改天

「老大，你瘋了不成？」

人面狼回頭喝叱道：「三泰，你還不跳下來求饒？告訴你，這位魯老爺是神的化身，咱們幹的事是瞞不了他老人家！」

缺咀狐早已看出眼前的老人必是武林異人魯老爺，他對魯老爺也十分畏懼，可是對人面狼的「窩囊到家」却十分不滿，他看了看魯老爺，忽然掉頭拔步便跑，要溜了。

「阿福，拿下！」

「是！」

阿福快得像一道閃電，趕上前一把抓住缺咀狐後頸，將他整個人舉了起來。

魯老爺道：「摔他一傢伙！」

「是！」

阿福揮手包似的用力摔下，缺咀狐豬叫一聲，兩眼往上一翻，就什麼都不知道了。

人面狼驚得直發抖。

魯老爺笑迷迷道：「阿福，去把那個叫什麼判官的傢伙捉回來吧！」

阿福應了一聲，快步進入樹林中，不久即提着場鼻判官裴四回到屋前，將他扔在缺咀狐身邊。

場鼻判官裴四，軟若一團泥，沒動一下。

魯老爺下了黑驢，拍拍身上一襲官服，然後才向人面狼笑道：「你，注意聽着，把你們偷竊得來的珠寶，以及得自仇如山的那七片金葉一起拿到屋子裏來給本老爺，知道麼？」

人面狼連連磕頭，說道：「知道，知道了……」

我陪你去玩個痛快，這個玩不得！」缺咀狐孤耳撒腿道：「客子裏的姑娘我玩多了，就是想換換口味。」人面狼道：「我說不行就不行，你別活的耐煩了！」缺咀狐快快不樂道：「好吧，但是我倒要請問一下，你打算如何處置她？」人面狼道：「到時候再說吧！」他走到門口，望望天上，道：「快正午了，把那些東西出來吃吧？」缺咀狐點頭應是，即自一囊袋中取出一包食物和一個酒葫蘆，放到桌上，打開食物道：「來，咱們吃啊！」人面狼上前坐下吃了起來。那包食物，是一隻烤雞，三斤牛肉和十多個包子，雖然已冷了，但還是香噴噴的！

恨似海道：「喂，我肚子好餓，分一些給我們吃好麼？」

人面狼笑道：「妳怎麼吃呀？」

恨似海道：「解開我手上的索子，我就能夠吃嘛！」

人面狼和缺咀狐大笑起來。

但突然間，他們不笑了，一齊吃驚的轉頭望向屋外——

原來，屋外來了兩個老人！一個是騎驢的官兒，一個是荷刀的老僕，正是魯老爺和老僕阿福！

人面狼和缺咀狐顯然不識得鼎鼎大名的「老爺俠」主僕，但他們都覺這兩個老人來得古怪，故迅速撤出兵器，跳到門外喝道：「幹什麼的？」

魯老爺大驚失色，抱頭駭叫道：「哎

不得了，碰上山賊了，快逃！快逃！」咀裏說「快逃」人却騎在驢上沒動！阿福說道：「老爺莫慌，待老奴問一問。」他向人面狼和缺咀狐一躬身，含笑道：「二位好漢請了，家主人不常出門，見到帶武器的人心就發慌，二位好漢請莫生氣。」

在草屋裏的仇如山和恨似海已聽出是魯老爺主僕，心知救星到了，高興得叫了起來。

阿福聽到叫聲，神色一呆道：「噢，誰在屋內鬼叫鬼叫？」

人面狼面色一沉道：「少管閒事，你們是幹什麼來的？」

阿福陪笑道：「我們來找朋友。」

人面狼道：「誰？」

阿福道：「朋友。」

人面狼道：「你的朋友是誰？」

阿福道：「明燈俠。」

人面狼嚇了一大跳，說道：「你說什麼？」

阿福道：「明——燈——俠。」

人面狼和缺咀狐臉上沒有了血色，掉頭看看草屋，駭然道：「這……這間草屋是『明燈俠』住的？」

阿福點頭道：「是啊！幾年前他曾在這兒招待我們主僕兩人，這次我們老爺說已有好多年沒見面，要來探訪探訪他——他已不住在這兒了麼？」

人面狼深深吸了一口冷氣，道：「不在了，這間草屋早已沒有人住！」

魯老爺一拍驢背，叫道：「呸！當面



魯老爺大袖一揮，舉步走入屋中，含笑說道：「阿福，來把這兩人身上的索子解了！」

阿福應聲跟入，走到仇，恨二人身邊，拔刀割斷了他們身上的索子。

仇如山身上的索子一解，立即起身向魯老爺長拜，道：「老前輩二度相救，在下——」

魯老爺一揮手，截口笑道：「好啦！那些感激不盡沒齒不忘的話，本老爺聽的多了——來來來，這兒有酒有菜，大家坐下來啊！」

於是，老少四人圍上桌子，歡歡喜喜的吃喝起來。

仇如山一面吃一面笑道：「在下現在明白了！」

魯老爺一側頭道：「嗯？」

仇如山道：「你老一直在暗中尾隨着在下兩人，是不是呢？」

魯老爺拿起酒葫蘆喝了一口酒，才聳聳肩，笑道：「不錯，自古廟之後，你們的一舉一動，都在本老爺的監視之中，我們主僕跟蹤你們到五絕谷，又跟蹤你們到此！」

仇如山急問道：「那麼，你老有沒有發現那個人？」

魯老爺搖頭道：「沒有。」

仇如山微露失望道：「也什麼都沒有發現？」

魯老爺道：「不，有兩項發現，一是發現你們所言屬實，二是知道了你們的真名實姓。」

仇如山大喜道：「啊，你老已查出我

們的姓名和身世了？」

魯老爺又搖頭道：「不是，你們的姓名，本老爺是在五絕谷外聽來的……」

他正要往下說，人面狼已將金銀珠寶打成一包提了進來，向他哈腰諂笑道：「魯大人，你要的金銀珠寶都在這兒，你請收下吧！」

魯老爺看了他一眼，冷冷道：「放在一邊！」

魯老爺接着道：「本老爺現在沒空處置你們三個小毛賊，你自打一打一百個屁股，然後帶着那兩個同伴滾蛋吧！」

人面狼喜出望外，哈腰應了一聲，立刻「劈劈拍拍」的自打屁股起來。

足足打了一百下才停手，再向魯老爺一鞠躬退出草屋，攪起缺咀和場鼻判官，急急如喪家之犬的逃命而去。

仇如山微微一笑，道：「他好像很怕你老。」

魯老爺哈哈笑道：「當然，人的名樹的影，別說是他，即使是他老子的老子，見到本老爺也得跳下來磕幾個响頭！」

仇如山言歸正傳道：「剛才你老說在五絕谷外聽到了在下兩人的姓名，那是怎麼回事？」

魯老爺道：「你們是在報過名正要進入五絕谷的時候，突然聽到有人在呼喚而失去神智的，對不對？」

仇如山道：「對呀！」

魯老爺道：「你們不記得那人呼喚你們什麼嗎？」

仇如山搖搖頭道：「想不起來。」

魯老爺說道：「那個人呼喚你『柳步

風』！」

仇如山一愕道：「柳步風？柳步風是我本來的姓名？我……我是姓柳，名步風麼？」

魯老爺領首，說道：「大概是的，否則你不會一聽到『柳步風』三個字即失去神智。」

仇如山又激動又興奮，臉紅紅地道：「原來我名叫柳步風！原來我名叫柳步風！可是……我怎麼想不起來？我怎麼沒有一點印象？」

魯老爺道：「這當然是因為你中了那人的邪術之故，必須等破了那人的邪術之後，你才能恢復記憶力。」

恨似海急問道：「那麼我呢？我姓什麼姓名？」

魯老爺道：「你叫『凌天鳳』。」

恨似海一哦，滿臉驚愕地說道：「凌天鳳？凌天鳳？原來我的本來姓名，叫凌天鳳……」

魯老爺微笑道：「從現在開始，你們可以恢復使用本來姓名，不要用『仇如山』和『恨似海』了！」

柳步風問道：「你老既聽到那人的呼喚，為何不循聲追去看看？」

魯老爺笑道：「誰說沒有呀！」

柳步風目光一注，道：「結果沒見到他？」

魯老爺一指阿福道：「他聽到呼喚時，立刻循聲追去，但結果撲了個空，連影子也沒見到！」

柳步風嘆了口氣道：「你老認為他是誰呢？」

魯老爺點頭，又大聲喊道：「別在那裏耍鬼把戲，快過來呀！」

但是那樹林中的人却不答話，也不向草屋走來，仍提著那盞燈在黑暗的林中飛來飛去！

遠遠望去，倒很像是一團鬼火！

凌天鳳覺得其人行徑怪異可怕，不禁吸了一口冷氣，道：「他真是『明燈俠』麼？」

魯老爺皺皺眉道：「看樣子是的，但奇怪得很，他好像有意和本老爺開玩笑，哼……」

阿福道：「老爺，待老奴過去看看如何？」

魯老爺點頭道：「好，你去把他拉過來！」

阿福微怔道：「拉來？」

魯老爺道：「是啊，請他不來，就把他拉來！」

阿福笑笑，道：「老爺，當今武林，有三位朋友老奴不能用強，一是卓五絕，一是血影人，一是明燈俠，對方是明燈俠，只可請而不可拉。」

魯老爺道：「那就去請他過來吧！哼，這老小子越來越古怪了，竟敢和本老爺開玩笑！」

阿福舉步跨出屋門，身形只閃了兩閃，人已到了那樹林中，開聲道：「明燈俠，我家老爺有請——」

誰知一個「請」字甫出，林中那盞燈陡然熄滅，很神秘的消失了！

柳步風一呆，道：「噢，他把燈吹熄了！」

魯老爺搖頭道：「不知道。」

凌天鳳道：「我想一定是卓五絕！」

魯老爺微訝道：「妳憑什麼而斷定他是卓五絕？」

凌天鳳道：「因為我們兩次欲入谷挑戰都被他施法驅走，這表示他怕我們入谷挑戰！」

魯老爺聽了笑笑道：「卓五絕怎麼會怕你們入谷挑戰呢？」

凌天鳳說道：「因為，他怕我們認出來。」

魯老爺笑着搖頭道：「不，不，卓五絕幾十年來未曾離開五絕谷半步，你們絕不能認識他，他也絕不可能認識你們，我敢說你們的失去記憶力絕對與他無關！」

凌天鳳道：「既然如此，為什麼不肯讓我們入谷挑戰呢？」

魯老爺道：「不讓你們入谷挑戰的不是他，是另外一個人。」

凌天鳳道：「那人又為什麼不讓我們入谷挑戰呢？」

魯老爺道：「原因可能有兩種，一是那人不願卓五絕知悉他的陰謀，二是他還想利用你們去幹壞事！不願你們死在五絕谷。」

柳步風揮口道：「照這情形看，你老認為我們該怎麼辦才好？」

魯老爺道：「再去五絕谷挑戰！」

柳步風道：「你老已說卓五絕絕不可能認識我們，既然如此，還去挑戰幹什麼？」

魯老爺微笑道：「那人不讓你們入谷挑戰的原因如是怕卓五絕知悉其陰謀，那

魯老爺板下臉道：「哼，看樣子他真想跟本老爺玩一玩呢！」

柳步風問道：「你老以往和他的交情如何？」

魯老爺道：「不壞啊！他比卓五絕要正派得多，以前曾經與他喝過酒，相談甚歡呢！」

柳步風道：「那麼，此人可能不是明燈俠，如是明燈俠——」

一語未畢，驟見林中一棵高大的樹梢上突然亮起了一盞燈！

它，距離草屋約僅十幾丈遠，可以清楚的看出那是一盞圓圓的紙燈，燈上有一「懸好鋤惡」四個紅字！

顯然的，那的確是傳說中的「明燈俠」不錯！

魯老爺一見之下，更不高興，沉聲道：「明燈俠，你這是在向本老爺示威是不是？」

這次，那盞燈高高的掛在樹梢上沒動，但只見燈不見人！

「噢！」

一聲輕响，一條人影自樹下沖上了樹梢！

他是阿福！

他沖上樹頂，人就站在燈旁細小的樹枝上，那原是無法承受一人之重的細枝，竟只微微浮沉着！

柳步風不禁脫口喝采道：「好俊的輕功！」

魯老爺揚聲喝問道：「阿福，他在攪什麼鬼？」

阿福遙遙答道：「不知道，他已不在

入谷挑戰！」

柳步風大喜道：「真的？」

魯老爺點頭道：「不假，你們的事情

柳步風道：「什麼？」

魯老爺道：「我們主僕決定護送你們

柳步風道：「是的。」

魯老爺笑了，道：「這次還有一樣保險！」

柳步風道：「這該怪我們自己太糊塗，我們報過名後，認為已經無事，就把耳中的棉花取下來，不料一取下來不久，那人的呼喚又飄入了我們的耳朵。」

魯老爺哈哈笑道：「這麼說，這次再去，你們只要不取下耳中的棉花，就一定可以達到挑戰的目的了。」

柳步風道：「是的。」

魯老爺道：「這次還有一樣保險！」

柳步風道：「什麼？」

魯老爺道：「我們主僕決定護送你們

柳步風道：「是的。」

魯老爺笑了，道：「這次還有一樣保險！」

柳步風道：「什麼？」

魯老爺道：「我們主僕決定護送你們

柳步風道：「是的。」

魯老爺道：「這次還有一樣保險！」

柳步風道：「什麼？」

魯老爺道：「我們主僕決定護送你們

柳步風道：「是的。」

魯老爺笑了，道：「這次還有一樣保險！」

柳步風道：「什麼？」

魯老爺道：「我們主僕決定護送你們

柳步風道：「是的。」

魯老爺道：「這次還有一樣保險！」

柳步風道：「什麼？」

魯老爺道：「我們主僕決定護送你們

柳步風道：「是的。」

魯老爺笑了，道：「這次還有一樣保險！」

柳步風道：「什麼？」

魯老爺道：「我們主僕決定護送你們

柳步風道：「是的。」

魯老爺道：「這次還有一樣保險！」

柳步風道：「什麼？」

魯老爺道：「我們主僕決定護送你們

柳步風道：「是的。」

魯老爺笑了，道：「這次還有一樣保險！」

柳步風道：「什麼？」

魯老爺道：「我們主僕決定護送你們

柳步風道：「是的。」

魯老爺道：「這次還有一樣保險！」

柳步風道：「什麼？」

魯老爺道：「我們主僕決定護送你們

柳步風道：「是的。」

魯老爺笑了，道：「這次還有一樣保險！」

柳步風道：「什麼？」

魯老爺道：「我們主僕決定護送你們

柳步風道：「是的。」

魯老爺道：「這次還有一樣保險！」

柳步風道：「什麼？」

魯老爺道：「我們主僕決定護送你們

柳步風道：「是的。」

魯老爺笑了，道：「這次還有一樣保險！」

柳步風道：「什麼？」

魯老爺道：「我們主僕決定護送你們

柳步風道：「是的。」

魯老爺道：「這次還有一樣保險！」

柳步風道：「什麼？」

魯老爺道：「我們主僕決定護送你們

柳步風道：「是的。」

魯老爺笑了，道：「這次還有一樣保險！」

柳步風道：「什麼？」

魯老爺道：「我們主僕決定護送你們

柳步風道：「是的。」

魯老爺道：「這次還有一樣保險！」

柳步風道：「什麼？」

魯老爺道：「我們主僕決定護送你們

柳步風道：「是的。」

魯老爺笑了，道：「這次還有一樣保險！」

柳步風道：「什麼？」

魯老爺道：「我們主僕決定護送你們

柳步風道：「是的。」

魯老爺道：「這次還有一樣保險！」

柳步風道：「什麼？」

魯老爺道：「我們主僕決定護送你們

柳步風道：「是的。」

魯老爺笑了，道：「這次還有一樣保險！」

柳步風道：「什麼？」

魯老爺道：「我們主僕決定護送你們

柳步風道：「是的。」

魯老爺道：「這次還有一樣保險！」

柳步風道：「什麼？」

魯老爺道：「我們主僕決定護送你們

柳步風道：「是的。」

魯老爺笑了，道：「這次還有一樣保險！」

柳步風道：「什麼？」

魯老爺道：「我們主僕決定護送你們

柳步風道：「是的。」

魯老爺道：「這次還有一樣保險！」

柳步風道：「什麼？」

魯老爺道：「我們主僕決定護送你們

柳步風道：「是的。」

魯老爺笑了，道：「這次還有一樣保險！」

柳步風道：「什麼？」

魯老爺道：「我們主僕決定護送你們

柳步風道：「是的。」

魯老爺道：「這次還有一樣保險！」

柳步風道：「什麼？」

魯老爺道：「我們主僕決定護送你們

柳步風道：「是的。」

魯老爺笑了，道：「這次還有一樣保險！」

柳步風道：「什麼？」

魯老爺道：「我們主僕決定護送你們

柳步風道：「是的。」

魯老爺道：「這次還有一樣保險！」

柳步風道：「什麼？」

魯老爺道：「我們主僕決定護送你們

柳步風道：「是的。」

魯老爺笑了，道：「這次還有一樣保險！」

柳步風道：「什麼？」

魯老爺道：「我們主僕決定護送你們

柳步風道：「是的。」

魯老爺道：「這次還有一樣保險！」

柳步風道：「什麼？」

魯老爺道：「我們主僕決定護送你們

柳步風道：「是的。」

魯老爺笑了，道：「這次還有一樣保險！」

柳步風道：「什麼？」

魯老爺道：「我們主僕決定護送你們

柳步風道：「是的。」

魯老爺道：「這次還有一樣保險！」

柳步風道：「什麼？」

魯老爺道：「我們主僕決定護送你們

柳步風道：「是的。」

魯老爺笑了，道：「這次還有一樣保險！」

柳步風道：「什麼？」

魯老爺道：「我們主僕決定護送你們

柳步風道：「是的。」

魯老爺道：「這次還有一樣保險！」

柳步風道：「什麼？」

魯老爺道：「我們主僕決定護送你們

柳步風道：「是的。」

魯老爺笑了，道：「這次還有一樣保險！」

柳步風道：「什麼？」

魯老爺道：「我們主僕決定護送你們

柳步風道：「是的。」

魯老爺道：「這次還有一樣保險！」

柳步風道：「什麼？」

魯老爺道：「我們主僕決定護送你們

柳步風道：「是的。」

魯老爺笑了，道：「這次還有一樣保險！」

柳步風道：「什麼？」

魯老爺道：「我們主僕決定護送你們

柳步風道：「是的。」

魯老爺道：「這次還有一樣保險！」

柳步風道：「什麼？」

魯老爺道：「我們主僕決定護送你們

柳步風道：「是的。」

魯老爺笑了，道：「這次還有一樣保險！」

柳步風道：「什麼？」

魯老爺道：「我們主僕決定護送你們

柳步風道：「是的。」

魯老爺道：「這次還有一樣保險！」

柳步風道：「什麼？」

魯老爺道：「我們主僕決定護送你們

柳步風道：「是的。」

魯老爺笑了，道：「這次還有一樣保險！」

柳步風道：「什麼？」

魯老爺道：「我們主僕決定護送你們



這樹上！」

魯老爺怒道：「快去搜一搜，務必把他找出來！」

阿福應了一聲，身形騰飛而起，宛似一隻仙鶴，飛向遠處去了。

魯老爺怒沖沖道：「這老傢伙真是可恨，竟然翻臉不認朋友了！」

柳步風雖然對「明燈俠」的為人不甚了解，但也覺得他今夜的行徑有些古怪，當下接口道：「是不是『明燈俠』沒認出你是『魯老爺』？」

魯老爺搖頭道：「不，他一定會認得我！」

柳步風道：「那麼，他不肯現身與你老相見，必有某種原因。」

凌天鳳道：「如果有原因，那原因必出在我兩人身上！」

柳步風道：「哦？」

凌天鳳道：「他和魯老爺既然是老朋友，就犯不着如此相戲，因此我認爲他是不願意和咱們兩人相見，而非不願與魯老爺相見。」

柳步風道：「但爲什麼不願和咱們相見？」

凌天鳳道：「誰知道呢！」

柳步風望着樹梢上那盞明燈，頗爲感慨的嘆道：「唉，如果他是『明燈俠』，他就應該現身和咱們相見！」

凌天鳳道：「是啊，他是一位專門把光明帶給黑暗的人，而咱們正陷於黑暗中，照理是不應該迴避咱們的。」

魯老爺忽然神色一動，對他們低聲道：「你們最好小心一些，我有一種預感，」

魯老爺道：「什麼呀？」

阿福遞出一張白箋，道：「老爺你看，」

老奴想了半天也想不出來。」

魯老爺接過白箋一看，不禁一楞道：「這是誰給你的？」

原來，白箋上有如下數個字：

射四書一句

阿福道：「是明燈俠給老奴的，他說若能射中，便請老奴喝酒。」

魯老爺頓足道：「你上當啦！」

阿福道：「怎麼呢？」

魯老爺道：「他故意拿這謎題難住你，爲的是好去攻擊柳步風二人，你怎麼這樣傻！」

阿福臉紅了臉道：「可是，大家都說老奴沒學問，老奴實在不服氣……」

魯老爺又氣又好笑道：「你管他們去說，你沒有學問，我有就行了呀！」

阿福搖頭道：「不，老奴一定要讓所有的武林同道知道，我阿福不但武功出衆，而且學問也不低！」

魯老爺伸手拉住他，說道：「少發神經，柳步風二人，命在旦夕了，你快去救他們吧！」

阿福却賴在地上不肯起來，很堅決地道：「別忙，等老奴猜出了這個謎題，再去救人遲！」

魯老爺湊近他耳邊，低聲道：「我告訴你好了——『射四書一句』，應是『非夫人之爲憫而誰爲』！」

阿福一聽大喜，也低聲道：「等下見到明燈俠，老爺可不要告訴他說這道謎題

可能有什麼事要發生了。」

凌天鳳一怔道：「什麼事？」

魯老爺道：「不知道，不過掛在樹上那盞燈已告訴我有事情要發生了。」

凌天鳳看了那盞燈一眼，莫名其妙道：「那盞燈會告訴你什麼？」

魯老爺道：「它告訴我它已完成了『調虎離山』之計——」

一語甫畢，驀聞身後响起一個陰惻惻的冷笑：「你猜對了！」

話聲中，劍嘯突起！

柳步風和凌天鳳應變之速，又在此表現得淋漓盡致，他們同時滑步閃避，同時拔劍後揮，尤其是拔劍的動作，快得無以倫比！

「鏗！」

一聲銳响，火星四迸！

偷襲者顯然料不到柳步風二人反應如此之快，登時反被震退兩步。

魯老爺大叫道：「明燈俠，你瘋了不成！」

明燈俠，這位名滿天下的一代奇人，看年紀還不滿六十，相貌也屬於端正的一型，有兩道很濃的黑眉和一對很亮的眼睛，給人一種銳氣畢露的感覺！

他顯然是有計劃的要刺殺柳步風二人，却不料柳步風二人竟能躲過了自已猝然發動的偷襲，因此在被柳步風二人震退時，口中不覺發出一聲驚嘆，但是他一退之後，又迅速的欺上，再度發劍攻擊。

劍招，凌厲，雄渾而兼具詭奇！

柳步風二人一遇險招，潛藏於胸中的武學又自然而然的觸發出來，兩人一上

是你替老奴射中的啊！」

魯老爺點頭道：「當然！」

阿福立時一躍而起，如鳥冲空，一下掠上樹林，再一翻身即失去踪影。

轉眼工夫，他已趕回到草屋外面，與冲冲的大叫道：「明燈俠！告訴你，我想出來了，謎底是『非夫人之爲憫而誰爲』對不對？」

草屋中，打鬥之聲，突然沒有了。

阿福跑入草屋一看，只見柳步風和凌天鳳二人，正倚在壁下喘氣，而明燈俠已不知去向，不由地一呆問道：「噢，他那裏去了？」

柳步風一指屋後道：「聽到你的聲音，他就往屋後跑啦！」

阿福大爲不滿，拔步便向屋後追去，大叫道：「明燈俠！你敢跑？你不請我喝酒，我絕不饒你！」

草屋有個後門，他像一陣風般的衝出後門，最後一句「我絕不饒你」發出時，人似已在十幾丈外！

柳步風二人沒有跟着追去，因爲兩人被明燈俠一場猛攻之下，雖未受傷，但均有精疲力竭之感，已無餘力追敵了。

凌天鳳喘着氣道：「柳步風，他剛才才在說些什麼？」

柳步風道：「不知道，好像是『非夫人……』什麼的。」

凌天鳳道：「他又說要明燈俠請他喝酒，真不知葫蘆裏賣的什麼藥！」

柳步風道：「魯老爺這個僕人確實有些古怪，有時看來很精明，有時却傻楞楞的。」

「各以一招美妙的劍法截住了他的攻擊，然後雙雙振劍反擊上去。」

於是，雙方就在草屋中展開一場令人目眩心驚的搏鬥！

說這場搏鬥令人眩目並不爲過，因爲草屋寬僅二丈，雙方幾乎都沒有後退及閃避的餘地，而必須招招硬碰，以攻擊應付攻擊，毫無「妥協」的辦法，故打來凶險無比，任何一方稍一失慎，即有瀕血當場之可能。

在陰暗的屋中，三把長劍宛如三條銀龍在翻騰飛竄，碰撞聲不絕於耳，迸射的火光此起彼落！

柳步風二人的攻擊仍不見高明，所幸每遇危險，均能以巧妙的招術予以化解，故雖然對手是當代武林奇人，他們仍能保持有驚無險的局面。

魯老爺仍不改其「文人本色」，一見他們大打出手，慌忙退到門檻外，以避「池魚之殃」，同時口中直叫嚷道：「反了！反了！明燈俠，你這老小子真叫本老爺失望，你要是想拿到那五千兩銀子的懸賞，本老爺給你就是了，爲什麼一定要打落水狗呀！」

明燈俠劍如星火飛迸，猛攻不停，却始終不開口，看其氣色，竟是一心一意要收拾柳步風二人的性命！

魯老爺縱聲大叫道：「阿福！阿福！你快來！快來替我拿下這個喪心病狂的明燈俠！」

但阿福已不知去了何處矣！

魯老爺又連叫數遍，沒見阿福趕回，頓時寒心大起，喝道：「明燈俠，你把我

的僕人怎麼了？」

明燈俠不答，仍是全力攻擊着柳步風二人，一點也不放鬆。

柳步風心中一百個不相信眼前這位明燈俠是個見利忘義的人，這時忍不住開口問道：「明燈俠，你老爲何要殺在下二人，請先說明如何？」

明燈俠仍不答話，絕招綿綿施出，似乎恨不得馬上將他和凌天鳳擊斃。

柳步風一邊招架，一邊又叫道：「如果你老是貪圖那五千兩的賞金，那麼，在下給你就是了，何必非要制在下於死地不可啊？」

他的劍法，氣勢如虹，銳不可當，使柳步風二人漸感招架不住了。

魯老爺已看出柳步風二人抵擋不住，忙道：「柳步風，你們再撐一撐，待我去把阿福找回來！」

他轉身拔步奔入樹林，一邊找一邊喊道：「阿福！阿福！你在那裏呀？」

看樣子，他的確是個不諳武功的老爺，跑起路來跌跌撞撞的，虛虛飄飄的，似乎只要一陣風就可將他吹倒！

他邊跑邊叫，好像與娘失散的孩子，心慌意亂，跑幾步跌一交，然後爬起來再跑，跑了又跌……

也不知跑了多遠，忽然已跑出樹林，也就在這時候，他看到了阿福！

阿福正坐在地上發呆。

他一見大喜，奔上前大叫道：「阿福，你是怎麼了，坐在這裏發呆？」

阿福慢慢抬起頭來，說道：「老奴碰到了難題……」

愛猜謎，若有人給他一個謎題，他就廢寢忘餐，不把它猜出絕不罷休！」

柳步風微笑說道：「這倒是好學不倦啊！」

魯老爺道：「什麼好學不倦，附庸風雅罷了！」

凌天鳳道：「魯老爺，我能否請教你老一個問題？」

魯老爺領首道：「可以，妳說吧。」

凌天鳳道：「你老是當真不會武功，抑是故意深藏不露？」

魯老爺笑道：「當真不會呀！」

凌天鳳道：「既然不會，何以在武林中有如此大的名氣？」

魯老爺道：「主以僕爲貴嘛！」

凌天鳳道：「你若老真不會武功，貴僕阿福怎肯聽你指揮？」

魯老爺道：「因他沒有我不行呀！」

凌天鳳道：「怎麼說？」

魯老爺道：「我剛才說過了，他胸無點墨，可說是個土裏土氣的老頭子，人情世故，酬酢應對什麼都不懂，人家一句話就可把他騙得團團轉，因此他必須有我這個人來配合他指導他才行，換言之，我們主僕是一文一武，是二而一的搭檔。」

凌天鳳道：「但武林中人爲何只提你老而不知有他呢？」

魯老爺道：「因爲大家都知道他除了武功高強之外，別的什麼都不懂，他等於是我家手上一具傀儡，我要他怎樣他就怎樣，因而大家只重視我而不重視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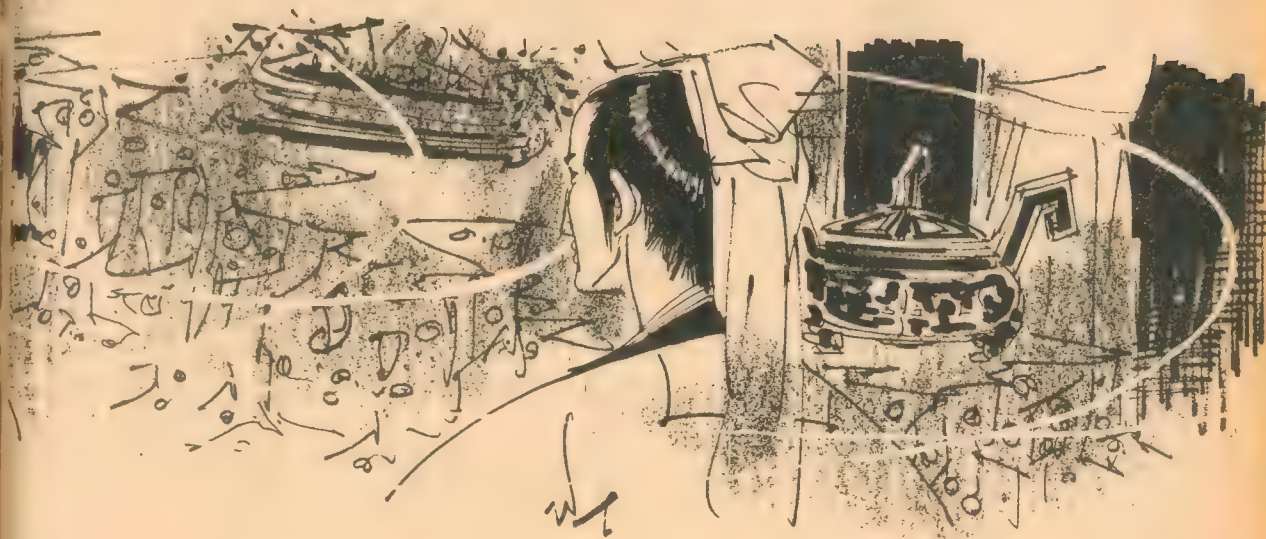
凌天鳳道：「反過來說，如果他離開了你老……」

(未完)

到明燈俠，老爺可不要告訴他說這道謎題



# 嘯長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岳懷冰福緣深厚，得到天一真人飛刀召示，諭立為天過天一真人遺像後，尉遲鵬從他妹妹眼光中察覺到他妹妹對岳懷冰已生情愫，他俟尉遲青幽離去後，立向岳懷冰取笑，藉地，自願懷身，不禁感觸良深地拉着岳懷冰到蓮亭傾訴心聲，就在此際，突見一道紅光自後山飛往，蒼鬚奴迫之不及，返回向尉遲青幽報告，摘星堡上空沒有厲害禁制，他險陷陣中，尉遲青幽怒說摘星堡不遵守定規，她可不信有什了不起的人能困住她——

## 初傳正統道 驟遭魔難劫

蒼鬚奴知道這位小姐的脾氣，一個惹翻了，天都擋不住！

他生怕尉遲青幽中伏吃虧，趕忙道：「小姐犯不着親自出馬，待得今夜老奴跑上一趟，查明了一切，然後再報告小姐知道！」

尉遲青幽想了一下，點頭說道：「也好！」

她眼光一掠岳懷冰道：「現在敵人居然敢胆深入後山，我們不能不防——我想二哥沒有事時，最好暫時不要步出冷香閣，以免為敵所乘！」

岳懷冰點頭道：「我這就回去！」

尉遲青幽笑道：「我送二哥回去！」

說時，兩眼向着尉遲鵬瞟了一眼，尉遲鵬正在跟她鬥氣，自不願與她一路，只得站住不動！

尉遲青幽遂即移步前行！

岳懷冰看了尉遲鵬一眼，道：「鵬兄一塊來吧！」

「沒……說什麼！」

「沒有？」她站住腳步。

尉遲青幽那雙黑白分明的眼睛直望着他，岳懷冰窘笑了一下，顯得不大自然！

二人繼續向前走！

尉遲青幽一笑道：「你覺得我這個人怎麼樣？是不是很兇？」

「青妹玉潔冰清——人品武功都令我佩服之至！」

他低下頭笑了笑，眼波兒向着他瞟了一眼：「你真會說話，幹嗎把我形容得這麼好！」

岳懷冰喃喃地說道：「我說的全是真的……！」

他好像只會說這麼一句。

尉遲青幽鼻子裏哼了一聲道：「從今天起，我要親自傳授你本門心法，我可不像哥哥那樣，我先告訴你，我很嚴！到時候你就會知道了！」

說時已來到「冷香閣」前，她率先步入。

岳懷冰跟進去！

尉遲青幽道：「我剛才見你由八角蓮亭裏縱出來的勢子，證明你已經可以練習『伏氣』的功夫，因此我想提前傳導你劍術入門的口訣！」

說時手指向空中吊着的那口長劍指了一下，即開得「噹！」的一聲，那口長劍自行由鞘內跳出數寸。

一股冷森森的劍氣，頓時充斥室內！

尉遲青幽道：「這口劍還是我曾祖父玉洞真人留下來的，劍名『聚螢』，和我爺爺留給我的那口『鑄雪』劍，乃是雄雌

尉遲鵬搖搖頭道：「我不去——」

他上前一步，小聲叮囑岳懷冰道：「剛才說的話可別告訴她……！」

岳懷冰點頭道：「尉遲鵬道：『我一半天再來找你！』」

說完轉身自去！

岳懷冰向蒼鬚奴點頭暫別，連忙追上了尉遲青幽，後者正自站在一棵雪松的腳下——

人是出色的美，樹又是那麼的秀！

岳懷冰不知道她何以要親送自己轉回，心裏着實費解，原以為他們兄妹鬥氣，莫非是拿自己來洩氣，那可就慘了。

心裏這麼想着，少不了打量了尉遲青幽幾眼。

尉遲青幽見他走近，才又轉身前行。

二人併排步行！

「我哥哥在背後都編排我什麼來着？」她一面走一面說着，眼睛看着自己的脚尖！

一雙，在目前所知七十九口前古仙劍之中，名列十九，極為珍貴，本來是留給我哥哥用的，後來發覺劍氣與我哥哥體質不合，才把它懸在這裏，用為鎮閣之寶！現在你來了，正好合用！只是在劍術未成之前，暫時不能佩帶以免遭人覬覦！」

岳懷冰微笑道：「我想這類前古仙劍，不是隨便何人都可以佔為己有的，還不知我有這個緣份沒有！」

尉遲青幽點頭道：「你說的不錯，現在就看你有這個福氣沒有！」

說完暗誦口訣，纖手向着側身又指了一下，奇光刺目，寶劍已脫匣飛出。

藍汪汪，白顛顛，冷森森的劍身，足有三尺長短，利時間，全室大放光明。

這口出鞘的「聚螢」仙劍，一經脫鞘，就空一旋，銀蛇般的直向窗外飛出——

尉遲青幽早已料到有此一着，右手掌握着劍訣，向外一指，清叱一聲，喝道：「噠！」

那口劍原已脫窗飛出，倏地一個急轉，又向室內飛回，利時間如飛虹暴漲，銀河倒捲，在一片風雷聲中，直向尉遲青幽身上直飛猛刺了過去！

尉遲青幽纖指指處，自其指尖上矯龍般的發出一道白光，迎着來犯的劍身只一繞，已糾纏一處！

岳懷冰心正希罕，却見尉遲青幽所發出的劍光，如同一條巨蟒般的已纏在了「聚螢劍」所發射的白光之上，雙方一糾一掙，「噹！」脆响聲中，那口「聚螢」劍已墜落在地。

隨着尉遲青幽纖手招處，前後劍光已





幻爲一口銀光刺目的長劍，攢握其掌心之內！

岳懷冰一打量落地的那口「聚螢劍」，和尉遲青幽手中所握長劍，外表樣式上幾乎一般無二，唯一的差別只是那口「聚螢劍」光色白中透藍，而尉遲青幽手中的「鑄雪」劍却是光彩純白而已！

先時尉遲冰並未見尉遲青幽佩有寶劍，此刻見狀才知劍術之奧妙端的變幻無方，所謂「收之藏芥子，放之瀾六合」，果然所傳非虛！

他眼見尉遲青幽小小年紀，竟然有此神妙功力，自己昂藏七尺之軀，如今尚未能得窺門徑。

一念之間，乃使他升起無比的向上的雄心！

這時尉遲青幽把手中長劍歸入劍鞘之內，再看落地的那口「聚螢劍」長劍，儘管墜落在地，亦顯得頗不安寧，劍尖上奇光伸吐，如出水之魚，在地面上跳躍潑刺不已！

尉遲青幽笑向岳懷冰道：「這口劍好烈的性子，不過，總算被我禁法所制，二哥哥請盤膝坐定，讓我試一試劍身氣質與你是否相配！」

岳懷冰聞言應了一聲，乃在蒲團上盤膝坐好！

他這裏方自調息初定，却見地面上長劍在尉遲青幽仙法催使之下，倏地潑刺躍起！

岳懷冰此刻雙目原已下垂，乍見奇光不由心中一驚！

是時耳邊却傳來尉遲青幽柔若蚊鳴的

聲音道：「二哥不必害怕，只管定下心來……此劍將在我運施之下，貫入你全身百穴，二哥如覺出全身發冷，那是劍身本身之氣，可以無慮，如果感到身上發熱，就要趕忙張開眼睛，我自會處理！」

岳懷冰點頭示意，表示聽見了。

在「百松坪」三年靜居，苦練刀功時，他早已築下了內功根基，尤其在靜坐方面極見功力，可以瞬息之間，排除雜念，引發丹田之氣機，行貫全身。

他這裏方自凝神瞬息，尉遲青幽已施展仙法，素手一招，地上長劍已平空躍起，托手掌上！

只見她櫻唇半啓，向着劍身上輕呵了一口！

利時，那口看來長有三尺的劍身，一陣暴縮，變爲尺許長短！

尉遲青幽再呵一口，同時另一隻左手，向着劍身上拍了一下！

銀光流燦間，那口劍再次收縮！

不過是眨眼的工夫，已收爲半尺不到，看來只約有三四寸長短的一口晶瑩的小劍！

只是劍身雖然變小了，光華却絲毫未減，反倒更似強了數倍，映得滿室閃電般的奇光奪目！

尉遲青幽一面控制着手中小劍，一雙眸子却注意着蒲團上的岳懷冰，發覺到岳懷冰已經入定。

他出息均勻，儼然老僧入定！

尉遲青幽心中暗自讚許不已，深深覺得，爺爺神機妙算，選擇得這個傳人，果然不差！

老實說，尉遲青幽還不曾仔細的看過他！

此刻對面迎着，只覺得其人眉長而秀，目俊而清，寬額豐準，五官之間配合得那般適度，朗朗然一股男子氣概，却又非「美男子」三字所能囊括。

她雖幼受家風薰陶，一心向道，但是到底女孩兒家，又當青春之時，那有不動情之理！

況且岳懷冰又是本門衣鉢傳人，尉遲真人飛昇前曾囑金批中明文交待，此一人正是自己未來女婿……

儘管是她曾私下裏許過願，願爲終身不嫁女兒之身！將以女貞成道，立爲本門後世楷模！

可是無礙的，眼前這個岳懷冰，已經使她心動了。

不知道是什麼時候開始的，她對他存下了罕有的好感，雖然她一直的運用她的智慧，去否定這項事實存在的感情！

就像這一剎間！

在她目眩神迷前時，她那原本靜止無波的心海裏，竟然泛起了片片波瀾，雖然不過是那輕輕的一揚，却使得她面紅心驚！

她微微閉了一下眼睛，第二次重新定下心來，心中默念本門取劍心法，將掌中短劍化爲手指粗細，長有尺許長短的一道白光！

那道白光在她心法駕馭之下，緩緩離掌而起，向着岳懷冰面前飛去！

岳懷冰顯然已經入定！

這道劍光緩緩飛向岳懷冰面前停住不

動，劍身開始時起了一陣輕微顫抖，象徵着劍人內心的不安情懷，可是不久，劍身遂即趨於平穩，緩緩向着岳懷冰臉上飛迎！

隨着岳懷冰的出息，這道劍光靈巧得像是一條蛇，倏地直向岳懷冰鼻中鑽了進去！

那口「聚螢劍」，是由岳懷冰左面鼻孔進入的，可是瞬息間却由右面鼻孔鑽了出來。

倏地又由岳懷冰左面眼睛裏鑽入，遂即又由右鑽出，緊跟着又入左耳，右耳，最後才由岳懷冰嘴內緩緩游出！

總共不過半盞茶的時間！

那口聚螢劍一經出口，尉遲青幽遂即向着垂吊在空中的劍鞘指了一下。

劍光倏地暴漲，白光刺目間，嗚哪一聲，已然歸入劍鞘之內！

尉遲青幽至此才鬆下一口氣，笑道：「好了，你可以起來了！」

岳懷冰睜開眼睛，站起來說道：「好了！」

尉遲青幽道：「爺爺眼光真不差，想不到二哥哥的元氣這麼深厚，竟能忍得住劍上奇寒之氣，真是不容易！」

岳懷冰道：「青妹過獎，其實再要拖上些時候，只怕我也是挺受不住的！」

尉遲青幽道：「這樣已經是不容易了，我當初第一次試劍時，還不如你呢！這麼看起來，這口「聚螢劍」和你體質甚是相合，你大可安心留下來了！」

岳懷冰却是受之有愧的道：「這口劍

尉遲青幽發出了一聲悠長的嘆息之聲，又道：「——我爹爹就是在我娘飛劍之下喪生的——」

「啊——」

岳懷冰聽到這裏，忍不住發出了一聲驚嘆！

尉遲青幽咬了一下牙齒，顯得很痛心的樣子！

停了一會兒，她才又接下去道：「當時如果不是我爺爺事先預知我爹爹有此一切，及時顯神，搶救了我爹爹的元神，只怕……」

岳懷冰苦笑了一下，不便再問！

尉遲青幽雖然神傷的道：「那是我生平所見最驚心動魄的一次……我記得很清楚，我爹爹是第一次顯現真身，他老人家似乎早已算出了爺爺該有此兵解之難，是以對我母親並未曾加以報復……」

「他老人家真是太仁厚了！」

她仰起臉回憶着道：「那一年我十五歲，我哥哥已經二十一歲了，還有着蕭奴……我們都嚇呆了！我爺爺以一隻白脂玉瓶引渡了我爹的元神，却令我娘把飛劍以及本門的兩卷心經留下，留下了丹龍鐵卷，昭告後人，永世不得再收容我娘返回師門……」

「從此以後！我娘也就沒有再回來過了！」

岳懷冰不禁爲之驚心，道：「這麼說，令堂尚在人世了？」

尉遲青幽微微點了點頭，秀美的臉上帶出了一番淒涼道：「——我母親人長得出色的美，而我爹爹卻並不英俊，生性

原應爲鴉兒所有，我實在不便佔有，就算我暫時向鴉兒借用吧！」

尉遲青幽心中暗自稱許不已！

只是她表面上並不顯出來！

她已由祖父碧簡金批以及真靈顯示中，得到了一些先機，得知岳懷冰今後乃是「天一門」未來光大門戶之人。往後發展，大是不可限量！由祖父暗示中，似乎岳懷冰今後更有奇妙之仙緣遇合，此刻却是難以臆測透澈，此人生性至厚，倒不必勉強他接受，說不定，今後尚有遇合也未可知！

署一思索，尉遲青幽即點頭道：「我知道二哥哥的心意，其實你今日身份，已是我們「天一門」弟子，凡事不必客套，否則可就有見外之嫌，你說是不是？」

岳懷冰道：「青妹說的不錯——但是這樣珍貴之物，我卻是不便無故接受！」

尉遲青幽笑嘆一聲，道：「好吧！只要這口劍一旦與你性靈相接，那時你不想要也是不能了！」

岳懷冰怔了一下道：「怎麼個「性靈相接」？」

尉遲青幽笑道：「我現在就告訴你，你也是不知道，不過，反正我絕不強迫你要這口劍就是了！」

說罷，她走到懸吊長劍前的蒲團處坐好。

岳懷冰知道她將要傳授自己「天一門」正統劍術，心內既驚且喜，遂即跟將過去。

尉遲青幽回眸含笑笑道：「我們「天一門」最注重的是「百日奠基」之術，換句

話說，你接受了我的劍術口訣之後，在開始的一百天之內，最重要，你務必摒棄一切雜念！要下一百天的苦功，才能夠紮下根基，下一步，才談得上演習出手之法！」

岳懷冰在她對面坐下來，道：「青妹只管傳授，我必盡力克復萬難就是！」

尉遲青幽點點頭道：「你須要記住一切幻像皆因心魔所生，這高一尺，魔高一丈這兩句話也就是這個意思，這百日之內，對你固是重要，就是對於我們「天一門」未來盛衰，也關係非淺！」

說到這裏，輕嘆一聲又道：「可惜我爹爹不在，否則他老人家對於本門入門築基之術，講解得最爲詳盡，如果由他老人家來傳授你這入門功夫，那是再恰當也不過了！」

岳懷冰道：「尉遲伯父現在那裏？」

尉遲青幽眼睛微微一紅，輕嘆一聲，道：「我爹爹自知塵劫未了！已遵從我爺爺臨去之前在碧簡金批上的示意，已於五年前，自行兵解，所煉元嬰已遵從爺爺指示，投向南九華山下，一楊姓的人家了！」

岳懷冰一驚道：「既然如此，就該將令尊今世之身接來才是！」

尉遲青幽苦笑道：「這一點我和哥哥早已想到過了，只是爺爺金批內囑咐說，千萬不可如此……我爹爹須待今世善終之後，來生方能重歸我們天一門下，這就是道家所說的三世之緣了！」

岳懷冰聽得似解不解，一時却也不知從何問起！

他忽然想起一個埋在心裏甚久的疑團，當下忍不住問道：「令堂大人現在那裏？怎麼從不曾聽青妹談起過？」

尉遲青幽臉色微微一變，想是事出突然，一時不知如何作答模樣。

岳懷冰見狀心內頓生後悔，暗悔自己多此一問。

尉遲青幽却已苦笑道：「我娘的命更苦……只因當她老人家向道之心不專……害了自己，也拖累了我爹爹——唉……」

說到這裏輕嘆一聲，一汪淚水在眸子裏打着轉兒，差一點奪眶而出！

岳懷冰心內雖更增疑團，見此情景却不便再爲細問！

尉遲青幽苦笑了笑道：「這件事對外入實不便提起，只是對二哥哥沒有隱瞞的必要！」

岳懷冰道：「既然是傷心之事，青妹不說也罷！」

尉遲青幽一汪淚水終於滾落下來。誠然如岳懷冰所言，乃是一件傷心之事，但是一經提及，却又情不自已，如梗骨在喉，非經吐出不是爲快了。

尉遲青幽伸出一根手指，把垂在臉上的淚水抹了一下，她那張娟秀的臉上帶出了一種前所未見的冷酷與悲痛，她緊緊的咬着自己的下唇。

沉默了很長的一段時間。

她忽然面現慘笑道：「我娘在入門第三年時，就因犯了天一門的門規，被我爺爺逐出山門，後來雖三次重返，均因一再觸犯門規……最後我爹爹一怒之下，乃與她交起手來——」



忠厚，平日既少言語，只知向道而少交遊，是以我娘常有煩言，婚姻很不相稱！只是怎麼也沒想到，我娘竟然忍心向我參下此毒手——真正是太不應該了！」

「唉——」岳懷冰聽到這裏，忍不住發出了一聲長嘆！想不到仙道之家，亦有此不幸之事！」

「自從這件事後，我與哥哥相約，今生今世再也不認我娘這個人，而且絕不容她重返家門！」

「我想，令堂大人自己也不會再回來了！」

「這也很難說！」

「怎麼……？」

「我娘這個人你是不知——」她無限憂怨的道：「她的確是天性凌厲，她的第一口劍——也就是我現在所用的這一口『鑄雪』仙劍，還有那兩本被追回的『天一心經』，都是她愛欲性命之物，她絕不甘心就此喪失——」

岳懷冰一驚道：「這麼說，她還會回來？」

「哼——」尉遲青幽冷冷一笑道：「我爺爺臨去之時，在本山所留下的『子午兩極光陣』，也就是怕她再回來向我兄妹糾纏，才設下來的！」

「另外——」她憤憤的道：「我爺爺還傳授了蒼鬚奴一些專制我娘的口訣，『聽雷閣』石壁靈像的那口玉匣飛刀，更是我娘懼怕之物，有了這三種顧慮，所以五年來我母親不曾再上門生事……只是……我深深知道，我母親為人極為自傲——」

她咬了一下牙齒，苦笑道：「——這

一點倒像我一樣的，什麼事都絕不服輸，她不會甘心的！」

岳懷冰愁然道：「令堂目前下落，青妹可知？」

尉遲青幽緩緩點了一下頭！

她臉上重新帶起了一片愁容！

「蒼鬚奴年前離山一次，查知了一切，我娘目前已改拜大荒山的紫面神君為師——紫面神君對她十分寵愛，也傳授了她一身厲害魔法——」

她苦笑着又道：「這件事，蒼鬚奴一直瞞着我們兄妹，直到今天早晨，才告訴我……」

她忽然淚如泉湧，緊緊咬着一咀牙齒道：「我恨她——恨她……恨我自己，為什麼我會有這個娘？為什麼……？」

她有力的垂下頭，滿頭秀髮雲般的披散下來！

秀髮掩披下的嬌軀，那麼劇烈的顫抖着！

她是那麼深沉，悲痛的飲泣着。

淚水一滴一滴的流落下來，滾落在她藕色的紅裙上，一粒粒像珍珠般的圓滿而有光澤。

岳懷冰第一次看見過這般要強的女孩子，只由她眼前的沉痛表情裏，可以猜想出她對母親的所作所為恨惡到如何程度！這是一件何等不幸的事情……

親生骨肉之間的仇恨，該是人生不幸事件中之最不幸！

他雖然不是這一件不幸事件的關係人，可是當他耳聞得這一段經過之後，內心之沉痛，已有身歷其境之深刻感受。

尉遲青幽嘆道：「你今天是怎麼了，有什麼話，儘管直說就是，幹什麼吞吞吐吐。」

蒼鬚奴欠身道：「是——」

「是——」蒼鬚奴低下頭道：「小姐與岳少主是『未』時初進閣的……」

尉遲青幽臉上一紅，微惱道：「怎麼樣？」

「這……咳……」蒼鬚奴搓着兩隻手，一副窘迫模樣道：「老奴原想傳授岳少主道法，最多……不會超過一個時辰……却想不到……想不到……」

「你不要再說了！」

「是——」

蒼鬚奴立刻住口，並且後退了一步。

尉遲青幽臉上先是一陣發紅，瞄了一眼的岳懷冰一眼，後者亦是滿臉尷尬的表情。

「哼——」尉遲青幽輕呼了一聲，臉色轉為蒼白。

「蒼鬚奴——」她冷笑着道：「那麼，我請問你，你以為我與岳二哥又在做什麼呢？」

說這些話時，她的臉色不覺由蒼白轉為鐵青！

蒼鬚奴一時大為驚恐，頻頻後退着，一顆大頭垂下來，不敢抬起。

「老奴知罪了……小姐萬請不罪。」

「你知罪了？哼——」尉遲青幽向前逼近了一步，顫聲道：「蒼鬚奴，你竟敢出言無狀……啊……」

蒼鬚奴雙膝一屈，跪下來道：「小姐

目睹着她這般的傷心，他竟不知道如何去安慰青妹，去阻止她的悲泣！

他只是呆呆的站着，聆聽着她會自內心深處，嗚咽如流泉的沉痛泣聲——所幸那只是短暫的一刻！

尉遲青幽在一陣痛澈心肺的傷心之後，很快的恢復了理智！

當泣聲逐漸停止時候，她由身側摸出了絹帕，緩緩的揩着臉上的淚痕。

然後她猛然抬起頭來，垂下的長髮，像是一蓬烏雲般的甩向肩後。

她的臉仍是那般清純。

前後不過只是一剎間，你却在她臉上再找不出一絲傷心的痕痕。

那張原本傷心蒼白的臉上，甚至於換上了笑容——這般的克制功夫，一般人萬萬難以做到。

「好了！」她說：「只顧着談我娘，竟然忘了正經事，二哥，我們開始吧！」

岳懷冰道：「青妹心情不好，明天再開始吧！」

尉遲青幽道：「不！今天就開始！」

她微微一笑，露出白潔整齊的兩排牙齒，較諸先前的悲憤，簡直判若二人。

看着岳懷冰，她說道：「二哥天資根骨均屬極上，按說我那裏配教你什麼，若按照爺爺舊簡金批所示，二哥今後將有大成，成就不知要高出我多少，我現在所教你的只是本門正統的入門築基與例行起步功夫！」

岳懷冰感激的道：「青妹如此厚愛，我真不知怎麼報答才好！」

「你——」她的臉微微一紅，淺淺一笑道：「留在心裏就是了！」

岳懷冰面對佳人，只覺得她，風華蓋世，舉止若仙，一聲一笑，一泣一訴，無不美到極點。

此刻，二人對面而坐，近觀其笑，細聽其語，明眸皓齒，吹氣若蘭，低泣時，柔腸寸斷，笑語時，軟語盡溫，岳懷冰既非石人，怎地不為之動心？

他雖極力克制，奈何心由意轉，顧盼而已生魔相。

尉遲青幽雖由爺爺舊簡金批中悉知自己與對方之一段情緣，在所難免，然而她自幼向道，定力極強，二十年來心如止水，自從遇見岳懷冰後，雖說日幾番觸發情懷，皆為其智力所克復，較諸岳懷冰之強行制止自是不可同日而語。

她這裏將「天一門」正統入門道法——一細訴，傳授給岳懷冰，反覆細訴，一一叮嚀。

足足有半個時辰，才講解完畢。

岳懷冰智力質稟，均屬上乘，既是心上人親口教授，那能不打點精神，慎思謹記。

尉遲青幽還不放，又讓他背誦一遍，竟是自己所說一字不差，非但如此，竟能舉一反三，領悟極深！心裏大是高興，一時讚不絕口，不覺對岳懷冰在內心撒了善辭，一時言笑無拘，促膝細談了許多閑話。

沒有錯……」

他只是嘆息了一聲，在一張青玉石凳上坐下來。

蒼鬚奴趨前道：「岳少主你的飯食好了，容老奴這就去拿。」

岳懷冰一笑道：「這個不忙，蒼鬚前輩你請坐下，我還有話問你。」

蒼鬚奴道：「老奴不敢，少主有話只管說就是。」

岳懷冰頓了頓，才柔聲說道：「我剛才與青妹偶而談及了一些事情，我還不大瞭解……」

「少主與小姐談些什麼？」

「是關於青妹令堂大人之事……」

蒼鬚奴登時面色一變，顯得沉重的樣子。

「青幽小姐與少主談了些什麼？」

岳懷冰道：「說得不多，是以向前輩請教。」

蒼鬚奴嘆息一聲，道：「我那主母是個性偏強，凡事任性，人是出色的美，但華而不實，行為過於放浪……以至於才會發生日後之事。」

「你是說那一件事？」

「是——」蒼鬚奴嘆道：「當然是主母殺害先主之事，莫非小姐沒有告訴少主人知道？」

「不！她告訴我了。」

「那麼少主當知，主母是如何對先主無情之事了。」

「知道一些。」

「少主也知道，主母引誘先主同門師弟共為姦情之事了？」

「蒼鬚奴笑着道：「老奴奉小姐口諭，近日來不敢疏忽戰守，尤其是岳少主下榻之冷香閣，更是不敢疏忽……」

尉遲青幽道：「怎麼樣？莫非又發生了什麼事情麼？」

蒼鬚奴道：「沒有沒有，小姐妳錯會老奴的意了。」

看看天色將晚，二人又再談個不休。忽然壁間銀鈴聲響，尉遲青幽霍然而驚。

「呀——」她忽地跳起來道：「都這麼晚了！」

邊說忙自步下蒲團。

却見蒼鬚奴遠遠現身閣外，道：「岳少主的晚飯備好了，請示在那裏受用？」

岳懷冰看向尉遲青幽！

尉遲青幽本是極為爽快之人，此刻竟然面現紅潮，她羞似羞澀的眼光，看了蒼鬚奴一眼，遂說道：「隨便那裏，都是一樣……」

蒼鬚奴一雙光華灼灼的眸子，先是在尉遲青幽臉上一轉，遂即看向岳懷冰，頓時面現愁容。

他趨前一步道：「小姐今日錯過了『酉』時罡風浸體的功課了！」

尉遲青幽微微一怔，累累含笑道：「說的是——我只顧傳授二哥入門道法劍術，竟把自己的功課忘了！」

蒼鬚奴欠身道：「原來如此，岳少主的功課更重要——只是……」

話說一半，却又吞住。

尉遲青幽秀眉輕蹙，說道：「只是什麼？」

蒼鬚奴笑着道：「老奴奉小姐口諭，近日來不敢疏忽戰守，尤其是岳少主下榻之冷香閣，更是不敢疏忽……」

尉遲青幽道：「怎麼樣？莫非又發生了什麼事情麼？」

蒼鬚奴道：「沒有沒有，小姐妳錯會老奴的意了。」



岳懷冰一怔道：「這個倒還不知。」

蒼鬚奴怔了一下，嘆道：「那麼，老奴顯然又失言了。」

岳懷冰道：「我既身為天一門正統弟子，這些事似乎不該不知，前輩如果認為無必要告訴我的話，大可不言，我也不再多問。」

蒼鬚奴伸手指在大頭上亂搔了一陣，終於長嘆一聲，道：「少主說得對——這些事雖不光彩，但是少主却不能不知。」

「那麼請直言不諱。」

「是——」蒼鬚奴長嘆一聲，道：「主母姓葛名少華，人稱『美芙蓉』，出身浙江餘姚世家，原是書香官宦之後，為人聰明伶俐，天資過人，少女時即有江南第一美人之稱。」

說到這裏搖頭一嘆，又道：「少主今日看見我家小姐，也就等於看見了我家主母。」

「這話怎麼說？」

「因為她母女形貌，簡直一般無二，太相像了。」

「哦——」岳懷冰接着一聲嘆息，想到了如此絕色的一個美女，竟然會自甘下流至此，造物者弄人——至於此，實在是太殘酷了。」

蒼鬚奴接道：「偏偏先主人貌不驚人，主母所以自甘下嫁先主，主要是看上了『天一門』的正統道法，希冀若以此攀結，得登彼岸。」

岳懷冰道：「用心雖險，倒也可憫，人往高處走，水向低處流，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貴主母捨身嫁作不愛之人，果真

一心向上，倒也值得同情。」

「少主人所說甚是，只是……咳！」

蒼鬚奴得難出口的道：「……只是主母葛氏生性淫……蕩，下嫁先主人不到一年，即因勾引先主同門師弟李天心事發，而被尉遲真人一怒而逐出門外。」

「——李天心引恨自刎，事隔半年，先主人終因愛戀主母姿色過深，哭求真人應允，二度將葛氏接上山來。唉……這頭一次就錯了。」

岳懷冰苦笑了一下，未曾說話。

然而他內心却同情到尉遲青幽之父的悲哀，試想如此絕色的妻子，如何割捨得下？討情接回，原在情理之中，只是却有失武林男子氣概，話可又說回來了，設非當事之人，那一個又能體會到那種當事者的苦衷情懷！

是以他苦笑不答。

蒼鬚奴道：「葛氏轉回，表面上與先主合好如初，其實，閨房中時起勃怒……只是先主為息事寧人，又因深愛葛氏過甚，是以，一忍再忍，終於釀成了日後之大禍。」

岳懷冰記得尉遲青幽說過她母親曾二度放逐，但是蒼鬚奴既未談及，顯然是羞於啟齒，他心裏知道，也就不再多問。

他把眼前一段撇過不問，遂點頭道：「這件事方才青妹已談過了，我只想知道葛氏今日情形，聽說你對她目前情形知道得很清楚，可是？」

蒼鬚奴嘆息道：「不錯，老奴知之甚詳。」

「聽說她如今改投在大荒山『紫面神

君』門下，可是？」

「她……那裏是投在『紫面神君』門下？……」蒼鬚奴面有恨色的道：「分明是下嫁那個老魔，為第八房寵妾……真正的……自甘……」

他想說「自甘下流」，終因當年有主僕之分，這「下流」二字得難出口。

岳懷冰陡然一驚道：「這一點，尉遲兄妹可知道？」

「小姐只知一半，尉遲少主却全然不知。」

「是……我明白你的苦心！」

他心知蒼鬚奴所以不告訴尉遲鵬，是因為尉遲鵬個性急躁、衝動，只告訴尉遲青幽一半，乃是顧全小姐的顏面與自尊。

「你小姐知道多少？」

「她只知葛氏投奔『紫面神君』門下學習魔法，却不知是嫁與『紫面神君』為第八妾。」

岳懷冰輕嘆一聲，道：「紫面神君這人如何？」

蒼鬚奴道：「魔法高深，當世少有其匹。」

「黑石公呢？」

「少主是說……？」

「我是說『黑石公』之魔法比之『紫面神君』如何？」

「這個……老奴難以臆測，黑石公誠然更為可怕。」

「我知道了。」

「岳少主該進飯了。」

「不忙。」岳懷冰道：「蒼鬚前輩，以你猜測，葛氏下嫁與紫面老魔之後，是

否將對我們『天一門』有所不利？」

「這個——」蒼鬚奴吟哦着道：「紫面神君與老主人同屬『青雲九老』，當年老主人因覺得『紫面神君』為人險惡，心術不正，晚年即與之疏遠，至於他們之間，是否有什麼過節，芥蒂，老奴可就不知道了。」

岳懷冰皺了一下眉道：「葛氏呢！」

蒼鬚奴道：「葛氏因為老主人追回飛劍與本門兩本經冊心有不甘，老奴推想，她是會索取的。」

岳懷冰笑道：「她能進來麼？」

「冷香閣後山一帶，四面皆有老主人與小姐所設的厲害禁制，要想闖入大非易事。」

「大非易事，只是不容易而已，並非不可能，是也不是？」

蒼鬚奴點頭道：「這個……老奴正是這個意思。」

「好！那麼我們假設葛氏來此尋仇，又假設她已衝破了四面禁制，那麼又將如何？尉遲兄妹終是她親生子女，焉能會對生母下手？那時又將如何？」

「那時老奴將不顧一切，阻止她侵犯本山？」

「你自信敢得過她麼？」

「這個——」蒼鬚奴一猶豫，遂即肯定的道：「老奴承老主人親自傳授了幾種厲害手法，加以百年來修為功力，諒那葛氏不是老奴對手！」

岳懷冰道：「那麼，如果紫面神君親自登門呢！」

「那……老奴只怕不是他的敵手！」

「你家小姐呢？」

「我家小姐劍術精湛，道法亦高，惟老魔數百年修為，只怕小姐也不是他的對手！」

岳懷冰長嘆一聲，說道：「這麼說來，豈非大事不妙——蒼鬚前輩，我們宜事先有所準備，才不至臨事措手不及，你說可是？」

「唉！」蒼鬚奴嘆息一聲，說道：「少主，這幾日來，老奴日夜皆為此事發愁，真正不知如何是好？但只盼他們不會前來才好！」

「這件事，以我之見，已是刻不容緩了——」

「岳少主，你有甚麼打算？」

「承蒙尉遲真人願像真身，屬意我為天一門正統弟子，我雖然目前談不上道法功力，但是對本門，却有責任維護！」

「少主所說極是，少主天資極品，日後必是我天一門承先啓後，大振聲威的人物！」

岳懷冰一笑道：「日後之事，誰也難以預料——」

他神色慎重的接道：「眼前之計，我以為必須雙管齊下，一方面，我須加緊練習本門道法，另一方面，却要充實本山的防務！」

「少主說得對，老奴正有此意！」

岳懷冰向前跨了一步，思索着道：「目下宇內同道，有成就者據你所知，有多少人？」

蒼鬚奴道：「除去『青雲九老』之外，當推『宇內十七奇』為道中強者！」

「這些高人與我們天一門門昔日交情如何？」

「老主人為人忠厚，飛昇前領袖羣倫，恩澤庇被，故而善緣廣結！」

「這就是了！」岳懷冰道：「必要時我們尚可登高一呼，廣發俠義帖，請各路道友主持公道！」

蒼鬚奴道：「少主所說固然有理，只是此刻因得於道家四九天劫，不久將至，各路道友多就就業以圖自免，只怕很少有能兼管別人閒事，再說，對手又是九老中極難招惹的紫面神君，恐怕更將無人願意樹此大敵了！」

岳懷冰輕嘆一聲，說道：「我知道了！」

蒼鬚奴道：「少主肚子餓了吧！」

岳懷冰一笑道：「是有點餓了！」

蒼鬚奴道：「老奴這就去取！」

「不必了！」岳懷冰道：「我與你一齊前往便了！」

蒼鬚奴道：「這樣也好，也許尉遲少主要一同用餐，這些菜，都是他點的！」

「那就更好了！」

二人遂即步出閣外，只見殘陽一片，點綴西邊天際，在大羣鴉雀噪飛起處，耳邊隨地聞得隱隱雷鳴之聲。

即見空際，瞬息間變為赤紅之色，一時天地山樹……一切均幻為多色異彩，大片火雲，呼嘯着有如萬馬奔騰般的自西北角落處擁擠飛馳而近。

一時煙霞隱隱，烈燄飛揚，熔雲滾霧，相隔百十里，已覺出熱力極熾，烤得人面膚生痛！

蒼鬚奴停足道：「火雲來了，岳少主少候，等其過後再走不遲！」

二人遂即後退幾步，掩在一堵山石之後。

眼看着大片火雲自當空疾若奔雷駭電的劃空而過，彈指間，已擁向南面矗立的黑石峯上——

那前番岳懷冰所聞知異嘯之聲，再次由石峯之內傳出，乍聞之下，真令人毛髮聳然！

岳懷冰道：「甚麼人發聲呼叫？」

「黑石公！」蒼鬚奴目注黑石峯上喃喃道：「這個老魔頭為火雲烘烤……已有數十年之久，照說應該習慣忍受才是，想不到仍然天天呼叫不休！」

岳懷冰注目黑石峯上，只見那一片火雲，大約有敵許方圓大小，只是團團圍着石峯疾轉，烈燄滾滾，熔岩流金，那閃爍的赤光，耀得人眸子難睜，當真是駭人已極！

二人站立之處，與峯頂相距如此之遠，已感覺出熱風撲面，灼灼迫人，試想峯內之黑石公身受之人何以忍受？這種懲罰，實在是太嚴厲了。

然而，再想及黑石公之為人毒惡，所犯諸罪，却又覺得這般懲處不為過！

所伴這段時間並不太長，那片火雲，在疾轉百十轉後，呼嘯着掉頭復向來處飛回——

一來一去，勢若奔雷，瞬息之間，即隱於極北山角之處！

二人由石後現身而出！

岳懷冰縱火雲來去之處，但見山巔

樹梢，皆是火紅之色，遠遠看去，直如置身楓林之上，惟獨此冷香閣方圓數里，依然翠谷白雲，想係受惠於山勢地形之故，另外當年之尉遲真人必也設有禁制，防止火雲來去時之流離奇熱攻勢！才使得此一福地萬古長春！

他早已不似來時的那般單純了。

月餘以來，耳濡目染所見無一不奇，所聽無一不駭，再加上他本身奇妙之遭遇，已使得他本身之人生觀上起了革命性的改變！

他已能適應眼前之環境，並且雄心萬丈！

二人來到「聽雷閣」時，只見尉遲鵬佇候閣外，見面即向岳懷冰道：「我妹子跟你囑氣了可是？」

岳懷冰正不知何以作答，蒼鬚奴却搶前欠身道：「是老奴一時口無遮攔，言語開罪了小姐……老奴真正罪該萬死！」

尉遲鵬一笑道：「原來是這麼回事，我還當是岳二弟怎麼了她呢！」

蒼鬚奴惶恐的說道：「小姐，現在那裏？」

「誰知道！」尉遲鵬皺着眉道：「我好意邀她吃飯，却碰了她個軟釘子，理也沒理我，一個人怒衝衝的就走了！」

岳懷冰不禁怔了一下！

尉遲鵬在他肩上一拍，笑道：「瞧瞧你——你放心吧，她本事大得很，跑到天邊也丟不了！走吧，我們吃飯去！」

二人步入閣內——



一盤清炒雪筍，一盤油炒松雞，一盤醬爆生蠔，一盤雪菜百葉，大花蓋碗裏，是整整雪雞燉的湯！

其它小碟內，另有幾樣黃精，首烏，山芋等素齋，看上去無不色香味俱佳！

岳懷冰來山之後，久已不吃肉食，按說乍見美味，理應食指大動，無奈他心念耐遲鵬幽，顯得有些意興索然！

耐遲鵬讓他坐下之後，笑道：「這幾個菜，是靈珠特地為你燒的，我是佔你的光！」

岳懷冰苦笑一聲，道：「這可更不敢當了！」

提起靈珠，使得他不禁想起了她與自己今晚約晤之事，心頭益加的沉重。

「你是怎麼了！」耐遲鵬看着他道：「有甚麼心事？」

岳懷冰忙笑道：「沒有，沒有，你不要瞎操心！」

耐遲鵬由爺爺舊金批所留之偈語中，已知妹妹與他乃是三生愛侶，夙緣極深，見他如此，頗能同情他的心境，含笑不語！

岳懷冰忽然發覺着靈奴不在附近，不由奇怪道：「噢——蒼鬚前輩呢？」

耐遲鵬喚了兩聲不見回答，說道：「管他呢！這麼大一個人，你還怕他丟了不成？」

方說到這裏，即見碎玉珠簾响處，靈珠身著羅衫短裙，手中托着一個白玉托盤自內步出！

托盤內盛着三隻高脚青玉盞，另有一隻仙鶴狀的綠玉酒壺，玉質晶瑩透澈，可

以清楚的看見壺內盛着的碧色佳釀！

靈珠手托着玉盤，先向二人請了個安，遂即走過來把盤內酒杯置於二人座前。

耐遲鵬笑道：「怎麼，是『萬年青』麼？」

靈珠低眉道：「我爺爺說今天岳少主歸入天一門，是大喜的日子，所以特別命我到酒庫中取酒招待，這萬年青是小姐最愛喝的……所以取來——」

說到這裏那雙含有無限嬌媚的長鳳眼微微一瞇，道：「噢——小姐不在？」

耐遲鵬道：「小姐出去了，你先給我們兩個人把酒斟上！」

靈珠應了一聲，雙手捧壺，先與耐遲鵬斟了一杯，又繞向岳懷冰座前輕呼了一聲「岳相公！」遂即為他斟了一杯！

她雙手持壺，却把一雙無限嬌媚，風飄入骨的眼睛睜向岳懷冰，道：「岳相公放心暢飲無妨，這酒是喝不醉的！」

岳懷冰自她一進來，就未曾注視向她，這時聽她這麼說，少不得說了聲道：「謝謝！」抬頭看她一眼！

二人目光乍一交接，岳懷冰頓時心頭一蕩，似覺出對方那雙眼睛裏，盪漾着一種說不出的嬌媚妖冶，似乎存心不良，意在挑逗自己——

有了前兩次的經驗，他對此女，實在存下了戒心，忙把眼光移向一邊，假作不見！

正好耐遲鵬舉杯勸飲，他就舉杯附合着輕啣了一口！

那酒入口甘芳，清香透體，其質冰寒，如飲冰露端的非同凡俗，一時忍不住又

喝了一大口！頓時通體舒暢，齒頰留芳，由不住讚了一聲：「好酒！」

耐遲鵬笑道：「這萬年青聽說還是我曾祖父『玉洞真人』在時，採集本山青梅與後山峯頂上的黑蜂所釀的蜜汁，共同釀製，製成以後，埋在冰雪極深的地方，足足有二十年才拿出來飲用！聽我父親說，爺爺又在酒內加有所製的百花釀，味道就更好了！當初我曾祖父一共釀製了十五罐，到現在，只剩下了兩三罐，所以才覺出了寶貴，輕易不再飲用！」

岳懷冰嘆息一聲，道：「怪不得味道這麼好——」

說時把杯中酒一飲而盡，靈珠走過來又為他斟了一杯。

岳懷冰道：「既是這麼珍貴，一杯也就夠了！」

靈珠笑道：「酒還多的是，今年青梅已熟，我爺爺那天還說，要仿照老祖當年製法，再多釀製一壺，岳少主只管放心飲用就是！」

耐遲鵬也笑道：「我說的兩三罐，每一罐比你人還要高，足夠你喝好幾年的，你只管放心喝吧！」

靈珠笑着遂即又為他斟了一杯——

在她斟下最後一滴時，有意無意的却以最後小指指尖，輕輕在岳懷冰酒盞內點了一點！

岳懷冰與耐遲鵬都不曾注意到她這種細心微妙的動作，因為那個動作太快了！

靈珠表情極其自然，纖指上晶瑩透剔的指甲，不過在酒面上微微一沾，即刻收回，却有一縷細若游絲紅色物件，一現即

隱於對方杯內。

她臉上含着媚笑，向岳懷冰道：「我爺爺說這『萬年青』酒，有和血益氣的功效，再喝多少也不會醉，岳少主你多喝些吧！」

岳懷冰不忍拂其心意，但他目光自從一度與她眼睛交接之後，就再也不多看她一眼！

他嘴裏謙虛的道：「謝謝姑娘！」

遂即揚首，把杯中酒一飲而盡！

靈珠臉上頓呈喜色，她立刻走上來，又為岳懷冰斟了一杯！

「三杯夠了！」

岳懷冰舉杯向耐遲鵬道：「多謝鵬哥今日盛情，我敬你一杯！」

耐遲鵬笑道：「一家人客氣甚麼！」

二人酒杯一碰，仰首乾杯！

就在岳懷冰乾下第三杯酒，放下酒杯的一刹那，驀地只覺出腹內一陣絞痛！

他臉色倏地變為蒼白，忍不住「啊！」了一聲，手中玉杯不及放正，已脫手滾下桌來。

耐遲鵬眼明手快，一把抄在手中，頓時一驚道：「你……你怎麼啦？」

岳懷冰利時間只覺出腹內再次的一陣奇痛，這一次比上一次更厲害，彷彿肝腸都絞在了一塊，一時痛穿心肺，他痛呼了一聲，身子猛地一翻已滾倒桌下，當時昏了過去！

這番形象，自然使得耐遲鵬大吃一驚——

而一旁的靈珠顯然面現得計之色，可是她却故作出一番驚惶失措模樣！猛地撲向岳懷冰。

(未完)

新派俠義奇情長篇  
內容美、文  
風、令、人、回、味

## 刀客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弓無常擊斃屍鷹羅全後，他也被管大海所殺，同時挾着海救回。弓無常被殺，烏八如出生天，與沖沖的跑來熱窩找尋白天星報告喜訊，這時，白天星正與張弟和一褐衫漢子在一副座頭上喝酒，經白天星介紹，那褐衫漢子名叫太白義樵武炳輝，據說他這次來七星鎮是要找尋假孝子曾孝慈，並願出五百兩酬勞，白天星推薦烏八為他找尋，武炳輝稱謝離去，白天星隨又指點烏八找尋曾孝慈的線索後，對張弟說要去製造另一根更香更大的骨頭——

### 巧弄計中計 驅使賊殺賊

白天星和張弟結過帳走出大廳，西邊賭台上一名方臉濃眉大漢，忽然一聲不响，也悄悄跟了出去。

天色愈來愈昏暗，才不過晚茶時分，街上已很少看到行人。

梧桐葉落，北雁南歸。

寒風已帶來西北高原的第一批黃沙。白天星出了巷子，一直向鎮頭走去。

張弟追上一個，問道：「我們究竟要去那裏？」

白天星道：「帶一個朋友散步。」

張弟一怔道：「你說甚麼？」

白天星道：「不要回過頭去看，這個朋友現在就跟我們身後。」

張弟道：「跟來的這人是誰？」

白天星道：「就是上次在何寡婦店裏，後來去向降龍伏虎刀岳人豪通風報訊的那個傢伙。」

張弟道：「這傢伙幹嗎要跟踪我們？難道他想替岳人豪報仇？」

白天星道：「你高估他了。」

張弟冷笑道：「等到了鎮外，讓我來好好教訓他！」

白天星道：「使不得！」

張弟道：「爲甚麼？」

白天星道：「假如事情發生在昨天，我不反對，今天則千萬動他不得。」

張弟眨眨眼皮道：「你想利用他？」

白天星笑道：「要得，要得，居然不等我說出來，就懂了我的意思，這可真不簡單……」

張弟不想鬥咀，耐着性子又道：「那麼你打算如何利用這個傢伙？」

白天星微微一笑道：「這厮既能與降龍伏虎刀岳人豪互通聲氣，可知必與謀害刀客之兇徒爲同路人，所以我也想在這個傢伙身上多下一點本錢。」

張弟悠然道：「下甚麼本錢？」

白天星笑道：「用不着急，等一會兒你就知道了。」

鎮頭上第一家，是招風耳洪四開的車

馬行。他們推門走進去。

張弟雖然還是第一次走進這家小小的車馬行，但他在很早之前，就已知道了一個秘密。

白天星在七星鎮上要說有甚麼心腹人物的話，第一個心腹人物無疑便是招風耳洪四！

他不知道招風耳洪四是否清楚白天星真正的身份，他只知道這個小小車馬行的主人，外表雖然淳樸，其實機警異常，同時對白天星相當尊敬而忠誠！

招風耳洪四在洗腳。

白天星走進去，順手掩上門，大聲道：「喝！風好大，慢慢冷起來了。」

他朝洪四比了個手勢，洪四點點頭，似乎馬上就明白了他的意思。

爲甚麼要掩上門呢？

真的怕風大？

這意思張弟也明白：是爲了讓門外人窺聽方便也！

洪四啊哈了一聲道：「白頭兒請坐，還有這位兄弟，坐，坐。小虎子媽，泡壺茶來！」

白天星道：「不客氣，老洪，我是打聽一件事情來的，只說幾句話就走。」

洪四披了雙草鞋，站起來道：「坐下來談，坐下來談。」

白天星道：「老洪，我問你，錢麻子過去進城，是不是每次都坐你的車子？」

洪四道：「是啊！怎麼樣？」

白天星道：「他每次進城，都去一些甚麼地方？」

洪四驢耳根子道：「唔，這個，讓



我想。啊，對，對，我想起來了！」

白天星道：「甚麼地方？」

洪四道：「這廬子真是個怪人，一年只去城裏兩三趟，却在城裏買了一幢房子，買下來沒有人住，寧可鎖着養老鼠，真不明白這廬子打的是甚麼主意……」

白天星道：「慢一點！你說那幢房子在城裏甚麼地方？」

洪四道：「在薛家祠堂後面。」

白天星道：「薛家祠堂？」

洪四道：「是的，好認得很，門口有兩株白棠兒樹，房子後面就是大校場，假四合院，天井裏長滿了草，又亂又靜。」

白天星道：「那地方你找到？」

洪四道：「當然找到！」

白天星道：「你的車子，明天有沒有空？」

洪四道：「有，有！」

白天星道：「明天下午，我打算僱你的車子到城裏去一趟。」

洪四道：「好，好！」

白天星道：「這裏是五兩銀子，你先收下來。」

洪四道：「哎，那要這許多？」

白天星道：「沒有關係，你收下，只要你不要把這件事告訴別人就行了。」

洪四道：「這個你白頭兒只管放心，我洪老四……」

白天星攔着道：「好，好，我相信你就是。你忙你的吧，我們也不打擾你了。明天見！」

洪四道：「唉，難得來一次，茶也不喝一口，真是的！」

張弟道：「以古董的價值來說，就這幾樣東西，也很可觀了。」

白天星點頭道：「是的，除了『王行書有行情外，其餘的三件，都可以說是無價之寶。』」

他忽然笑了笑道：「但如以我的眼光來看，我認爲最有價值的，還是我獲得的另一樣東西。」

張弟道：「另一樣甚麼東西？」

白天星道：「載有全套風雷刀法的大悲刀譜！」

張弟一楞道：「風雷刀法？就是馬老先生傳給我的一套刀法？」

白天星微笑道：「是的，我說我們是師兄弟，你以爲是開玩笑，事實上却是一點也不假！」

張弟對這位老是逗他取樂的浪子大哥，頓時生出一股難以形容的親切感。

他似以能有白天星這樣一位師兄爲榮。在他來說，這份意外獲得的情誼，實比大悲全部寶藏還要珍貴得多！

張弟細細體會着這份美好的感受，隔了很久很久，才又問道：「上次你說，你了解馬老先生傳我刀法時的心情，這件事我一直悶在心裏，你能不能明白告訴我，馬老先生傳我刀法，究竟有何深意？」

白天星默默地望着屋外黑暗的天空，好像沒有聽到張弟的話。

張弟知道，白天星此刻如不是正在思考一件甚麼事，便是不願回答他這個問題，當下也就沒有繼續追問下去。

問題早晚總會答案的，他覺得不應該在這時候打擾白天星的思緒。

他們走出來，外面沒有人。

白天星長吁了口氣道：「事情總算辦妥了一半。」

張弟一怔道：「才辦了一半？」

白天星低低一笑道：「你把一根骨頭拋給一條狗，到那裏去看狗打架？」

洪四道：「另一半如何進行？」

白天星道：「再去找個人。」

張弟道：「找誰？」

白天星道：「錢如命！」

錢如命在艾鬚子店裏喝酒，玉門三煞也在座。

白天星站在店門口，沒有走進去。

他大聲吩咐艾鬚子替他切三錢銀子的鹵菜，用荷葉包好了，他要帶回去下酒。錢如命抬頭招呼道：「白兄怎不進來坐坐？」

白天星微笑道：「風太大，還是回去喝，喝了就睡，比較舒服。」

他趁無人注意，擠擠眼睛，同時輕輕甩了一下頭。

錢如命會意，頭一點，打了個哈哈道：「好——會享受。哈哈！」

一個妙傳。

都是高手！

他們回到住處，不到一盞熱茶工夫，錢如命果然就匆匆起來了。

白天星吩咐張弟道：「師弟，你去屋前屋後，各處轉轉，我跟錢兄談幾句話，別讓人偷聽了去。」

張弟樂得耳根清淨，依言退出屋外。

這是一種很奇妙的轉變。

現在的白天星，在張弟心目中，彷彿已變成另一個人，變得更高貴可敬，變得更無恥可尋！

以前白天星不回他的話，他會感覺很不高興，如今白天星即使罵他幾句，他相信他也絕不會放在心上。

因爲他們已由朋友更進一步。

他們已是真正的兄弟。

在這世上，今後已再沒有第三個人，更像他們這樣需要對方的關懷！

屋子裏沒有點燈，兩人就這樣靜靜的坐在黑暗中，也不知道過去多久，才聽白天星輕輕嘆了口氣道：「我也許還少做了一件。」

張弟抬頭望過去道：「少做了一件甚麼事？」

白天星道：「兩撥人馬，無疑早已上路，湊着這個難得的機會，我也許還少通知了兩個人。」

張弟道：「那兩個人？」

白天星道：「七步翁和毒影雙。」

張弟道：「如果做得太過火，露了底子怎麼辦？」

白天星緩緩站起身來道：「我現在顧慮的，就是這一點。」

他背着雙手，在屋子裏轉了幾圈，忽然停住腳步，像自語似的毅然道：「不行！要殺就讓他們殺成一團，這個機會太難得了，無論如何不應放過。」

張弟道：「那你打算怎麼辦？」

白天星稍稍思索了一下，臉上忽然浮起一絲莫測高深的笑意道：「我想到一個

出人意外的是，張弟只繞屋兜了兩個圈子，錢如命就走了。

張弟跨進屋子道：「這一次怎麼談得這樣快？」

白天星笑道：「這就叫要言不繁！」

張弟哼了一聲，沒有開口，隔了一會，才抬頭問道：「剛才你跟洪四一唱一和的，究竟是甚麼用意？」

白天星笑道：「當時你也在場，你不是都聽到了嗎？」

張弟道：「洪四說的都是真話？」

白天星道：「一半不假。」

張弟道：「甚麼叫一半不假？」

白天星道：「一半不假的意思，就是半真半假，有的是真的，有的是假的，真假各佔一半。」

張弟道：「錢廬子真坐洪四的車子去過省城？」

白天星道：「假的。」

張弟道：「省城裏的那幢房子呢？」

白天星道：「真的。」

張弟道：「房子是錢廬子的？」

白天星道：「假的。」

張弟道：「地點也是假的？」

白天星道：「真的。」

張弟道：「你的意思是想把那方臉漢子和錢如命引誘到那幢房子裏去？」

白天星道：「不錯！」

張弟道：「引去幹甚麼？」

白天星道：「當然是去搜索大悲老人的遺珍。」

張弟道：「到時候找不到怎麼辦？」

白天星道：「一定找得到。」

更鼓三響。

萬籟俱靜。

整座省城均已進入黑甜之鄉，只有城角遠處，不時傳來一二聲斷續的大吠，使這淒清的秋夜，更添添了無限蕭瑟之意。

大校場前面一座四合院的西廂屋頂上，突然悄沒聲息地出現一條矯捷的身形。

上絃月雲縫中洒下的迷濛月色，照在這個人孔上，可以看出這位神秘的夜行客，正是黃昏時分在七星鎮偷偷跟蹤白天星和張弟的那名方臉漢子。

方臉漢子雙目精光如電，這時正在仔細打量着這座四合院的形勢。

一點不錯，這座四合院位於大校場和薛家祠堂之間，門前長着兩株白棠兒樹，院中雜草叢生，一片荒蕪，看上去的確像很久未有人居住過。

方臉漢子看得不住點頭，似乎非常滿意招風耳洪四詳盡的描述。

他繼續停留在屋脊上，又朝四下裏眺望聆聽了片刻，方躍身而下，縱落院心。

那廬子把寶物藏在甚麼地方呢？

正如洪四所說，這是一座假四合院，實際上只是一座加了圍牆的三合廂。

方臉漢子稍稍猶豫了一下，然後舉步向西廂走去。

現在到天亮，還有足足兩個更次，他有的是時間，儘可從容不迫，慢慢搜索。

西廂以前大概是座書齋，只是現在裏面除了一些結滿蛛網的舊傢俱，已看不到

張弟呆了呆，道：「你——你怎知道一定找得到？」

白天星微笑道：「因爲我就是那幢房子的主人！」

張弟不禁又是一呆，道：「你是說……這件事你早於事先安排妥當，包括你和洪四今天的一番應對在內？」

白天星道：「是的，我知道早晚會有這一天，如今事實證明我的安排並非白費心機。」

張弟露出迷惑之色道：「而你也早已於那幢房子內藏放了大悲老人的遺物？」

白天星笑道：「我說過我這一次要多下點本錢。」

張弟慢慢的點了點頭道：「我明白了，謠言原來並非空穴來風，原來你就是那個獲得大悲老人全部寶藏的人。」

白天星道：「不是全部。」

張弟愕然道：「還有一部份落在別人手裏？」

白天星搖搖頭道：「也不是，除了一把七星刀，得到寶物的人，只我一個。」

張弟像是沒有聽懂，眨了眨眼皮道：「既然只你一個人，怎麼……」

白天星道：「那是小孟嘗才的錯誤，他報出的寶物名單，實際僅是大悲老人生前的一種宏願，有許多寶物，如八劍一鏡，玄得近乎神話，天底下根本就不可能會有這些東西。」

他頓了一下，又道：「所以，大悲老人窮一生之精力，事實上所收集到的，亦只一圖一照，二王行書六式，以及蔡中郎一幅飛白體的陳情表而已！」

一幅完整的字畫，或是一本像樣的書籍。方臉漢子不愧是個老江湖，雖然明知這是一所空宅，依然不敢有絲毫粗心大意。

他先將大門掩上，再將窗戶用帶來的塊黑布密密糊起，方從懷中掏出火種，點亮一支油蠟燭。

他把蠟燭在一張破書桌上燒半，然後仰臉先看天花板。單這第一個動作，就不難看出他在這方面是個大行家。

天花板上積灰均勻，角縫之間，滿佈蛛絲，可見至少在近半年內，沒有人動過手脚。接着，他再查察地面。

地上鋪的是方石磚，他只各處運動試走了一遍，便斷定地下是實心的，也沒有甚麼花樣。

四邊的牆壁呢？

他一寸一寸的指節敲打，結果發覺也都是實心的，沒有暗門沒有夾層。

現在只剩下那些破破爛爛的木桌和書櫃了。

他從桌前開始，然後是書櫃，用的仍是老方法，以指節骨敲打。

他很有耐心地敲打着每一塊隔板。

「卜。」

「卜。」

「咚！」

一塊書櫃的隔板，忽然發出空洞的四響，方臉漢子心頭也咚的一聲跳了一下。

難道隔板後面有暗格？

方臉漢子連忙從腿肚上拔出匕首，小心地撬起那塊隔板。

當那塊隔板落下時，方臉漢子與舊得



差點跳了起來。  
皇天不負苦心人，他的辛勞終於有了代價。

隔板後面果然有個暗格，暗格裏放着一個黃色油紙筒。

方臉漢子雙手微微戰抖，取下紙筒，倒出一看，裏面捲藏的，赫然正是一幅絹質工筆美人圖！

這幅美人圖畫得並不高明，繪畫者的印鑑已模糊不清，看上去毫無引人注意之處，但由此却正足以證明它就是傳說中的漢明妃照！

方臉漢子呼吸喘促，心跳加速，慌忙將原照捲起，放進紙筒，納入懷中。

西廂已搜完，雖然只找出一件寶物，不過成績也不算錯了。

於是，方臉漢子吹熄油燭，取下黑布，躡足出門，又向東廂走去。

東廂是廚房。  
廚房裏除了一座破灶，幾張桌椅，別無長物。

經過細搜，東廂沒有收穫。

最後，方臉漢子進了坐北朝南的堂屋，堂屋三間，一明兩暗，中間是客廳，兩邊是臥房。

客廳中只有一張長方形的供桌，一目了然。

方臉漢子將全部精神都放在兩間臥房的搜索上，他足足努力抄翻了一個更次，累得滿頭大汗，結果仍是一無所獲。

難道這座四合院，就只收藏了一幅漢明妃畫像？

他不相信。

狠心？  
令狐玄緩緩移步走了過去道：「我是爲了想看看你找到的寶物，是不是真的只有一幅明妃畫像！」

方臉漢子雙手合住刀尖，兩腿一陣抖索，慢慢的倒了下去。

他的眼睛沒有閉上，嘴巴張得很大，臉上佈滿了難以描述的痛苦表情。

他似乎還有很多話要說。

只可惜剛剛張開嘴巴，就吐出了最後一口氣！

令狐玄俯身拔出那把狹長的柳條刀，拭淨血漬，納入袖鞘，然後撕開方臉漢子衣褲，從頭到腳，仔細抄搜。

結果，他可能找到的，當然還只是一幅明妃畫像。

夜色更濃了。

雞鳴頻仍。

曉露漸重。

令狐玄換起那隻油紙筒，慢慢直起身子，嘆了口氣道：「這也只能怪你姓岑的自不量力，岳人豪一死，你失去靠山，你就該處處小心了。」

突聽西廂屋頂上，有人冷冷接口道：「咱們兄弟今夜總算開了眼界，名滿江湖的十八刀客，私底下原來就是這副德性！嘿，嘿，嘿！」

令狐玄頭一抬，便看到西廂屋頂上不知什麼時候已經一字並立着三條人影。

由於夜色太暗，這三條人影，遠遠看上去，就像是一大塊黑布上，又貼上了三塊更黑的布條。

這麼遠的距離，這麼暗的夜色，令狐玄當然無法辨認來人的面目。

但是，他信也不信。該抄的地方，他全抄過了，牆角挖開，傢俱拆散，連一隻舊馬桶，他都拿到亮處照了好幾次。

要是還有其他寶物，會放在什麼地方呢？

方臉漢子拭着汗水，各處又細細踏勘了一遍，最後決定歇手。

他再度熄了油燭，走出堂室。

遠處傳來雞啼，離天亮已經不遠了。

方臉漢子站在屋簷陰影中，撮唇輕輕打了一個胡哨，東廂屋脊後面，應聲縱落一條人影。

原來方臉漢子並不是一個人來的。

方臉漢子帶來的這個伙件是誰呢？

如果看清了來人的面目，恐怕無論換了誰，都難免大吃一驚。

原來此刻從東廂房上縱落的不是別人，正是前天在留刀台上慷慨陳詞，公然要向謀害刀客之兇徒挑戰的魔刀令狐玄！

令狐玄含笑上前道：「岑兄，辛苦你了！收穫如何？」

方臉漢子苦笑着嘆了口氣道：「不知道你令狐兄相信不相信，搜遍了三邊屋子，結果竟只找着一件！」

令狐玄一哦道：「那是一件？」

方臉漢子道：「『三圖一照』中的『一照』。」

令狐玄道：「明妃寫照？」

方臉漢子道：「是的。」

令狐玄沉吟道：「怎麼會只有一件呢？這倒也是怪事。」

方臉漢子道：「是啊！要沒有，就該一件也沒有，要有，就不該只有一件，小玄當然無法辨認來人的面目。

不過，他雖看不清來人的面目，却已聽出發話者的口音。

他聽出發話者正是玉門三煞中的老大，青衣煞神趙得標！

玉門三煞，一向形影不離，另外兩人，不問可知，自是老二黑衣煞神胡二歪，老三紫衣煞神夏漁無雙！

令狐玄收好油紙筒，緊緊腰帶，扶一扶肩後的刀把，徐徐踱至院心，臉一仰道：「三位不會是湊巧路過吧？」

青衣煞神嘿嘿一笑道：「這一點閣下心裏應該有數。」

令狐玄眼珠一轉，又道：「三位是從什麼地方得來的消息？」

青衣煞神冷笑着道：「我很想告訴你消息的來源，只可惜現在不是叙家常的時候！」

令狐玄輕咳了一聲道：「很好！那麼我可不可以再問一下：如今咱們哥兒幾個既然走到一條路上來了，賢昆仲打算怎樣擺平這件事？」

青衣煞神道：「要想不傷和氣，只有一個辦法。」

令狐玄道：「見者有份？」

青衣煞神趙得標冷冷道：「放下東西走路！」

令狐玄道：「沒有轉圜餘地？」

青衣煞神道：「沒有。」

令狐玄微微一笑道：「換了別人，我令狐玄也許可以照辦，只可惜你們三兄弟似乎還不夠料子。」

黑衣煞神胡二歪勃然大怒道：「好，弟也想不透這是什麼道理。」

他想了想，又道：「令狐兄要不要各處重新檢視一遍？橫豎離天亮還有一會兒，或許是兄弟我看走了眼不一定。」

令狐玄搖搖頭道：「用不着了，收藏的地方要能瞞過你夜貓子岑兄這雙眼睛，我再找也是白鏡。」

方臉漢子道：「不知道會不會是那麻子爲了小心起見，將寶物分批藏在幾個不同的地方？」

令狐玄嘆了口氣道：「只可惜那麻子如今落在黑鷹幫手裏，一時無法弄出來問個清楚。」

方臉漢子道：「如今親親這批寶物的人已愈來愈多，我看不管它什麼黑鷹幫白鷹幫，不如來個先下手爲強，找機會且把那麻子弄到手再說。」

令狐玄點點頭，沉吟不語，似乎正在思索一件什麼難以決斷的事。

方臉漢子只好一旁默然等候。

令狐玄思索了片刻，忽然像下定決心似的，點了點頭，緩緩說道：「就這樣也不算錯了。」

方臉漢子微微一怔，道：「只找到一件，還不算錯？」

令狐玄抬頭微笑道：「岑兄知不知道這幅明妃畫像值多少？」

方臉漢子搖頭道：「不知道，只聽說二王父子的行書，現在的行情好像是一件五萬兩。」

令狐玄微笑道：「這幅明妃畫像，正好是一件二王行書的十倍！」

方臉漢子一呆，道：「十倍？五十萬兩？」

就讓你看看咱們兄弟是副什麼料子吧！」

話未說完，人已如怒矢一般，凌空向院心撲了下來。

黑衣煞神已經出了手，青衣煞神和紫衣煞神當然不會遲疑着。

所以，黑衣煞神胡二歪身形尚未落地，青衣煞神趙得標和紫衣煞神夏漁兩人也跟着雙雙隨後撲下。

三煞兵刃相同，用的都是亮銀鞭。只見銀光閃閃，三根亮銀鞭，有如三條游動的靈蛇，人未到，鞭已到，挾着一片呼呼風聲，像一道光網般對準令狐玄當頭罩落！

令狐玄對玉門三煞所知有限，他似乎沒有想到三煞在三根亮銀鞭上，竟有着這等精純的火候，一時大意沒有拔刀，再想拔刃迎戰，已經來不及了。

還好他在身材方面佔了點小便宜。

令狐玄在十八刀客之中，只比降龍伏虎刀岳人豪高了一頭皮，其矮可知。

而三煞都是高挑個子，人人都比令狐玄至少要高一個半頭。

有經驗的人都知道，三個高大的人圍攻一個矮的人吃力得多。

因爲矮的人比較滑溜，不像個子高的人容易在下盤露出空門。

尤其是在這種近乎伸手不見五指的黑夜，院子裏又長滿了雜草，這對身材矮胖的令狐玄自然更爲有利。

令狐玄眼看三煞居高臨下，三根亮銀鞭已封死他的出路，突然一聲不響，單足一滑，橫身倒下。

兩？值這麼多？」

令狐玄點頭道：「是的，這是京師冷梅齋開的價錢，如果不經盤剝，直接賣給藏家，價錢還可以好個一成到二成！」

他望着方臉漢子，笑了笑，又道：「現在你岑兄不妨想想，你岑兄應該攤分的八份之一是多少！」

方臉漢子楞在那裏，隔了很久很久，才長長嘆了口氣道：「我的老天爺，八五六十二，八二下餘四，八四倍作五，八分之一是六萬二千五，就是零頭不算，我夜貓子這輩子也娶不起呀！」

令狐玄仰臉看看天色，伸手一拍方臉漢子肩膀道：「時間不早了，咱們也該上路啦！」

方臉漢子腰幹一挺，正待舉步，忽然一個踉蹌，向前絆了出去。

令狐玄仍然站在原來的地方，臉上沒有一點表情。

方臉漢子像喝醉了酒似的，向前絆出五六步，才勉強搖搖晃晃的穩住身形。

然後，他發出的眼光，就呆呆地盯在胸前從肋骨間冒出一截刀尖上。

鮮血正從刀尖上往下滴。

先是像滾珠般，一滴一滴的滴，很快的便連成一根帶有些許弧度的血線。

方臉漢子又歪斜地絆出一步，扭過頭來，瞪大了眼睛道：「我……我……究竟做錯了什麼？」

令狐玄冷冷地道：「你什麼也沒有做錯。」

方臉漢子一張面孔慢慢扭曲，嘶聲道：「那……」

夜裏，草高，令狐玄一倒下去，就彷彿突然間沒有了這個人。

三根亮銀鞭，急如旋風，先後都狠狠打落在令狐玄倒下去的地方。

但結果只捲起了一片紛飛的斷草，卻沒打中令狐玄。

令狐玄滾開了！

一個矮而胖的人，走起路來，也許不及腿長的人快，若是打滾，則無疑要比瘦長的人倒落得多，這跟竹桿一定滾不過茄子是同樣的道理。

令狐玄一滾就是八尺。

他不是向後滾，也不是向兩旁滾，而是向前滾。

滾向三煞身後。

令狐玄人從地上跳起，刀已出鞘。

黑衣煞神一鞭鞭空，回過頭去找人，正好來得及看到令狐玄那把形狀極其不雅

的短刀，帶有一片邪惡的寒光，滋的一聲送進了他的腰眼之間。

黑衣煞神胡二歪身子只歪了一歪，就慘叫着撒手倒了下去。

青衣煞神和紫衣煞神雙雙旋身搶救，但已慢了一步！

三名敵人一起手就解決掉一個，令狐玄氣勢更壯了。

只可惜這位魔刀忘了一件事。

他忘了被他殺死的夜貓子岑龍，這時就躺在他身後不到兩尺之處！

就在他從黑衣煞神身上抽回短刀，正想退後一步，緩一緩勢子，以便對付另外的兩名敵人時，他無意中一腳踩着了夜貓子岑龍的屍體！

（未完）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江湖浪子歐陽俊，以嶺南豪門大公子身份，與花子玉着過去的賭經驗，候準機會下注，果然不負所望，一連幾副牌下來，竟被他贏了二十萬，劉元和花子玉見他巨款到手，便要他離開賭場，但歐陽俊爲顯豪門好漢本色，作出毫不在乎的神氣，親自推莊，他藉着靈活的手法，大有斬獲，與賭的買家，現金已被殺光，一少年取出明珠十顆，估價七萬，另一穿黃袍中年人也取出一布包，劉元打開一看，那是塊翠綠欲滴的寶玉——

\*\*\*

文圖  
龍生  
臥盧

## 新派武俠長篇連載

## 龍遊眼神



## 餽寶結豪門

歐陽俊忍不住叫道：「好玉。」  
劉元道：「是不錯。」  
那黃袍大漢道：「多少銀子？」  
這一次，劉元無法估價了，呆一呆，半晌說不出話。

歐陽俊道：「十五萬銀子如何？」

黃袍大漢一皺眉頭，道：「好吧！」

歐陽俊道：「再加上兩萬銀子。」

黃袍大漢道：「看上來，你閣下還有一點良心。」

歐陽俊笑道：「兄弟在嶺南時，翠玉的價錢，大概如此，也許是北京城買的貴一點。」

黃袍人道：「十七萬雖然少一點，但也差不了多少了。」

歐陽俊道：「閣下如是不滿意這個價錢，在下可以再加一些。」

黃袍人很大方，笑一笑，道：「不用了！再加之不過是三萬銀子罷了。」

末門的取出一個金黃色小佛像，擺在桌子上，道：「這一個價值如何？」

劉元伸手取過，左端詳，右端詳的看了一陣，道：「這是黃金鑄的麼？」

歐陽俊轉頭望過去，只見坐末門的人，穿着一件海青色緞子長袍，大約有四十上下的年紀，臉色微微有些蒼白，但却有一股自滿自足的傲氣。

雖然他極力使自己的傲氣隱斂起來。只聽那藍袍人搖搖頭，笑道：「不是黃金鑄的，它應該比黃金重一些。」

銀票，一搶而光。

貪得便宜的卑劣人性，暴露無遺。

劉元心痛的全身都有些發抖，花子玉也可憐的臉上冒汗。

原來，銀子太多了，也可以使這些江湖大豪動心。

歐陽俊瀟灑一笑，道：「劉兄，花兄，咱們走吧！」

劉元連應了幾聲是字，帶兩人離開了這一座豪華賭場。

出了那黑漆大門，劉元才長長吁一口氣，道：「大公子，你這份豪氣，當真是叫人佩服，兄弟跑了半輩子賭場，這還是初次見到。」

花子玉道：「真是揮手萬金，眩人耳目。」

歐陽俊笑一笑，道：「小意思，小意思，反正是贏來的。」

劉元道：「看看這家賭，叫我這開賭場的人，也有著觸目驚心的感覺。」

花子玉輕輕咳了一聲，道：「大公子，天色還不過二更，小弟作東，咱們吃一杯去。」

歐陽俊道：「說的也是……」

輕輕咳了一聲，道：「花兄熟悉京畿風月，但不知是否知曉沈家兩姊妹。」

花子玉微微一怔，道：「知是知道，但却不太熟。」

歐陽俊道：「兄弟劉元和兩位沈姑娘有過一面之緣，只要花兄知道她們住的地方，咱們上門去，樂他一樂。」

花子玉道：「這個麼，你劉把我問住了。趕明個，我打聽一下。」

## 危言壓絕色

劉元道：「這個麼，在下就無法估價了。」

這座豪華的賭場中，還有一個最大的規矩，那就是不許互相追問姓名，劉元早已暗中告訴歐陽俊和花子玉，所以，他們也一樣未問過任何人的姓氏。

歐陽俊伸手取過黃金小佛像，很仔細的看了一陣，道：「是風磨銅的。」

海青袍子大漢笑一笑，道：「不錯，閣下能够一眼認出來，那是足見高明了，不過，這座佛像是活動的，閣下何不打開瞧瞧？」

歐陽俊吸了一口氣，輕輕一旋，金黃色的佛像，由腰中一分爲二。

一顆大如桃核的八角形之物，滾落到桌子上。

此物出現之後，立時泛起了奇麗的光彩，大廳中輝煌的燈光，吃那奇光一照，立刻泛生出十多盞燈火出來，滿室流動，幻起了滿廳彩光。

歐陽俊伸手搭在桌上的八角寶石，輕輕嘆一口氣，道：「名貴呀！名貴，好寶石，在下見到的最好的一顆寶石。」

海青長袍人笑一笑，道：「閣下既然識貨，那就請你出個價錢吧！」

歐陽俊道：「這個，我要閣下開價了。」

青袍人沉吟了一陣，道：「三十萬銀子如何？」

劉元道：「太貴，太貴。」

劉元道：「我知道，沈家二妹，也算是京裏最有名人物，花國奇葩。」

花子玉道：「劉兄，聽說她們初更不見客，不知是否有這個規矩。」

劉元道：「有！不過，大公子既有興趣，咱們不妨去試它一試。」

花子玉一皺眉頭，道：「兄弟怕沈家雙妹，玩的不開心，豈不掃了大公子的興緻。」

歐陽俊道：「花兄，江南道上，也有起更不見客的名姝，但兄弟却能夠她們破例，咱們三個，身懷數百萬銀票，還不會吃閉門羹麼？」

花子玉想起歐陽俊一送近五十萬銀子的豪氣，竟不敢再作再分辯，苦笑一下，道：「去碰碰運氣也好。」

歐陽俊看的心中暗暗奇怪，付道：這花子玉又是什麼身份，竟似對沈家雙妹，有些心存畏懼。

劉元帶兩人，又穿過幾條街，到了一座小巧的宅院前面。

門前不見燈火，庭院中也是一片黑。

指指兩扇門，劉元低聲道：「到了，這是沈家雙妹的住處。」

花子玉道：「看樣子，兩個丫頭已經睡了，咱們明天再來吧！」

歐陽俊笑一笑，道：「俗語說，色胆包天，你這樣胆小謹慎，又怎能縱橫花叢。」

花子玉尷尬一笑，道：「大概是兄弟和她們不太熟悉的原因。」

歐陽俊道：「劉兄，上去叩門。」

他冷眼旁觀，發覺自從付出了一大筆

歐陽俊淡淡的接口道：「就算三十萬吧！」

劉元怔了一怔，道：「大公子，這東西很名貴，但一開口就要三十萬，實在是太貴了一些。」

歐陽俊道：「這是一顆歷世間少有的寶石，三十萬銀子，價錢實在便宜。」

劉元道：「大公子已決定了，那就算啦。」

歐陽俊把寶石又裝入了佛像之中，交給了那青袍人，道：「怎麼一個下法？」

青袍人道：「三十萬一道。」

歐陽俊打出了骰子。

四副牌攤到桌面上，歐陽俊又是一把通吃。

全桌上賭的人，沒有一人開口，但所有的眼睛，都投注在歐陽俊的身上。

歐陽俊有些尷尬，但他表面上却不得不裝出鎮靜，淡淡一笑，道：「劉元，數一數看，贏了多少銀票。」

銀票堆的像座山，數起來，自然是要點時間，劉元的動作雖然熟練快速，也化去了一盞熱茶的工夫。

不知是緊張，還是興奮，劉元的臉上有些紅，口齒也有些結巴的說道：「大公子，一共是九百二十一萬七千兩銀票。」

歐陽俊微微一笑，把明珠，翠玉，和金佛像，奉還原主，說道：「三位，交個朋友，收下兄弟這份薄禮。這叫作物歸原主。」

三個人看看歐陽俊，天門，初門上，兩位賭客，把目光轉到末門上的海青長袍中年身上，似乎是在看他的眼色行事。

青袍漢子伸手取過黃金佛像，笑一笑，道：「在下姓朱。」取出的一方玉珮，遞了過來，接道：「收着這個，有空找我聊聊。」

他收起黃金佛像，站起身子，彈彈長袍，轉身自去。

天門，初門兩位賭客，也收起了明珠，翠玉。

歐陽俊接過玉珮，瞧也未瞧一眼，就放入了懷中。

劉元呆呆的站那裏，太多的銀票，寶石，明珠的光彩，使他有些眼花繚亂，也從未見過，出手如此大方的人，把到手的東西，又送了回去。

歐陽俊輕輕咳了一聲，道：「劉兄，取出你的一成。」

劉元道：「這個麼，兄弟吃點紅算了，我拿二十萬銀票。」

歐陽俊道：「太少了一些。」隨手一撥，大約五十萬銀票，撥給了劉元。

回手又取了一疊銀票，送到花子玉的手中，說道：「花兄，見面有份，你也吃點紅。」

花子玉早已看的眼睛發直，數十萬的銀票，使他連一句謙遜的客氣話，也不敢說，生恐一推辭，歐陽俊會真的收回。

伸手接過，就放回衣袋中。

歐陽俊拿起了一半，大約還餘下有三百萬以上的銀票，笑道：「當然，今晚上兄弟的運氣，想不到我這十賭九輸的人，竟然會大贏了一場，大家看牌玩的，諸位輸的太多的，請收回一半。」

十幾隻手，一齊伸了過來，三百多萬

銀票，一搶而光。

貪得便宜的卑劣人性，暴露無遺。

劉元心痛的全身都有些發抖，花子玉也可憐的臉上冒汗。

原來，銀子太多了，也可以使這些江湖大豪動心。

歐陽俊瀟灑一笑，道：「劉兄，花兄，咱們走吧！」

劉元連應了幾聲是字，帶兩人離開了這一座豪華賭場。

出了那黑漆大門，劉元才長長吁一口氣，道：「大公子，你這份豪氣，當真是叫人佩服，兄弟跑了半輩子賭場，這還是初次見到。」

花子玉道：「真是揮手萬金，眩人耳目。」

歐陽俊笑一笑，道：「小意思，小意思，反正是贏來的。」

劉元道：「看看這家賭，叫我這開賭場的人，也有著觸目驚心的感覺。」

花子玉輕輕咳了一聲，道：「大公子，天色還不過二更，小弟作東，咱們吃一杯去。」

歐陽俊道：「說的也是……」

輕輕咳了一聲，道：「花兄熟悉京畿風月，但不知是否知曉沈家兩姊妹。」

花子玉微微一怔，道：「知是知道，但却不太熟。」

歐陽俊道：「兄弟劉元和兩位沈姑娘有過一面之緣，只要花兄知道她們住的地方，咱們上門去，樂他一樂。」

花子玉道：「這個麼，你劉把我問住了。趕明個，我打聽一下。」

劉元道：「我知道，沈家二妹，也算是京裏最有名人物，花國奇葩。」

花子玉道：「劉兄，聽說她們初更不見客，不知是否有這個規矩。」

劉元道：「有！不過，大公子既有興趣，咱們不妨去試它一試。」

花子玉一皺眉頭，道：「兄弟怕沈家雙妹，玩的不開心，豈不掃了大公子的興緻。」

歐陽俊道：「花兄，江南道上，也有起更不見客的名姝，但兄弟却能夠她們破例，咱們三個，身懷數百萬銀票，還不會吃閉門羹麼？」

花子玉想起歐陽俊一送近五十萬銀子的豪氣，竟不敢再作再分辯，苦笑一下，道：「去碰碰運氣也好。」

歐陽俊看的心中暗暗奇怪，付道：這花子玉又是什麼身份，竟似對沈家雙妹，有些心存畏懼。

劉元帶兩人，又穿過幾條街，到了一座小巧的宅院前面。

門前不見燈火，庭院中也是一片黑。

指指兩扇門，劉元低聲道：「到了，這是沈家雙妹的住處。」

花子玉道：「看樣子，兩個丫頭已經睡了，咱們明天再來吧！」

歐陽俊笑一笑，道：「俗語說，色胆包天，你這樣胆小謹慎，又怎能縱橫花叢。」

花子玉尷尬一笑，道：「大概是兄弟和她們不太熟悉的原因。」

歐陽俊道：「劉兄，上去叩門。」

他冷眼旁觀，發覺自從付出了一大筆

銀票，一搶而光。

貪得便宜的卑劣人性，暴露無遺。

劉元心痛的全身都有些發抖，花子玉也可憐的臉上冒汗。

原來，銀子太多了，也可以使這些江湖大豪動心。

歐陽俊瀟灑一笑，道：「劉兄，花兄，咱們走吧！」

劉元連應了幾聲是字，帶兩人離開了這一座豪華賭場。

出了那黑漆大門，劉元才長長吁一口氣，道：「大公子，你這份豪氣，當真是叫人佩服，兄弟跑了半輩子賭場，這還是初次見到。」

花子玉道：「真是揮手萬金，眩人耳目。」

歐陽俊笑一笑，道：「小意思，小意思，反正是贏來的。」

劉元道：「看看這家賭，叫我這開賭場的人，也有著觸目驚心的感覺。」

花子玉輕輕咳了一聲，道：「大公子，天色還不過二更，小弟作東，咱們吃一杯去。」

歐陽俊道：「說的也是……」

輕輕咳了一聲，道：「花兄熟悉京畿風月，但不知是否知曉沈家兩姊妹。」

花子玉微微一怔，道：「知是知道，但却不太熟。」

歐陽俊道：「兄弟劉元和兩位沈姑娘有過一面之緣，只要花兄知道她們住的地方，咱們上門去，樂他一樂。」

花子玉道：「這個麼，你劉把我問住了。趕明個，我打聽一下。」

劉元道：「我知道，沈家二妹，也算是京裏最有名人物，花國奇葩。」

花子玉道：「劉兄，聽說她們初更不見客，不知是否有這個規矩。」

劉元道：「有！不過，大公子既有興趣，咱們不妨去試它一試。」

花子玉一皺眉頭，道：「兄弟怕沈家雙妹，玩的不開心，豈不掃了大公子的興緻。」

歐陽俊道：「花兄，江南道上，也有起更不見客的名姝，但兄弟却能夠她們破例，咱們三個，身懷數百萬銀票，還不會吃閉門羹麼？」

花子玉想起歐陽俊一送近五十萬銀子的豪氣，竟不敢再作再分辯，苦笑一下，道：「去碰碰運氣也好。」

歐陽俊看的心中暗暗奇怪，付道：這花子玉又是什麼身份，竟似對沈家雙妹，有些心存畏懼。

劉元帶兩人，又穿過幾條街，到了一座小巧的宅院前面。

門前不見燈火，庭院中也是一片黑。

指指兩扇門，劉元低聲道：「到了，這是沈家雙妹的住處。」

花子玉道：「看樣子，兩個丫頭已經睡了，咱們明天再來吧！」

歐陽俊笑一笑，道：「俗語說，色胆包天，你這樣胆小謹慎，又怎能縱橫花叢。」

花子玉尷尬一笑，道：「大概是兄弟和她們不太熟悉的原因。」

歐陽俊道：「劉兄，上去叩門。」

他冷眼旁觀，發覺自從付出了一大筆

銀票，一搶而光。

貪得便宜的卑劣人性，暴露無遺。

劉元心痛的全身都有些發抖，花子玉也可憐的臉上冒汗。

原來，銀子太多了，也可以使這些江湖大豪動心。

歐陽俊瀟灑一笑，道：「劉兄，花兄，咱們走吧！」

劉元連應了幾聲是字，帶兩人離開了這一座豪華賭場。

出了那黑漆大門，劉元才長長吁一口氣，道：「大公子，你這份豪氣，當真是叫人佩服，兄弟跑了半輩子賭場，這還是初次見到。」

花子玉道：「真是揮手萬金，眩人耳目。」

歐陽俊笑一笑，道：「小意思，小意思，反正是贏來的。」

劉元道：「看看這家賭，叫我這開賭場的人，也有著觸目驚心的感覺。」

花子玉輕輕咳了一聲，道：「大公子，天色還不過二更，小弟作東，咱們吃一杯去。」

歐陽俊道：「說的也是……」

輕輕咳了一聲，道：「花兄熟悉京畿風月，但不知是否知曉沈家兩姊妹。」

花子玉微微一怔，道：「知是知道，但却不太熟。」

歐陽俊道：「兄弟劉元和兩位沈姑娘有過一面之緣，只要花兄知道她們住的地方，咱們上門去，樂他一樂。」

花子玉道：「這個麼，你劉把我問住了。趕明個，我打聽一下。」

劉元道：「我知道，沈家二妹，也算是京裏最有名人物，花國奇葩。」

花子玉道：「劉兄，聽說她們初更不見客，不知是否有這個規矩。」

劉元道：「有！不過，大公子既有興趣，咱們不妨去試它一試。」

花子玉一皺眉頭，道：「兄弟怕沈家雙妹，玩的不開心，豈不掃了大公子的興緻。」

歐陽俊道：「花兄，江南道上，也有起更不見客的名姝，但兄弟却能夠她們破例，咱們三個，身懷數百萬銀票，還不會吃閉門羹麼？」

花子玉想起歐陽俊一送近五十萬銀子的豪氣，竟不敢再作再分辯，苦笑一下，道：「去碰碰運氣也好。」

歐陽俊看的心中暗暗奇怪，付道：這花子玉又是什麼身份，竟似對沈家雙妹，有些心存畏懼。

劉元帶兩人，又穿過幾條街，到了一座小巧的宅院前面。

門前不見燈火，庭院中也是一片黑。

指指兩扇門，劉元低聲道：「到了，這是沈家雙妹的住處。」

花子玉道：「看樣子，兩個丫頭已經睡了，咱們明天再來吧！」

歐陽俊笑一笑，道：「俗語說，色胆包天，你這樣胆小謹慎，又怎能縱橫花叢。」

花子玉尷尬一笑，道：「大概是兄弟和她們不太熟悉的原因。」

歐陽俊道：「劉兄，上去叩門。」

他冷眼旁觀，發覺自從付出了一大筆

銀票，一搶而光。

貪得便宜的卑劣人性，暴露無遺。

劉元心痛的全身都有些發抖，花子玉也可憐的臉上冒汗。

原來，銀子太多了，也可以使這些江湖大豪動心。

歐陽俊瀟灑一笑，道：「劉兄，花兄，咱們走吧！」

劉元連應了幾聲是字，帶兩人離開了這一座豪華賭場。

出了那黑漆大門，劉元才長長吁一口氣，道：「大公子，你這份豪氣，當真是叫人佩服，兄弟跑了半輩子賭場，這還是初次見到。」

花子玉道：「真是揮手萬金，眩人耳目。」

歐陽俊笑一笑，道：「小意思，小意思，反正是贏來的。」

劉元道：「看看這家賭，叫我這開賭場的人，也有著觸目驚心的感覺。」

花子玉輕輕咳了一聲，道：「大公子，天色還不過二更，小弟作東，咱們吃一杯去。」

歐陽俊道：「說的也是……」

輕輕咳了一聲，道：「花兄熟悉京畿風月，但不知是否知曉沈家兩姊妹。」

花子玉微微一怔，道：「知是知道，但却不太熟。」

歐陽俊道：「兄弟劉元和兩位沈姑娘有過一面之緣，只要花兄知道她們住的地方，咱們上門去，樂他一樂。」

花子玉道：「這個麼，你劉把我問住了。趕明個，我打聽一下。」

劉元道：「我知道，沈家二妹，也算是京裏最有名人物，花國奇葩。」

花子玉道：「劉兄，聽說她們初更不見客，不知是否有這個規矩。」

劉元道：「有！不過，大公子既有興趣，咱們不妨去試它一試。」

花子玉一皺眉頭，道：「兄弟怕沈家雙妹，玩的不開心，豈不掃了大公子的興緻。」

歐陽俊道：「花兄，江南道上，也有起更不見客的名姝，但兄弟却能夠她們破例，咱們三個，身懷數百萬銀票，還不會吃閉門羹麼？」

花子玉想起歐陽俊一送近五十萬銀子的豪氣，竟不敢再作再分辯，苦笑一下，道：「去碰碰運氣也好。」

歐陽俊看的心中暗暗奇怪，付道：這花子玉又是什麼身份，竟似對沈家雙妹，有些心存畏懼。

劉元帶兩人，又穿過幾條街，到了一座小巧的宅院前面。

門前不見燈火，庭院中也是一片黑。

指指兩扇門，劉元低聲道：「到了，這是沈家雙妹的住處。」

花子玉道：「看樣子，兩個丫頭已經睡了，咱們明天再來吧！」

歐陽俊笑一笑，道：「俗語說，色胆包天，你這樣胆小謹慎，又怎能縱橫花叢。」

花子玉尷尬一笑，道：「大概是兄弟和她們不太熟悉的原因。」



銀子之後，劉元和花子玉心理和氣勢上，已經輸了一層。

劉元應了一聲行過去舉手叩動門環。木門呀然而開，當門站着一個中年婦人，望了劉元一眼，道：「三位是幹什麼的？」

歐陽俊道：「在下姓羅，來自嶺南，和兩位姑娘，都有着一面之緣，今宵特來探訪，希望大嫂代為通報一聲。」

中年婦人道：「今夜太晚，你們明天請早吧！」

揮手掩上木門。

劉元右腳一伸，撐住了木門，冷冷說道：「慢一點。」

中年婦人微微一怔，說道：「你們這是……」

劉元接道：「人貴自知，別要給臉不要臉，去通知你們姑娘一聲，就說嶺南羅大公子，非要見她不可，睡了她起來，有客人要她搬走。」

中年婦人道：「這位爺你是……？」

劉元接道：「黑鷹劉元，你們兩位姑娘，應該知道我。」

中年婦人心中應了兩聲，轉身而去。

望着那中年婦人的背影，劉元冷冷說道：「敬酒不吃吃罰酒。」

歐陽俊道：「說的是啊！劉兄，世上又偏多此等人。」

花子玉若有意，若無意，隱藏在劉元的身後，似是有一些畏懼。

歐陽俊只看見的大感奇怪，付道：這花子玉難道和沈家雙妹，有什麼瓜葛不成？這時，那中年婦人已去而復返，手中

還提一盞紗燈。行了回來，道：「兩位姑娘，都已睡息，但聽說來的是嶺南大公子，又是劉爺帶路而來，兩位姑娘都被例見客，正在穿着衣物……」

日光一掠歐陽俊，接道：「大公子，咱們姑娘怕你等的太久，所以，她們不上裝了，不搽胭脂不抹粉，以真正面目，接見諸位不知道你羅大公子會不會見怪。」

歐陽俊道：「那裏，那裏，兩位姑娘天生麗質，不用脂粉，想是更具清秀之氣了。」

中年婦人道：「這個，要你大公子這等賞花名家，去評斷了。」

日光轉到劉元的臉上，接道：「劉大爺，你是大人不見小人怪，兩位姑娘都知道你劉爺的名氣，只是我不認識，我只提起，兩位姑娘都罵我，有眼不識金山玉，這一點你劉爺可多多包涵。」

劉元聽得一笑，道：「不用噁味了，帶路吧！」

中年婦人應了一聲，帶幾人行入了一座大廳之中。

大廳中早已點起了兩盞燈火，照的一片通明。

兩個女婢早已在大門口躬身迎客，把幾人讓入了大廳之中。

劉元進入了大廳之後，流目四顧了一眼，只見那大廳中佈置的十分雅緻，淡黃的壁綾，分掛了數幅字畫，佈設的不帶一點風塵氣。

歐陽俊站起了背著雙手，正在品識一字壁間字畫，忽聞環環叮嚀，沈家雙妹已盛粧而出。

今宵這兩姊妹，不但是滿頭珠光寶氣，衣着也穿的十分考究，連步細碎的行過來。

齊齊欠身一禮，道：「大公子，還記得我們姊妹，實是我們姊妹意外……」

歐陽俊微微一笑，打量了兩人一眼，笑道：「華衣銀光，兩位姑娘可是準備出外應酬……」

沈大姑娘一笑，接道：「過了二更天，我們姊妹，從來不出外應酬，至於這樣盛粧迎客，雖然俗了一些，但却是表現我們姊妹一片誠意。」

歐陽俊四顧了一眼，道：「兩位姑娘是……」

大姑娘笑道：「二更後，沈家二姊妹不外出，寒舍中也不納人，今天，對你羅大公子，是一次例外。」

歐陽俊道：「榮幸啊！榮幸，兩位是爲了我。」

大姑娘一擺手，道：「擺上酒來。」

守在門口兩個的女婢，應聲退下。

沈大姑娘緩緩向前行了兩步，肅客入座，一直是面對着歐陽俊，似乎是根本沒有看到劉元和花子玉一眼。

劉元有些想發作，但想到了歐陽俊一送幾十萬銀子，又怕得罪了歐陽俊，只好忍下不言。

花子玉低着頭坐在劉元的身旁，而且有意無意的，躲在劉元身後。

沈大姑娘一直不肯望他一眼，對他是一大解脫。

開過口，再說深更半夜，客人來訪，實也不必要盛妝迎客。

難道這盛妝是別有作用。

高挽的宮髻，滿頭的明珠玉釵，和那華貴的重裘之下難道在掩飾些什麼？

歐陽俊忽然間，產生了一種奇異的警覺。

歐陽俊自然被讓入了首席上座。

劉元和花子玉分坐兩側，沈家兩姊妹，並肩坐在一方。

這一來，花子玉想逃避，也是無法逃避了。

情勢迫人，花子玉也只好挺起胸膛坐直身子了。

沈二姑娘本是個很活潑的人，但此刻，却冷着一張臉坐在那裏，不言不笑，似乎是有着很沉重的心事。

但大姑娘還保持適當的鎮靜，笑一笑，端起酒杯，道：「來！我敬你們三位一杯。」

當先舉杯，一飲而盡。

劉元冷哼一聲，正待開口，歐陽俊已舉起酒杯，道：「多謝姑娘。」

劉元欲待出口之言，硬被歐陽俊這一杯酒，給撞了回去。

花子玉是一語不發，看大姑娘一舉杯，立刻也舉起了酒杯，而且酒到杯乾，喝的乾乾脆脆。

酒過三巡，劉元忍了又忍，終是忍耐不住，冷冷說道：「大姑娘，咱們是來找樂子的，要是專爲吃兩杯酒，咱們似乎是用不着跑到這裏來了。」

沈大姑娘一笑，道：「閣下的意思走？」

他臉上充滿着一種哀求之色，似乎是要歐陽俊賞他一個面子。

其實，彼此之間，鬧的很不愉快，早已經玩的味同嚼蠟。

歐陽俊站起身子，笑一笑，道：「天色太晚了，事實上，咱們也應該走啦！」

緩緩站起了身子。

沈大姑娘經過了一陣沉思之後，此刻却突然接口說道：「劉爺，你一定要我們姊妹留客，是麼？」

劉元道：「姓劉的在江湖上混了這麼多年，還未見風月場中人，立過貞節牌坊，兩位姑娘要標新立異，那也是沒有法子的事了。」

沈大姑娘道：「劉爺，你相不相信，我們都是處子之身？」

劉元沉吟了一陣，道：「說到相信麼？在下自然是相信，不過，兩位既然出來混了，還不是旨在弄點銀子，圖個後輩子的安適。」

沈大姑娘歎一口氣，道：「劉爺，我們可以不要侍衛宮中人的眼，也可以不理會那些王孫公子的苦苦求告，不過，我們不願得罪你劉爺。」

劉元頓然間有些輕飄飄的感覺，這一頂高帽子，戴的他心花怒放。

重重咳了一聲，劉元道：「姑娘這麼給面子，實叫在下高興，但不知……」

沈大姑娘點頭，接道：「我可留下羅大公子，不過，那只能限於我一人，劉爺請高抬貴手，放過我妹妹。」

（未完）

沈大姑娘道：「劉爺，日後，我們在這地面上，還要混下去，希望你照顧的地方很多，但我們無法立刻答應，給我們兩天時間，想一想如何？」

劉元霍然站了起來，道：「不可以，不賣！」

劉元霍然站了起來，道：「不可以，不賣！」

（未完）

呢？」

劉元道：「能不能唱一齣，給咱們聽聽？」

沈大姑娘一皺眉頭，道：「劉爺，這麼晚了，唱起來，只怕不太方便。」

劉元道：「爲什麼？」

花子玉接道：「劉兄，這地方住的都是有身份的人，唱起來，只怕會吵醒了鄰居。」

劉元道：「不給面子，那就請兩位姑娘答應在下一件事了。」

沈大姑娘道：「什麼事？」

劉元道：「咱們這位大公子，大姑娘早就認識了？」

沈大姑娘道：「見過一次。」

劉元道：「他這次初到北京城來，在下應該稍盡地主之誼，希望兩位姑娘，可否給在下留個面子。」

沈大姑娘道：「什麼事？」

劉元道：「羅大公子對兩位激賞不已，希望能留宿這裏。」

沈大姑娘一笑，道：「劉爺，我們姊妹只賣唱，不賣身。」

劉元道：「北京城賣唱的很多，大家都說不賣身，不過，我劉某人，還未真正見過賣唱不賣身的事，那就是錢多了也行。大公子是當世間極少的豪客，兩位可以隨便開價，再說，兩位肯賣交情，大家也可以交個朋友。」

沈大姑娘道：「劉爺，日後，我們在這地面上，還要混下去，希望你照顧的地方很多，但我們無法立刻答應，給我們兩天時間，想一想如何？」

劉元道：「北京城賣唱的很多，大家都說不賣身，不過，我劉某人，還未真正見過賣唱不賣身的事，那就是錢多了也行。大公子是當世間極少的豪客，兩位可以隨便開價，再說，兩位肯賣交情，大家也可以交個朋友。」

沈大姑娘道：「劉爺，日後，我們在這地面上，還要混下去，希望你照顧的地方很多，但我們無法立刻答應，給我們兩天時間，想一想如何？」

劉元道：「北京城賣唱的很多，大家都說不賣身，不過，我劉某人，還未真正見過賣唱不賣身的事，那就是錢多了也行。大公子是當世間極少的豪客，兩位可以隨便開價，再說，兩位肯賣交情，大家也可以交個朋友。」

沈大姑娘道：「劉爺，日後，我們在這地面上，還要混下去，希望你照顧的地方很多，但我們無法立刻答應，給我們兩天時間，想一想如何？」



綠林豪俠傳奇故事之三

臥龍生·文  
龍令·圖

# 素手颯香



## 毒丸降巨魔

## 辣手迫全真

谷寒香問道：「解藥呢？」

綠雲說道：「昨日洞主命婢子取『向心露』時，是大小姐推測洞主的心意，裝了兩粒解藥，用以搪塞夫人，那藥丸只須吞下，自然有效。」

她說到大小姐時，目光朝地上的紫衣艷婦瞥了一眼，谷寒香早已料定那兩人是陰手一魔的弟子，當下懶得理會，僅只淡淡的說道：「你們去斟一碗酒來，我有用處。」

一個綠衣美婢嫣然望她一眼，轉身奔出房外，谷寒香走到張敬安身畔，翻過他的身子，一掌拍在他的背上，但見張敬安

身軀一震，吐了一口濁氣，畧一定神，由地面挺身而起。

谷寒香突然陰沉沉一笑，玉手一揮，一指指向他的「神封」穴上戳去。

這一指其快絕倫，張敬安足未站穩，暗狀之下，急忙猛力一挪身子，可惜為時已晚，谷寒香的纖指業已戳在穴道之上，毫厘不差。

張敬安的麻穴被點，身子頓時動彈不得，苦笑一聲，道：「師嫂，妳制住小弟則甚？」

谷寒香冷冷不語，却由囊中取出那個緊口玉瓶，拔開瓶塞，傾出一粒黑黑的藥

丸。

張敬安駭的面無人色，顫聲問道：「師嫂，這藥丸有何用處，難道是給小弟吃的？」

麥小明立在一旁，口齒一動，似欲講話，却又像恐怕觸怒了谷寒香，終於忍了下去，緘口不言。

張敬安見谷寒香悶聲不響，連忙轉動目光，向麥小明望去，乞憐之色，流露無遺。只見麥小明怔了一怔，期期艾艾的道：「師嫂……」

谷寒香猛地轉面，殺機騰騰，怒聲道：「叫你滾出去，你是想死，還是想嘗嘗『向心露』的味道！」

張敬安一聽「向心露」三字，剎那之間，額上冒出了一層冷汗，雙目之內，發

龍，當先朝外走去。

谷寒香隨後向外走去，霍元伽與鍾一豪等一般人心意，都怕虎貽患，希望就此將陰手一魔的手下除去，毀掉他這洞府，但見谷寒香喜怒不測，行事詭異，俱都不敢開口，以防多言招尤。

出到黑風峽外，一看天色，已是近午時光，一個綠衣少女牽了谷寒香的馬匹，送了龍來。

谷寒香飄身上馬，接過繮韁，忍不住掃視了幾個月少年男女一眼，道：「倘若陰手一魔在一月之內，仍不回轉，你們最好是自動前來投我，迷踪谷雖未招賢納士，也不致薄待爾等。」說罷之後，絲鞭一帶，馳馬絕塵而去。

一隻二奇和鍾一豪等人，急忙策馬緊隨在後，麥小明將醉倒的張敬安搭在鞍前，驅馬跟在最末。

六騎健馬奮蹄疾馳，直投西北而去，谷寒香歸心似箭，馬不停蹄，越馳越快，眾人雖然飢腸轆轆，也不便講出口來。疾馳中，軟綿綿地搭在鞍上的張敬安，陡地大喝一聲，手按馬背，猛地騰身躍起。

麥小明一驚之下，不遑多想，右手一伸，疾往他的足踝抓去，左手駢食中二指，飛襲他的腰際「太乙」穴。

只見張敬安含胸拔背，猛地一擰身形，雙足翻飛，直踢麥小明面門。

這一連環飛足，快若迅雷疾電，凌厲如巨斧開山，麥小明被坐騎前衝之勢一帶，直往他雙足上撞去。

急迫中，但聽麥小明大叫一聲「師嫂」，上回書至谷寒香幾次三番被困，陰手一魔却每在生死一髮間，又放過了地，谷寒香雖迭遭險難，却絕不氣餒，終於得到無名更之勸，擒獲陰手一魔，但無名更在谷寒香不允交出問心子時，一怒之下又把陰手一魔放走，谷寒香渴欲收服陰手一魔，訛騙無名更能擒陰手一魔，當將問心子交出，無名更當以一月為期，逐朝洞外追去。谷寒香回到內洞，救醒被無名更點穴的陰手一魔屬下的八少年男女，谷寒香向為首綠雲少女詢問向心露用法，綠雲說用法後，表示向心露一向帶在陰手一魔身上，如想要，實難從命。

\*\*\*\*\*

前文提要：

只見麥小明怔了一怔，有氣無力的道：「出去也好，眼不看為淨。」說罷轉身，往門外走去。

張敬安突然急聲道：「麥師弟，你就無同門之誼，也該看在恩師份上，勸一勸師嫂手下留情。」

麥小明扭頭道：「你別怕，師嫂也不殺你，你偏向她，她不會虧待你的。」語罷疾步出門外。

適在此時，那綠衣美婢端着一隻小巧的玉碗，由門外走了進來，玉碗中盛了大半碗濃醇美酒。

谷寒香看她日含怨毒，飄了霍元伽一眼，不禁秀眉微蹙，轉面問道：「霍元伽是否已將那個少年廢了？」

「連翻帶滾，閃落到了地面，張敬安形如巨鳥破空，雙掌猛划，疾射泓丈，一把抓住了馬鬃。」

谷寒香馳馬在前，一聞張敬安的喝聲，頓時猛勒繮韁，掉頭朝後一望，眼看張敬安搶到馬匹，不禁脫口厲喝道：「張敬安！」

只見張敬安聞得喝聲，渾身一震，一勒繮韁，轉面望來。

谷寒香目光如炬，相隔雖遠，却看出他眼神繚亂，一副茫然若失的神情，當下將手一招，厲喝道：「過來！」

張敬安耳聞谷寒香招喚，兩眼遙遙盯在她的臉上，恍惚似曾相識，未如陌路之人。

兩人四目相接，一直僵持了盞茶工夫，張敬安始才雙腿微夾馬腹，策馬向前走來。

谷寒香目射冷電，盯住張敬安的雙眼，一瞬不瞬，口中冷冷地道：「跳下馬來，隨在我的鞍旁行走。」

張敬安看來似懂非懂，轉臉一望綠雲，一雙等人，露出一副手足無措的樣子。

麥小明但問好惡，不論是非，他帶藝投師，曾與張敬安相處兩年，二人之間，既無情感，亦無嫌隙，這時眼看他癡癡呆呆，一副失魂落魄的神情，心下感到有點過意不去，於是朝着谷寒香道：「師嫂，就讓他騎馬，我跑一段再說。」

谷寒香暗暗忖道：這藥力雖然厲害，不過似這等麻木不仁的人，帶在身畔，也沒有大用。

付念之下，不由心頭一煩，絲鞭一抖

羅浮一隻躬身道：「屬下出手不重，想必尚有救。」

谷寒香道：「霍元伽云誰誰，是我命他去傳喚，他竟傷了性命，雖令人恥笑。」

霍元伽上一步，道：「屬下一時失步走了出去。」

谷寒香接過羅浮手中的玉碗，將那粒黑色藥丸投入酒中，移步向張敬安走近。

張敬安汗出如漿，急聲道：「師嫂，只要你不嫌小弟魯鈍，做牛做馬，小弟俱都甘心，赴湯蹈火，萬死不辭，決不敢稍有二心。」

谷寒香充耳不聞，絲毫不為所動，但只手掌微擺，使碗中的酒動盪不止，一忽工夫，酒色已變得濃黑如墨。

張敬安見狀求無效，不禁駭極而怒，狂聲吼道：「谷寒香，『迷踪谷』男女老少的性命，都在恩師的手中捏着，妳胡作非為，定必後悔莫及！」

谷寒香冷冷道：「你最好閉嘴，惹得我割掉你的舌頭，你才後悔莫及。」

張敬安駭得渾身汗下，巨象身子不能動彈，徒呼負負，無可如何。

谷寒香看那藥酒業已調勻，皓腕一抬，即往張敬安唇邊送去。

室中的人，誰也不敢出一口大氣，每個人的目光都集中在那碗「向心露」，每個人都聽得到自己心跳的聲音。

除了鍾一豪之外，每個人的心頭都暗自惴惴，似乎都有一種感覺，張敬安之後，下一個吞服「向心露」的便是自己。

忽聽張敬安淒厲吼道：「賤婢……」

谷寒香左掌疾伸，姆中一指，倏地鉗住了張敬安的下顎，玉碗一傾，大半碗濃黑如墨的藥酒，頓時灌入了張敬安腹中，點滴無餘。

但見張敬安喉嚨連聲，轉眼之間，蒼白的臉頰上泛出一片青紫，眼皮也逐漸垂落下來。

谷寒香玉掌一揮，解了他的麻穴，厲聲喝道：「小明！」

麥小明探首朝室內一望，問道：「幹什麼？」

谷寒香冷冷地道：「將他背着。」

腕一推，將張敬安的身子送了過去。

麥小明閃身向前，伸手接住，惑然問道：「咱們這就走吧？」

谷寒香目光流盼，一掃鍾一豪和搜魂手巴天義道：「兩位是否能騎馬？」

鍾一豪尚未開口，搜魂手巴天義由地上彈而起，搶着道：「多謝夫人慨贈靈丹，屬下業已行動無礙。」

谷寒香玉面一轉，看了鍾一豪一眼，鍾一豪急忙抱拳道：「屬下已不礙事。」

羅浮一隻霍元伽大步進室中，躬身道：「這洞內有一座密室，控制各處的門戶，夫人是否要前去檢視一番予以拆毀？」

谷寒香微一沉吟，道：「鄭秋已到迷踪谷內，咱們須得立即動程，趕了回去。」

「接着，轉向幾名少年男女道：『掌燈帶路，你們洞主如果回來，要他即日前來見我。』」

幾個少年男女聞得吩咐，唯唯諾諾，誰也不敢多話，轉眼間星光輓動，手提燈



谷寒香神目如電，瞥眼之際，看出馬上人乃是多爪龍李傑，當下一勒絲韁，低喝：「老三！」

多爪龍李傑聞得呼喝，抬眼一望，急忙猛收韁繩，只聽那嘶嘶馬一聲長嘶，人立而起，收住了急衝之勢。

谷寒香目光一閃，見他衣衫和坐馬俱已爲汗水濕透，想是長日趕路，一直未曾歇足之故。

多爪龍李傑躍下馬背，忽見張敬安隨在谷寒香一旁，不覺面色一變，口齒微動，欲言又止。

谷寒香道：「你有話但講無妨，這般馬不停蹄，可是谷中生了變故？」

多爪龍李傑躬身一禮，瞥眼向張敬安臉上一掃，看他神情木訥，大異尋常，不由訝聲道：「鄭秋已至寨內，除了派人遠下嶺南，東邀鬼老和人魔等外，並且擅傳夫人的號令，召集天下綠林同道，限於四月初八浴佛之日前來『迷踪谷』聽令。」

說到此處，用手一指張敬安道：「這厮脚程好快，我一路換馬，兩日夜未曾駐足，不料仍然被他趕到了前面。」

谷寒香沉吟少頃，問道：「鄭秋擅傳我的號令，是口頭之令，或是書面之令，傳令之人是否都是谷中的弟子？」

多爪龍李傑喘了一口大氣，說道：「余先生剛剛將三色令符製好，不知怎的，竟被鄭秋得知，他逼着余先生交出四面『威風金符』，派了他自己帶來四個手下，持符傳令。」

說話之間，城門下黑黑攘攘，兩扇厚重的城門發出一陣吱呀之聲，緩緩開了進來。

谷寒香將手一揮，道：「落店之後再講。」絲韁一抖，縱馬往城內衝去。

七匹健馬首尾相銜，剛剛衝入城內，谷寒香倏地猛勒絲韁，扭頭喝道：「宋天鐸，跟住前面兩個老道，快！」

拘魂索宋天鐸聞得吩咐，縱目朝前一望，只見長街盡頭，依稀有兩個道袍背劍的身影，當下不敢怠慢，騰身下馬，施展輕功身法，全力向前追去。

麥小明的坐騎讓給了張敬安，這時飄身躍到宋天鐸的馬上，嘻嘻笑道：「師嫂好眼力，這麼遠的距離，我都瞧得不太真切。」

谷寒香正在朝前凝視，對他的話，似乎一字未曾聽入，直待宋天鐸的背影消逝之後，始才驅馬向前走去。

冬日晝短，轉眼之間，夜幕四圍，滿街燈光閃動，谷寒香策馬在前，沿街徐徐行去，一忽找着了一家客店，率領衆人投入店中。

衆人俱是整日未進飲食，落店之後，立即開始飲酒用飯，那張敬安癡癡呆呆，守着谷寒香寸步不離，一起一坐，俱都隨着她行動。

席間，多爪龍李傑向谷寒香稟道：「

鄭秋命手下的人持符傳令，曾經吩咐派去的四人，說是如果有人表示不服，立即就地予以格殺，余先生見茲事體大，因而命我趕來稟告夫人。」

谷寒香淡淡一笑，說道：「據你們所知，各處開山立櫃的人中，是否有什麼好手？」

多爪龍李傑怔了一怔，道：「自盟主大哥遭了不幸後，咱們兄弟一直追隨在嫂夫人身側，凡咱們知道的，夫人諒必也都清楚。」

谷寒香秀目流盼，一顧霍元伽道：「近來的江湖情勢，霍兄料必清楚，綠林之中，是否有後起之秀？」

黑風峽一戰，使她威儀倍增，羅浮一叟聽她詢問自己，不由自主的放下酒杯，抱拳答道：「自從盟主身死後，少林、武當兩派，氣派更甚往昔，加以綠林道中，領導之人，是以只要小有名氣的人，全都歛跡養晦，以避株連，新起的人物，尚未有聽說過。」

鍾一豪忽然接口道：「嶗山三雄，對胡盟主崇敬有加，他們得了夫人的號令，定然不待四月初八，即會趕到迷踪谷內，還有屬下的一些舊部，也必是聞令馳驛，兼程趕來。」說到此處，頓了一頓，接道：「鄭秋既予傳令之人以生殺大權，那四人的武功，大概都不等閒，否則的話，豈不求榮反辱？」

谷寒香轉眼望着麥小明，問道：「鄭秋共有幾個弟子？」

麥小明笑道：「三個半。」

只見谷寒香玉面一沉，雙目之內，迸

出一股煞氣，麥小明急忙接聲道：「本來就是，我算半個。」一指張敬安道：「他還有兩位老兄……」

谷寒香突然冷冷一哼，截口道：「鄭秋是罪魁禍首，本來我打算料理了陰手一魔之後，就去找他算賬，不想他自投羅網，竟會送上門來。」

麥小明問道：「師嫂想要殺他麼？」

谷寒香冷冷一笑，尚未講出話來，甬道之外，突地傳來一陣疾步之聲。

衆人轉面望去，只見拘魂索宋天鐸舉步若飛匆匆奔了進來。

谷寒香雙眉微蹙，問道：「那兩個老道，可是武當派的？」

拘魂索宋天鐸行了一禮，道：「正是武當四陽之二，青陽白陽二人。」

谷寒香變然一驚，暗暗付道：「在武當派中，這兩個人輩份崇高，聯袂北上，定然有重大事故。思付之際，一股騰騰殺機，陡地自眉心露出。

拘魂索宋天鐸話未講完，暗狀之下，心神不禁一凜，不知不覺的住口不言。

谷寒香沉聲問道：「兩人如今到了那裏？你是否洩露了行藏？」

拘魂索宋天鐸道：「二人並未發覺，下，他們才到城北一家客店門外，店中立即有個中年男子迎出，三人未曾交談幾句，同時往城外奔去，行色匆匆，好似有什麼急事，屬下跟出城外，發覺三人所去的方向並非恒山，故而回來請示。」

谷寒香心付道：「武當派人多勢衆，『五行劍陣』非同小可，想殺武當四陽，正是談何容易，難得這兩人落單，再不下手

，更待何時？

心意一決，頓時推杯而起，目光一掃鍾一豪和巴天義兩人，道：「你二人內傷未癒，就留在店中歇息吧。」說罷當先往房外走去。

張敬安一見，立時跟在她的身後，霍元伽與麥小明也都離座而起，隨同向外走去。

忽聽鍾一豪大聲道：「屬下的傷勢，已無大礙，甘願隨着夫人出陣。」

搜魂手巴天義接口道：「屬下也願同往。」

谷寒香似是無心理會二人，隨口應了一聲，疾步往店外走去。

她出了店門，拘魂索宋天鐸立時上前帶路，一行八人，順着長街疾行，直往城北奔去。

馳出城外之後，谷寒香問明所行的方向，立即吩咐衆人隨後跟上，自己展開輕功脚程，全力朝前疾追。

曠野之上，夜風呼嘯，遍地積雪，泛出一片皚皚的白光。

她這一全力疾奔，剎時撇下了衆人，但那張敬安却如流星趕月一般，雖然終是越掉越遠，却逐漸趕在霍元伽等人的前面，麥小明好勝之心大起，竭盡全力，緊追在張敬安之後。

疾奔了半個時辰，突見一座小小的岡壩橫在前面，隱約的金刀劈風之聲，隨風送到了耳畔。

谷寒香深吸一口長氣，雙腮颯接連激射，剎那之間，搶進了數百丈距離。

忽也別召龍長，張敬安，張敬安，張敬安

嘯。

谷寒香縱目一望，只見岡壩上人影幢幢，圍了一圈，劍氣掌風，由圓圈中央升起，動手之人，却無法看見。

她打量地勢，情知要看看的真切，便無法隱蔽身形，於是足下連縱，幾個「燕子三抄水」之後，「一鶴冲天」，逕朝山岡撲去。

谷寒香一躍七八丈，嬌軀尚未着地，忽見人影幌動，喝叱之聲大起，眨眼之間，四個手執兵刃的男子，一字排在眼前。

但聽一個粗重的口音大喝道：「來者何人，火速報出名號！」

谷寒香目射冷酸，向身前四人橫掃一眼，蓮步輕移，直往打鬥場中走去。

這平岡之上，三個人激鬥正烈，一個是五短身材，瘦骨嶙峋，雙臂特長，鳩形鵠面的人，另外兩個，則是一般打扮，髮挽道髻，身着藏青道袍，花白長髯，飄拂胸際。

忽聽先前那個粗重的口音厲喝道：「回去！」

原來四個攔阻谷寒香的大漢，被她攝人心神的目光一掃，俱各爲之一怔，待得神志清醒，谷寒香業已走到近處，玉掌一揮，直向居中二人橫劈過來。

那出聲發話之人立在最右，此人手持一柄寬達五寸的厚背鋸齒刀，一見谷寒香持強硬闊，不覺惱羞成怒，聲出刀出，反手一招「猛虎當道」，一刀斜劈過去，霍元伽風，震的人耳膜生痛！

但聽居中二人齊聲一哼，身形後仰，皮貫出一丈開外。

谷寒香隨手一掌，既無劈空嘯風，亦無暗勁潛力，兩個手橫兵刃的彪形大漢穴道已被震閉，倒地不起，說時遲，當時快，未見她變招換式，纖指倏合，已將那柄勢如瘋虎的鋸齒刀握住。

那人一刀劈出，驚感手腕一震，刀身紋風不動，駭極之下，雙腿一坐馬步，暴喝一聲，竭盡全力猛將刀往懷中一奪。

同時間，左面那大漢大喝一聲，一棍粗如鵝卵的七節鋼鞭，朝谷寒香攔腰擊到。

谷寒香一雙冷芒逼射的美目，依然盯在打鬥中的二道一俗身上，但聽她冷森森一哼，纖腰微擺，形如柳絮隨風，倏地橫飄三尺，藉着移形換位之勢，皓腕陡地一折。

忽聽一個清朗的口音縱聲道：「姑娘手下留情。」

話聲中，一條人影疾如雷奔電射，由十餘丈外一閃而至。

此人輕功奇高，來勢如電，谷寒香心頭微微一驚，功貫五指，力透刀身，霍地沉腕一擰。

但聽「噹」的一聲脆響，那柄寬達五寸，背厚寸許的鋸齒刀，竟被她春葱似的纖指硬生生扭斷。

似她這等嬌美如花，柔弱如水的姑娘，手握利刃，怎不令人駭然，兩個大漢駭極而痴，目瞪口呆立在當地，彷彿泥塑木雕似的。

那電閃而至的人影突然沉聲道：「爾等還不退開，莫非真當要找死！」俯身揮掌，頓時解了地上兩人的穴道。

兩個大漢聞言一驚，齊聲一諾，疾步退了開去。

谷寒香凝目望去，只見來人年約二十五六，一身銀色勁裝，劍眉星目，猿臂蜂腰，背插寶劍，英氣逼人。

忽聽劍氣掌風之中，響起一個蒼勁的口音道：「時寅，貧道等以多勝少，情非得已，你再不束手就縛……」

只聽那鳩形鵠面，瘦骨嶙峋之人截口道：「少放屁！勝得了大爺時，大爺將項上的人頭給你。」

語聲中，雙掌翻飛，忽擊忽掣，疾變如電，招招不離兩個老道的要害。

谷寒香暗暗付道：此人骨頭好硬。移目望去，只見那人臉色鐵青，雙掌烏黑，手肘以下，條條血管貫張，將手掌脹得又粗又大。

她目光如炬，三人雖然動作快速，往來如電，但在雪光反映之下，她却看得纖微畢呈，巨細不遺。

那猿臂蜂腰的男子見她望了自己一眼後，重又凝神觀戰，移步往場邊走去，不禁後面微紅，抱拳道：「姑娘尊姓芳名？此人使的是『黑煞掌力』，奇毒無比，姑娘若非……」他本想说「若非他的同道，最好不要走攔。」話到唇邊，忽然想到如此秀美高雅的女子，決不可能是那時寅的黨羽，率爾出言，只恐唐突佳人。

要知谷寒香也不過二十許人，她天生絕色，雖然飽經憂患，心若槁木死灰，但是外表看來，依然是個艷光照人的少婦。

谷寒香一聽那以敵二，掌對雙劍之人姓時，便的又是「黑煞掌力」，頓時芳



心一動，那隻黑熊便向後退去。那隻黑熊腰間的男子，見她對自己的話置若罔聞，不覺赧然一呆，接着雙肩一見，隨後躍了過去。

驚地，一陣疾風貼地掠到，但見張敬安舉掌一揮，不聲不响，陡然朝那隻黑熊腰之人背心擊去。

這一掌來勢奇詭，力道驚人，掌挾腥風，凌厲之極。

那隻黑熊腰之人，身手居然極高，耳聞掌風襲到，蜂腰一扭，霍地轉過身來，健腕一掄，猛地一掌迎去。

忽聽他驚聲道：「血手印！」

「拍」地一聲巨響，兩掌一接，激風旋迴震盪。

他功力原本較遜，又是倉促反身發掌，以短敵長，竟被震得右臂麻木，內腑齊動，眼花耳鳴，身軀彈出一丈之外。

張敬安一掌拍出，身形絲毫不停，瞬眼之間，靜立在谷寒香身側。

突地，麥小明疾掠而至，微聲笑道：「范玉崑，吃我一掌！」揚掌一揮，猛向那隻黑熊腰之人天靈蓋上擊下。

但聽喝聲大起，六七條人影齊向麥小明撲至，驚芒電掣，刀劍鞭鈎俱有。

原來這隻黑熊腰之人，正是已死的神劍范銅山之子，北嶽「落雁谷」之戰，曾與麥小明狠拚百餘合，未曾分出勝負。

名家之後，果然非同凡響，范玉崑被張敬安的「血手印」震出丈外，身形依然未倒，此時眼看麥小明一掌壓下，欲待還擊，無奈右臂無法舉起，只得悵聲一哼，猛力往一側竄開。

麥小明嘻嘻一笑，道：「饒你不死！騰身而起，倏地飛過迎面撲來之人的頭頂，瀉落於谷寒香身旁。

激戰中的兩個老道，顯然是知道谷寒香是敵非友，兩人一般心意，都想速戰速決，盡快將那兩名時貢的人毀在劍下。

兩個老道功力之深，堪稱武林一流高手，兩人所使的劍法，更是大異尋常，但見此劍未消，彼劍即長，此劍倏出而收，彼劍未動而至，交機來去，如穿梭織錦，相生相應，綿密極頂，重重劍幕，將那時貢緊緊地裹在其中。

麥小明看了半晌，心中大感不服，脫口道：「師嫂，兩個牛鼻子太不要臉，我去給點顏色他們瞧瞧好麼？」

他至今尚着道裝，見着道人，仍然叫牛鼻子。

谷寒香面如玄冰，眼神隨着三人的劍掌幻動不已，口中冷冷地道：「留神瞧着，休得多話。」

麥小明喃喃道：「武當派的『兩儀劍法』，有什麼好瞧的，『五行劍陣』，我也殺得進去，殺……」他要說殺得出來，忽然住口不言。

倏地，風聲驟起，一雙二奇和鍾一豪，李傑等人，先後躍到場邊，簇擁在谷寒香兩側。

這面的人越來越多，范玉崑和激戰中的兩個老道，俱都覺出情勢嚴重，利時間，人影幌動，原是環列一圈的人，這時雁行排列，與谷寒香等人遙遙相對，兩個老道也劍勢緊迫，招招制敵要害。

那時真殊為沉着，劍幕愈縮愈小，兩

道寒光耀耀的劍尖，在他週身大穴上點來劃去，他却絲毫不見忙亂，雙掌交揮，護住週身要害，蹈隙還攻，氣勢如虹。

他這黑熊掌力，乃黑道中極負盛譽的絕技，除了掌勢雄厚渾猛之外，還挾有異常強烈的毒氣，一被擊中，縱然不被震死，亦將為掌毒所傷，難逃一命。

拘魂索宋天鐸站了一忽，見那「兩儀劍法」循環相生，如江河下瀉，越來越見威猛，時貢隨時有喪生的危機，他雖不知時貢的來歷，却知必是黑道中人，敵愾同仇，不免關心，因而移步近谷寒香身側，低聲道：「啓稟夫人，這兩個雜毛，即是青陽白陽。」

谷寒香點了點頭，道：「我知道。」說話中，三人愈打愈快，但見劍光閃動，掌勢奔騰，不見三人的身軀。

激鬥中，危機迭起，那時貢想是知道難逃一死，因而豁出了性命，招式一變，盡是以命換命的打法，冀圖拚個兩敗俱傷，與敵偕亡。

瞬間，三個人的氣息，同時轉為粗重，場外的人，也都似久處密雲不雨的空氣之中逐漸感到煩悶異常，喘不過氣來。

場外之人，俱都早已躍躍欲動，谷寒香呼聲才出，麥小明即已翻腕拔劍，縱身往場內撲去。張敬安神志不清，反應較為遲頓，但他功力精湛，身法快捷，谷寒香嬌軀一動，他也隨同動作湧身撲向場中。

豈料谷寒香的動作太快，麥小明和張敬安才至半途，其餘的人剛剛轉過念來，投入了劍氣掌影之中。

當日之戰，谷寒香身畔的人，僅只麥小明在場，但當胡柏齡重創身死之際，他卻業已退下，因而谷寒香等推測情勢，判斷胡柏齡是死在武當派的「五行劍陣」，或是白陽青陽等武當高手的圍攻之下。

此時，谷寒香眼看青陽白陽二人一聞胡柏齡之名，頓時面色大變，身軀震動，越發證實了自己平時的判斷，利時之間，只感到心頭一陣劇痛，雙手顫抖不休。

驚地，只見她仰面望天，震聲一陣長笑！

淒厲的笑聲，劃破長空，直冲霄漢，回音搖曳，久久不絕！

但聽她愈笑愈見激越，直笑得敵我兩方的人，俱都心搖神駭，目眩身顫，恍惚天搖地動一般。

陡地，笑聲戛然而退，谷寒香皓腕一抬，抽出肩後的長劍，一步一頓，直對青陽白陽兩人身前去。

張敬安早已被她淒厲陰惻的笑聲，駭得六神無主，手足不住的戰慄，這時見她亮劍上前，頓時探手腰際一摸，取出一個金光燦燦的黃圈，攔足跟了上去。

谷寒香陡地扭頭怒聲叱喝道：「滾回去！」

只見張敬安手足一顫，舉步躊躇，一副徬徨無主的樣子。

鍾一豪和谷寒香相處迄今，雖然也曾見過她動怒之時，卻從未見過如此之甚，情知她夫仇當前，心中傷痛已極，故而雖有滿腹關注之情，却不敢吐露半句，僅只默然而立，憂愁地望她的背影。至於一

場中業已冷笑，怒喝，悶哼之聲，同時響起，四條盤旋交錯的人影，快若火花飛濺，突地分散開來。凝神看去，只見谷寒香滿面冷笑，卓立在原地，兩個老道手橫長劍，併肩立在兩丈開外，鬚髮張，臉色氣得鐵青。

那時貢站在兩者之間，氣息喘喘，汗水如漿，胸前一道長幾近尺的劍創，血湧如泉，轉眼之間，濕透了胸前的衣衫。

谷寒香突然陰沉沉一笑，朝着青陽白陽兩個道人道：「你二人休要不忿，如果你們的本領，僅止於這套劍法，今夜就別想活命。」

青陽道長未及開口，白陽已搶先怒喝道：「妳的口氣好大，莫非與『迷踪谷』有何關連？」說着向一雙二奇等人瞥了一眼。

谷寒香冷冷地說道：「我姓谷，天下綠林，俱都歸我統轄，你是青陽，還是白陽？」

她這才投身劍叢之中，出手救人，雖只一招半式，却令青陽白陽震駭不已，是以她雖自稱統轄天下綠林，兩人却無法不信。

白陽道長驚詫未已，站在一邊的時貢突然身形一仆，張口噴吐出一口紫血。

谷寒香雙眸凝光，在他面上一轉，惑然道：「我瞧你血中瘀塊，莫非內腑已被重手法震傷？」

只見時貢雙眼一翻，打量了谷寒香一眼，道：「哼！我若未曾受傷，憑這幾個鼠輩，豈是我的對手？」冷傲之性，溢於言表。

雙二奇等人，更是噤若寒蟬，大氣也不敢出。

麥小明看張敬安呆了一呆，又有跟着上前之勢，急忙飄身過去，拉着他的手，將他拖了回來。

谷寒香突然陰惻惻一笑，目注青陽白陽二人道：「你們若不出手，我可不等了。」她那副冷漠的神色，和儼人的煞氣，確實使對方不寒而慄，對她望而生畏。

青陽道長突地單掌當胸，問道：「女施主莫非是已故江湖奇俠胡柏齡夫人？」

谷寒香秀眉猛剔，嘿一笑道：「江湖奇俠！好怪的諺號！」微微一頓，厲喝道：「谷寒香為夫報仇，你們準備了！」

長劍一震，疾刺而出，倏然襲向青陽的胸口。

只見青陽白陽二人同時飄身，暴退五尺，青陽道長縱聲道：「夫人暫請住手，貧道等尚有下情奉告！」

谷寒香劍勢一收，冷然說道：「事到如今，昭然若揭，你們還有什麼話講？」

青陽白陽二人，突然相視一眼，同時將長劍插回了鞘中。

谷寒香秀眉一蹙，淡淡的說道：「武當四陽，久負盛名，你二人聯劍拒敵，未必不能自保，如此畏首畏尾，豈不令人齒冷。」

白陽道長性情原極驕躁，聞言好似忍無可忍，面色一變，開口似欲講話。

青陽道長突地轉面喝道：「師弟難道忘了掌門師兄的告誡？」

只見白陽道長將頭一垂，低聲道：「白陽不敢。」

谷寒香突然玉面一轉，冷冷地問道：「你又是何人之後？」

拘魂索宋天鐸接口笑道：「他是豫南范銅山的兒子，家門名氣亦復不小！」

范玉崑雖已聽到天鐸稱谷寒香為夫人，但却忍不住要稱她姑娘，谷寒香神情冷漠，言語難堪，令他的自尊心大受損傷，但他不知怎的，竟然不忍發作，宋天鐸這一接口，頓時激得他怒氣勃發，劍眉一

挑，便待躍身上前。

青陽道長靜立一旁，左思右想，始終想不出黑道之中，何人配有谷寒香這等武功深不可測，貌美勝似天仙的妻室，此時朝着范玉崑虛虛一攔，道：「范公子權忍一時，是非強弱，好歹總有分曉。」

范玉崑雖然心頭不忿，但因與張敬安對過一掌後，右臂至今運轉不靈，無奈之下，只得強忍一口惡氣，憤然立在原處。

青陽道長忽向谷寒香稽首一禮，道：「貧道青陽，敢問女施主的尊夫，是那一位成名的英雄？」

谷寒香突地目射寒光，陰沉沉一笑，反問道：「兩年前北嶽之戰，你是否曾經到場？」

青陽道長似是未曾料到她有此一問，怔了一怔，始才緩緩地道：「那一次『落雁谷』大戰，驚天動地，青陽恭逢其會，至今歷歷如在目前，不知女施主何以有此一問？」

但見谷寒香雙眉之間，陡地顯出一道紫紋，殺機盈面，厲聲道：「你是否識得『冷面閻羅』胡柏齡其人？」

這一句話，恍若晴天霹靂，但見白陽，青陽，與范玉崑三人，身子同時一震。

胡柏齡死時，身上留着一道劍創，自後背直貫前胸，刺穿內腑，當時赴會之人，以少林武當兩派為主，少林派無人使劍，其他雖有用劍之人，僅只神劍范銅山的名譽最隆，但是范銅山和天鐸，紫陽等為首三人，一上來便中了鄭秋秋的神針，七毒消魂散，及毒火成全的白燐劍，三人同受重創，片刻之後，即已劇毒發作，人事



谷香看二人對答之間，神色自然，不似故意做作，不禁心下大奇，詫然道：「武當派自視甚高，縱橫江湖，素來鋒芒畢露，但不知紫陽有何告誡，竟使你們忍辱含垢，如此一再相讓？」

青陽道長雖然聽出她語含諷刺，依然不動怒氣，浩嘆一聲，肅容道：「非僅敝派，連少林亦是一樣……」

谷香聲色俱厲道：「怎麼樣？」

青陽道長正色道：「武當少林兩派，追念胡大俠的恩澤，敬仰他的俠骨仁心，兩派掌門，俱已嚴命門下，任何情況之下，不許與胡大俠的遺族動手。」

這幾句話，大出衆人意料，谷香也不禁動容，滿腹殺機，消泯不少。

忽見時寅將那粒藥丸投入口中，朝着谷香微微一抱拳道：「胡夫人厚賜，時某已敬領，夫人有何差遣，只管示下。」

谷香轉眼朝他一望，突然冷聲道：「你所服的那粒藥丸毒絕天下，若無我的獨門解藥，百日之後，腹破腸穿而死。」

時寅一聽那粒藥丸竟如此陰毒，利那之間，臉色變得難看無比，目射兇光，躍然欲動。

谷香知他正在暗中凝聚功力，欲待猝起發難，不禁冷冷一笑道：「你內傷未癒，久戰身疲，此時與我動手，不啻自找死路。」說罷目露殺機，轉朝青陽白陽二人望去，口中說道：「你們自棄先機，死了不必怨誰。」陡然一劍同時刺向二人。

青陽白陽併肩而立，眼看這一劍來勢凌厲，辛辣異常，凜然之下，雙拳步步飄身，橫移數尺。

白陽道長勃然色變，微聲道：「谷香，貧道等格於掌門師兄的令諭，妳可不能欺人太甚！」

只聽青陽道長沉聲喝道：「師弟！你若不知進退，爲兄便權代掌門師兄，以家法治你！」

白陽道長聞言一怔，頓了一頓，轉眼望着他處。

谷香冷冷微哂，眼望時寅道：「這樣說來，當時是有你在場了？」

時寅將頭一昂，道：「時某親手擊斃六人，豈有不在場之理，難道這也算得一間。」

谷香嬌首微點，笑道：「不錯，我所要問的第二件事，即是神鞭飛梭萬曉光，是否也參與其事？」

青陽白陽二人，此時恍然悟悟，明白了谷香問話的目的，同時，二人臉上露出了不安之色。

原來昔日在「萬月峽」外，武當派的掌門人紫陽道長，見萬曉光身負絕毒的黑煞掌功，因而鎖緊開封懸案，係萬曉光所爲，乃以綿掌將萬曉光震傷，至今萬曉光掌毒反侵，自碎天靈，血崩氣絕而死。

只見時寅微微一楞道：「萬曉光今在何處，時某正在尋他。」

谷香厲聲問道：「你尋他則甚，莫非那次血案，也有他一份？」

時寅見她殺機盈面，大有一言不合，即要猝然出手之勢，不禁暗付道：這女子喜怒無常，心意難測，不正不邪，委實令人費解。

但聽谷香追問道：「你既然知無不

谷香冷然一晒，道：「我以爲你二人以身殉道，原來生死關頭，還是性命要緊。」語聲中，劍去如風，直向青陽眉心點去。

忽聽時寅大喝道：「住手！」

谷香收劍卓立，扭頭道：「你有什么話講？」

時寅怒哼一聲，道：「妳解鈴繫鈴，出爾反爾，究竟是何用心？」

谷香淡淡道：「我要殺盡武當，少林兩派爲首一輩的人，無奈衆寡懸殊，難以如願……」

時寅恍然大悟，截口道：「妳的意思，是想我與這批人一樣，隨在妳身側聽令？」說話之間伸手向一更二奇等人一指。

谷香冷冷道：「這批人原也各霸一方，武功威望，俱不在妳時寅之下，你若願意入夥，也未見得受了委屈。」

只見時寅濃眉連聳，沉吟不語，雙目炯炯，緊盯在谷香臉上，神色之間，凜惡無比。

谷香泰然自若，道：「你仔細考慮一番，待我殺了這兩道人，再與你從長計議。」

時寅突地牙齦一咬，厲聲道：「要說殺盡武當，少林兩派的人，我時寅倒是自願効力，但却不願受妳羈絆，與這批人爲伍。」說着將手一伸，二度向一更二奇指去。

羅浮一更突然雙目一翻，冷呼道：「你是什麼東西，黑白雙魔不可一世，結果依然被武當派聯合崑崙峨嵋兩派的高手，圍攻得重傷而遁，終於無聲無息而死，你言，怎不回答我所問的話？」

時寅雙眉一軒，道：「萬曉光對先父有救命之恩，也是當今世上，第二個練有黑煞掌功的人，我既然重在江湖上走動，自然想與他見上一面，至於開封殺人一事，却是我與另外兩個同道所爲，與萬曉光無涉。」

谷香暗暗付道：以三人之力，同時擊殺十四名武林高手，另外那兩人的武功，想來定不在這時寅之下。思忖之際，不由隨口問道：「另外的那兩人是誰，你與萬……」

說話中，突然記起自己講過，僅問他兩個問題，急忙忙口不言，玉手一揮，道：「我話已問完，你去吧，百日之內，隨時可至「迷踪谷」見我。」

時寅一沉思，道：「我與萬曉光素未謀面，妳若道出他的居處，我也將另外兩人的姓名出身，說與妳聽。」

谷香漠然道：「萬曉光已被武當紫陽道人逼死，他的兩個後人，如今隨我住在「迷踪谷」內，至於和你同謀殺人的是誰，你不說也罷。」

時寅目射精芒，注視谷香半晌，忽然道：「另外兩人，一個名叫龍行風，一個名叫朱五辰，同是白魔門下。」說罷將手一揮，轉身昂然而去。

白陽道長忽然揚聲道：「時寅，你今日倖逃一命，若不立即洗心革面……」

時寅不待他將話講完，轉身道：「但願你二人今夜不死，時某若不將你二人碎屍萬斷，誓不爲人。」說完之後，反身揚長而去，對於自己身中劇毒之事，彷彿業

父仇未報，還真美什麼！」

時寅怒火如焚，右臂一舉，即待一掌劈去。

谷香玉手一擺，道：「時寅，他雖然語出唐突，但是所講的都是實情，你惱羞成怒，豈不令人見笑？」

時寅強壓怒火，狠狠地看了霍元伽一眼，陡地轉朝谷香道：「念妳解圍之德，今日之事，恩怨兩抵，妳報夫仇，我報父仇，我們各行其事，互不相涉。」

谷香看他似欲離去，頓時玉面一沉，喝道：「且慢！恩是恩，怨是怨，那有兩抵之事！」

時寅怒發如狂，厲聲問道：「依妳如何？」

羣雄見她講出這種大違常情的話，俱皆爲之一怔，一雙雙精芒逼射的眼睛，全都集中在她面上，要看她到底是居何心。

谷香突然淡淡一笑，緩緩說道：「在十餘年前，開封城發生過一椿震驚武林的血案，十四個武林高手，被殺在黃河渡口。」

這一椿慘案，曾經哄動一時，一更二奇等俱是久走江湖之人，對於此事，全都耳熟能詳，知之甚稔，這時聽她突然提起，頓時傾耳靜聽，看她尚有何下文。

只見那白陽道長口齒一動，似欲插言，青陽道長向他一施眼色，白陽道長立即緘口不語。

谷香微微一頓，忽然神情一整，肅然道：「時寅，你據實答我兩句話，我今晚救你的事，從此一筆勾消，百日之內，只要你勝得了我的雙掌，我定然解去你所

已忘懷了似的。

谷香眼望他逐漸消逝的背影，心中暗暗付道：此人形貌雖然猥瑣，生死之際，却不失男子氣概，比起自己身旁的人，是要強得多了，思忖中，心內不覺忽忽如有所失。

忽見那青陽道長稽首一禮，道：「胡夫人得承尊夫遺志，重整綠林，爲生民造福，青陽感佩無已，如今暫且告退，他日有幸，再向夫人請教。」

谷香見他們要走，心中轉念道：我以清白之軀，忍辱含垢，則身綠林，目的爲了什麼？轉念之下，冷面闊羅胡柏齡神威凜凜的面龐，與湛然長逝時的遺容，同時出現在她的腦海之中。

她是極端善良，博愛衆生的人，自從胡柏齡身遭慘死之後，她的生性突然大變，芳心深處，隱隱覺得天下武林的人物，無分正邪，俱是殺害胡柏齡的兇手，俱是她報仇洩忿的對象。

一股狂烈無比的仇火，剎那之間，燃遍了她的全身，只見她雙眼血紅，陰森森笑道：「生死有定，你們最好死得硬朗一點。」

青陽道長見她作勢欲撲，急忙喝道：「夫人且慢。」

谷香秀眉一剔，怒聲道：「事到如今，已不是口舌之爭，你們抵抗也好，不抵抗也好，我是一定要取你二人性命。」

青陽道長道：「貧道並不如夫人想像的那樣怕死，不過夫人對貧道等如此仇深恨重，貧道却自思不解，難明其故，因而既不敢有違掌門師兄的令諭，不甘束手就

中之毒。」

時寅濃眉一軒，宏聲叫道：「此話當真？」

忽聽麥小明插口道：「師嫂，這筆交易，未免太不划算了！」

谷香冷冷地望他一眼，道：「你放言無忌，幾時我割掉你的舌頭，將你趕回「萬花宮」去。」

麥小明一聽要割舌頭，腦中突然現出包九峯影子，急忙將嘴一抿，退了一步。

谷香面龐一轉，朝時寅說道：「我說話算數，問你的也甚簡單，你願答則答，否則作罷。」

時寅不加思索，接口道：「時某知無不言，妳問吧。」

谷香笑道：「開封血案，你是否在場？」

那白陽道長似是忍耐不住，手指時寅，憤然道：「那慘死的十四人中，五個是本派門下，四個是少林僧侶，其他崑崙門下兩人，和三個中原武林中的名鏢頭，十四人中，六個人死於黑煞掌力……」

谷香秀目一轉，哂然道：「黑煞掌力又怎麼樣？」

白陽道長聲色俱厲地怒聲說道：「姓時的業已親口供出，那次慘案，乃是他所策劃……」

時寅冷笑一聲，打斷他的話道：「正是時大爺主謀，依你應該怎樣？」

白陽道長厲喝道：「血債血償，你今夜就別想走了！」

谷香突然縱聲一笑，鄙夷不耐地掃他一眼。

我死的不明不白。」

但聽谷香嘿嘿一笑，厲聲問道：「我大哥因何而死？」

青陽道長浩嘆一聲，道：「胡盟主之死，乃是武林千古未有的慘事，雖然陰錯陽差，事出誤會，但是武當，少林，以及郵秋水寒等人，俱都難辭其咎。」

谷香呼了一聲，冷笑問道：「神鞭飛梭萬曉光又是因何而死？」

青陽道長無詞以對，嘆了一口氣，默然不語。

白陽道長原是剛愎之性，眼看谷香咄咄逼人，自己的師兄一再容讓，心中有氣，忍不住鼻中一哼，轉朝悄然立在一旁范玉崑道：「范公子，此地留之無益，我看還是離去爲是。」

谷香仇火未熄，怒火條熾，冷嗤一聲道：「萬曉光之死，便是因爲你而起，我今夜若不殺你實無顏面見他的後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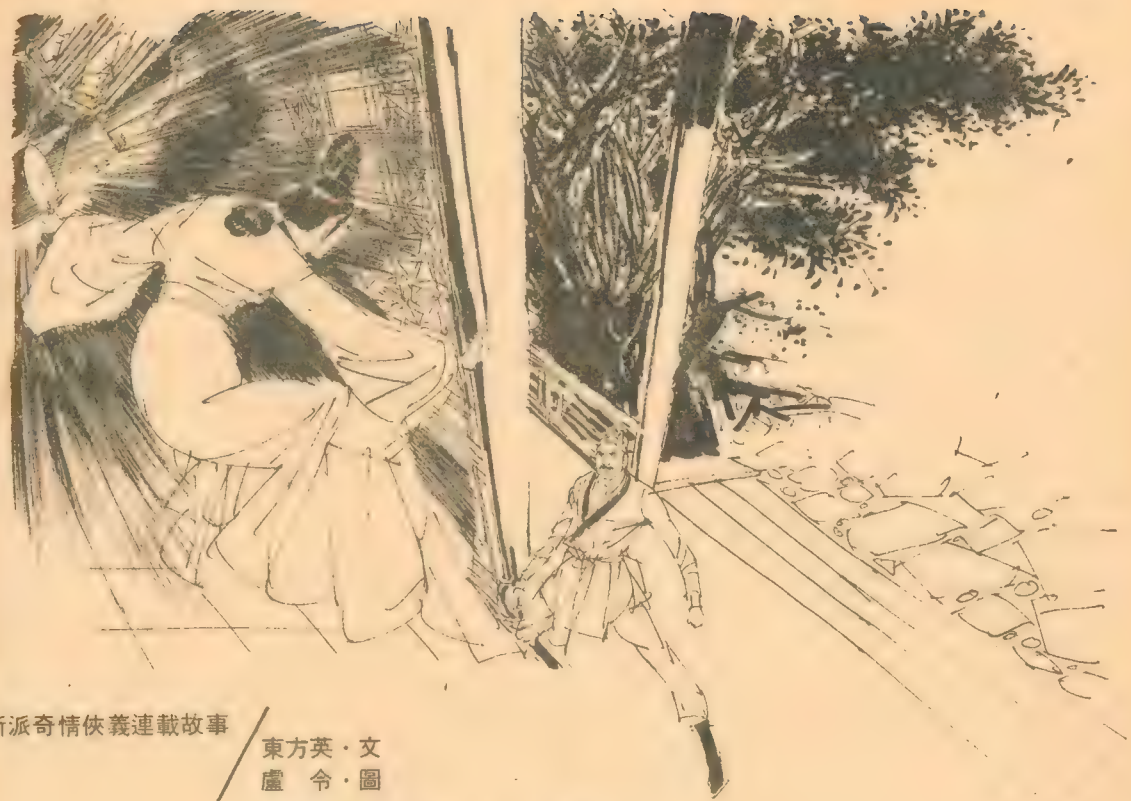
話聲甫落，驀地身形似箭，一射而上，精鋼劍電閃星濺，帶起漫天精芒，朝白陽道長亂點而下。這一劍千頭萬緒，凌厲逼人，白陽道長也是使劍名家，眼看青芒刺目，驚風撲面，萬點銀星簇擁而至，竟然瞧不出刺向自己的何處。

急怒之下，雙足一個「伶仃步」，猛地往一側疾閃，口中厲聲道：「谷香！趕人不上白步……」

語聲未落，陡見谷香纖腰微擰，倏地欺近了身前，長劍一掄，然襲到。

白陽道長不及伸手拔劍，雙足一頓，激射而起，自忙中右臂一揮，一掌劈空擊去。





新派奇情俠義連載故事

東方·文  
盧·令·圖

# 霸海心香 (大結局)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血手教主與于婆婆各運陰謀，皆欲擊倒對方，玉扇夫人從中加以利用，極力討好血手教主，暗將于婆婆詭計告知血手教主，詎知于婆婆早就防了她這一手，將暗算血手教主之計提早施行，幾使血手教主措手不及，幸賴功力深厚，同時更因鄧化龍對於婆婆的臨陣叛變，使得于婆婆師徒幾死於血手教主手下。鄧化龍以雙魔均受傷之際，將一藥丸給予于婆婆師徒服下，振發其最後功能，重與血手教主拚鬥，血手教主久戰于婆婆師徒之下，也偷空取出藥丸服下，激發潛能，將于婆婆師徒震飛出去——

## 毒瀰天毒谷 俠行揚俠名

「轟！」兩條身子摔落地上，立時氣絕身亡，動也不動了。

鄧化龍看得一楞，身子急閃而出，轉到神案另一邊。

玉扇夫人大喝一聲，道：「鄧化龍，你不要臉，快叫『媽』吧！」

這時「血手教主」腳下忽然打了一個跟頭，身子搖搖欲倒。

玉扇夫人顧不得再找鄧化龍，翻身向前，扶住「血手教主」，關切倍至的道：「教主，不要緊吧！」

「血手教主」在玉扇夫人接扶之下，喘了一口氣，伸手懷中，又取出一粒藥丸投入口中，含糊的道了一聲：「老夫不要緊！」雙目一閉，便運氣調息起來。

鄧化龍遠遠的站在神案另一邊，臉上的神色像天上的風雲一樣，變了又變，最後，忽然恨恨一咬牙，頓腳道：「罷了！顧不得那樣多了！」

臉色一變，仰頭發出一聲低沉的輕嘯。

玉扇夫人暗啞了一下眉頭，口中輕輕「噢」了一聲，身形再動，便向「血手教主」行宮奔去。

當她奔到「血手教主」行宮時，只見偌大的一座院子，裏面竟是空無一人，「血手教主」帶來的那些心腹手下，一個都不見了。

玉扇夫人駭然付道：「我認識鄧化龍二十年了，真是瞎了眼，看錯了他，原來他是一個這樣厲害深沉的傢伙……」

一念未了，耳中忽然傳來一陣衣袂飄風之聲，玉扇夫人身形一縮，藏在暗影之中，循聲望去，原來是鄧化龍夫人手前于嬌。

玉扇夫人料想于嬌不會知道她與鄧化龍之間的衝突，於是現身而出，叫了一聲，道：「于嬌，這裏發生了什麼事情？」

于嬌「啊」了一聲，跑到玉扇夫人面前，道：「果然是夫人，我們夫人請你去一趟啦！」

玉扇夫人又問了一聲，道：「這裏發生了什麼事情？」

于嬌道：「夫人見了我們的夫人，請問我們夫人吧。」

她分明知道，偏偏不願說，玉扇夫人黛眉一揚，心裏有點不大舒服，有心責問她，回念一想，今天的事情太奇了，何必和她多費唇舌，於是到了口邊的話，又忍了回去，點了一點頭道：「走罷！」

于嬌在前，玉扇夫人在後，操起身形，向正屋大廳之中奔去。

進入廳中，只見廳中黑壓壓的坐了一大羣人，「血手教主」帶來的那批手下，竟然也在其中。

最使玉扇夫人納悶而驚訝的，便是平日軟弱多病的鄧化龍夫人，這時竟然昂首坐在正中上位之上。

玉扇夫人快步向前，叫了一聲：「大妹子……」

鄧化龍夫人微微一皺秀眉，望了玉扇夫人一眼，冷冷的一揮手道：「坐下。」

玉扇夫人往日在鄧化龍夫人面前，何等風光有面子，這種出人意料之外的轉變，使她楞在當地，幾乎氣破了肚皮。

還是于嬌，扯了她一下衣襟，悄聲道：「夫人請坐下吧！」

玉扇夫人發出一聲冷笑，轉身向外面走去。

身後，只聽鄧化龍夫人冷冷的喝道：「站住！」

玉扇夫人心中暗笑一聲，付道：「咱們是老姊妹了，難道你還能真把我怎樣不成。」身形照行如故，把鄧化龍夫人的話，置若罔聞。

幕地，眼前人影連閃，橫身掠來兩人，擋住了玉扇夫人去路。

玉扇夫人怒喝一聲道：「讓開！」多寶玉扇一點而出。

對面兩人擺刀而上，就和玉扇夫人打了起來。

玉扇夫人見那兩人拔刀相抗之後，座上的鄧化龍夫人，竟不發一言，心裏可就有點後悔了，知道她與鄧化龍夫人有交情，已經不能相恃了，只得放開手來和那兩人認真拚鬥。

那二人一身功夫，都非常了得，以玉扇夫人今天的成就，竟無法越過雷池一

罵他一頓的時候，耳中忽然响起「血手教主」的嬌語心聲道：「老夫一時走眼，看錯了那小子，想不到他真還有點鬼名堂，你這時犯不着和他生氣，等機氣衝出神殿去，把老夫手下召來，那時再慢慢整治他不遲。」

玉扇夫人悄悄的道：「我實在受不住他那鳥氣。」

「血手教主」道：「受氣總比將來落在你手中好！」

玉扇夫人輕輕嘆了一口氣，靠了一靠「血手教主」，傳達了自己心意，就沒有再作聲了。

「血手教主」對玉扇夫人的表示，激起一片真情，也是輕輕一嘆，傳聲道：「想不到，你對我真是一片情深，這次事了之後，老夫一定好好待你，正式尊你為夫人。」

玉扇夫人苦澀的一笑，道：「有你有這句話，我就很滿足了。」

「血手教主」輕輕的道：「老夫已經完全滿意了，記着，老夫一發動政勢，你就衝出大殿救我。」

玉扇夫人點了一點頭，「血手教主」說動就動，忽然發出一聲厲喝，身形一射而起，便向殿外奔去。

他手起掌落，便是一陣猛攻，打得迎面相阻的兩位神神，節節後退。

眼看他已衝到殿門口，鄧化龍心中一緊，連忙發出低吟，催動其他三位神神，圍攻上去。

「血手教主」有心給玉扇夫人製造機會，攻擊之勢，威不可當，將四個神神，

追到了大殿一角。

玉扇夫人見機會成熟，便不稍怠慢，口中發出一聲叱喝道：「鄧化龍，納命來！」手中多寶玉扇一抖，身扇合一，直取鄧化龍。

鄧化龍暗笑一聲，付道：「你打錯了主意啦！你以為由「血手教主」牽制住四大毒神，你就吃定老子了麼！哼！你就嘗嘗老子的厲害吧。」

口中發出一陣哈哈大笑，道：「現在不給你一點厲害看看，只怕你在床上也不會服貼，你要檢便宜，你就來吧！」伸手拔出腰間配劍，蓄勢以待。

詎料，玉扇夫人身形飛起空中之後，猛然換了一口氣，雙手一抖，舉扇一揮，發出一股扇風，煽熄了吊在大殿之中的燈先，趁着大殿一暗之際，身形陡然一折，落在神案之上，接着借力墊步，再射而起，浮光掠影般出了大殿。

身後雖然傳來一陣鄧化龍大罵之聲，可是玉扇夫人頭也不回，理也不理了。

「天毒谷」這座神殿，處在一處偏僻的山坡上，外面圍了一片密林。平日是人不能接近的禁地，與天毒谷一般住屋，有着一里多路的距離，所以，神殿之內雖然打得天翻地覆，外面的人不一定知道。

玉扇夫人一口氣奔出了一里多路，才收住身法，緩了下來。

這時，只聽「血手教主」的厲嘯之聲，一陣一陣從神殿之內傳了出來，照說外面人應該聽到了才是的，可是，事實上外面却是一片寂靜，竟無人聞聲前來過問。

這種情形，顯然太不正常了。



步。鄭夫人顯然存心教訓玉扇夫人，就是不發一言，任由他們打鬥。

玉扇夫人走不能走，退不能退，心裏好不着急。

忽然，人叢之中，射出一條人影，揚手向那阻擋玉扇夫人的兩人，打出一蓬烏芒，逼得兩人閃身急讓，那人身形一旋，便向廳外衝去。

玉扇夫人一看那人原來是高一鳴，二話不說，便隨着他向廳外闖。

事出意外，高一鳴又是雙手齊揚，打出一蓬蓬的烏芒開道，人羣一亂之下，竟給他們闖出大廳。

闖出大廳之後，兩人一口氣跑出百十丈開外，還好，後面並沒有人追趕出來。

高一鳴首先緩下身形，吁了一口長氣道：「夫人，教主那裏去了，我們快去找教主去。」

玉扇夫人一嘆道：「不用提了，教主中計被圍，特別要我突圍出來叫你們去，想不到你們也出了事情，你們大家到底是怎樣一回事？」

高一鳴氣忿忿的道：「還不都是我們老大。」

玉扇夫人一怔道：「你們老大！誰是你們老大？你們一道不是只有五人麼？」

高一鳴道：「我們一道，原來有六個人，另外還有一位沒有現身，他就是我們的智多星老大巫先。」

玉扇夫人道：「他也在天毒谷麼？」

高一鳴道：「當然在天毒谷，因為他是教主身前的紅人智囊，最招人忌。所以經常藏在暗中不出面。」

玉扇夫人道：「現在他在天毒谷是什麼身份？」

高一鳴道：「于媽！」

玉扇夫人驚叫一聲，道：「于媽！怎麼會是于媽？」

高一鳴道：「他只是取代了于媽的身份。」

玉扇夫人「啊！」了一聲，道：「那是說，鄭夫人已經被他控制了。」

高一鳴道：「照說應該是這樣，但是照目前情形看來，叫人感到非常迷惑。」

玉扇夫人心念一動，付道：「想來定是那巫先起了取代『血手教主』的私心，所以，來了這一手惡毒的詭計。」

雙眉一蹙道：「為什麼？」

高一鳴道：「巫老大把我們集中到大廳之後，只有那巫老大的世界。」

玉扇夫人暗付道：「你那裏知道，躲在背後比強出頭的人聰明得多。」

話鋒一轉，問道：「你剛才為什麼要救我？」

高一鳴道：「屬下不願背叛教主。」

玉扇夫人一笑，道：「真的麼？」

高一鳴訕訕的笑了一笑，道：「當然也為了我自己的暗傷。」

玉扇夫人道：「好，我一定替你設法醫好你的暗傷就是。」

高一鳴欠身一禮道：「多謝夫人千金一諾。」

玉扇夫人沉思了一下道：「還有可用的人沒有？」

高一鳴搖搖頭道：「沒有了。」

玉扇夫人長聲一嘆，道：「我們只有

走一步是一步了。」

說着，帶着高一鳴便向「天毒谷」祖師神殿奔去。他們奔到神殿外面，神殿裏面已經不聞打鬥之聲，但神殿上那盞吊燈又復大放光明，被人點燃了。

玉扇夫人雙肩一皺，就要直闖而入，高一鳴忽然輕呼一聲，道：「夫人，不可輕身入內。」

玉扇夫人向他回首一笑，表示了她的謝意，勢子一變，隱起身形向廳內望去。

整個神殿的設備，已被打得一場糊塗，慘不忍睹。

鄭化龍這時已經擺了一張椅子坐在神案前面，「血手教主」則席地盤膝坐在神殿中央，那四個毒神，就分別站在他四周，把他團團圍住。

廳內六個人沒有一點聲息，「血手教主」在運功調息。那四個毒神也在運功調息。鄭化龍堆着一臉陰笑，坐在那裏一副悠然自得樣子，任由「血手教主」調息。

這樣令人透不過氣來的苦守了一陣，忽見「血手教主」雙目一張，望着鄭化龍嘆了一口氣，道：「你為什麼不讓他們殺死我？」

鄭化龍答非所問的道：「你現在的功力完全恢復了沒有？」

「血手教主」道：「完全恢復了。」

鄭化龍道：「我現在有兩條路，任你自選一條，你估量着回答我吧。」

「血手教主」眨動一下多變的目光，沒有接着追問，因為現在他已是敗軍之將，鄭化龍所說的兩條路那會有什麼好路。

鄭化龍冷酷的一笑，道：「照說你的

為人和一生罪惡。我今天就是把你挫骨揚灰，亦不為過，可是你的一身修為，却令我對你生了愛惜之念，因此，我不想殺死你，也不願記你的仇，希望你瞭解我對你的這番心意……」

話聲頓了一頓，接着笑了一笑，又道：「我現在給你的兩條路，一條是把你製成我的第五個毒神，以你修為之深，你將來一定可以成為毒神之王，第二條路是把你收為貼身侍衛，隨在我身邊同起同坐，同遊同樂，並且一同接受全武林尊敬。」

「血手教主」道：「如果我二條路都不願意接受呢？」

鄭化龍道：「你沒有拒絕的餘地，你如果不願意做我的貼身侍衛，就只是身為毒神，渾渾噩噩的過一生了。」

「血手教主」忽然挺身而起，呵呵一笑，道：「我本來可以答應你，做你的近身侍衛的，只可惜你走錯了一着棋。」

鄭化龍不慌不忙的說道：「我錯在那裏？」

「血手教主」道：「你不該讓我恢復一身功力！」雙目之中精光陡然暴射，殺氣騰騰的望着鄭化龍。

鄭化龍微微一笑道：「你不會真以為我錯了吧！」

「血手教主」狡詐多變，見鄭化龍出奇鎮定，心中不能無慮，目中凶光微斂道：「老夫如果不顧身份，就此抖手一走，我不相信你那毒人真能擋得住老夫。」

鄭化龍笑了一笑，道：「你如果還想再打一場的話，現在我只派出一個毒神，就足對付你了，你信不信？」

「血手教主」只有招架之功，沒有還手之力。

三十招後，「血手教主」已被打得汗流浹背，氣喘吁吁。而那毒神的攻勢愈來愈是強猛，叫人難以抵擋。

「血手教主」這時不免暗暗叫苦起來，才知剛才那四毒神圍攻他時，根本沒有發揮全力。

這時，「血手教主」的一張臉色已是紅紅變青，接着又由青變黑，他自己不覺得，鄭化龍看得微微一笑，口中輕喝一聲，道：「住手！」

那毒神聞聲急退，住手站在一旁，沒事人似的。

「血手教主」在那毒神住手之後，反而覺得胸口一陣翻轉，接着一股惡氣衝上腦門，隨之神智一陣迷糊，身子搖了一搖，轟然跌倒地上。

這時，鄭化龍忽然站起身來，走到「血手教主」身前，出手如飛，一連點了「血手教主」三十九處穴道回身坐回座上。

「血手教主」在地上靜伏了一陣，雙目一張，站了起來，這時，臉上黑氣盡褪，只是還是非常蒼白，而且目光也顯得呆呆的。

鄭化龍向他招一招手道：「過來！」

奇怪，「血手教主」竟然乖乖的走到鄭化龍面前，一點反抗的意志也沒有了。

鄭化龍冷冷的望了「血手教主」一眼，扳着面孔道：「你現在已經被我用法四大毒神煉成了半個毒神，接着再下去，你便將神志喪失，完全成為一個毒神，如果你願意做我的貼身侍衛，現在答應還來得及，你自己想清楚吧！」

走一步是一步了。」

說着，帶着高一鳴便向「天毒谷」祖師神殿奔去。他們奔到神殿外面，神殿裏面已經不聞打鬥之聲，但神殿上那盞吊燈又復大放光明，被人點燃了。

玉扇夫人雙肩一皺，就要直闖而入，高一鳴忽然輕呼一聲，道：「夫人，不可輕身入內。」

玉扇夫人向他回首一笑，表示了她的謝意，勢子一變，隱起身形向廳內望去。

「血手教主」沉默了一陣，道：「我願意做你的貼身侍衛。」

鄭化龍伸手懷中，取出一隻紅色瓶子，拔開瓶塞，傾出一粒黑色藥丸，道：「張開嘴來！」

「血手教主」猶豫了一下，瞭然當前形勢對他已是沒有選擇餘地，因為最使他感到威脅，就是自己身體的感受，似有一動麻痺的感覺，正向全身擴張散佈開來。

在這種情形之下，如果還有選擇的話，當然當貼身侍衛要強得多了，至少不會像毒神那樣，連神智都完全喪失。

「血手教主」莫可奈何的張開了口，鄭化龍屈指一彈，那顆藥丸化作一道烏光投入「血手教主」口中。

「血手教主」還想暗使巧，將那藥丸壓在舌根，暫不吞服，詎料那藥丸入口即化，同時發出一股惡臭，冲得他鼻子一酸，嘴一張，那藥汁已是順喉而下，流入腹內。

「血手教主」藥汁入腹，蒼白的臉色馬上又恢復了紅潤，目光也靈活的流轉起來，只是對鄭化龍自然之間流露出的一片膺服之色。

鄭化龍微微一笑，道：「很好，以後你就寸步不離的隨在我身後。」

「血手教主」恭敬的應了一聲：「是！」便轉到他身後，一旁侍立。

玉扇夫人看得暗暗抽了一口冷氣，回首向高一鳴望去，只見高一鳴也是驚訝得張口結舌楞在那裏。

就在玉扇夫人他們一震之際，鄭化龍接着舉掌輕拍了三下，只見四個毒神各自

取出一隻頭罩罩在頭上，罩住了整個頭面，甚至連眼睛視線都罩住了。

接着，鄭化龍便帶着「血手教主」與那四個毒神，走出神殿，奔向前谷而去。

他們去得遠了，玉扇夫人回頭便待招呼高一鳴跟去時，背心之上忽然一震，一雙手掌貼了上來。

耳中透入高一鳴的話聲，道：「夫人，現在你的靠山已經倒了，希望你聰明一點。」

玉扇夫人一扭頭，說道：「你要做什麼？」

高一鳴一笑道：「不做什麼，只是想和你談一談。」右掌一遞，化掌為指，就要落指點穴之際……

詎料，他自己背後也忽然被人貼上了一隻手掌，一股冷冷的話聲，透入他耳中道：「可惜你自己一點也不聰明。」

這一來，高一鳴的手指就落不下去了，臉上肌肉一僵，道：「朋友……」

玉扇夫人聞聲而動，右肩一斜，身子一射而出，然後轉身轉體，站定身形，向着高一鳴望去，目光所及不由得笑容一綻，叫了一聲，道：「兄弟，我想你也該現身了。」

李中元掌力微送，將高一鳴推了出去，面色一正道：「高一鳴，我也懶得對付你，你逃出去吧！」

高一鳴忽然身子一矮，撲地拜倒，道：「李太俠，在下身中『穿心狼毫』，餘毒難除，你雖然放我一條生路，我也生不如死，尚請你李太俠大發慈悲，替在下向夫人討一個情……」

只見他着着進逼，招招煞手，只打得「血

手教主」一掌之力，何等雄渾，就是一塊生鐵，也要被他打得變形，而那毒神不僅絲毫未受傷，而且回身之速，也出人意料之外，不由心中一凜，駭然抽了一口冷氣，再和那毒神打在一起。

這時，那毒神可顯出了駭人的功力，只見他着着進逼，招招煞手，只打得「血

手教主」一掌之力，何等雄渾，就是一塊生鐵，也要被他打得變形，而那毒神不僅絲毫未受傷，而且回身之速，也出人意料之外，不由心中一凜，駭然抽了一口冷氣，再和那毒神打在一起。

這時，那毒神可顯出了駭人的功力，只見他着着進逼，招招煞手，只打得「血

手教主」一掌之力，何等雄渾，就是一塊生鐵，也要被他打得變形，而那毒神不僅絲毫未受傷，而且回身之速，也出人意料之外，不由心中一凜，駭然抽了一口冷氣，再和那毒神打在一起。

這時，那毒神可顯出了駭人的功力，只見他着着進逼，招招煞手，只打得「血

手教主」一掌之力，何等雄渾，就是一塊生鐵，也要被他打得變形，而那毒神不僅絲毫未受傷，而且回身之速，也出人意料之外，不由心中一凜，駭然抽了一口冷氣，再和那毒神打在一起。



玉扇夫人黛眉一挑，嬌叱一聲，截口道：「惡賊，你別做你的春秋大夢了吧，能放你一條生路，已是天大的造化……」

李中元搖手叫了一聲，道：「老姊姊，你就寬大為懷，饒過他這大吧。」

玉扇夫人搖頭道：「不行，這個惡賊比『血手教主』還壞上千萬倍，你如今放走了他，將來不知有多少人，要死在他陰謀詭計之下。」

李中元微微一皺眉頭道：「可是，那『穿心狼毫』乃是小弟打在他身上的，小弟如果不替他消解『穿心狼毫』之害，於心難安。」

玉扇夫人道：「你要替他消解『穿心狼毫』之毒，那是你的事，我不管，不過我要為人類除害，廢了他的武功。」

李中元望着高一鳴一嘆道：「你為人心性太壞，董夫人的話不無道理，你自己衡量着看吧，我可以給你一粒『天狼丸』，但你要留下你的武功，你如果不要天狼丸，你就留着你的武功去死吧！」

高一鳴臉上怨恨之色倏隱倏現，羞愧的道：「在下就向你大俠討一粒『天狼丸』了，這身武功我也不想保留了。」

李中元道了一聲：「好！」伸手懷中，取出一粒『天狼丸』交給高一鳴，回手之際，拍了高一鳴一掌，喝道：「禍福無門，唯人自招，以後就要看你自己了。」

再一回頭，伸手抱起玉扇夫人飛身而起道：「大姊，我們快去看好戲去。」身形閃得兩閃，便消失不見。

話說高一鳴被李中元掌力打得心頭一陣猛震，暗道一聲：「完了！」鼻頭一酸

流下了兩行辛酸懊悔之淚。

他抬起頭來，望着蒼穹之上，悠悠的白雲，長長的嘆了一口氣，自言自語道：「唉！我一生計算人家，到頭來又得到什麼？」伸手張開手掌，托着那粒『天狼丸』凝視了一陣，又流下了兩行清淚，淚水落在『天狼丸』上，苦笑了一聲，和着淚水將『天狼丸』緩緩放入口中。

高一鳴服下『天狼丸』又嘆息了一聲，抱着沉重的步伐向谷外方向走了兩步，忽然雙目一睜，跳了起來道：「李大俠，李大俠，你……我真慚愧死了！」身子忽然高拔而起，隨着李中元身後追了下去。

話說李中元與玉扇夫人來到大廳外面時，郭化龍已經帶着『血手教主』和四大毒神走進了大廳。

大家見他帶着『血手教主』一路走進來，曾經引起一陣小小的騷動，不過很快就平息了。

郭化龍昂首闊步，穿過人羣，一直走到單雅珍坐位之前，笑了一笑道：「夫人，我回來了。」

單雅珍望了他一眼，冷冷的道：「很好，一勞待命！」

單雅珍的答語和態度，使郭化龍像是遭了雷殛一樣，臉色一變，道：「你怎樣啦？」

單雅珍目光一厲道：「郭化龍，你最好識相一點，站到一旁去……」

單雅珍原是郭化龍的老婆，兩人早就商量好了，定下奇謀分頭行事，如今郭化龍收服了『血手教主』，單雅珍也控制了全局，照說，郭化龍乃是一谷之主，單雅珍

血雨之後，立時神情大變，誰的命令也不聽了，便在大廳之中亂打亂殺起來。

這時，單雅珍似乎也慌了手腳，面上一臉驚惶焦急之色，拚命的發着奇怪的嘯聲，企圖將那四大毒神壓制下來。

可是，那四大毒神兇性一發，對單雅珍的號令，已充耳不聞了。

忽然，其中一個毒神，口中發出一聲厲嘯，由殺喊聲中一沖而起，向着單雅珍撲去。

單雅珍口中猛發怪嘯，那毒神根本不理，雙手一合，便向單雅珍抱來。

單雅珍花容變色，神智一慌，竟呆立在當地，不知逃避了。

于媽閃身而到，一掌擊在那毒神胸口之上，那毒神驚悸抽動了一下，揮手一掃而去，打得于媽橫飛了出去，倒地滾了一滾，當場口吐血，氣絕身亡。

那毒神再度跨前一步，雙手一合，便把單雅珍緊緊的抱向懷中。

他那一抱，顯然用力奇猛，只聽單雅珍慘叫一聲，嬌首一垂，嘴角滲出一股鮮血，也香銷玉殞了。

廳中情勢，急轉直下，說來話長，其實快如電光石火，令人目不暇給。

大廳之中，立時人影亂飛，慘號連連，亂得一塌糊塗。

李中元大叫一聲，道：「不好了，那些毒神失去控制了！」

話聲中，伸手懷中，掏出一把火花信號，抖手打入半空之中，接着急急的向玉扇夫人道：「老大姊，有人來到之後，招呼他們在大廳四週，按五行方位，堆起幾

堆乾柴，澆上油脂，燃燒起來，阻止毒神離此遠去，我先下去擋他們一陣再說。」

毒神的厲害之處，不但功力奇高，而全身帶毒，沾人立死，玉扇夫人已是看得心驚肉跳，一聽李中元要與四大毒神周旋，大驚叫道：「你去不得……」

「得」字未了，李中元已是雙肩一幌，飛身投入大廳之中。

李中元飄身落地，只見大廳之內，已是死傷遍地，慘不忍觀，最奇怪的是，廳門只不過是虛掩着，並未上鎖關死，而廳中之人，就沒想到向廳外逃走，只在大廳之中圍團轉，竄來竄去，逃避那毒神的撲殺。

李中元雙眉雙軒，目射光芒，氣納丹田，張口發出一聲『獅子吼』，震聲喝道：「大家立時伏地，靜止不動，那毒神就不會傷害你們了。」

李中元這一聲獅子吼，驚天震地，震得大家神智一清，有的便立時依言俯伏在地上靜止不動，有一部份人，想起廳門原是虛掩的，便拍的一聲，擠着向廳外逃去。這時，廳中四個毒神，有一個毒神抱着單雅珍之後，他却忽然坐在地上，抱着單雅珍緊緊的不放，也沒有像其他三個毒神一樣，追殺其他的人。

追殺其他的人的毒神，真正說來，只有三個，就『血手教主』這時也是手中抱着已經死去的郭化龍坐在地上形同木鷄。

李中元一聲大喝不但喝得大家神智一清，也喝得那些毒神怔了一怔，停止了片刻時光的追殺。

可是，當大家奪門而逃的時，那三個

向郭化龍行了一禮，一臉恭順領命的樣子。郭化龍一揮手道：「去把那惡婦擒下來。」

郭化龍欠身道：「弟子不敢！」

郭化龍雙目一瞪道：「你也不聽為師的話了。」

郭化龍道：「師父有所不知，弟子有下情稟報。」

郭化龍道：「你說吧！」

郭化龍道：「請師父容弟子密稟。」

郭化龍道：「近前來。」

郭化龍走到郭化龍身側，做出耳語之勢，引得郭化龍身子一側，伸頭過去。

郭化龍笑了一聲，悄悄的道：「你知不知道，她原來是我親生娘！」

郭化龍聞此言，不由得一怔道：「誰說的……哎喲！」身子一彎，左腰腰眼部被郭化龍插上了一把短劍。

郭化龍哈哈一笑，道：「老鬼你……」得意之下，忘了自己的安危，不料『血手教主』一閃而出，霍地到了郭化龍背後，手起掌落，揮出一掌。

郭化龍口中『你』字只說得一半，身子便被打得摔了出去慘號一聲，立時了帳。

郭化龍伸手指按住腰眼，向地上坐下去，強忍痛苦，發出一陣低嘯之聲，役那四大毒神，一齊縱起身形向單雅珍撲去。

單雅珍冷笑一聲，道：「他們能奈何得了我麼？」

接着，口中也發出一陣奇怪的嘯聲，嘯聲一起，眼看那四個即將撲上去的四大毒神，忽然身形一歛，欲進不進的猶豫起來。

毒神，却又展開了追殺。

李中元心中激起一片悲天憫人之心，不禁暗暗嘆息了一聲，再次作『獅子吼』，喝道：「大家快快伏地不動，千萬不可亂跑了。」

同時身形急轉，揮起雙掌，向着三個毒神攻去，擋住了毒神的追殺。

這時，大家也看出了毒神只追殺活動的目標，對於靜伏在地上的人，却是不加傷害，因此，原來奪門而逃的人，馬上改變對策，依照李中元的話，伏在地上不動了。現在，大廳之中，就只剩了李中元一個活動目標，在三大毒神追撲之下，飛騰躲避。

可是，這時李中元却不敢向廳外逃去，因為怕把毒神引出廳外之後，難以圍截他們，同時李中元也不能像大家一樣，伏在地上靜止下來，因為這樣一來，毒神們失去了目標，同樣也會向廳外走去。

這一來，可苦了李中元了。

李中元的功力，近來雖然有了長足的進境，已是高手之中的高手，但要和神智麻木的毒神硬拼硬打，顯然還不是他們的敵手。

所以，李中元只有展開輕身功夫，和他們在大廳之中追逐遊鬥。

但是，那三個毒神的輕身功夫也非常了得，而且是三追一，半盞熱茶時光下來，李中元已是被追得汗流浹背，氣喘吁吁了。

可是這時外面接應的人還沒有趕來，只急得玉扇夫人團團轉，一籌莫展。

適在此時，忽然有人在暗影之中，叫



了一聲：「夫人！」  
玉扇夫人黛眉一皺，喝聲道：「什麼人？」

這時，她心裏煩得很，對誰都不會有好顏色。  
「夫人，是我高一鳴。」高一鳴現身走了出來。

玉扇夫人冷然道：「你還不逃命去，來這裏做什麼？」  
高一鳴道：「夫人，不要着急，也許小的能想辦法，把李大俠換了出來。」

玉扇夫人驚訝的道：「你真能麼？」  
高一鳴道：「小的不敢說有把握，不過我在旁邊看了很久，心裏有着一種奇特的想法，也許行得通。」接着，身軀一幌，進了大廳。

玉扇夫人一楞，付道：「敢情李中元並沒有廢去他的武功，唉！看來他這片對人的仁念，竟然感動了這老魔頭了。」一時感慨叢生，對李中元讚嘆不已。

話說高一鳴進入大廳之後，身軀一矮，伏在地上，利用肘膝之力，慢慢的爬到「血手教主」面前。

他因為爬得非緩慢，所以未被那追逐李中元的毒神所注意。  
他到了「血手教主」面前，「血手教主」也沒有理會他，只瞪着一雙眼睛死死盯在邪化龍頸子一顆晶石鈕子上。

高一鳴暗暗點了一點頭，付道：「是一定是這顆晶石的關係。」  
主意打定，慢慢將手伸了過去，穿過邪化龍衣服下面，兩指一用力，摘下了那顆晶石鈕子，緩緩收了回來。

是毒神麼！……」  
話聲頓了一頓，道：「你們誰能把他們分開來？」

梁七姑雖然不認得唐彩雲，因為她自稱是單雅珍的母親，又見李中元對她非常恭敬，當下接口道：「我可以替你効此微勞。」

梁七姑用毒之能，又還在邪化龍之上，這次是有備而來，看她表面上沒有什麼，其實早經做過預防措施，微微一笑，伸手扳開那毒神雙手，托起單雅珍。

單雅珍與那毒神的身軀一分，大家這才看出單雅珍手中原來握着一把五寸多長的匕首，匕首沒柄而入，正插在那毒神心口之上。

穿心之創，怪不得這毒神無聲無息的就死了。  
唐彩雲右腳一起，踢得那毒神在地上連滾了好幾滾，那毒神滾動之際，滾落了頭上頭罩，現出了廬山真面目。

唐彩雲一見那毒神廬山真面目，臉上肌肉一陣扭曲，接着發生一陣淒厲狂笑之聲，罵道：「原來是單東陽你這沒良心的死鬼，殺了我的女兒，我也饒不得你！饒不得你！……」

腳起如飛，向着那毒神單東陽頭臉之上，一陣亂踢，只踢得單東陽血肉模糊，慘不忍親。

「彩雲！你瘋了麼？」多寶夫人閃身而到雙手一推，把唐彩雲推出丈遠開外。接着，只見龍珍珍大聲悲呼：「師父！飛身投到唐彩雲膝前，拜了下去。」

唐彩雲這時已是雙眼發直，望也不望

這時，只見「血手教主」的目光隨着那顆晶石鈕子移動，最後目光落在高一鳴身上隨之將懷中的邪化龍抖擻了出去。

高一鳴神色一肅，冷然道：「快去擋住那三個毒神，把李中元替下來。」  
「血手教主」霍地厲喝一聲，身子一拔而起，揮動雙掌便向那三個毒神撲去。

「血手教主」威勢奇猛，奮不顧身，使得三個毒神拋開李中元和他打在一起。  
李中元抽身退了下去，一拉高一鳴，依然伏地而行，退出大廳。

李中元退出大廳之後，抹了一下額上汗珠，道：「高大俠，這次多承你……」  
高一鳴截口道：「李大俠，你不要這樣說了，如說在下尚有人性，那也完全是你大俠感化之功……」

遠遠傳來一陣呼嘯之聲，打斷了高一鳴的話，高一鳴一抱拳道：「大俠援手已到，在下羞於相見，再造之恩，容當後報。」說着，身軀一起，投入夜暗之中，一閃而逝。

玉扇夫人望着高一鳴逝去的方向，大手指一揚道：「兄弟，老姊姊對你是無話可說了。」  
「李老爺，這裏的情形怎樣了？」

陰陽叟「褚十八」馬當先飛縱而到。  
接着，只見多寶夫人簡又青龍玲白義生廖小玖和梁七姑宋巧娥等二十多個人，都紛紛趕急掠而到。

這時，梁七姑已因李中元「天狼丹」之助，醫好了眼疾，飛身落地之後，便急急問道：「那四個毒神沒有逃走吧？」  
李中元道：「還好，他們還留在大廳之內。」

梁七姑道：「讓我來收拾他們。」排開眾人，向大廳之內走去。

李中元與「陰陽叟」褚十八緊緊隨在梁七姑左右，走進了大廳。

這時，「血手教主」已經和三大毒神打得慘烈無比，正當他們走進大廳的時候，但見「血手教主」慘哼了半聲，一條身子已被打得飛了出去。

那三大毒神身軀轉動如旋風一般，猛向梁七姑和李中元褚十八三人撲來。  
梁七姑張開雙手，道：「你們請退後一步。」

李中元與「陰陽叟」褚十八幌身向後退了二步。梁七姑依然張開着雙手，向前行去。  
但見那三位毒神來勢奇猛無比，使李中元不禁暗暗為梁七姑捏了一把冷汗。

說也奇怪，那三大毒神就快要撲臨梁七姑身前的時候，忽然，猛的利住勢子，望着梁七姑發起怔來。

梁七姑搖身向前，圍着那三大毒神疾步游走起來。  
這時，只見梁七姑手中忽然多了一隻二寸多長的香頭，香頭上發出一縷香煙，隨着梁七姑游走的身軀，化成一道又一道

的煙圈，把那三大毒神團團圍繞在當中。  
梁七姑的身軀越走越快，香頭上所發出來的香煙則越久越濃，片刻之間，便把三大毒神籠罩在煙霧之中。

那三大毒神初聞香煙之下，全身扭曲不止，顯得非常痛苦，時間愈久，痛苦的表现愈減，最後，竟然寧靜的朝地上坐了

梁七姑道：「什麼『天漏針』？」  
李中元道：「多寶夫人賜給晚輩的，中人之後，可以慢慢宣洩真元內力，終至功力大減。」

梁七姑道：「那是什麼做的？」  
李中元道：「晚輩未曾多問。」  
梁七姑道：「你身上還有沒有？」

李中元道：「有，只是不多了……」  
梁七姑道：「你身上還有沒有？」  
李中元道：「有，只是不多了……」

梁七姑道：「你身上還有沒有？」  
李中元道：「有，只是不多了……」  
梁七姑道：「你身上還有沒有？」

李中元道：「有，只是不多了……」  
梁七姑道：「你身上還有沒有？」  
李中元道：「有，只是不多了……」

李中元道：「有，只是不多了……」  
梁七姑道：「你身上還有沒有？」  
李中元道：「有，只是不多了……」

李中元道：「有，只是不多了……」  
梁七姑道：「你身上還有沒有？」  
李中元道：「有，只是不多了……」

梁七姑身軀一移，再轉到那抱着單雅珍的毒神身前行走起來，游走了二圈她忽然停下身軀，將手中香頭捏熄，收回懷中，伸手一扳那毒神肩頭，那毒神身子一斜，倒向地面，可是他手中還是緊緊的抱着單雅珍。

梁七姑回手一探那毒神脈息，一楞道：「死了！」  
一個毒神就這樣不聲不息的死了，真叫梁七姑難相信。

倏地，一條人影從廳外飛射而入，落在廳中，目光流轉間，凝注在單雅珍的身上，大叫一聲，問道：「是誰殺死了我的女兒？」

這人來得突然，問的話更是奇突，梁七姑一楞之下，只見李中元已閃身而到，向着那人欠身一禮，道：「老前輩說的是鄭夫人？」

原來來人乃是誰也意想不到的唐彩雲，唐彩雲雙目一瞪道：「又是你這小子！」  
李中元招手急道：「不！不是晚輩！」

唐彩雲怒聲喝道：「那麼是誰？」  
李中元一指那緊緊抱着單雅珍的毒神道：「是他！」

唐彩雲伸手便向那毒神抓去，梁七姑喝聲阻止道：「碰他們不得，他們身上都有劇毒。」  
唐彩雲神色一震，縮手道：「又是誰向他們下毒的？」

梁七姑道：「那男人乃是身軀奇毒的毒神，並無向他們身上下毒。」  
唐彩雲「哦！」了一聲，道：「他就

要不要緊？」  
梁七姑道：「這些人沒有一個好東西，死了乾淨！」

李中元道：「老前輩，上天有好生之德，你老人家就給他們一個改過自新的機會吧，而且，他們都是晚輩要他們伏地不動的，他們如果因此一死，晚輩問心難安，還是請你老人家救一救他們吧！」

「陰陽叟」褚十八嘆着道：「中元的話，一點不錯，他剛才要不是放了高一鳴一馬，感動得他冒着奇險復入大廳，使「血手教主」擋住了那些毒神，只怕等不到你來，中元就先遭了毒神的毒手……」

中元的話，一點不錯，少囉嗦了，只要有救，你就非救人不可！」瞪着雙目，氣虎虎的，大有反臉相向之勢。

梁七姑一笑道：「我又沒有說不救他們，你窮嚷個什麼勁。」右手一抬，凌空打出一把藥粉，接着左袖一揮，捲起一道旋風，把那藥粉吹得瀾漫了整個大廳。

然後，又道：「他們很快就會甦醒過來，我們先出去吧！」移動身軀，向着廳外走去。

李中元與「陰陽叟」褚十八相視一笑，隨在梁七姑身後出了大廳。  
這時大廳外面的人，見他們走了出來，立時發出一陣驚天動地的歡呼之聲，震耳欲聾。

警眼間，只見人羣外面的遠處，如飛一般跑來幾條人影，李中元定神一望，接着口中歡呼一聲，道：「二哥！三姊！」身子一掠而起，飛過人羣，迎了上去。



# 金劍殘骨令

(大結局)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仇怨在林琦瑋臨死前獲悉了當年他父親的真正死亡事實，心中悲痛不已，此際，丐幫幫主盡皆跪地，要求仇怨放棄復仇心，以弭江湖殺劫，仇怨深受感動，忍痛允諾，正當丐幫幫主歡呼不絕之時，鐵胆使者錢卓已召集數十高手，以火箭射擊盆地羣豪，並以巨石堵死唯一出口，仇怨眼看羣豪面臨絕境，不忍羣豪爲他喪生，要求錢卓放過丐幫羣豪，他願束手受擒，但丐幫自凌龍以下，全不讚同，要生死與共，全奮不顧身向壁岩衝而上，仇怨見羣豪前仆後繼，淒然轉首對慕容惜生道：妳——

## 橫流遍地血 消弭滿天仇

慕容惜生道：「衝吧！」  
兩人身形齊展，飛撲而上。  
只見一方桌面大的巨石，自狹谷之頂直擊「窮神」凌龍，來勢之猛烈驚人，有如泰山之崩。  
「窮神」凌龍已將撲至峯頂，此刻大喝一聲，揮刀迎上，只聽「咚」地一响，長刀立刻斷爲兩截！  
他咬一咬牙，雙拳齊揚，將那方巨石撥出三尺，自他背脊之後飛下，碎然落地，激起漫天砂石。

但凌龍自己身形却已不穩連落三尺。利那間，只見五隻弩箭，並排射來，他此刻力道已成強弩之末，勉力劈開了四隻，但最後一隻弩箭，却已「嗖」地射入了他肩骨！  
凌龍再也支持不住，翻身滾了下去！  
羣豪一齊驚呼，但已救助不及。  
就在他生死有如一線之際，突見兩條人影斜斜飛來，一人一手，拉住了「窮神」凌龍的身子。

仇怨目光一轉，沉聲道：「十四個人，分向而攻，切莫集在一起！」  
羣豪又自應了，仇怨雙目一張，大喝：「隨我來！」  
他身形展處，與慕容惜生當先撲去！  
第二次慘烈的攻勢，立刻展開！  
沉默了許久的狹谷，立刻又瀰漫了殺伐之聲。  
他們的攻勢，雖然激厲，怎奈狹谷地勢太險，對方更是守得滴水難入，他們却上攻一步，都要花一分慘痛的代價！  
箭如飛蝗！砂石飛揚，鮮血，一道道自岩石間流下！  
生者的怒喝聲，傷者的呻吟聲，混合成悲愴的音樂。  
仇怨，慕容惜生左右飛馳，援救着丐幫弟子，但他們只要撲上一步，狹谷上便立刻有百鈞巨石飛下！  
他們雙手互縛，本已不便，更何況時時都要照顧着其他的弟兄，一時之間，竟沒有一人能攻將上去。  
仇怨轉目四望，只見丐幫羣豪，又已傷的傷，再戰下去，縱能殺出血路，剩下的也沒有幾人！  
更何況「窮神」凌龍，還留在谷底！利那間他只得下令退却，只見兩柄竹劍，往來縱橫，爲丐幫羣豪掩護退路！於是，他們第一次攻勢便又失敗！  
地上，又多了些屍身，心頭，又多了些悲痛！  
仇怨，慕容惜生，並肩立在淒迷的夜霧中，望着遍地的鮮血與屍身——火光幾乎將大地映得一片鮮紅！

到那時再去拚命，也不算遲。」

他語聲沉重，自有一種威力，使得聽者激動的心，漸漸平靜了一些，只聽一人嘆道：「刀劍俱已和屍身一齊埋下去了，那時侯弟兄們都已心灰意冷，不願爭殺，那知竟……竟發生此變！」  
仇怨也不禁爲之暗嘆一聲，但立刻沉聲道：「縱無刀劍，也要削竹爲劍，削木成刀，總比赤手空拳好些，弟兄們，快去分頭作事！」

他斬釘斷鐵，說完了話，立刻抱起凌龍的身子退下！  
轉目望去，只見火勢猶未蔓延至此，只因谷口這邊，寸草不生，而風向也是往那邊吹的！  
這雖是上天爲他們留下的生路，但時候一久，還是死路一條——縱然不被烈火燒死，也要因飢渴而死！  
只要他們一現飢渴之象，對方立刻便會攻下，那時以飢渴疲乏的傷殘之衆，還不是一樣要死在對方手裏？  
仇怨越想越是心寒，但面上却毫不動容。

他必需以自己的鎮定，來支持丐幫羣豪的勇氣——  
只因他深知在如此情況下，勇氣是極易消失的！  
他輕輕放下凌龍的身子，方待拔下那隻長箭。

慕容惜生急地伸手攔住，道：「拔不得的，此地既無傷藥，亦無清水，你拔下了箭，只怕傷勢潰爛，凌龍主這條手臂，就……就……」

她長嘆一聲，住口不語。

仇怨心頭一寒，默然道：「凌幫主，在下先前曾誇下海口，總希望不要丐幫爲助這些話……這些話幫主你還記得麼？」

「窮神」凌龍雖然一笑，說道：「那日我擲穿了你的箭徑，你自然難免有些怨氣！」  
仇怨嘆道：「又有誰知道，在下此刻正是孤立無助的，却只有丐幫的弟兄，爲我援手，爲我拚命，爲我——」

他語聲激動，竟已說不下去！  
慕容惜生輕輕道：「這種話你以後不要再說，也就是了……」

仇怨緩緩垂下頭去，目中已是熱淚盈眶！  
此刻丐幫羣豪已設法尋來一些竹枝木條，以僅有的幾柄刀劍，削了個木刀竹劍，道：「仇公子，竹劍雖輕，却是我全家弟兄一點心意，但望仇公子能以此竹劍，爲幫主復仇！」  
仇怨雖然一笑，收下竹劍，喃喃道：「多謝你們弟兄的好意！」

那丐幫羣豪道：「此刻弟兄們都已歇息好了，可以尋來的竹木，也都已尋來，只要公子一聲令下，弟兄們立刻動手！」  
仇怨道：「在下——一介少年，怎敢號令丐幫的弟兄……」

「窮神」凌龍突然張開眼來，道：「事值非常，我也受了重傷，你難道還不肯暫代幫主之位，指揮丐幫弟兄，共同殺開血路？」  
仇怨沉吟半晌，毅然道：「既然如此，在下只有從命！」

他霍地長身而起，夜霧淒迷，火光閃耀中，只見丐幫羣豪，已俱都在他面前，屏息待命！  
仇怨沉聲道：「由首至尾，先報數一遍！」  
即爲首一人立刻低聲道：「一！」  
第二人也立刻接了下去，只聽丐幫羣豪，一個接着一個，報到「一百四十七」時，便倏然而止！  
數百個丐幫羣豪，此刻竟只剩下一百四十七人，這戰況是何等悲壯！慘烈！  
仇怨心頭，不禁又是一陣抽搐。  
但他却咬住牙關，輕聲道：「由頭至尾，接着不斷的報下去，讓對方猜不出我等人數。」此時此刻他竟還存有機智。  
丐幫羣豪心下大是欽服，果然接着報了下去。

只聽响亮雄壯的報名之聲歷久不絕！  
狹谷上的仇人，聽了果然暗暗心驚，但那「鐵胆使者」錢卓却依然神色不變，反而冷笑道：「你這疑兵之計，瞞得過別人，却瞞不過我的。」

他縱聲狂笑又道：「你若少報些人，我反而相信，但你却報得太多了些！」  
呼聲遙遙傳來，仇怨恨聲道：「想不到靈蛇門下，竟有這樣一個角色。」

他胸膛一挺，沉聲道：「一百四十七人，十人一隊，分成十四隊，餘下的七人，留在這裏，看護着幫主的傷勢！」  
「窮神」凌龍掙扎着道：「一人已足够了，其餘的都跟着仇公子去！」

丐幫羣豪，轟然而响，立刻分成了隊伍。



四下又靜了下來，只有丐幫羣豪的呻吟與喘息聲。

「窮神」凌龍斜倚在一個弟子的手臂裏，面色可怕地蒼白，雙目中却佈滿了血絲，他沉聲一嘆，道：「仇公子，慕容姑娘……」

突然狂呼一聲，當時羣豪在地上！羣豪一陣大亂，仇恕沉聲道：「凌幫主只是怒憤過度，不妨事的。」

一個丐幫弟子沉聲道：「仇公子，我們與其坐守而死，不如再決一死戰，縱有一人能逃脫此間，將來也有復仇之望，否則——」

仇恕厲叱一聲，說道：「住口！我此刻暫代幫主之位，令出如山，你們敢違抗幫主之命麼，快去尋地稍息，拂曉已將近了！」

呼道：「端木兄小弟仇恕，被困於此！」狹谷外的端木方正驚呼道：「仇恕，是你？」

：「這是我殺父仇人之子，我縱不尋他復仇，又怎能救他？」

他哀痛的頓住語聲，但他的言下之意，又有誰不瞭解。

仇恕暗嘆息，但神色却更是堅定，沉聲道：「拂曉之際，對方必定防守較疏，那時我自當拚一次，你們只管好生歇息，不要亂想……」

仇恕大呼一聲，乘機躍上，只聽錢卓大喝道：「後退者死！」

只有仇恕，與「華山銀鶴」離得最近，霍然伸出右掌，向「華山銀鶴」向後一拉，驚呼道：「退下！」

那丐幫弟子大驚，截口說道：「仇公子之意，是要我們都留在這裏，單獨去闖麼？」

仇恕精神一振，只聽另一人呼道：「石磷，朱白羽，華山銀鶴前來拜訪！」

仇恕方自拾上亂石，只見刀光一閃，當頭劈下，身後風聲連响，更不知有多少雙弩箭射來！

他猛力拉退了「華山銀鶴」，自己手腕却已一齊酸楚，更將慕容惜生的身子，帶得一個踉蹌，向後倒下！

仇恕沉聲道：「不錯！你們去了，也是白白送死，我單獨去試，還可成功，只要我一衝將上去，便可擾亂他們的放箭，那時你們衝上去的機會，也就多了。」

又聽得「鐵膽使者」錢卓的呼聲道：「此路已被封死，妄上一步，立有慘死之禍！」

仇恕方自拾上亂石，只見刀光一閃，當頭劈下，身後風聲連响，更不知有多少雙弩箭射來！

四面放箭，巨石，暴雨般隨之擊下，那萬鈞巨石，也帶着隆隆之聲滾落，眼見就要壓到他們身上！

仇恕道：「若是衝不上去，他們見我死了，也就不會再十分難為你們，防守必定鬆懈，甚至撤兵而退！」

又聽得「鐵膽使者」錢卓的呼聲道：「此路已被封死，妄上一步，立有慘死之禍！」

仇恕方自拾上亂石，只見刀光一閃，當頭劈下，身後風聲連响，更不知有多少雙弩箭射來！

四面放箭，巨石，暴雨般隨之擊下，那萬鈞巨石，也帶着隆隆之聲滾落，眼見就要壓到他們身上！

驚呼聲中，只見三道匹練的劍光，交擊而下，將四下的弩箭，紛紛震落，仇恕大喝一聲：「去！」

只聽朱白羽突地放聲大笑道：「好了好了，你們若認為方才之事，甚是遺憾，便大大錯了，若無方才之事，他們兩人怎會手拉手地站在一起？」

他們似乎都忘了自己此猶置身於龍潭虎穴之中，隨時俱有性命之危，丐幫羣丐，見了他們的歡笑，精神也不覺為之一振，因為他們也久已聽到這些名劍手的名聲，知道有他們一來，危機就少得多了。

他手舉一揮，兩旁的大漢，立刻各自舉起一包麻袋！

「華山銀鶴」亦自一躍而起，右手的劍，揮起一團劍光，左手拉起了仇恕，帶起了慕容惜生！

朱白羽大笑道：「方才之事，還提它作甚？我們方才既已衝了上去，此次難道就不能衝上去了麼？雖是虎穴龍潭，憑我們幾人之力量，還不能去自如？」

朱白羽大笑道：「方才之事，還提它作甚？我們方才既已衝了上去，此次難道就不能衝上去了麼？雖是虎穴龍潭，憑我們幾人之力量，還不能去自如？」

「靈蛇」毛皇冷笑道：「你們可看到了麼，這麻袋之中，盡是硝石火藥，只要你們稍敢妄動立時便是粉身碎骨之禍！」

三人身形一動，便已後掠三丈。朱白羽，石磷，端木方正隨之掠來。狹谷上弩箭猶急，亂石如雨，直到仇恕等六人退到數丈之外，谷上的攻勢，方自停住。

「清風劍」朱白羽大笑道：「還實在什麼，他若非心胸開朗之人，怎會與我等為友？」

朱白羽大笑道：「方才之事，還提它作甚？我們方才既已衝了上去，此次難道就不能衝上去了麼？雖是虎穴龍潭，憑我們幾人之力量，還不能去自如？」

「靈蛇」毛皇冷笑道：「你們可看到了麼，這麻袋之中，盡是硝石火藥，只要你們稍敢妄動立時便是粉身碎骨之禍！」

六人齊地喘了口氣，面面相覷，却不禁楞在當地！

慕容惜生忍不住幽幽一嘆，目注仇恕，道：「你聽到了麼？你也該心胸開朗些才是！」

朱白羽大笑道：「方才之事，還提它作甚？我們方才既已衝了上去，此次難道就不能衝上去了麼？雖是虎穴龍潭，憑我們幾人之力量，還不能去自如？」

「靈蛇」毛皇冷笑道：「你們可看到了麼，這麻袋之中，盡是硝石火藥，只要你們稍敢妄動立時便是粉身碎骨之禍！」

他六人好容易拼死搶上亂石堆，只要聯劍而攻，定可撲上兩邊狹谷，那時以他六人的武功，狹谷上埋伏着的人怎是他們的敵手？

慕容惜生忍不住幽幽一嘆，目注仇恕，道：「你聽到了麼？你也該心胸開朗些才是！」

朱白羽大笑道：「方才之事，還提它作甚？我們方才既已衝了上去，此次難道就不能衝上去了麼？雖是虎穴龍潭，憑我們幾人之力量，還不能去自如？」

「靈蛇」毛皇冷笑道：「你們可看到了麼，這麻袋之中，盡是硝石火藥，只要你們稍敢妄動立時便是粉身碎骨之禍！」

但華山銀鶴的一念之差，却使得他們滿盤皆輸！

慕容惜生忍不住幽幽一嘆，目注仇恕，道：「你聽到了麼？你也該心胸開朗些才是！」

朱白羽大笑道：「方才之事，還提它作甚？我們方才既已衝了上去，此次難道就不能衝上去了麼？雖是虎穴龍潭，憑我們幾人之力量，還不能去自如？」

「靈蛇」毛皇冷笑道：「你們可看到了麼，這麻袋之中，盡是硝石火藥，只要你們稍敢妄動立時便是粉身碎骨之禍！」

華山銀鶴茫然呆了半晌，黯然長嘆道：「貪道對不起各位！」

慕容惜生忍不住幽幽一嘆，目注仇恕，道：「你聽到了麼？你也該心胸開朗些才是！」

朱白羽大笑道：「方才之事，還提它作甚？我們方才既已衝了上去，此次難道就不能衝上去了麼？雖是虎穴龍潭，憑我們幾人之力量，還不能去自如？」

「靈蛇」毛皇冷笑道：「你們可看到了麼，這麻袋之中，盡是硝石火藥，只要你們稍敢妄動立時便是粉身碎骨之禍！」

端木方正頓足嘆道：「道兄，你……你……唉，也怪不得你，方才我若換了你，那一劍只怕要劈在仇兄身上了！」

慕容惜生忍不住幽幽一嘆，目注仇恕，道：「你聽到了麼？你也該心胸開朗些才是！」

朱白羽大笑道：「方才之事，還提它作甚？我們方才既已衝了上去，此次難道就不能衝上去了麼？雖是虎穴龍潭，憑我們幾人之力量，還不能去自如？」

「靈蛇」毛皇冷笑道：「你們可看到了麼，這麻袋之中，盡是硝石火藥，只要你們稍敢妄動立時便是粉身碎骨之禍！」

石磷亦自嘆道：「二十載積仇之下，道兄你有方才的風度，已大是不易，是以道兄你也不必自責，小弟們俱都十分瞭解的！」

慕容惜生忍不住幽幽一嘆，目注仇恕，道：「你聽到了麼？你也該心胸開朗些才是！」

朱白羽大笑道：「方才之事，還提它作甚？我們方才既已衝了上去，此次難道就不能衝上去了麼？雖是虎穴龍潭，憑我們幾人之力量，還不能去自如？」

「靈蛇」毛皇冷笑道：「你們可看到了麼，這麻袋之中，盡是硝石火藥，只要你們稍敢妄動立時便是粉身碎骨之禍！」

仇恕在那風雨廢殿中，已聽到自己與「華山銀鶴」之間的恩怨，此刻亦是恩潮

慕容惜生忍不住幽幽一嘆，目注仇恕，道：「你聽到了麼？你也該心胸開朗些才是！」

朱白羽大笑道：「方才之事，還提它作甚？我們方才既已衝了上去，此次難道就不能衝上去了麼？雖是虎穴龍潭，憑我們幾人之力量，還不能去自如？」

「靈蛇」毛皇冷笑道：「你們可看到了麼，這麻袋之中，盡是硝石火藥，只要你們稍敢妄動立時便是粉身碎骨之禍！」



姓毛的，你這是在弄什麼玄虛？」

「靈蛇」毛皇大笑道：「各位再也不會猜得到的，此刻狹谷之外，那一片斜坡上，正在張燈結彩，搭棚設椅。」

「清風劍」朱白羽大奇道：「張燈結彩，這是爲了什麼？」

此人性情最是酒脫不羈，又最是好奇，無論在何時何地，他性情都難以更改，甚至值此生死存亡之際他仍是一貫本色！

「靈蛇」毛皇大笑道：「張燈結彩，自是爲了籌辦喜事！」

朱白羽大聲道：「誰的喜事？難道你一把年紀，還要娶親麼，嘿嘿，只怕你未入洞房，新娘就要你立下遺囑了。」

「靈蛇」毛皇大笑道：「此刻你已是祖上魚肉，憑我宰割，是以你即使譏嘲老夫兩句，老夫也不會放在心上。」

他語聲微頓，接着又道：「你若要問是誰的喜事，老夫也不妨告訴你，今日，便是小女文琪，與崑崙弟子趙國明的成親之日……」

羣豪俱是一怔，仇恕，慕容惜生對望一眼，心中亦不知是驚是詫，是悲是喜，慕容惜生幽幽嘆道：「想不到她還會和別人成親……」

語聲未了，「靈蛇」毛皇又自笑道：「少時辰一到，老夫便要以這數百包硝磺火藥，作爲迎接新人的爆竹，他們交拜天地之時，也就是你們粉身碎骨之時。」

羣豪又是驚詫，又是憤怒。只聽一陣車馬之聲，奔騰而來，接着，似乎又有幾條人影飛奔上了狹谷，一人大聲道：「新人俱已到了，師父可要下去準備一下麼，有弟子等幾人在這裏看守，必定不會出錯的！」

「靈蛇」毛皇道：「好！」

他轉首面對羣豪，大笑道：「今日老夫重喜事，此刻失陪了，但各位只管放心，只要時辰一到，老夫還是會來見各位最後一面的！」

大笑聲中，他轉身而去！

「清風劍」朱白羽長嘆道：「氣煞我了，竟眼睜睜看他威風！」

端木方正面色深沉，道：「時已無多，我等好歹也要拼上一拼！」

石磷一撫掌中長劍，沉重地點了點頭，利那間這些名劍手俱是豪氣大作，熱血奔騰，方待一衝而上！

慕容惜生突然微微一笑，道：「各位稍候，我們的救星已來了！」

仇恕轉首道：「誰？」

慕容惜生笑道：「你難道忘了毛皇還有兩個變了心的徒弟？」

仇恕驚地想起了那日在廢殿中聽得之事，大笑道：「不錯！」

語聲未了，岩上已發出一連串慘呼，十餘條大漢，一連串地懸空跌了下來，接着一人大喝：「各位還不衝上來！」

羣豪再也不敢遲疑，齊地展動身形，飛撲而上！

狹谷上此刻已然大亂，縱有幾人射下火箭，但也擋不住這些身經百戰的一流武林高手了！

原來「奪命使者」鐵平，「銀刀使者」歐陽明，以及尉遲文，彭鈞等人，一直隱忍，直到此刻才發動攻勢！

是毛皇的心腹，那些搭棚結彩的人，早已走到一邊蹲下。

這情況誰都一眼便能看出，「靈蛇」毛皇又已完了！

要知道以金錢買下的交誼，永遠是不會深厚的，以金錢買來的力量，也必定不會堅固，耐久。

是以「靈蛇」毛皇平時看來，雖然聲威顯赫，但一到緊急關頭，但立刻變得衆叛親離，孤獨無助！

這只因他真心的朋友和黨羽，都已被仇恕逐個擊破！再加以他平日作惡太多，在江湖中聲名太壞。

這種原因造成的結果就是：當他得意時，成功時，有許多會阿諛於他，共享他的成功，但當他失敗時，却無人分担他失敗的苦果！

斷指大漢們思來想去，都覺得犯不着爲了幾個錢便爲毛皇拚命，大家心意不約而同。一齊放下了刀劍！

「靈蛇」毛皇面容如死，厲聲道：「忘恩負義的奴才，你們……」

「清風劍」朱白羽大笑道：「誰受過你的恩惠？你倒說來聽聽！」

語聲未了，揮劍而上，「華山銀鶴」也隨之而去，只有石磷，他仍然木立在當地，沒有向他下手！

「鐵胆使者」錢卓，迎住了「清風劍」朱白羽！

「華山銀鶴」身形閃動，攔住了毛皇的去路！

毛文琪突地大喝一聲，道：「我和你們拼了！」

鐵平將「靈蛇」毛皇，「鐵胆使者」錢卓騙了下去，立刻自身後將那些大漢擊落峽谷。

除了他四人之外，還有幾人也早已被他們說動，那些斷指大漢驚驚巨變，一時間，便都不禁慌了手脚。

峽谷外禮棚已自搭成，喜桌也已擺起，毛文琪鳳冠霞冠，面披紅紗，木然坐在禮棚裏。

那「空幻大師」趙國明，也早已換了一身吉服，正自喜氣洋洋地與「靈蛇」毛皇談話。

巨變一生，他幾人齊都大驚，毛皇驚呼道：「鐵平，你瘋了麼？」

語聲未了，「清風劍」朱白羽已飛身掠下，大笑道：「姓毛的，你還要得意麼？」

他身形有如閃電，輕輕一掠，便到了毛皇身前，劍走輕靈，一招「玉女穿針」，急刺毛皇的胸膛！

毛皇轉身一閃，後退三尺，木然端坐的毛文琪，突地飛身而起，自吉服中拔出了那柄琥珀長劍。

她人劍似乎極少分離，此刻輕叱一聲：「誰敢傷我爹爹？」

「清風劍」朱白羽喝：「丫頭，閃開！」

劍光一閃，直揮而去，毛文琪掌中琥珀長劍，急地迎了過來，兩劍相交，朱白羽如中霹靂，全身一震。

就在這一震之間，他長劍已被帶得脫手飛去。

毛文琪寸步不退，又是一劍揮來，朱

鐵腰一扭，向仇恕與慕容惜生撲來。慕容惜生嘆道：「文琪，你……你……」

她怎能與毛文琪動手，身形不住後退。仇恕也只得隨着她後退，毛文琪招式有如瘋狂，嘶聲叫道：「你們退什麼，退什麼……」

仇恕嘆道：「我不傷你，也不殺你爹爹，你去吧！」

毛文琪有如未聞，招式更見瘋狂，仇恕暗嘆付道：「難道她真的瘋了麼？」

思念一轉之間，毛文琪瘋狂的招式，突地停下來！

她呆呆地木立地上，身子開始微微顫抖。

衆人見了她如此變化，更爲驚奇，只聽遠處突地傳來一縷縷的笛聲，淒清蕭索，如慕如訴……

羣豪的身手，竟不由自主地隨着笛聲慢了下來。

毛文琪却突地身形一閃，輕輕一拍端木方正的肩，端木方正呆了一呆，只見她已掠到趙國明身前。

笛聲繼續着，羣豪只覺心中突地消失門志，誰也不願動手。

只見毛文琪突地手掌一揚，揭開了面上紅巾！

趙國明目光動處，顏色慘變，失聲道：「你……你……」

毛文琪目光沒有任何表情，冷冷道：「我早已自己毀了容貌，你還不知道麼？」

原來「靈蛇」毛皇雖見到愛女容貌，却一直瞞着趙國明。

趙國明驚震之下，已駭得呆了，那樂

白羽大呼道：「奇怪奇怪！」刷地後掠兩丈，呆在地上發起楞來！

此刻羣豪俱已掠下，「金劍俠」端木方正手揮金劍，與趙國明激戰在一起，暫時未分勝負！

其餘的人見到「清風劍」朱白羽竟一招便已落敗，不禁俱都爲之大驚，一時間誰也不敢出手！

只因「清風劍」朱白羽一代劍客，劍法造詣之深，早已名傳海內，他一招便已落敗，別人又怎能取勝？

毛文琪手握長劍，站在毛皇身前，冷笑道：「誰敢過來？」

仇恕身形一展，慕容惜生道：「你難道忘了方才的話了，怎地還要……」

仇恕怒道：「我縱不取他性命，也要將他武功廢去，免得貽患世人，這並非復仇，只是除惡！」

慕容惜生呆了一呆，身不由主，隨之而去。

毛文琪冷笑道：「好呀，原來你們還沒有死！」

長劍展處，一溜大紅色的光芒。直刺仇恕。

仇恕早已領教過這柄「琥珀神劍」的妙用，此刻心裏也不免有些驚慌，他雖然閃身避開，慕容惜生已不能移動。

利那之間，劍光已至。仇恕無暇思索，真力貫注，舉起掌中竹劍，揮劍迎了過去！

「清風劍」朱白羽失聲道：「完了！」

那知兩劍相交處，毛文琪掌中的「琥珀神劍」，竟被仇恕劍上的真力，震得脫手飛起！

聲已令他無法動彈，那知毛文琪却突地自腰畔拔出一柄匕首！

只見刀光一閃，她出手如風，竟將匕首筆直刺入趙國明胸膛裏，長達尺許的匕首，只剩下數寸刀柄在外。

趙國明慘呼一聲，後退數步，翻身跌倒！

羣豪大驚之下，只聽毛文琪長笑一聲，轉身飛奔而去，奔向那奇異的笛聲傳來之處，「靈蛇」毛皇驚呼道：「文琪，文琪……」

毛文琪腳下不停竟似完全沒有聽到！慕容惜生面色突地大變，顫聲道：「師傅來了！」

仇恕變色道：「你怎會知道？」

慕容惜生道：「若非師傅以『攝魂迷魂』傳音入密的功夫相召，師妹怎會突然變了，除了師傅，又有誰……」

語聲未了，突見一道銀光，劃空飛來，來勢之速，無與倫比，只見銀光一閃，便已到了慕容惜生胸前！

羣豪又是一驚，仇恕更是色變，那知這神奇的銀光到了慕容惜生胸前，便突地落下，彷彿已有着靈性一般。

笛聲寂寂，遠處却又有一個清亮的話聲響起：「趙國明身為崑崙弟子，竟敢欺騙尊長，騙去我之信物，我已假毛文琪之手，代姊兄清理了門戶。毛文琪屢受刺激，神智失常，隨我回山靜養復原！」

屠龍刀「賜與慕容惜生，此刀可斷去你腕間的鋼環，你務需好生收藏，三年後再回來見我。這三年中，你可便宜行事，自行婚配亦無妨。海天孤燕前聲，仍是我生平最

空幻大師趙國明仍在與端木方正激鬥，「鐵胆使者」錢卓與毛文琪一前一後保護着「靈蛇」毛皇。

除了他們之外，其餘的人，似乎都不

連仇恕與毛文琪自己，也驚得楞在當地，只因仇恕自己也未想到，這竹劍會有如此威力，只有慕容惜生在心中暗暗嘆息：「看來天道循環，當真報應不爽，師傅曾經說過，這『琥珀神劍』的妙用，惟有以湘妃所製成的竹劍可破，而今日仇恕真的被迫使用了竹劍，這豈非是冥冥中的主宰，特意將事情安排得這樣？」

這道理在那時的確不可解釋，但如今你只要稍爲懂得一些物理的常識，便可解釋這「神奇」的事！原來那琥珀劍的劍鞘中，襯有一層貓皮，而貓皮與琥珀磨擦，便可生電，「屠龍仙子」無意中發現了這情況，便煉成一種可以將「電」在琥珀上保留許久，仍不發散的內力，普通刀劍觸電之後，持劍人自然難免爲之一震，那情況也正和被閃電所擊相似！而竹木却是「絕緣物體」，與電絕緣這種物理科學上的微妙關係，在當時自然要被視爲神話！

一時之間，四下羣衆，歡聲雷動！「奪命使者」鐵平振臂呼道：「斷指朋友們，『靈蛇』毛皇，氣數已盡，你們爲了這須金銀，難道就真的要隨他同歸於盡麼？」

斷指大漢們面面相覷，只見場中局勢，已然大變！

空幻大師趙國明仍在與端木方正激鬥，「鐵胆使者」錢卓與毛文琪一前一後保護着「靈蛇」毛皇。

除了他們之外，其餘的人，似乎都不

連仇恕與毛文琪自己，也驚得楞在當地，只因仇恕自己也未想到，這竹劍會有如此威力，只有慕容惜生在心中暗暗嘆息：「看來天道循環，當真報應不爽，師傅曾經說過，這『琥珀神劍』的妙用，惟有以湘妃所製成的竹劍可破，而今日仇恕真的被迫使用了竹劍，這豈非是冥冥中的主宰，特意將事情安排得這樣？」

這道理在那時的確不可解釋，但如今你只要稍爲懂得一些物理的常識，便可解釋這「神奇」的事！

原來那琥珀劍的劍鞘中，襯有一層貓皮，而貓皮與琥珀磨擦，便可生電，「屠龍仙子」無意中發現了這情況，便煉成一種可以將「電」在琥珀上保留許久，仍不發散的內力，普通刀劍觸電之後，持劍人自然難免爲之一震，那情況也正和被閃電所擊相似！

而竹木却是「絕緣物體」，與電絕緣這種物理科學上的微妙關係，在當時自然要被視爲神話！

一時之間，四下羣衆，歡聲雷動！「奪命使者」鐵平振臂呼道：「斷指朋友們，『靈蛇』毛皇，氣數已盡，你們爲了這須金銀，難道就真的要隨他同歸於盡麼？」

斷指大漢們面面相覷，只見場中局勢，已然大變！



最敬佩之人，仇公子回島後，可代我問好。毛卓雖然作惡頗多，但仇公子你若能體會仁心，能饒他便饒他算了！」語聲彷彿極爲遙遠，又彷彿就在衆人耳畔！

羣豪俱都發然動容，知道這便是海內第一奇人「屠龍仙子」的聲音，慕容惜生早已跪到地上，恭聲道：「弟子領命！」遠處但見白雲飄渺，人影，語聲，全已消失！

「鐵胆使者」錢卓轉目四望，只見丐幫羣豪，已將四下圍團圍住，他心中暗嘆一聲，突地慘呼道：「師傅，弟子慚愧不能保護師傅，只有先走一步了。」

仇恕驚呼道：「且慢！」但錢卓已反手一劍，劃向頸間，立即血飛身死！

仇恕長嘆道：「錢朋友，你放心，在下必定會好生埋葬你的屍身。」

他轉過頭，凝注着已面無人色毛卓。「靈蛇」毛卓目光四望，領下長髯，已不住顫抖。

他顫抖着後退腳步，突聽一聲蹄聲奔來，大喜呼道：「杜仲奇，你來了麼？快來助我一臂之力！」

只聽一個蒼老的語聲喝道：「杜仲奇，他已返回關外，永遠不會再入關一步！」

「靈蛇」毛卓身子一震，只聽身後一大人喝道：「仇公子饒你，我却絕饒不得你！」

喝聲之中，一柄長刀，已筆直刺入毛卓的背脊，毛卓驚震之下，竟不知閃避，狂吼一聲，盤旋轉身，顫聲道：「是你……你……爲什麼……」

「奪命使者」鐵平一刀得手，嘶聲道：「爲什麼，你還記得那滅門慘案麼，我便是他們的後代，今日爲我的父母兄長復仇來了！」

「靈蛇」毛卓身子又是一震，顫聲道：「好……很好……」身子一轉，撲面倒下！羣豪眼見這一代梟雄，如此慘死，也不禁爲之動容！

「奪命使者」鐵平仰天悲嘶道：「父親，母親，孩兒雖已爲你們復了仇，但却犯下弑師的大罪，且也無顏活在世上！」

羣豪一驚，鐵平却已回手一刀，自刎而死！驚呼聲中，「銀刀使者」歐陽明飛步而來，他面上有如死人一般，已變得一片麻木，俯身抱起了鐵平的屍身，望也不望衆人一眼，飛步奔了出去，尉遲文，彭鈞齊道一聲「且慢」，兩人同時放開腳步，隨之而去！

剎那之間，發生了這許多驚人的慘變，羣豪的目光，自不禁全被吸引，誰也沒有注意，那自遠處飛騎奔來，說出「七星鞭」下落的，正是「九足神蛛」梁上人，與兩個身穿青布道袍的老人——自然便是宋令公與柳復明。

他兩人勸阻了杜仲奇，與梁上人趕來此地，却恰好見到這一幕慘劇的發生與結束，「青萍劍」宋令公長嘆道：「冤孽，冤孽……」

他雙手捧着一隻黑布包袱，筆直走到那猶自放着兩隻龍鳳花燭的桌子前，鄭重地將包袱放下。

羣豪直到此刻，才發現他們，誰也認不出這兩個老人是誰，只有「窮神」凌龍扶着一個弟子，掙扎走來，嘆道：「二十年不見，想不到兩位依然健在！」

宋令公，柳復明齊地黯然一笑，嘆道：「我兩人雖生猶死，但望凌兄莫要再提賤名了！」

「窮神」凌龍嘆息領首，目光突地凝注到桌上那黑布的包袱上，他面色立刻爲之大變，顫聲道：「這……這莫非是……仇先生的靈骨麼？」

仇恕心頭一震，慘呼一聲：「爹爹……」撲到靈桌前，放聲痛哭起來！

慕容惜生自也隨之跪下，宋令公仰天長嘆道：「二十年的冤仇，至今方算了結，仇先生，如今我已將你的靈骨，送回回令郎手上，我……我……」

他長長嘆息了一聲，黯然垂下頭去，羣豪也只覺心頭沉痛，俱都垂下了頭，共同分擔着仇恕的悲哀！

而仇恕心中，只有悲痛，悲痛……雖然他還有一些該做的事，他却什麼也不想做了……

仇恨，終於在鮮血中消失……

## 下期預告

高聳先生繼「天壤王郎傳奇故事」後又一傑作：

民間歷史俠情 通俗英雄故事「羯鼓天戈」

本篇故事敘述清代太平天國翼王石達開之遺孤，落拓江湖，爲還我神州，光復故物的一段辛酸淚史……這是一篇動人心弦，撼人肺腑的民間傳奇故事，作者以新奇之筆去蕪存精……本故事與坊間之「太平天國」故事，確是與衆不同，特別推薦。

宋令公抬眼一望，見到了端木方正。他悲哀的面容上，不禁露出一絲輕微的笑容，只因他還記得，這今日的大俠，便是昔日杭州道上，臨財不苟得的少年！

此刻遠處又有一胖一瘦兩條人影，閃電般飛掠而來，但他們却遠遠便停下腳步，齊地長嘆道：「遲了……遲了……」

高懸的紅燈，如意結的采巾下，倒臥着滿地屍身。四灘的鮮血上，默立着無數悲哀的人羣！

一雙還未燃起的龍鳳花燭前，並肩跪着一雙少年男女，他們此刻雖在放聲痛哭，但痛哭總有停歇的日子。

到那時，但願他們可能並肩跪在一雙燃着的龍鳳花燭前，爲這充滿悲哀與仇恨的故事，添加幾分喜氣。

但此刻，天地間却仍然充滿了悲痛，四下的采結與紅燈，更使得這情況變得有些諷刺的意味。

抬眼望處，但見朝霞如血！（全文完）



老將新戰 奇謀猛攻 堅守出奇

新潮奇俠 司馬洛故事 新書陸續出版

馮嘉 著



看眼放

竟社今是會日

下天匪盜

驚令無橫 慄人忌行



鳳凰血

著嘉馮



魂亡嶺血

著嘉馮

紅海怒染血

寇倭殲夜月

拳頭 擊倒西 洋打手 床上 征服異 國嬌娃

門挑門風門生 最情最驕最死 棒決帥打威博



# 閃電手畸行奇騙

名作家

小 菁

最新佳作



閃電手畸行奇騙，在報紙雜誌連載時，深獲讀者好評。閃電手沈虹的奇詭遭遇，震撼了黑色江湖，揭發了邪門異騙，故事發展，一部比一部驚險刺激，鬥智鬥力，細膩緊張兼而有之，值得一讀。



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  
發行  
上環新街7至13號A